

数字资源
推广工程

正續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王先謙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







〔清〕姚 鼐 王先謙 編

新編
庫四川

正
古
文
辭
類
纂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八·杭州



『新編小四庫』編輯緣起

中國的典籍浩如煙海，常人難以卒讀，也無須卒讀。故而擷其菁華、薈其精要，一直是閱讀者的要求、出版者的使命。

二百多年前，乾隆下令開館纂修「四庫全書」時，曾命館臣擇急要者四百餘種繕為「薈要」，專供御覽，其量約當「全書」十分之一。八十年前，近代出版家海鹽張元濟先生主持出版「四部叢刊」，所收五百餘種萬餘卷，「皆四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印行四部叢刊啓》），總量與「四庫全書薈要」大致相當。「叢刊」因選目精當、版本精良而大行其道後，中華書局也不甘後人，別出心裁地推出了研究古籍的常備之書三百餘種萬餘卷，目為「四部備要」。「叢刊」「備要」各領風騷，並駕海內，嘉惠士林，其功莫大。

八十年過去，人們的知識結構、閱讀興趣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張元濟時代「家絃戶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的四五百種典籍，如今連專家們也難以通覽。那麼，對於今天的一般讀者來說，哪些典籍是需要「如布帛菽粟」一樣常備的呢？我們認為應該是四部之中具有代表性、概括性的最基本典籍。循着這樣的思路，我們選擇了經部的《十三經注疏》、史部的《二十五史》、子部的《百子全書》（即《子書百家》）。以上三部書在各自的部類中，都具有「母本」的性質，所在部類群書大多由其派生。

集部之書，日廣而日益，散無統紀，取捨之間，或以偏概全，或掛一漏萬，實難愜心。詳之「叢刊」，亦不過「取其已成宗派者……初祖二三家，以概餘子」。權衡再四，我們決定取分體裁的、通代的、大型的、著名的作品選，即紀昀所謂「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的總集，於是就有了《正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歷代詩別裁集》、《御選歷代詩餘》附《篋中詞》、《廣篋中詞》、《元曲選》、《六十種曲》、《清人

雜劇》、《歷代散曲類選》等八部書，組成集部板塊。我們知道，「小說」家者流，在四部中向歸子部，所以，上述八部書已基本包羅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各體文學的幾乎所有重要作品，大致能滿足一般學習者不時查閱、專業工作者案頭瀏覽之需；在規模上，與前三部的《十三經注疏》、《二十五史》、《百子全書》也是基本協調的。

約略計之，上述四大板塊得書一百五六十種、六千餘卷、八千餘萬字，信息量與「四庫全書薈要」、「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大致相當。「薈要」俗稱「小四庫」，今取其「四部」之義，暫用其名，而冠以「新編」二字，以示區別。

影印之書，版本為貴。在版本的選擇上，我們務求精良。如《十三經注疏》用世界書局本，《二十五史》用范文瀾先生撰寫《中國通史》依據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加《清史稿》，《百子全書》用掃葉山房本，《御選歷代詩餘》用蟬隱廬本，《元曲選》用附有全套二百幅插圖的涵芬樓影印明刻本等等。其中的許多版本，已有近半個世紀未曾印過，彌足珍貴。

面對近一億個印刷符號，如沒有完善的目錄、索引，翻檢時無異大海撈針。為盡可能方便讀者使用，我們在每種書的卷首編製了一目瞭然的目錄，在每面上都標注了與目錄一致的中縫，在書後編製了詳盡的人名或篇名索引（或二取其一，或二者兼具，酌情而定）。

「四庫全書」原本封面，以墨綠、曙紅、天藍、深褐四色區分經、史、子、集四部，色調相得益彰，高貴典雅。「新編小四庫」在設計上仿而效之，並以龍紋鋪墊，以求既得「四庫」韻致，又具現代氣息。

張元濟先生曾經指出：「書貴流通，流通之機，在於廉價。」目下書價不菲，而讀書人却大多囊中羞澀。有鑒於此，我們在編輯拼合時或用四合一，或用九合一，或用十六合一，在確保視覺效果的前提下，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版面，以減少印張，從而減輕讀者的負擔。

出版說明

《正續古文辭類纂》即《古文辭類纂》和《續古文辭類纂》的總稱。在古代散文的大型選本中，就影響和涵蓋面而言，當推本書為首。

《古文辭類纂》為清代姚鼐編選，共七十五卷，選錄了戰國至清初的七百餘篇古文，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每類作品前有小序，介紹該類文章的淵源、發展、文體特點等。

編者姚鼐（公元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字姬傳，夢穀，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山東、湖南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參與纂修《四庫全書》。辭官後，歷主江寧、揚州等地書院凡四十年。工古文，曾受業于劉大櫟，是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論文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備，並對散文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討和總結。他的理論和作品，對當時和後世的散文作家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姚鼐著有《惜抱軒文集》《五七言今體詩鈔》等。《古文辭類纂》是他宣揚桐城派散文主張的著名大型選本。

由于《古文辭類纂》選文時間迄於清初，隨着時間的推移，作為一部大型古文選本，愈益顯得不够完整，所以此後又有兩種續選本問世，其中較有影響的是王先謙的選本。王氏仿姚鼐《古文辭類纂》體例，編選《續古文辭類纂》，采自乾隆迄咸豐年間三十九位作家的五百多篇古文，自述「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王先謙（公元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年），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翰林院侍講。歷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長沙城南書院、嶽麓書院院長等職。治學重考證，論文贊成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尤以義理為主。辛亥革命後，遷居鄉間，閉門著書。著有《虛受堂文集》《詩三家義集疏》《莊子集解》《荀子集解》《後漢書集解》等。

王先謙是近代較有影響的大學者，他的續選本與姚鼐選編的《古文辭類纂》，在清末至民初的一段時間內，自然被奉為文章正宗的範本。清光緒年間，滁州李承淵將先前的刊本詳勘一過，以求要堂名義刊行。《四部備要》就收入了李氏求要堂校本。本社這次影印，選用的是民國戊午（公元一九一七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本，其中《古文辭類纂》是據李氏本精校印行的一個本子，《續古文辭類纂》則直接用了王先謙虛受堂藏本。我們對原書作了縮小拼排，並編製了詳盡的目錄等，相信這些工作會給讀者帶來方便。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目錄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沈毓桂(署)一
重印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

類纂序……………清冷居士三

古文辭類纂序目……………姚鼎五

校刊古文辭類纂後序……………李承淵一〇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康紹鏞一一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吳啟昌一二

卷一 論辨類一

過秦論三首(賈生)……………一二

論六家要指(太史公談)……………一三

卷二 論辨類二

原道(韓退之)……………一四

原性……………一五

原毀……………一五

諱辯……………一五

對禹問……………一五

獲麟解……………一六

改葬服議……………一六

師說……………一六

爭臣論……………一六

守戒……………一七

雜說錄二首……………一七

伯夷頌……………一七

封建論(柳子厚)……………一八

桐葉封弟辨……………一八

晉文公問守原議……………一八

復性書(李習之)三首錄其末……………一九

卷三 論辨類三

本論(歐陽永叔)三首錄其二……………一九

朋黨論……………二〇

為君難論二首……………二〇

唐論(曾子固)……………二一

易論(蘇明允)……………二二

樂論……………二二

詩論……………二二

書論……………二三

明論……………二三

諫論二首……………二三

管仲論……………二四

權論錄四首……………二四

衡論錄三首……………二六

卷四 論辨類四

志林(蘇子瞻)錄六首……………二八

伊尹論……………三〇

荀卿論……………三〇

韓非論……………三一

始皇論……………三一

留侯論……………三一

賈誼論……………三二

晁錯論……………三二

大臣論二首……………三二

卷五 論辨類五

商論(蘇子由)……………三三

六國論……………三四

三國論……………三四

漢文帝論……………三四

唐論……………三四

原過(王介甫)……………三五

復讐解……………三五

息爭(劉才甫)……………三六

卷六 序跋類一

十二諸侯年表序(司馬子長)

……………三六

六國表序……………三六

秦楚之際月表序……………三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三七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三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三七

戰國策序(劉子政)……………三七

記秦始皇本紀後(班孟堅)……………三八

漢諸侯王表序……………三八

卷七 序跋類二

讀儀禮(韓退之)……………三九

讀荀子……………三九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三九

荆潭唱和詩序……………三九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三九

張中丞傳後序……………四〇

論語辯二首(柳子厚)……………四〇

辯列子……………四〇

辯文子……………四一

辯鬼谷子……………四一

辯晏子春秋……………四一

辯鶡冠子……………四一

愚溪詩序……………四一

卷八 序跋類三

唐書藝文志序(歐陽永叔)……………四一

五代職方考序……………四二

一行傳序……………四二

宦者傳論……………四二

伶官傳論……………四二

集古錄目序……………四三

蘇氏文集序……………四三

江鄰幾文集序……………四三

釋惟儼文集序……………四四

釋秘演詩集序……………四四

卷九 序跋類四

戰國策目錄序(曾子固)……………四四

新序目錄序……………四五

列女傳目錄序……………四五

徐幹中論目錄序……………四五

范貫之奏議集序……………四六

先大夫集後序……………四六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四六

書魏鄭公傳……………四六

卷十 序跋類五

族譜引(蘇明允)……………四七

族譜後錄……………四七

元祐會計錄序(蘇子由)……………四八

會計錄民賦序……………四八

周禮義序(王介甫)……………四九

書義序……………四九

詩義序……………四九

讀孔子世家……………五〇

讀孟嘗君傳……………五〇

讀刺客傳……………五〇

書李文公集後……………五〇

靈谷詩序……………五〇

汧口志序(歸熙甫)……………五〇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五〇

書孝婦魏氏詩後(方靈皋)……………五〇

海舶三集序(劉才甫)……………五一

倪司城詩集序……………五一

卷十一 奏議類上編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五二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五二
蘇子說齊閔王	五二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五四
中旗說秦昭王	五四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五四
諫逐客書(李斯)	五五
論督責書	五五

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二

至言(賈山)	五六
陳政事疏(賈生)	五七
論積貯疏	六〇
請封建子弟疏	六〇
諫封淮南四子疏	六一
諫放民私鑄疏	六一

卷十三 奏議類上編三

言兵事書(晁錯)	六一
論守邊備塞書	六二
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六二
論貴粟疏	六二
諫獵書(司馬長卿)	六三
諫伐閩越書(淮南王安)	六三
言世務書(嚴安)	六四

論伐匈奴書(主父偃)	六五
禁民挾弓弩議(吾丘子貢)	六五
諫除上林苑(東方曼倩)	六五
化民有道對	六五

卷十四 奏議類上編四

尚德緩刑書(路長君)	六六
論霍氏封事(張子高)	六六
諫擊匈奴書(魏弱翁)	六六
陳兵利害書(趙翁孫)	六七
屯田奏三首	六七
人粟贖罪議(蕭長倩)	六八
罷珠厓對(賈君房)	六八

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條災異封事(劉子政)	六九
論甘延壽等疏	七〇
論起昌陵疏	七〇
極諫外家封事	七一
上星勃奏	七一
上政治得失疏(匡稚圭)	七一
論治性正家疏	七二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七二
罷邊備議(侯應)	七三

訟陳湯疏(谷子雲)	七三
訟甘陳疏(耿育)	七三
治河議(賈讓)	七三
諫不許單于朝書(揚子雲)	七四
毀廟議(劉子駿)	七五
出師表(諸葛孔明)	七五

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帝昶議(韓退之)	七六
復讎議	七六
論佛骨表	七六
潮州刺史謝上表	七七
駁復讎議(柳子厚)	七七

卷十七 奏議類上編七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歐陽永叔)	七八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曾子固)	七八

卷十八 奏議類上編八

上皇帝書(蘇子瞻)	八〇
-----------	----

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八四
徐州上皇帝書	八五

園丘合祭六議劄子	八六	教戰守	一〇四	蘇代遺燕王書	一一二
卷二十 奏議類上編十		卷二十四 奏議類下編四		蘇代約燕昭王	一一二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介甫)	八八	策斷中	一〇五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一一二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九二	策斷下	一〇六	蘇厲為周說白起	一一三
進戒疏	九三	君術策五(蘇子由)	一〇六	卷二十六 書說類二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臣事策一	一〇七	張儀說魏哀王	一一三
對賢良策一(董子)	九三	民政策一	一〇七	張儀說楚懷王	一一三
對賢良策二	九五	民政策二	一〇八	張儀說韓襄王	一一四
對賢良策三	九五	卷二十五 書說類一		淳于髡說齊王見七士	一一四
卷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二		趙良說商君(戰國策)	一〇九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一一四
對制科策(蘇子瞻)	九七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一〇九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一一四
卷二十三 奏議類下編三		陳軫說楚王毋絕於齊	一〇九	黃歇說秦昭王	一一四
策略一	一〇〇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一〇九	范雎獻書秦昭王	一一五
策略四	一〇〇	蘇季子說燕文侯	一一〇	范雎說秦昭王	一一五
策略五	一〇〇	蘇季子說趙肅侯	一一〇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一一六
決壅蔽	一〇一	蘇季子說韓昭侯	一一〇	樂毅報燕惠王書	一一六
無沮善	一〇二	蘇季子說魏襄王	一一一	周訢止魏王朝秦	一一七
省費用	一〇二	蘇季子說齊宣王	一一一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一一七
蓄材用	一〇三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一一一	卷二十七 書說類三	
練軍實	一〇三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一一一	魯仲連說辛垣衍	一一七
倡勇敢	一〇四	蘇代說齊不為帝	一一二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一一八

魯仲連遺燕將書	一一八
觸讐說趙太后	一一九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一一九
蔡澤說應侯	一一九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一二〇
汗明說春申君	一二〇
遺章邯書(陳餘)	一二〇
卷二十八 書說類四	
諫吳王書(鄒陽)	一二一
獄中上梁王書	一二一
說吳王書(枚叔)	一二二
復說吳王書	一二二
報任安書(司馬子長)	一二二
遺蓋寬饒書(庶子王生)	一二四
報孫會宗書(楊子幼)	一二四
移讓太常博士書(劉子駿)	一二四
卷二十九 書說類五	
與孟尚書書(韓退之)	一二五
與鄂州柳中丞書	一二五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一二五
與崔群書	一二六

答崔立之書	一二六
答陳商書	一二七
答李秀才書	一二七
答呂豎山人書	一二七
答寶秀才書	一二七
答李翊書	一二七
答劉正夫書	一二八
答尉遲生書	一二八
與馮宿論文書	一二八
與衛中行書	一二八
與孟東野書	一二九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一二九
重答李翊書	一二九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一二九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二九
為人求薦書	一二九
與陳給事書	一三〇
上宰相書	一三〇
後十九日復上書	一三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一三一
卷三十 書說類六	

寄京兆許孟容書(柳子厚)	一三一
與蕭翰林俛書	一三二
與李翰林建書	一三二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一三三
卷三十一 書說類七	
與尹師魯書(歐陽永叔)	一三三
寄歐陽舍人書(曾子固)	一三四
謝杜相公書	一三四
上韓樞密書(蘇明允)	一三四
上歐陽內翰書	一三五
上王兵部書(蘇子瞻)	一三六
答李端叔書	一三六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子由)	一三六
答韶州張殿丞書(王介甫)	一三六
上凌屯田書	一三七
答司馬諫議書	一三七
卷三十二 贈序類一	
送董邵南序(韓退之)	一三八
送王秀才含序	一三八

送孟東野序	一三八	卷三十三 贈序類二		守耕說	一四七
送高閑上人序	一三八	送楊真序(歐陽永叔)	一四三	二石說	一四七
送廖道士序	一三八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一四三	張雄字說	一四七
送竇從事序	一三八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一四三	二子字說	一四八
送楊少尹序	一三九	鄭荀改名序	一四三	送王筠林南歸序(方靈皋)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一三九	送周屯田序(曾子固)	一四三	送劉函三序	一四八
送區册序	一三九	贈黎安二生序	一四四	送左未生南歸序	一四八
送鄭尚書序	一三九	送江任序	一四四	送李雨蒼序	一四八
送殷員外序	一四〇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一四四	送張閑中序(劉才甫)	一四九
送幽州李端公序	一四〇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蘇明允)	一四四	送沈荖園序	一四九
送王秀才塤序	一四〇	仲兄文甫說	一四五	送姚姬傳南歸序	一四九
贈張童子序	一四〇	名二子說	一四五	卷三十五 詔令類一	
與浮屠文暢師序	一四〇	太息(蘇子瞻)	一四五	初并天下議帝號令(秦始皇)	
送石處士序	一四一	日喻	一四五	人關告諭(漢高帝)	一五〇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一四一	稼說	一四五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一五〇
贈崔復州序	一四一	送孫正之序(王介甫)	一四六	五年赦天下令	一五〇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一四一	卷三十四 贈序類三		令吏善遇高爵詔	一五〇
送湖南李正字序	一四二	周弦齋壽序(歸熙甫)	一四六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一五〇
愛直贈李君房別	一四二	戴素庵七十壽序	一四六	十一年求賢詔	一五〇
送鄭十校理序	一四二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一四六	元年議犯法相坐詔(漢文帝)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一四二	顧夫人八十壽序	一四七		

.....	一五〇
議振貸詔	一五〇
賜南粵王趙佗書	一五〇
二年除誹謗法詔	一五〇
日食詔	一五一
十三年除肉刑詔	一五一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一五一
後元年求言詔	一五一
前六年遺匈奴書	一五一
後二年遺匈奴書	一五一
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漢景帝)	一五一

卷三十六 詔令類二

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漢武帝)	一五二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一五二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一五二
封燕王策	一五二
封廣陵王策	一五二
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一五二
賜嚴助書	一五二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一五二

賜燕刺王旦璽書(漢昭帝)

.....	一五二
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一五二
(漢宣帝)	一五二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一五二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	一五二
議律令詔(漢元帝)	一五三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一五三

賜寶融璽書(漢光武帝)

.....	一五三
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一五三

卷三十七 詔令類三

諭巴蜀檄(司馬長卿)

.....	一五三
祭鰐魚文(韓退之)	一五三

卷三十八 傳狀類一

贈太傅董公行狀	一五四
圻者王承福傳	一五五
種樹郭橐駝傳(柳子厚)	一五六
方山子傳(蘇子瞻)	一五六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王介甫)	一五六

卷三十九 傳狀類二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歸熙甫)	一五七
歸氏二孝子傳	一五八
筠溪翁傳	一五八
陶節婦傳	一五八
王烈婦傳	一五九
韋節婦傳	一五九
先妣事略	一五九
白雲先生傳(方靈皋)	一五九
二貞婦傳	一五九
樵髯傳(劉才甫)	一六〇
胡孝子傳	一六〇
章大家行略	一六〇
毛穎傳(韓退之)	一六〇

卷四十 碑誌類上編一

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秦始皇)	一六一
.....	一六一
琅邪臺立石刻文	一六一
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一六一
東觀刻石文	一六二
三十二年刻碣石文	一六二

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一六二	柳子厚墓誌銘	一六九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一七五
封燕然山銘(班孟堅)	一六二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一七〇	女挈壙銘	一七五
大唐中興頌(元次山)	一六二	太原王公墓誌銘	一七〇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柳子厚)	一七五
卷四十一 碑誌類上編二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一七一	卷四十五 碑誌類下編四	
平淮西碑(韓退之)	一六二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一七一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永叔)	一七五
處州孔子廟碑	一六三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一七一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一七六
南海神廟碑	一六三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一七二	卷四十六 碑誌類下編五	
衢州徐偃王廟碑	一六四	孔司勳墓誌銘	一七二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一七八
柳州羅池廟碑	一六四	卷四十四 碑誌類下編三		胡先生墓表	一七八
袁氏先廟碑	一六五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韓退之)	一七三	連處士墓表	一七八
烏氏廟碑	一六五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一七三	集賢院校理丁君墓表	一七九
表忠觀碑(蘇子瞻)	一六五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一七三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一七九
卷四十二 碑誌類下編一		李元賓墓銘	一七三	石曼卿墓表	一八〇
曹成王碑(韓退之)	一六六	施先生墓銘	一七三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一八〇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一六七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一七四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一八〇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一六七	貞曜先生墓誌銘	一七四	瀧岡阡表	一八一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一六七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一七四	卷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六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一六八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一七四	張子野墓誌銘	一八一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一六九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一六九				
卷四十三 碑誌類下編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一八二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一八二
黃夢升墓誌銘	一八三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一八三
尹師魯墓誌銘	一八三
梅聖俞墓誌銘	一八四
江鄰幾墓誌銘	一八四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一八五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一八五
蔡君山墓誌銘	一八六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一八六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一八七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一八八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一八八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一八九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一八九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一八九
(王介甫)	一八九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一九〇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一九〇
處士征君墓表	一九一
卷四十九 碑誌類下編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一九一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一九二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	一九二
劉君墓誌銘	一九二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一九三
王深甫墓誌銘	一九三
建安章君墓誌銘	一九四
孔處士墓誌銘	一九四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一九四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一九四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一九五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一九五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一九五
卷五十 碑誌類下編九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一九六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一九六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一九七
葛興祖墓誌銘	一九七
金溪吳君墓誌銘	一九七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一九七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一九七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一九八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一九八
卷五十一 碑誌類下編十	
亡友方思曾墓表(歸熙甫)	一九八
趙汝淵墓誌銘	一九九
沈貞甫墓誌銘	一九九
歸府君墓誌銘	一九九
女二二壙誌	二〇〇
女如蘭壙誌	二〇〇
寒花葬誌	二〇〇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方靈皋)	二〇〇
李抑亭墓誌銘	二〇〇
舅氏楊君權厝誌(劉才甫)	二〇一

卷五十二 雜記類一

鄆州溪堂詩并序(韓退之)

…………… 二〇一

藍田縣丞廳壁記 …… 二〇一

新修滕王閣記 …… 二〇二

燕喜亭記 …… 二〇二

河南府同官記 …… 二〇二

汴州東西水門記 …… 二〇二

畫記 …… 二〇三

題李生壁 …… 二〇三

卷五十三 雜記類二

游黃溪記(柳子厚) …… 二〇三

永州萬石亭記 …… 二〇四

始得西山宴游記 …… 二〇四

鈞鉤潭記 …… 二〇四

鈞鉤潭西小丘記 …… 二〇四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 二〇四

袁家渴記 …… 二〇四

石渠記 …… 二〇五

石澗記 …… 二〇五

小石城山記 …… 二〇五

柳州東亭記 …… 二〇五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 二〇五

零陵郡復乳穴記 …… 二〇六

零陵三亭記 …… 二〇六

館驛使壁記 …… 二〇六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記

…………… 二〇六

序飲 …… 二〇六

序棋 …… 二〇七

來南錄(李習之) …… 二〇七

卷五十五 雜記類四

仁宗御飛白記(歐陽永叔)

…………… 二〇八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 二〇八

有美堂記 …… 二〇八

峴山亭記 …… 二〇八

游儵亭記 …… 二〇九

豐樂亭記 …… 二〇九

菱谿石記 …… 二〇九

真州東園記 …… 二〇九

浮槎山水記 …… 二一〇

李秀才東園亭記 …… 二一〇

樊侯廟災記 …… 二一〇

叢翠亭記 …… 二一一

宜黃縣學記(曾子固) …… 二一一

筠州學記 …… 二一一

徐孺子祠堂記 …… 二一二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 二一二

越州趙公救災記 …… 二一三

擬峴臺記 …… 二一三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 二一三

學舍記 …… 二一四

齊州二堂記 …… 二一四

墨池記 …… 二一四

序越州鑒湖圖 …… 二一四

卷五十七 雜記類六

木假山記(蘇明允) …… 二一六

張益州畫像記 …… 二一六

石鐘山記(蘇子瞻) …… 二一六

超然臺記 …… 二一六

游梅山記 …… 二一七

醉白堂記 …… 二一七

靈壁張氏園亭記 …… 二一七

武昌九曲亭記(蘇子由) ……	二二八
東軒記 ……	二二八
卷五十八 雜記類七	
慈溪縣學記(王介甫) ……	二二八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	二二九
游褒禪山記 ……	二二九
芝閣記 ……	二二九
傷仲永 ……	二二九
新城游北山記(晁无咎) ……	二二〇
卷五十九 雜記類八	
項脊軒記(歸熙甫) ……	二二〇
思子亭記 ……	二二〇
見村樓記 ……	二二一
野鶴軒壁記 ……	二二一
畏壘亭記 ……	二二一
吳山圖記 ……	二二一
長興縣令題名記 ……	二二一
遂初堂記 ……	二二一
浮山記(劉才甫) ……	二二二
寶祠記 ……	二二三
游浚雲圖記 ……	二二三
卷六十 箴銘類一	

州箴十二首(揚子雲) ……	二二四
酒箴 ……	二二五
座右銘(崔子玉) ……	二二五
劍閣銘(張夢陽) ……	二二五
五箴(韓退之) ……	二二五
行己箴(李習之) ……	二二五
西銘(張子) ……	二二六
蓮華漏銘(蘇子瞻) ……	二二六
九成臺銘 ……	二二六
卷六十一 頌贊類一	
趙充國頌(揚子雲) ……	二二七
子產不毀鄉校頌(韓退之) ……	二二七
伊尹五就桀贊(柳子厚) ……	二二七
韓幹畫馬贊(蘇子瞻) ……	二二七
文與可飛白贊 ……	二二七
卷六十二 辭賦類二	
淳于髡諷齊威王 ……	二二八
離騷(屈原) ……	二二八
九章 ……	二二九
卷六十三 辭賦類二	
遠游 ……	二二三

卜居 ……	二二三
漁父 ……	二二三
卷六十四 辭賦類三	
九辯(宋玉) ……	二二三
風賦 ……	二三四
高唐賦 ……	二三四
神女賦 ……	二三五
登徒子好色賦 ……	二三五
對楚王問 ……	二三五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	二三五
莊辛說襄王 ……	二三六
卷六十五 辭賦類四	
惜誓(賈生) ……	二三六
鵬鳥賦 ……	二三七
七發(枚叔) ……	二三七
秋風辭(漢武帝) ……	二三八
瓠子歌 ……	二三八
招隱士(淮南小山) ……	二三八
客難(東方曼倩) ……	二三八
非有先生論 ……	二三九
卷六十六 辭賦類五	
子虛賦(司馬長卿) ……	二四〇

上林賦……………二四〇
卷六十七 辭賦類六

哀二世賦……………二四二

大人賦……………二四二

長門賦……………二四二

難蜀父老……………二四二

封禪文……………二四三

卷六十八 辭賦類七

甘泉賦(揚子雲)……………二四四

河東賦……………二四五

羽獵賦……………二四五

長楊賦……………二四六

解嘲……………二四六

解難……………二四七

反離騷……………二四七

卷六十九 辭賦類八

兩都賦并序(班孟堅)……………二四八

舞賦(傅武仲)……………二五一

卷七十 辭賦類九

二京賦(張平子)……………二五一

思玄賦……………二五五

卷七十一 辭賦類十

魯靈光殿賦(王子山)……………二五七

登樓賦(王仲宣)……………二五七

鷦鷯賦(張茂先)……………二五七

秋興賦(潘安仁)……………二五八

笙賦……………二五八

射雉賦……………二五八

酒德頌(劉伯倫)……………二五九

歸去來辭(陶淵明)……………二五九

蕪城賦(鮑明遠)……………二五九

卷七十二 辭賦類十一

訟風伯(韓退之)……………二六〇

進學解……………二六〇

送窮文……………二六〇

釋言……………二六〇

前赤壁賦(蘇子瞻)……………二六一

後赤壁賦……………二六一

卷七十三 哀祭類一

九歌(屈原)……………二六二

招魂(宋玉)……………二六三

大招(景差)……………二六三

吊屈原賦(賈生)……………二六四

悼李夫人賦(漢武帝)……………二六四

卷七十四 哀祭類二

祭田橫墓文(韓退之)……………二六四

潮州祭神文 五首錄一……………二六四

祭張員外文……………二六五

祭柳子厚文……………二六五

祭侯主簿文……………二六五

祭薛助教文……………二六五

祭虞部張員外文……………二六五

祭穆員外文……………二六五

祭房君文……………二六五

獨孤申叔哀辭……………二六六

歐陽生哀辭……………二六六

祭吏部韓侍郎文(李習之)……………二六六

……………二六六

卷七十五 哀祭類三

祭資政范公文(歐陽永叔)……………二六六

……………二六六

祭尹師魯文……………二六六

祭石曼卿文……………二六七

祭蘇子美文……………二六七

祭梅聖俞文……………二六七

祭歐陽文忠公文(蘇子瞻)……………二六七

.....	二六七
祭柳子玉文	二六七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蘇子由)	
.....	二六七

祭范潁州文(王介甫)	二六八
祭歐陽文忠公文	二六八
祭丁元珍學士文	二六八
祭王回深甫文	二六八
祭高師雄主簿文	二六八
祭曾博士易占文	二六八
祭李省副文	二六八
祭周幾道文	二六八
祭束向原道文	二六九
祭張安國檢正文	二六九
宣左人哀辭(方靈皋)	二六九
武季子哀辭	二六九
祭史秉中文(劉才甫)	二六九
祭吳文肅公文	二六九
祭舅氏文	二七〇
校勘記	二七〇

續古文辭類纂

續古文辭類纂序	王先謙 二七六
例略	二七六
目錄(略)	二七六
姓氏爵里誌略	二七九

卷一 論辨類一

李斯論(姚姬傳)	二八〇
為人後者為大宗說(吳殿麟)	
.....	二八一
三代因革論一(惲子居)	二八一
三代因革論二	二八一
三代因革論三	二八二
三代因革論四	二八二
三代因革論五	二八三
三代因革論六	二八三
三代因革論七	二八三
三代因革論八	二八四

卷二 論辨類二

顧命辨上	二八四
顧命辨下	二八五
西楚都彭城論	二八五
宋景公論(周星叔)	二八六
趙孝成王論	二八六
漢高帝論	二八七
知己說(劉孟塗)	二八七
楚昭王論(管異之)	二八七
蒯通論	二八七
范增論上	二八八
范增論下	二八八
臣事論(梅伯言)	二八八
士說	二八九
韓非論	二八九
晁錯論	二八九
名實說(朱伯韓)	二九〇
續蘇明允諫論	二九〇
原才(曾滌笙)	二九一
春秋王不稱天辨(龍翰臣)	
.....	二九一

卷三 論辨類三

君氏卒	二九一	莊子章義序	二九七	七家文鈔序(陸祁孫)	三〇二
及晉處父盟	二九一	南園詩存序	二九七	卷五 序跋類二	
逆婦姜于齊	二九二	食舊堂集序	二九七	黃香石詩序(姚石甫)	三〇二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二九二	揚雄太元目錄序	二九八	船山遺書目錄序(鄧湘皋)	三〇二
論外臣書歸書人例	二九二	恬庵遺稿序	二九八	書楚寶增輯熊襄愍傳後	三〇三
伊尹五就桀解	二九二	張仲絜時文序	二九八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周星叔)	三〇四
魯隱公論	二九三	禮箋序	二九九	再書正統論後	三〇四
宋伯姬論	二九三	泰山道里記序	二九九	書蘇文定隋論後	三〇四
陳平周勃論	二九三	書貨殖傳後	二九九	喬處士遺集序(姚春木)	三〇五
正統論(魯通甫)	二九四	辨逸周書	二九九	練伯穎後漢書公卿表序(毛生甫)	三〇五
秦論	二九四	讀司馬法六韜	二九九	書抱朴子後(吳仲倫)	三〇五
蓋寬饒論	二九四	讀孫子	三〇〇	卷六 序跋類三	
朱建論(戴存莊)	二九五	四書通義後序(魯絜非)	三〇〇	先墓記略序(管異之)	三〇五
卷四 序跋類一		方立中夫子時文序(吳殿麟)	三〇〇	孝史序	三〇六
樂閒圖序(朱梅崖)	二九五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惲子居)	三〇〇	方植之文集序	三〇六
道南講授序	二九五	讀張耳陳餘列傳	三〇一	讀三傳	三〇六
谿音序	二九六	讀貨殖列傳	三〇一	讀晏子春秋	三〇六
南昀先生遺書後序(彭尺木)	二九六	書三國志後	三〇一	書蘇明允辨奸論後	三〇七
讀史記	二九六	丁小正鄭氏易注後定序(張皋文)	三〇一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三〇七
左傳補注序(姚姬傳)	二九六				
西魏書序	二九六				

跋團勇助軍約記	……	三〇七
陰晉異函序(梅伯言)	……	三〇七
黔記序	……	三〇七
桑弢甫先生集序	……	三〇八
耻躬堂文集序	……	三〇八
十經齋文集序	……	三〇八
舒伯魯集序	……	三〇八
阮小咸詩集序	……	三〇八
閒園詩序	……	三〇九
帝鑑圖詩序	……	三〇九
陳拜鄉詩序	……	三〇九
李蘊山時義序	……	三〇九
書後漢書後	……	三一〇
書莊子後	……	三一〇
淮南子書後	……	三一〇
書復社人姓氏後	……	三一〇
書毛鄭異同考	……	三一〇
書方植之書林揚鱗後	……	三一〇
書守濬記後	……	三一〇
石瑤臣傳書後	……	三一〇
葉耳山遺稿書後	……	三一〇
管異之文集書後	……	三一〇

書法言後(方植之)	……	三二二
卷七 序跋類四		
書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後(朱伯韓)	……	三二二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滌笙)	……	三二二
歐陽生文集序	……	三二二
經史百家簡編序	……	三二三
國朝先正事略序	……	三二三
衡陽彭氏譜序	……	三三四
湖南文徵序	……	三三四
朱慎甫遺書序	……	三三四
黃仙嶠前輩詩序	……	三三五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	三三五
孟子要略序跋	……	三三五
書歸震川文集後	……	三三六
鈔朱子小學書後	……	三三六
書學案小識後	……	三三六
書儀禮釋官後	……	三三七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	三三七

城南書舍圖序(吳子序)	……	三二七
粵西團練略序(龍翰臣)	……	三二七
讀曹參傳書後	……	三二八
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	三二八
書郭玉傳後	……	三二九
跋蘇明允集後	……	三二九
讀蔡仲之命(彭子穆)	……	三二九
婁碭課誦圖序(王定甫)	……	三二九
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	三二九
江忠烈公遺詩序(孫子餘)	……	三三〇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吳南屏)	……	三三〇
李公蓋詩序	……	三三〇
歐陽功甫遺集序	……	三三一
毛西垣詩序	……	三三一
荷塘寺僧譜序	……	三三一
歸震川文別鈔序	……	三三一
記鈔本震川文後	……	三三一
書文中子中說後	……	三三二
書李翱文後	……	三三二
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	三三二

卷八 書類一

復某公書(姚南青)	三二三
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啟(朱梅崖)	三二三
答魯象非書	三二四
答鄧副使悔庵書	三二四
與林穆庵書	三二四
又答李礪玉書	三二五
復汪進士輝祖書(姚姬傳)	三二五
復張君書	三二五
復孔搗約論禘祭書	三二五
復魯象非書	三二六
復蔣松如書	三二七
復休寧程南書	三二七
上朱梅崖先生書(魯象非)	三二七
答金理函書(吳殿麟)	三二八
答曹尚書書	三二八
答任幼直先生書	三二八

卷九 書類二

答鮑生桂星書	三二九
示諸生書	三二九
答王惕甫書(秦小峴)	三二九
上陳笠帆按察書(惲子居)	三三〇
與左仲甫書(張皋文)	三三一
與友人書(陸祁孫)	三三一
上翁學士書(陳碩士)	三三一
與余小坡書(姚石甫)	三三二
復薦青一兄書	三三二
與胡雪帆書(周星叔)	三三二
與吳仲倫先生書(呂月滄)	三三一
與某君書(管異之)	三三三
上方尚書書(梅伯言)	三三三
覆上汪尚書書	三三三
上某公書	三三三
答朱丹木書	三三四
答吳子序書	三三四
答王子壽比部書(朱伯韓)	三三四

卷十 書類三

卷十一 書類四

復賀耦庚中丞書(曾滌笙)	三三四
致劉孟容書	三三五
答劉孟容書	三三五
復彭麗生書	三三六
復胡潤之書	三三六
復李眉生書	三三七
與朱仲我書	三三七
復黃恕皆侍郎書	三三八
復劉霞仙中丞書	三三八
復吳南屏書	三三九
復陳虎臣書	三三九
復陳右銘太守書	三四〇
與李眉生書	三四〇
與王叶庭書	三四〇
與陳頌南書(張石州)	三四〇
答張芾卿書(龍翰臣)	三四〇
致馮展雲侍讀書	三四一
致曾滌笙侍郎書	三四一
上梅伯言先生書	三四一
答羅生書	三四一

復唐子實書	三四二	贈孫秋士序(梅伯言)	三四九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三五四
與郭筠仙書(孫子餘)	三四三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三四九	為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三五四
與楊性農書(吳南屏)	三四四	送張梧岡序	三四九		
上曾侍郎書	三四四	送韓珠船序	三五〇	卷十四 傳狀類一	
己未上曾侍郎	三四四	送周石生序	三五〇	黃貞女傳(朱梅崖)	三五五
與梅伯言先生書	三四五	贈林侍郎序	三五〇	息庵翁傳(彭秋士)	三五五
與篠岑論文派書	三四五	送朱伯韓序(馮魯川)	三五〇	府君述	三五五
與朱伯韓書	三四六			陳和叔傳(彭尺木)	三五六
京師寄家人書	三四六	卷十三 贈序類二		曾孝女傳	三五六
答李香州書	三四七	送郭筠仙南歸序(曾滌笙)	三五二	朱竹君先生傳(姚姬傳)	三五六
		送劉椒雲南歸序	三五二	張逸園家傳	三五七
卷十二 贈序類一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三五二	張貞女傳	三五七
送葉蔚文南歸序(朱梅崖)	三四七	送周荇農南歸序	三五二	程巽行傳(吳殿麟)	三五七
		送唐先生南歸序	三五二	王節母傳	三五八
贈黃君序	三四七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三五三	周維城傳(張皋文)	三五八
贈孔塢約假歸序(姚姬傳)	三四七			先妣事略	三五八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三五三	卷十五 傳狀類二	
贈錢獻之序	三四八			來孝女傳(姚石甫)	三五九
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三四八	送呂存介南游序(龍翰臣)	三五三	黃蛟門傳(管異之)	三五九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三四八			總兵劉公清家傳(梅伯言)	三五九
贈邵秀才序(秦小峴)	三四九	贈陳蕤叔序(邵位西)	三五四	王剛節公家傳	三五九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張皋文)	三四九	序意贈西垣(吳南屏)	三五四		

栗恭勤公傳	三六〇	太學生孫君墓誌銘	三六八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三七二
劉忠義傳	三六〇	亡妻龔氏墳銘(彭秋士)	三六八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三七二
黃个園傳	三六一	秋士先生墓誌銘(彭尺木)	三六八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惲子居)	三七三
艾方來家傳	三六一	鄧先生墓表(羅臺山)	三六八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三七四
鮑母謝孺人家傳	三六一	宋雙忠祠碑文(姚姬傳)	三六九	文昌宮碑陰錄	三七四
葛寅軒先生家傳(曾滌笙)	三六二	蕭孝子祠堂碑文	三六九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三七四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三六二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三六九	莊經饒墓誌銘	三七五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三六三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三七〇	張皋文墓誌銘	三七五
何雨人家傳(龍翰臣)	三六三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三七〇	姜太孺人墓誌銘	三七五
關忠節公家傳(魯通甫)	三六四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三七〇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張皋文)	三七五
許孝子傳(吳南屏)	三六四	汪玉飛墓誌銘	三七〇	江安甫葬銘	三七六
業師兩先生傳	三六四	袁隨園君墓誌銘	三七一	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陸祁孫)	三七六
太常徐先生傳	三六五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三七一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三七六
程日新先生家傳	三六五	曾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三七二	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誌銘(鄧湘皋)	三七七
黃特軒傳	三六六	蔣君墓碣	三七二		
先考行狀	三六六	亡弟君俞權厝銘	三七二		
亡弟雲松事狀	三六七				

卷十七 碑誌類一

松溪令潘公去思碑(朱梅崖)

卷十六 傳狀類三

卷十八 碑誌類二

卷十九 碑誌類三

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誌銘	三三七	王惠川墓誌銘	三八二	新寧劉君墓碑銘	三九〇
叔父璧園府君墓誌銘	三七八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三八三	卷二十三 碑誌類七	
黃虎癡繼室陳氏墓誌銘	三七八	項府君墓誌銘	三八三	仁和邵君墓誌銘	三九一
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周星叔)	三七八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三八四	唐確慎公墓誌銘	三九一
贈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姚君墓誌銘(毛生甫)	三七九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三八四	苗先簾墓誌銘	三九二
恩縣四女祠碑(管異之)	三七九	男八十墓碣	三八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三九三
卷二十 碑誌類四		鄒孺人墓表	三八四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三九三
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梅伯言)	三七九	朱孺人墓誌銘	三八四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三九四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三八〇	崔恭人墓誌銘	三八五	鄧湘皋先生墓表	三九五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三八〇	倪孺人墓誌銘	三八五	隨州李君墓表	三九五
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三八一	卷二十二 碑誌類六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三九五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三八一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曾滌笙)	三八五	大界墓表	三九六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三八一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三八六	台洲墓表	三九六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三八二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三八七	季弟事恒墓誌銘	三九七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三八二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三八七	彭母曾孺人墓誌銘	三九七
卷二十一 碑誌類五		畢君殉難碑記	三八八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三九八
		林君殉難碑記	三八九	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三九八
		何君殉難碑記	三八九	錢塘丁烈婦墓表	三九八
		劉君季霞墓誌銘	三九〇	易安人墓表(邵位西)	三九九

卷二十四 雜記類一

方頌椒山居記(姚南青) ……	三九九
霞浦縣先農祠記(朱梅崖) ……	三九九
蘭陔愛日圖記 ……	三九九
重游靈應峰記 ……	四〇〇
髻亭記 ……	四〇〇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彭尺木) ……	四〇〇
寶扇樓後記(姚姬傳) ……	四〇〇
儀鄭堂記 ……	四〇〇
登泰山記 ……	四〇一
游靈巖記 ……	四〇一
游媚筆泉記 ……	四〇一
快雨堂記 ……	四〇一
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	四〇二
孫忠愍公祠記 ……	四〇二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	四〇二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	四〇二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吳殿麟) ……	四〇二
紫石泉山房記 ……	四〇三

除莊長(秦小峴) ……

四〇三

卷二十五 雜記類二

游翠微峰記一(惲子居) ……	四〇三
游翠微峰記二 ……	四〇三
重建東湖書院記 ……	四〇四
東路記 ……	四〇四
紀言 ……	四〇四
游歙西徐氏園記(王悔生) ……	四〇五
書左仲甫事(張舉文) ……	四〇五
游欖山記(姚石甫) ……	四〇五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	四〇六
噶瑪蘭廳異記 ……	四〇六
卷二十六 雜記類三	
餓鄉記(管異之) ……	四〇七
餘霞閣記 ……	四〇七
游小盤谷記(梅伯言) ……	四〇七
鉢山餘霞閣記 ……	四〇七
江亭消夏記 ……	四〇七
金山寺藏鼎記 ……	四〇七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	四〇八
吳淞口驗功記 ……	四〇八

光澤縣育嬰堂記 ……

四〇八

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

四〇八

從吾軒從征記事 ……

四〇九

卷二十七 雜記類四

書李林孫事 ……	四〇九
書棚民事 ……	四〇九
書楊氏婢 ……	四一〇
記日本國事 ……	四一〇
家譜約書 ……	四一〇
謁墓記 ……	四一〇
觀漁 ……	四一一
北堂侍膳圖記(朱伯韓) ……	四一一
卷二十八 雜記類五	
聖哲畫像記(曾滌笙) ……	四一一
求闕齋記 ……	四一二
槐陰書屋圖記 ……	四一三
養晦堂記 ……	四一三
湘鄉縣賓興堂記 ……	四一三
江甯府學記 ……	四一四
箴言書院記 ……	四一四
卷二十九 雜記類六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	四一四

.....	四一五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四一五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四一六
湘鄉昭忠祠記	四一六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四一七
得一齋記(吳子序)	四一七
大岡埠團練公局記(龍翰臣)	四一七
.....	四一七
病說	四一八
說虎(孫子餘)	四一八
卷三十 雜記類七	
新修呂仙亭記(吳南屏)	四一八
君山月夜泛舟記	四一九
游大雲山記	四一九
聽雨樓記	四一九
寬樂廬記	四二〇
書謝御史	四二〇
書義猴事	四二〇
雜說 三首錄二	四二一
說釣	四二一
書汪馬二秀才事(管小異)	四二一

卷三十一 箴銘類	
座右箴(王悔生)二首錄一	四二二
楓庵銘(姚春木)	四二二
五箴(曾滌笙)	四二二
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吳南屏)	四二二
.....	四二二
石君硯銘	四二二
卷三十二 贊頌類	
潘孝子贊(姚姬傳)	四二三
寧化三賢像贊	四二三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四二三
.....	四二三
朱古愚翁真贊(姚春木)	四二三
楊忠武公贊(梅伯言)	四二三
陸母楊孺人像贊	四二三
卷三十三 哀祭類一	
祭張少詹曾敞文(姚姬傳)	四二四
.....	四二四
祭朱竹君學士文	四二四
祭家蕙川文(吳殿麟)	四二四
祭何生文	四二四
祭海峰先生文(王悔生)	四二四

崔景偁哀辭(張皋文)	四二四
祭金先生文	四二五
祭檀默齋明府文(管異之)	四二五
.....	四二五
祭陳石士先生文(梅伯言)	四二五
卷三十四 哀祭類二	
祭韓公祠文(曾滌笙)	四二六
祭湯海秋文	四二六
母弟溫甫哀詞	四二六
劉茱雲哀辭(龍翰臣)	四二七
凌豐叔哀辭(孫子餘)	四二七
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四二七
(吳南屏)	四二七
梅伯言先生誄辭	四二八
吳雲臺哀辭	四二八

古文辭類纂
七十五卷

九十五歲老人沈毓桂署



戊午夏上海會文堂
書局依滁州李氏求
要堂槧本精校印行

重印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序

生民之初情志動乎內風氣應乎外發為音聲語言以相交接足以達意而止稍進乃有文字孳乳施之簡策衆名既立詮寄始形連屬比類自成軌則萬事以察百世可俟於是體製蕃興作者代有剛柔靜躁稱感而出好尚不同工拙異趨自書契以來語其流變不可勝窮矣然道之顯者備在六藝前乎此者刑定之所從後乎此者雖應物多塗取捨萬端莫能外焉夫性情所由宣道術所由立人倫之津達治世之樞機罔有不資於文者用之朝廷邦國極於閭巷醕酢非誠不達非義不順苟違其道則羣志睽乖而菑患用起矯偽之辭民弗信也誑耀之言民弗從也故治世之文質厚而溫潤亂世之文傾詖而獷僂循理則爾雅密深用私則交誣互訟君子觀於一世之文章而其政教可知也若夫馳騁氣勢斫鍊篇幅矜飾宗派競相題目以為能事者抑亦末己當清之世桐城有方苞劉大櫟姚鼐之徒名為能古文天下言文章者稱桐城雖未能深探六藝之本要其屬辭潔而有法陽湖李兆洛得

鼎所集古文辭類纂久乃出之幾於戶傳人學自屈原賈誼以逮其師之所
造述叙次流別斐然有倫觀其所擇信非苟焉者也其後流風振於湖南而
湘鄉曾國藩最為雄桀長沙王先謙慕其餘習因有續類纂之刊視前書則
不逮而乾嘉以來之鴻筆大略在焉故二編者不惟綴文之士所宜窺涉欲
稽時俗升降亦將假鑒於斯今國家更新未遑文藝好異者或謂古法可棄
審時所行轉益蕪蕪知言者憂之苟未能反之結繩則先民之桀安可輕毀
邪會文堂主人是以有取於姚王二纂廣之石印將利其流播用旣始志其
諸皮弁鼓篋之倫信能觀乎此編亦可遠於鄙倍然後漸之以仁義潤之以
禮樂庶乎道德可成文學可興矣戊午冬至清冷居士書

古文辭類纂序目

爾少聞古文法於伯父雞鳴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寔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難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買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韓退之原道

守戒

柳子厚封建論

李習之復性書

歐陽永叔本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衡論

蘇子瞻志林

誼論

蘇子由商論

王介甫原過

序跋類者

古文辭類纂序目

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偶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韓退之禮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

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鵲冠子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

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質之

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汧口志序 題張幼子真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李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船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襄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諫諍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

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真之

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二十}

趙主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閭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吾丘子願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三十}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翁翁諫堅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眾賄罪議

劉君房罷珠厓對^{四十}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龍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五十}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六十}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七十}

蘇子瞻上皇帝書^{八十}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閻丘合祭六議劄子^{九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一十}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壘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敦戰守^{三十} 策斷三首^{四十}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四十}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吏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而相告語或爲書相

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秦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

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白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五十}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新止魏王朝奏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六十}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轅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七十}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叔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_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豎山人書 答賈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_三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悅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_三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躬諸侯於范蠡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_含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_明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_三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_錄 日喻_錄 稼說_錄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_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錫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兩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荃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_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詰周之衰也文詰猶存昭王制蕭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誡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粵王書 二年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言詔 前六年遺何奴書 後二年遺何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_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赦賈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賈誼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_六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_七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選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坊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八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三子傳 鈞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章節婦傳 先妣事畧
方靈泉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九
劉才甫樵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畧
韓退之毛穎傳^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項郭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選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稱呼前序曰誌者得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宋刻文 東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十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僊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十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西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馮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十二}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賈公墓誌銘 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助墓誌銘^{十三} 封州軍府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誌銘 施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墓誌銘 女壻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十四}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十五}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將軍唐君墓表 龍岡阡表^{十六} 張子野墓誌銘 但休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尹師得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十七}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實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十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諱墓誌銘 萬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公夫人墓誌銘^{二十} 歸熙甫友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三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泉杜蒼巖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二十一}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廐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二十二}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鉅鍾潭記 鉅鍾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二十三}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序 序 序 序

李習之來南錄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岷山亭記 遊修寧

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真州東園記 浮樵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

廟災記 游翠亭記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鈞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樂記 越州趙公

救甯記 擬岷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

越州鑑湖圖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璧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襄禪山記 芝閣記 陽仲永

趙元告新城遊北山記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齋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遠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洞記 遊凌雲圖記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

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劒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

古文辭類纂序目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漢父及楚人以弋說
襄王宋玉對王問道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
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
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
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
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王問

楚人以弋說項襄王

莊辛說襄王

賈生惜誓 鵩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孤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

文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

張平子二京賦 思立賦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鸛鵲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校刊古文辭類纂後序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歐陽永叔祭資政公文 祭尹師科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史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聲色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損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集序目

校刊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間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鋪始聚於粵東道光五年江寧吳處士啟昌復聚於金陵然康氏所聚乃先生乾隆間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

吳氏聚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槧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間楚南楊氏校聚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間學者雖多讀此書者有未知康聚爲先生中年訂本吳聚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者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聚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齊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謬不如吳本經

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殊庭諸君鑒校之精然康氏聚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書李君又實司校聚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謬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向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聚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

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峯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即所

尊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即出行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

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雒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蘇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跡罕至

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殿正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聚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困矣至聚版改從

毛氏汲古閣所聚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

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眞氏文

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

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

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即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

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費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

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 朝乾隆三年冬

詔纂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會上重聚經史事宜割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為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晚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恨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為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閒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惜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尙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已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閒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為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葉雖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尊大旨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

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中書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諸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誓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著文章然銘之必求其入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管引大體無所附麗子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為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為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已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獨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閱傳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說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為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為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安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識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弱異尊卑不依土
民能敵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
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
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大并兼者
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
周之迹以制其政後雖有浮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
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
怨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
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
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
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羣
萬民之望而以威德服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
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
重之以無道廢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更治刻深賞罰不當賦稅無度天下
多事更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
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
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
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
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
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
戰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籬籬之阻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
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
矣子嬰立遂不廝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
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
諸侯雄並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皆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
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還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則

關據險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
之君不忠不得意于海內因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
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殆無輔三主咸而終身
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
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指口而不
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諫天下已亂發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難蔽
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
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
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
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
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其言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
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異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應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
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勢尊而臣逸至于大道
之要玄健羨細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驕氣欲與天地長久
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邪順則無以為天
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翫采
椽不刮食土簋飲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邀要曰源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穀曰嚴而少恩者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衷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恆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立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竅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養生之本也形養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選

前辨類

古文辭類纂

韓退之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內有外。古老子之小仁。戎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照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舊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備備仁義道德不求其端自孔子之先民下五世皆欲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賣馬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蠱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贈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體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說甚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攻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說甚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賣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賣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此說甚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說甚其不齊而爲夷也此說甚詩曰戎狄是膺矧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爲夷也此說甚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惻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高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費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縣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為四四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後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則則岐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賢之舜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維佛老而言也維佛老而言也者笑言而不與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貴乎己曰彼人也子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貴於己曰彼人也子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夫不亦貴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足矣曰能善是足矣矣不亦得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

則不然其責人也謹其待己也嚴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曰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亦足矣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亦足矣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求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賅不闕其新惡恐然懼其人之有聞也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忌之謂也意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與也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穢不稱在言在不稱穢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已效天下若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識不諱嫌名康王劍之孫賀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晉曾子不諱晉周之時有駟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問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問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問諱許乘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與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

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堯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舜憂後世。禹以傳子。禹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而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風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聖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聖。然後人受其風。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舊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緇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當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

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蠶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殯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與在喪常猶宜。易以輕服。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愚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以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師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鬻笑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

之道居於賢之鄙賢之鄙人棄其德而誨其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故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日進之忠生暇官之刺死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爵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舊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感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諫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爵賢從諫如流之美庶嚴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纊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周馥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後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哉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畫言以招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齊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吾人能受盡言。其間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爲齊人乎哉。此言武子之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
衛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棧棧而外施宮弁以待之宅於都
者知竄窺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鐫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
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
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
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
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
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竄窺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
戒童子之不抗髡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
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龍嘘氣成雲雲因弗凝於龍也然龍乘是氣汪洋窮乎玄溟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駢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哉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賢士國君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

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乎太山不足為高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富殷之亡周之興微子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天豈有求而為哉信哉道焉而自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八人譽之則自以為有一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也此其非聖人而自是也如此者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柳子厚封建論

似太史公論贊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就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行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郡遠之分其勢必大犬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望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其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其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舉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并城然而降於夷王書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彭伯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燭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郡而為之郡邑廢侯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財賄助饒滿成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當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皆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而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危而不暇固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策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郡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恩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實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

勢也謂其勢也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意不然而王之弟當封那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那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爲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弟弟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達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謂史佚成之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泰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豈刁以敗則獲原敗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蓋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

聖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豈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

日出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

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古文辭類纂二終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

歐陽永叔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

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敏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吾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莠莠婚娶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絕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曉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思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思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追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夫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則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親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弊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

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舜稷契等二十二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之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曰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為君難論一首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度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壁以強辭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洗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廷以亂亂庶幾大喜曰與其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天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已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

近契丹恃兵跋扈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諷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復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持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子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取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誤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

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悅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罵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子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取也夫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子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遘廉頗

攻秦。願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開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開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聞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甌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若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吾不可勝數也。誠公之論平遠切切事也。臣此釋爲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巳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巳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諡曰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疏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善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出矚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向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離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過距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

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尊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則易達易遠則衰衰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迎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案之冥冥重而習之自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劑而鑽之方功義焉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

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

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燒肉有葷然後人不致飲食樂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煇徹其重則酒肉之權固勝於樂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執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聞得其至神之機而藉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然然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疑而不散物凝而不達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凝者達日雨者日者日者日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雷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而不信乎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而而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

蘇明允書論。

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舊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破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殺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故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焉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殺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狹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天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濟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濟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存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一首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盡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

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矣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
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
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則游說城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
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
不必乎諫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
之謂也胸誓以趙后愛女對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
唐而相飛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鹿鹿而頃襄而楚不敢周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
魏不果帝秦此執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破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宿貴傾閭閻而
辟陽救酈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游韓而惠王按劍
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
怒之也蘇代以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威襄王刺趙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執而禁之
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
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能達比干不獲稱良臣無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能達比干之心也是以能達比干吾取其
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大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其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其能納諫之
君欲君必納乎諫之論情矣欲臣必諫乎君之言之天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出
於人也人不能抗天而神亦不能抗天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實諫
臣是也猶懼其還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惡
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賢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
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懼刑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
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乎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
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
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者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猶未能也須臾頃刻猛虎暴然向迫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怯壯矣然
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執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
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

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
所避其執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宜乎臣之嚙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聞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
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
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諫者直
倖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締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
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
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
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
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
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
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
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豈不絕乎耳色
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
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忠
有三子而忠無仲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
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威公之問舉
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可也五霸莫
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
諸侯不敢叛焉蓋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
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餘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
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
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實為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
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言誕設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遜伯玉而退彌子
瑕故有身後之諫諫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
以一人亡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
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人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攻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難矣也可謂不顧國家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違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趙復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大豈必有人而後之及夫御三軍之眾固當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感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

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刑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雖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說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所謂智勇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利害不行其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孰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備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籍則其執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還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執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即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動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秦之守而沛公攻之沛公之守而籍攻之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籍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顯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臨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就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
士千里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指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
一金機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
其果不失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搗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
不如張耳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
孫之計陳平張耳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
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勃又將誰安邪故
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欽不可也
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
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蒙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
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
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達欲斬
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
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
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天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爲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
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皆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
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重也使其母
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患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
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天韓信黥布
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
後權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欽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
者也

蘇明允衡論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一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

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
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
驅先王知能操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號者可以驅以羈
縶縶者可以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噬當與虎
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馴馴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
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
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愬賢將也漢之韓信黥
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
曰是難御則是不肯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宅豐饌歌童舞女以極
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
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
實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
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
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賢驥驥者豐其刍
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賣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
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資驥則不然獲一雄雉以一飽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
於擊搏則其志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驥驥也才小者驥驥也才小者驥
而資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驥也先賞之是資驥驥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蕭何而封以爲淮南王俱具飲食如
王舊一見彭越而封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
期而不至相數千里之地以界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
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
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隨而後增數級
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
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爵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怒而先賞之則彼將秦
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噲方韓信之立於齊蒯徹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
時而奪之上懷其殆哉夫人才之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
故齊不損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則入吾法而民之情又不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不忍其罪而良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更繁矣不若古之良民嫌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害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嫌則更難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縱

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更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略而增其制量則以屬吏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務慢既為其大害又為其次害又為其小害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方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變何則律令之所禁盡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組石以為之富商家賈內以大小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執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缺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資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嚴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飲法以為茲而吾以為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閭閻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掘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糶秋為之糴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鳩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嗟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嫫又不免於怨其樂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銅貧民其孰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機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孰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洫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澮者百為澮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澮之制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論辯類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古文辭類纂四

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溝為道者九為溝為涂者百為溝為涂者千為溝為道者萬此二者非寒溪澗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城郭易疆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精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而已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呼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貸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中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周之童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更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舊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後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文辭類纂三終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眾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之似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遷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為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特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亡雖不亡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門曰不可我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實於越望實告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實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應東諸侯齊晉雖微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古將授之矣使營菑莪者將老焉菑惟反請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魯以兵弑人人必殺之夫菑莪其所菑莪之人皆捕擊之矣魯之人與翬非仇也以為不擊則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此豈之人也豈哉隱公患公菑莪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

星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矣里克不免於患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尊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同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愛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蚩蚩也其所釐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釐者歟鄭小同爲高貴卿公待中皆司馬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則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蓋我負卿無卿負我遂就之王允之從于敦夜飲解醉先與錢厚謀逆允之已醒恐其害慮救疑已遂大吐血而亡其效果昭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矣哉小同治哉爰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昔史丹得傳隱公晉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咸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而戒焉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進退乃以其私徒扁舟而往至齊以書遺夫大種曰黃鳥具其長頸鳥喙走何處乎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然而已以吾相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微積貨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難哉而復積此何爲哉豈非才力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用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豈故曰蠡亦鳥喙也傳仲連既逃秦而不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足商賈之事連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謂於人無益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白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質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皆不羣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

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蠱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其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惟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特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不羣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摘項黃藏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使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彭越軍干乘蕭何爲政吳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濠洲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而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抑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祠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皆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遺蒙毅殺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教殺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君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長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懼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暴虐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燕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取稱之且夫學聖人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稱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性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視荀卿之言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為異說而不議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歸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性也由是觀之其意為人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焉耳夫小人之為不善苟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放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放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思以為古先聖王皆無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不啻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荀卿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蓋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溺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廢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浮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之于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仁而為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乃錐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

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實謂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捫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為器用未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廢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其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覓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同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驅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遵豆醴饌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周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資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不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準繩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復日以變易其字連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靡而更不能究茲人有以指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蘇子瞻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

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貴富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貧賤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政之計以俟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子房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室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劫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力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輒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蘇子瞻論贊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一）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棄舜終不可以有所為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刑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二）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三）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矣有立談之間而遠為人痛哭

設其觀其過相為賦以弔屈原悲憤懣懣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四）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得天下之半其以此故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伯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蘇子瞻題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為備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彊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趙錯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冒濫衝突可以之患惟能知其當然事至而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驕制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他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辛勞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萬可恃而開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故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蘇子瞻大臣論二首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患臣士不欲奮臂而擊之大小人者必先得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

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使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使君之權而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疾今人之疾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廷不容於野天下之怨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實武何進之徒驟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驟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遂以亡唐之衰也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豈然者癩而己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紹崔敗則爲何齊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賈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問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聞師勿過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愛其教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功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羣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激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狎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絙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怨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誑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聞其驚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皆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隔朝趙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

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一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古文辭類纂四終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懷柔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覽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駸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忍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糾繼繼

而魯公曰後世受矣夫魯公則近於強魏魯公則近於弱終之齊魯氏之禍而魯人因於盟主之合蓋商之政近於齊而魯公之所以治魯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山六國論

昔六國世家稱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替其當時之慮思之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噤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遽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過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趨也而難平蓋闇闇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則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援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情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樞紐噫叱叱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盪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無敵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肯進其頑鈍樵樵是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

而己則必有所藉焉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逐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曹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過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有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鈍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一善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曹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制天下剛强者皆承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何奴桀放陵焉中國帝崩德惠厚以綰繫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二耳矣王濬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濬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濬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疑錯之計削諸侯地漢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道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濬必未反遲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豈矣疑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慮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疑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虞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蓋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足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

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此視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割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敗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地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援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齊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翫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祖龍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問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可弱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戮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區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不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亂塗地

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謀王莊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蹶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湯雖貴賁遷善皆從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魯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覓募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募於盜矣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與相爲讐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事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兒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土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土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者常于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焉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情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觀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必於然也吳楚成其功大傳曰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虐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歸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桀秦起義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皆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思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障城名銷鋒鏑鉏耰離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戰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士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寔有德也太公於齊齊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等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其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瓶以東海為齊趙國自陳以南至九疑為楚國淮泗間傳會稽為梁楚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至滎陽為魏國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王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

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子支庶侯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過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陵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後郡八九十形銷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彌本徐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選諸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閔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侯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變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就就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親乎親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得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閭越擅伐東歐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楚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

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賜親以相交期會以相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聽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大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滑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倖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峭函之阻跨阨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積終無信誨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緩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選三王二世愈甚愚不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廢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靈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出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僥倖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萬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及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之矣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曆已移仁不代母

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世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既沒胡亥極愚鄙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民至欲能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爲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絛中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間竟誅殺臣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勢衰未及下咽酒未及痛骨楚兵已屠關中與人翔霸上累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士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實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亂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墮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罰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周赧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貞之憂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其主強大非之政傾壓載八百餘年數德德備就於王祖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勝之地驅拒詐之兵蠶食山東盡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知彌笑三代蠶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齊其自挺劉項隨而蹙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關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白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齊魯并都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極枉過

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狻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趙主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帝七國之難抑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謀南面之分進五威之更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詣首奉上璽敕惟恐在後或遇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照按太史公年表序諸侯勢雖強而包舉天下之權蓋此交多國太史公謂諸侯強而文德則已入卑近諸侯以下史家舉漢仿之

古文辭類纂六終序跋類二

古文辭類纂七

韓退之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治製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撥其大要奇辭與旨善於爲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存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厚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韓退之章傳諸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武功副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效功顯曹盛山僻郡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諸盛山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覆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且其既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羣飛之聲況一不快於效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於時應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閣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郡爲大卷家有之焉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照按先生初起劉牧改巴州盛山今盛州府開縣縣志作劉牧志胸臆也忍如字說文作胸臆徐廣清濁音義皆九今當爲楊漢安傳也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唱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諸倫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都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三百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萬辭乎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荆潭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書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書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已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關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墮墮三令節詔公卿舉有司至於其日率屬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賁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歸組既陳肴膳惟時酸醢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廢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儀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

作之命四門博士呂黎韓愈序之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有闕者不爲詳遠立傳又不敢遺萬存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廣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廣疑其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虀糒援子之授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將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也亦能數日而知死處遠之不覺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賊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也增補生主大要中巡死後遠上城守城陷而遠亦死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則又何況乎遠乎

然也巡曰吾子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書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驚驚以爲巡偶熱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揭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揭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賊將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數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數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歲貞元初死于毫宋開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開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辯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猶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書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柳子厚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繆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鄭繆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至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瑣瑣非其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又輒祖公紀治于季威等皆出列子

不可盡紀雖不慨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遠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通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雖莊子而尤實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者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是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子厚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者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獨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互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煩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辯鬼谷子

元稹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受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漢世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權術者時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隱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余人之保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其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其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世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辯鵬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鵬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善者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夫史公伯夷列傳傳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還號為博極其言假令當時有其書還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書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於瀾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瀾水上愛是溪人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上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居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者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于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政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蓄萬物清聲流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娛漱滌萬物半龍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悟然則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

序政類三

歐陽永叔序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說缺學者莫得其本其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細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日駢橫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賢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構深闢博各盡其術而怪奇俚麗往往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但俗說微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

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序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聖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末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驍則逐帥師強則叛上土地爲其世百千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一州以爲周宋與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與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得其得失至於周末固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循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舊置而復廢者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歐陽永叔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開闢人隱之時賦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晉神之主安其祿而立其朝危然無復地之色者皆是也古以詩書忠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壞

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好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顯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流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邀張鳴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遠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賢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善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不安危出其言怒禍出於帷幄則縛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出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援之則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辱而兩敗故其大害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孽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而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天賜莊宗而告之曰梁晉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皆遺恨也與爾三天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縛燕王以之晉人之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出走未及見賊而士卒靡散君臣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一、辛酉年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四二

是書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且六一居士序

歐陽永叔釋微文集序。

惟微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析微惟微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願曼卿之兼愛惟微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微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皆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善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龍犀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酬家於富貴而無爲哉辭則以此詰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藉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遠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微雖微乎退假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微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微既不用於世其林泉莫是於時若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邁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歐陽永叔釋微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苦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節高二人權然無所開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子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秘演北渡河東之濟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以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其氣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問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峭壁江濤海流皆可

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哉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宋陳南云云惟微之有命業

古文辭類纂八終

序跋類四

古文辭類纂九

會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感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復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僞爲一切之計而已成論許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甚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營更哀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永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大學之有統緒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廢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眾說之所蔽閤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此也家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輩傑之士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近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擷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何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闕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秦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

列傳不負全璧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顯明非欲作也自唐之
 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
 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其八篇及十五篇者
 已定可繕寫利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
 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
 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
 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
 聞蓋爲之師傅保躬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疇瑣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
 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
 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
 之小國冤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
 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
 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情哉如此人者非秦虛巖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
 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傳極盡書而此傳稱詩采芣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
 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
 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
 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
 序論以發其端云

留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贊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蓋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窮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遠

巡過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是以知其意誠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固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劇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違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子輒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援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詭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思其上下之際成如此必將低同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妄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忬爲公之墓銘云

何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覺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廢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南美而長於議論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事者不也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之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

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謂其言不從也公亦不爲言謂其言不從也故不果用然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組謂其言不從也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序之其民窮久矣海內既果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選簡易罷權臣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謂其言不從也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細審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履歷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組謂其言不從也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畫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諡諡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王通與公先生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諡諡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王通與公先生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諡諡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王通與公先生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浸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沉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兼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指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律遇其時咸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
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
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存也及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
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
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不正之道而已矣大公不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
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常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
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
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故其意且忌矣太宗末年下詔知此意而不諫
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身出於此也夫
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
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言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
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其言且良其糾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
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
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善惡
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藋者非數日焚藋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
亮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藋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
見其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藋之所
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後世庶詎知非謀已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
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
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
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古文辭類纂九終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古文辭類纂十

蘇氏族譜講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
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易為不及謂為親作
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譜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住不仕娶某氏享
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得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
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
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
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則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
平則達人也吾所與相親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
分而至于途人也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
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途人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在座在身兒呻不靈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
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復不相能復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
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
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彭祖次曰篁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
連為辛姓六人者皆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已氏其後為蘇蘇溫蘇溫之
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
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微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
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高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
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
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
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
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
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
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
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
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

追至吾之高祖其開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於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適子而後得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皆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所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宗善之嫡子昭昭昭國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濤濤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濤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營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視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祖宗皇帝創業之始海

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眾用此三者故能富於不足之中而粹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寶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舉福內庫入資金幣爲珍寶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一忠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社廟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寧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憤涕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求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積以紓紆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官邸官吏充積實溢於位財之不贖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陳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遑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閹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兩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愆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瘼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閒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客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虛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計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虞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

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還其父兄
搜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
法使民計產養馬奇馬者罕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
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縣民不堪命其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
泉府之制凡民之貨者以國服爲之息貨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前田

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種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古豈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
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
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
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
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

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
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
取之於貧其數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
爲領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其變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
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繁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泥

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
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瑜追究逃絕均虛
數屠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
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

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役之民教之戰陣以衛其民一者各得其利亦
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償官不爲理價進之
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
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人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
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

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
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
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其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
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
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癥坊場以寡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更

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發寬利之積而民始困蹙不堪其
生矣今二聖親臨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唯
便民者取之郡縣承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
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鑒於俗學久矣聖上聞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
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
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入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
其文有見於載籍莫真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歷績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
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
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
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
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焉有聖賢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
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白竭而忘其
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一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人侍選與政而子某實訓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
學班馬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絕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
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效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
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衆焉然言之淵鑄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
賤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旁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
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
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
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浪浪紛紛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同時惻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聞於
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
天下其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庶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機之作者以辭為言。辭將有來者。為之序。其辭也。而後成之也。臣與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遑遑。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易為世家。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易為世家。豈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豈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豈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余獨怪知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知伯之亡。一死區區。何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蘇政售於嚴仲子。荆軻案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豈浮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童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眾。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又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祇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于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屬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與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以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自省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吾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樛樛杳杳。章竹箭之材。

皆自山出。而神林鬼氣。魑魅之穴。與夫僂人。釋子。恢謬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慝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陰。豪傑之望。臨晉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羣之文章。樛樛杳杳。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願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遊遊於山川之閒。歎歌詠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錢刻萬物而接之以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讀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屬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邑鄉聚。皆依山為塢。而山惟黃山為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郡。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為新安江。過嚴陵。澗入於錢塘。而漢川之水亦會於率口。以川者。合瓊瑤之水。流岐陽山之下。雨水相交。謂之漢。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唐虞廣明之亂。都使程元。聚眾為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夏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漢口。其顯者為宋端明殿學士。或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為微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為漢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缺。漢口一鄉。汝玉之能為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夏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攀之石上。太史尊猶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災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為。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李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為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收顯為悍者。蓋入室而與。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與焉。惟大為之坊。此其所

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悖而獨以出妻為醜問問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
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貴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
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
刲肱求瘵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為之亦為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
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
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末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
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墮過不流其墮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為絕
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
夫多為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潏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為將
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睨睨魚鼈撞衝人於其中
洋颿蓬轉一任其挂臂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櫓摧櫓折而夢寐為
之不寧願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翺
然而鴻章振開寶之餘風勢藉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
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譬如靈輿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
彼其視海水之蕩瀾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嶺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凡視之陳視百
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
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
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
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櫓為之序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
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
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為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為洋與南鄭二縣
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為藩臬之副使者而卒
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為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
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為古文余聞
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為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
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為

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
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為友也司城抱
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為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
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
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
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恨然別去忽忽間四歲今春
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其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
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為詩僅千有餘篇其鏤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
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
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鏤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古文辭類纂十

古文辭類纂十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爲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還於魯是人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一人人今世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敵開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樓緩又言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白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價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處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價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

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王失於齊而取價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趙史記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也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也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晉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師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袖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肘魏桓子蹠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於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愛死權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于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河也夫越山逾河絕韓之上黨而攻趙趙則是復與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鄭朝歌絕漳之水而以與趙兵快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取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其肥之塞秦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秦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取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邱城垣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東作博陵也邯鄲而西之魏河內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鄭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纔舞陽之

李斯諫逐客書

古文辭類纂 卷十 奏議類上編一

李斯論督責書

五五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廢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
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殺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
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鑲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毋
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附墜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
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
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
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廢矣諫說論理之臣閑于側則
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
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
其所趨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賈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聾之目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舉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
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
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
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奏議類上編二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自入還諫願
借秦自爲諫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草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惰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
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
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數千仞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雜騎四馬萬餘馳旗不櫜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廢廬而託處
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
焉死葬乎驪山更徙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秦塗其外
破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之侈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蓬賴
破家而託葬焉秦自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
加矣臣昧死自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目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自蒙死而竭知也
地之曉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學河瀕雖有惡種無不殺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蒙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勞其力採薪之
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自興也故地之美善善養不君之仁者善養士而適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適況於縱欲恣
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目威壓之目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夫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詩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諫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
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謂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轡而餽執爵而酌視餽在前視餽在後公卿奉杖大夫
進履舉賢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
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窮養者求善無廢也商人
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
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開山東吏部詔令民雖老廢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盛也今
 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褻侮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昌夏歲二月定明堂道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古者大臣不嫖故君子不常見其齊盛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且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目稱大禮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
 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羣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建康之氣實類此初之文如此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二可爲流涕者二此二字疑本應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兼出可爲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目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目爲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誤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火厝之積薪之下而聽
 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擅壞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登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多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
 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
 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入安之執成長治之業臣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臣幸天下臣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目爲萬世法
 程雖有愚勸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臣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
 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
 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
 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向如是況嘆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庸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夫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此字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相曰上偏置
 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餞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適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
 季世唐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爲安曰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登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其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遠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舉敗以得欺愚勇威法壯陵其亂至矣是目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目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其禮誼相服恥日甚可謂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割髮戶之釐舉兩朝之器曰貴大都之中剽更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目薄書不報期會之謂曰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怙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偃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思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發人亡所幾幸而眾臣取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術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目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廟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共者也故適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目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目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選得舊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選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禮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愉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愚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排謗之木敢諫之鼓習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舊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夕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教誨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日驚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目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耶諺曰不能從者是法聖智也秦世之所目亟絕善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援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識之損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體者欲不異及其長而俗眾繁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難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放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目勸善刑罰目懲惡先王執此之政聖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助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危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目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目禮義治之者積禮義目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民和親殺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目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目德教或懲之目法令道之目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服之目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目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其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
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其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
目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引殷周秦事目親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庶人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
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
於貴臣之近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目驕則之舉不及大夫
目其難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勢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目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目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
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庶同驕則免別皆備棄市之法然
則堂不亡陛卑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過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
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目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智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
於枕冠雖敝不目其履夫當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俯伏目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習屬而榜笞之殆非所目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遇可目加此也非所目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
之所當敬眾庶之所當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
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毀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
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晉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過
犬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莫斯亡頓以義作禮禮切動
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視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
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取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
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目屬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蠶不飾坐汙穢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輒不勝任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
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曰冠履纓盤水加劍造請

室而請舉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謂按節者解去其佩也上不使
人頭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惡嬰目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恥禮義目遇其臣而臣不目節行報其主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份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雅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
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順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目託不御之權可
目寄六尺之孤此腐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憂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 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九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四 卷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二 卷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五十九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六十五 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六十八 卷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七 卷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八 卷一百八十九 卷一百九十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 卷一百九十七 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九 卷二百
賈生論積貯疏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 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九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四 卷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二 卷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五十九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六十五 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六十八 卷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七 卷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八 卷一百八十九 卷一百九十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 卷一百九十七 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九 卷二百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目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
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座如黑子之著面適足目餌大國耳不足目有所禁
禦力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目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與布衣布衣者師小
行號小廉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帝分天下目王功臣反者

如蝟毛而起。目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舉目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率小行。目成大功。今淮南地遠。省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孰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目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目益梁。不可者。可徒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目北著之河。淮陽包陳。目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目并齊趙。淮陽足目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目除六國之敵。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目成六國之敵。雖目言智。苟身亡事。畜亂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日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暴。陛下幸而赦之。自疾而死。天下孰目王死之不富。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目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自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目衡仇人之肉。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目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子之累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敢雜爲巧。則不可得。而散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數。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孰不止。遇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目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髮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責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休而爲姦。邪惡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目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

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目術斂之。重則目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貨。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歸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三

屯錯言兵事書。

古文辭類纂十三

臣聞漢興。自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目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目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遇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便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葦葦竹蕭。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

和楊同夥不可言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敵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自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目攻大敵國之形也目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龍勞飢渴不同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目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目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言大為小言強為弱在僂印之閒耳夫呂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目此當之平地通道則目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目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龜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目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貨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戍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柳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目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增買人後目嘗有市籍者又後目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目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賄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成功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目擾亂邊境何目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土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少甘水則止少盡水竭則移目是觀之往來轉徙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目離南顧也今使胡人散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目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敷出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則胡又已去發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目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目便為之高城深塹具間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選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目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目拜爵者不足選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目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目其半子之縣官為贖其民備塞此言能選募胡所驅者以半入以半贖選募者胡所驅者也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目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目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龜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目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輒將之費益寬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動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目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刻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閒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目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目救疾病目修祭祀男女有養生死相歸墳墓相從種植畜長室屋完安此所目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目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目成勿令遷徙功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和則足目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目相識職愛之心足目相死如此而勸目厚賞威目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督之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目識唯陛下財察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書。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目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貨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戍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柳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目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增買人後目嘗有市籍者又後目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目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賄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成功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目擾亂邊境何目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土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少甘水則止少盡水竭則移目是觀之往來轉徙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目離南顧也今使胡人散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甚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目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穀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枯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腹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自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已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義在上所自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饒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取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居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官府給絲枲存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來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易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貧民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粟策肥腴絲枲縞此商人所目兼井農人農人所目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自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自拜爵得自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自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目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不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適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勇期賁有臣之恩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敵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化爲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閼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困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白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損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服貢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矣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于水陸便于舟楫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開闢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覩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陋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卒誅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鬻資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餽饋耗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皆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開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慈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慘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血塗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吳關，遑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眾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諒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餽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土，居與蛇蠍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其責。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推冤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敝，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婦人不得紡績，織紙丁壯從事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擊粵，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置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遁出擊之，秦兵大破，適發適成，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猷夷高宗服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臣竊恐猶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載爲閭，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諸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爲噤噤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教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後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勝，民難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捐神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奪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遂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張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騁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愆及至秦，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遂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爲厚下，使巧變風俗，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俗，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爲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諷諫者眾，日間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攻強，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勢輟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擊粵，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越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行，退而不得入，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儂舉齊，景駒舉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鄒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閻，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其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彫彫，楚略略，秦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讓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

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
孽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其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
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
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閻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達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
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
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大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國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縣民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
天下飛騎騁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問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
可夫匈奴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適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雖有提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畝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賢
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親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止臣之所以大恐百
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由願陛下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鎮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自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目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

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強弱眾寡海內抗敵是以巧
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師所目相賊害之具
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望名城
殺衆焚鎬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呂緩鉏耨相捷繫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緒衣塞
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
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自射之明示有
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犬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責中也愚聞聖王合射自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目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
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止良民自備而抵法禁是擯賊威而奪民救也竊自爲
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目福驕溢驕麗天表之應應之目異今陛下累即臺恐
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目爲苑何必臺郭
杜乎舊修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此謂李斯之上林苑也臣向呂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
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自東南雜目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呂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目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
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又有杭
稻梁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蠶芋水多甜魚貧者得自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
之閒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今規目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聚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
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慮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固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
之樂亦足目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目疆國富人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莫士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目觀天變不
可不貢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

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綬足履華島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繼無文集上書囊曰為殿帷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華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目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閣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屬宮人簪璫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達之鼓作俳優舞鄭文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中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御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此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呂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十三終

奏議類上 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上德毅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目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公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承恩至惠目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寶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目固圉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目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目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目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凶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目安天下咸歸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目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目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出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目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目萬數此仁聖之所目傷也太平之末治凡目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目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目明之上奏長節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之猶目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取文致之罪明也是目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端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目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目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目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承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囑其官目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識世卿最甚過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優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目陛下褒寵故大將軍目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顧政實威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策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目恩不聽羣臣目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目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目出入人情不相遠目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眚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霸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教亂誅讎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蓋謂之應兵兵應者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騎兵騎者滅此五省非但人事迴天道也聞者匈奴舊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其犬羊之養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雖曰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臣愚其甚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自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目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過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顧夷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過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費擇羌人可使使單諡告曰大軍當至決不誅單曰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開蒙離廣宣天子至德單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單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單釋有罪誅亡辜起豈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目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自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已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單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單开背之也臣愚目爲其計常欲先赴單开之急目堅其約先擊單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單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一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縣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單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單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目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目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麥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縣役不怠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和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目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目爲擊之不便計度隨羌東至浩靈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目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

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酒下鄉亭渡海東治溫陽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和騎及屬國胡騎充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護上田處及器用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自全取勝是曰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恐於寄託遠避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雷田順天時因地利目待可勝之虞雖未即伏辜兵決可待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軍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雷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雷屯目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陸資破其眾目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單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目省大費四也至春省中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虞竄於風寒之地離雷露疾疫寒望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溫陽中道橋令可至鮮水目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緣役豫息目戒不虞十二也雷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商賈不識長祗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摭臣聞兵目計爲本故多籌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單开莫須又煩舉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翼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并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障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雷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櫓校聯不絕便兵驚鬪具災火卒通號及并力目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目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雷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所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目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幸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煩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變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更遑中亦未可。如是。是緣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焉極不可不憂。今久轉運頻數。傾我不虞之用。以濟一隅。臣愚已爲不便。校尉臨郡。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折衝。美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當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言。故出兵。臣竊自惟念。率詔出塞。引軍還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實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齎精兵討不義。久聞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罪。願罪議。
民。而陰陽之氣。有奸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奸義也。雖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奸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舜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且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千人目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豈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賊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子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目瞻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目爲非。且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日。加也。今議開利路。目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龍珠庄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臣問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節曰。盡善。禹曰。無間。目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欲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竟也。南征不遠。齊桓球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實。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堯舜漢初。延爲百姓。請命乎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開中國。未安。假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爲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諫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帝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工錢。朽而不可按。通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數。賦稅百遺。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戰死於前。子嗣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竊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孫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養。妻孥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驅士眾。擗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冀之地。非所以救飢飢。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天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我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思之。久矣。何況週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習曰。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之也。顧獨居一海之中。露氣溼多毒草。蠱地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珊瑚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成其民。譬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遇以少府禁錢。積之夫一隅。爲不善。實何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目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目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微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愎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進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厥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運賢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節我釐醴釐醴夢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愛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欲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勵以從王事則反見憎謗讒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謗口落謗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崩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微微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殺戮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三彗星三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鳴退飛多虞有蜺蜺鵲來巢者皆一見蜺蜺晦而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穀大雨雹雨雪霜霰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蟲螟蟊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祔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箕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災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客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駁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譏訕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譌謬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結朋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求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雲霧晦冥海水湧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違教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制而欲以成太平致雍雍雍雍而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訕並進也譏訕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譏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書求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譏訕進則賢人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視事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其工驛與舜禹難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信任任既毀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為易也易曰漢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開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愜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類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倭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欲讒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陛下明知誠深恩天地之心迹察兩說之誅寬否泰之卦觀雨雲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咎災異之禍以按當世之變放遠倭邪之黨壞散險詭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問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更士以百數事邊揚外國傷威震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
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楊承聖指荷神靈總百蠻之君撫城郭之兵出百死
入絕域遠蹈康居五重城舉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輝耀萬里之外揚威屈臣之西掃
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悅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
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
方叔占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嘽嘽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獫
狁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
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震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
曰車賞不險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古市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過而為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
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
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首罪甚於兩侯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擒皆裂土受爵故
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驅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
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唱然曰大哉天命善不可傳於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益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
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
都雒陽感舊都之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
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

詳略意傳懷德懷遠臣聞平以北山石為桐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
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桐又何慮焉夫死者無
終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將周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曰黃帝始黃帝葬
於橋山堯葬齊陵已而堯子孫其甚微葬葬其一妃不從黃帝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
葬葬文武周公葬於魯秦穆公葬於雍秦昭王葬於咸陽宮中下槨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壘之
處此聖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
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柩古墓而不墳曰
臣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閒豈不及泉斂
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豈獨去矣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其葬吾親骨肉皆微薄矣非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
吳王闔閭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同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皆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臺屋珍寶之藏機械之
變棺槨之煥富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徵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驅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焚其寶物見發掘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
年之間外破項籍之災內離牧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儒學之葬薄葬知愈深者葬愈
微無德其葬愈厚厚即祿高厚則甚禮廢城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宜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
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穆嚴公刻節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
春秋制周宜如彼而魯得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
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
起邑居期日迫幸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
物故流離以十萬數此甚將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害之甚焉以說愚夫愚俗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
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順與暴秦亂君競為

善後比方巨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親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幸之唯
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相公廷陵楊里張釋之之
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城奢侈生足以為戒初
陵之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怨此等事皆由大臣之議而後行也臣竊以為陛下幸之
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子雲而已此等事皆由大臣之議而後行也臣竊以為陛下幸之
有識生而抑劉子政子雲而已此等事皆由大臣之議而後行也臣竊以為陛下幸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
國政末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得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
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奪殖出其君弑其君則季氏八
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也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瀾亂王室子朝子
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
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國
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身權侯及潭陽葉陽封專國擅
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富於秦國國廷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開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
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帝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
梁趙王之尊竊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終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
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宋輪華轍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帳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七貴皆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淫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
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號執權柄則黨比周稱舉者登進忤
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資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
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
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誦兄弟據重宗族替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
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不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山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
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有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事孰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
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構所以全安之也夫明君起福於
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

策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養睦外內之姓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
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
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學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放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
言湯以桀為戒也聖明帝王常以收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
焉謹按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次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
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
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小希闊占者舒疾緩急而聖人
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
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數月彗火燒宮野禽戲
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魏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
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
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柳復起大星如
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
紹起天之所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唯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
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
寬明之德翼銷大異而與高宗成王之祥以崇劉氏故敢數言死亡之諫今日食尤
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臣弑其君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
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
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發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
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

侈靡廉恥之節薄淫靡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疎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降苟合微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成敗之刑猶難使錯而不中用也臣愚以為宜宣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積弊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則惠則眾相愛則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得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懷奸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為盜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行而廉於色鄭伯好義而國人慕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皆侯好儉而民帝聚太王躬仁邪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詩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結祿有以相繼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家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用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庭便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際絕殷周之姦也諸見龍珠玉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百廢罷之節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成節儉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賢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陸之化以崇至仁民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養大其功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符是以上天欲享鬼神祐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舊始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緒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率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謹嚴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清大者戒於遏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爭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也臣又聞皇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不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不乎冠婚正其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皇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險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體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侯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子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嚴詩云焚覺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哲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雖極其美而不逾禮也然則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自此綱紀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不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器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善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相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承承不易之道也及論諸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靜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養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翼戴樂事天之尊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臨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禮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侯應龍遜備說。

谷子雲訟陳湯疏

古文辭類纂

耿育公陳涉疏。

買讓洽河議

٤٠

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
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
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
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
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劇又爲石隄激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
爲石隄激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激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抵
里閭河再西三東道況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通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
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常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
闕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定言也今潁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從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怨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政術也雖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向決溢不可以
開渠臣竊按視通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通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成河水大盛增丈七八成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
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斷十三口隄潰二所吏民塞之
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過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通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
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酒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
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矣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
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取之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
失作業水行地上淤潤上徹民則病溺氣木皆立枯而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蟹食此
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不妄更爲疏濬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
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潁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
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勢不能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
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通費已已數達其此下策
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
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違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
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通築長城以界之曾漢初興以高祖之
威靈三十萬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諸之士石畫之臣甚罕卒其所以脫者
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贊喻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
喻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遣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維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遇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便堡匈奴覺之而去徒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遇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嶺破萬眾之策遇大興
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
望之北哉以爲不登勞者不久伏不暫費者不承害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
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遇發
五將之師十五萬騎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貢而還時鮮有所
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何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
枕安睡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
韓狐獨歸國歸死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非不欲者不強
何者外國天性忿戾形容魁健負力枯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誅其和難得故
不服之時勞師遠攻伐國師疲兵疲民流血破堅拔敵如披之難也既服之後恩無
交接略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路烏桓之壘探姑緡之壁籍
姐之場又朝鮮之旂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羣其庭
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萬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遇上
世之道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
消往昔之恩聞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
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爲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蒙恬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
得用五將之威安所憂不然而有隙之後雖智若勞心於內雖若戰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事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復歲以萬計豈爲康居
焉孫能喻白龍堪而寇西邊哉適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二日失之費十而受一臣
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漢書卷九十四

劉子駿駁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撥亂最難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獫狁來威故稱中
興及至幽王天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後春
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
功以爲伯首及漢興曰頗始張東胡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書南越尉
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疆域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動而破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高祖師十餘萬累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其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
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懲中國罷弊無
安撫之時乃使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越北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
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擊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
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羌胡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遭封相爲富民侯以安天下
高祖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賞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
糧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
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禘七月而禘諸侯五日而禘五
月而禘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
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
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
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
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禘親孝武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

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載芣甘棠勿剪勿伐邵伯
所共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
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
帝舉公卿之議用取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
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龍興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懼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
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議此舉實亮
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頃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退忠愚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禪允之責以彰其慢
下亦宜自謀以諮議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云此文係孔明到五丈原後所寫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補給議

古文辭類纂十六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事求厥中延訪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油沐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給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廢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祫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毀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廟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廟而不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或抑恐二祖之祭不順依違不即遷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成聖廟而不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祭如祭雖太廟其于廟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孫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祫去祫爲壇爲壇爲壇爲壇爲壇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祭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難違禮立廟至於祫祫也合食則祫無其所廢祭則子孫不通此王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毀廟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謂吉蠲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居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雖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而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

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
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不於聖人然執
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
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後殺者勿讎讎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
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
典章思立定制情有所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臺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
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讎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無親抱微志而伺敵人之
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讎者事發其其事中尚書省尚書省奏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
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
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
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
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古史不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
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
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崇廟之
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
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竊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繼未能即行豈可恣之
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下令羣臣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迎迎供養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

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與心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入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廣請寺必有斷臂斷髮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獻服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中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付之有司度諸水火不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垂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餘生陛下哀臣愚陋恩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請又獲祿食聖恩差大天地製就破腦剜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恐愚頑首領首領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南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其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意德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限待之一如畿甸之間帝較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遺刺史而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近犯者雖在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譟呼不勞施為生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幾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瀾灤壯猛難計程期風鯉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懼慙慙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為之郊廟紀泰山之封禪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閣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

策而無愧損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議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烈不剛臣愚誠恐居基處席毒白防外順內懷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增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一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機閣閣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順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威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其善顯顯明示得意使承年代表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累數自拘海濱咸感嘆曰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慙窮窮死不閉目瞻望宸極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懇悃懇懇追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不能手刃父仇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示為國典臣竊謂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得而並焉諫其可解茲謂讎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讎刑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愚義者不知所謂逆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體使刺獄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讎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信忠以術讎人之質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愀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離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刑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肌膚而己其非輕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

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讎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食有斯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此等文雖得生動然失之過者則難得少

古文辭類纂十六終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蘇軾言中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蔽於外視聽蔽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善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同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憚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

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譏邪很悞之執中而甘心為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同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憐愛挾情除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悞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同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惜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為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太康乃墜脈綿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一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實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裔。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綱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通求厥寔。既定晉疆。錢俶自縛。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至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藩息齊民。以井甯備擾。援服吳興。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虞猶開。人闕邊。至於景德一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主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肯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末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民心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歎歎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首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遭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出世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覲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廢。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
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發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
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戰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闔遠崇修飾之無窮至千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矜積臣愚區區憂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
惟陛下之所擇

古文辭類纂十七終

奏議類上編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古文辭類纂十八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以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
之誅而側聽過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
能聽之矧將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
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下翻然改
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咸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
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
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
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計而不言臣則有
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
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
與書曰子臨兆民莫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
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出此觀之

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
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
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
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
室以為眾怒難犯事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
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
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其罪非出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
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
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固以又安
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
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
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
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
疑創法新章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
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情價騰
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諸監官藥路深山當行
酒禁拘收什貨常估減剋兵吏廢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
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
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心雖水必皆然而疑則有以致謗人心自出也而後人疑其
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疑夫成人之皆忠厚而今歲
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下操其器而諱
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
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
赴林藪謂人曰我非獵也而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謂人曰我非漁也
不如掛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謗應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
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聽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
則勿罷罷之而天下復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害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
立法必使舉朝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非君相夫豈其然必若
立法不免由中書然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先長而無首者所同貴於無首
漢之文景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無可書之功而天下之治皆與文景房杜無涉

[illegible]

法官司雖知其說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
均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賦之過輕人多受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壞多爲側近日耕歲月既深已同水萊苟欲興復必盡迫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
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
日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
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用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
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考徒間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
許之渠萊岷蜀之驛賜而欲以處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
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
租賦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盡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尉傳
蕭然則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肖爲且今法令莫嚴於
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
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
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
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
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數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
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乎萬一不
如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誦推所從來則
必存任其苛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
親曰周禮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成過此其所以
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
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
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
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
二者必怨無疑矣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主者自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
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求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
沒官富有四海忽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
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聚斂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
哉東南賈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善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賈

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錢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
陳執義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播或
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開願
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輕捷已急則繼之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
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之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
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巧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
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
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憂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
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
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
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資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
詔之敢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
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
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糶錢家商大賈皆疑
而不敢動以爲難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
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
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虞祿爲費已厚非民不售
非斯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
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開導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
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
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智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
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
漢高卿生謀捷是惟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問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
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罰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
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
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

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皆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
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曆數之所
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
而在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
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
也周公知其後必有衰微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矣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遂得
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新到支朝
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微生宣宗收燕也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削兵而
驅勦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
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
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癘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
若元氣猶存則厄癘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
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
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服上藥而用下品伐其氣而
助強陽根本已空僥倖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
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
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
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繁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更二世而亡劉晏爲
度支專用果說少年務在急進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權權祐甫爲相
祐甫以道愷大雅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肅杞爲相
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淺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
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
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
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
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疪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
漢文欲用虎圈番大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鈞衡而退
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
試雖有卓異之器必存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肯先主以故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變其不可以爲忠之名索非關張之倫若班固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某以爲詩以黃忠爲之妾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手於足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曾高祖以三十萬軍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皆臣實無賈生之比三五萬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矣今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營謀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賢之士至於地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賢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得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雖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微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駁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政京官常須十年以上爲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登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以多闕少久已思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倚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追悔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縣一人佩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將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調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議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相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諫者識宰相但奉行公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慮流俗豈知擢用諫諍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

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固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階下得不士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明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繫臺諫亦繫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亦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夫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懷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謀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敏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一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過失之所謂頗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門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閭閻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所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選大臣本意已期驟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進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

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誠則既重怨仇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放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復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古文辭類纂十八終
奏議類上編九

古文辭類纂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兵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己故其勝也則變運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運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餓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禍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強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

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其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戾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楊帝嗣能此志不復肯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等國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進唐室陵墓不絕如焚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遂於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後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後滅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思歸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運而禍大不勝則變運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晉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怡然兵革朽鈍元吳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猶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慮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議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威愾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乎陷陷於黑河章惇造難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瀾然此等皆賊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殲殲藉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瘡痍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糗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侮慢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赫然耳之謂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地白骨橫野於此而彼之哭聲破產鬻男女棄骸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割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閒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澁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為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臣內府崇世之積無餘州郡征稅之備上供始皆官庫儲備而能備南郊貢納
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實難以其後矣且假使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
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糧餉隨作民窮而無其勢不為大虞無以自全遼東方深內
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
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貴以之舉事必
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病疫連
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下其然不顧災事不已譬如人子
得過於父母惟存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請責奴婢慈行寵榮以此
事觀未有見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
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
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秦雄遠有天下光武百戰百
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貢此二帝者非不
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慮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
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
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
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
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
常心慮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懼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
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屏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全治文書起則會不足以
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二三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
臣前任密州建昌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保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得盜賊之
賊則密州則密州則密州而其民為盜賊為患甚固為陛下出所以得盜賊之策
及移守徐州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義然後又知徐州為南
北之衝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皆項羽入關既破秦而東歸則彭城大以羽
之雄視擒成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
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東走楚人開闢而延敵故官屬必多其險

若皇上建師不也地宜築寨一熟而飽數歲其賊三面阻水樓櫓之下以計測為逆獨
其南可通車馬而敵馬寨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皆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木
石凡戰守之具以與賊相表裏而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
長大膽力絕人勇悍剽掠不遺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
也項羽宿遷人也劉彭彭城人也宋金忠楊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
此自負固氣之氣藉以成威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
材恣睢於徐州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
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鐵鑪巨萬常為
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
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
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
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
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言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
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等彼與此不已豈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
業之憂而臣所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其今三十六冶冶各百
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為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姓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樂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
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為盜所疑久矣民皆知之使
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
矣得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僕櫓散惡又賊大而民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
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皆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
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
無所阻礙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礮石無窮而奉化府見關數百人臣願
募石工以足之患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築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
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連連盜賊
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
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邊疆多出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敢死民多然也自陛下置將官行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
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諸部軍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士當部
邊者受職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恩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

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精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備博
奔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盜自至則取不係百錢百餘千則儲之當
部送者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更有敢貪息錢者病以法治之然後嚴
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部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
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
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親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得變易公卿
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
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
者以守相威權素尊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
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矣上有監司何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
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將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因
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端端如此何以
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
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
西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願賜錢使得以布設耳目希盜爪牙然緝獲
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賑濟凡使人登捕
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處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
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
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矣聖聞對之人至於京東
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勇悍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僻遠
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住而己故其得人常少大惟
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
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
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
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胥吏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
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
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間而名卿將相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
瑒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鳳麟爲之制今世行吏牙校皆奴僕庸人

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有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
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閭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宋
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校皆取人材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
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唐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
將校法使吏更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舊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
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罷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
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以天下名臣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
繼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度以盜賊爲言其私愛過計
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復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
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蘇子瞻蘭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百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
典禮問奏舊臣恭觀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養賢才休養然則蘭丘合祭允
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罷祖宗之舊祠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
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
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
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
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蘭丘祠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
于山川備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
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而及山川必
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
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
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
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幅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衛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
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
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祭山河海或以淮海也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諸侯也。故郊之祀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子則郊之祀
獨不及五嶽四瀋乎。嶽瀋猶得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雖詩經經籍散亡。亡者
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
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意具是。非不當以人廢
武皇帝親詣井者也。尙采元始合祭故事。詳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制郊兆
於洛陽。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
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國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壇八陛
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
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之與周。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
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國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
故事。祭于國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舊儀合祭時。禘于國丘。俾等皆以會言。爲
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臺地祇宜於
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國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
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
五。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
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
歲一郊。必先有事於廟。然後祭天。此國朝之禮也。天周之禮。親祭如彼。其
而歲行之。不以親祭。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
子出入儀物。不繫民。惟是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時。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
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
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
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
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陰
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
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國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
狄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畧。而
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
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

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行。
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豈非得已。且古者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
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
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
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
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
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一再郊。臣將應之曰。
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帳帳屋。
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露於
道。鉦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
事地。則備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
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略一動。必有
賞給。今三年一郊。饋餽繁夥。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實。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
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
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願贊。非所以爲禮也。議
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畧舉事之患。此
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
不知此周禮之經。抑變禮之權。抑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國丘。何獨不可。十月親
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遣燂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
非臣之所知也。昔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
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僞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
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
求損益。非不知國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
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歲備。今不能歲歲備。是故偏於
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偏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
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開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
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不可更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出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西漢之真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注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成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却祀廟享以救靈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盡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亟以時定取進止

古文辭類纂十九終

奏議類上編十

古文辭類纂二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從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陳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乎於天下而又公遇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謔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心不過如此而已且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願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譏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其具其所遇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

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心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業者甚少而不才苟憫貧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郡之閒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更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入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難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甚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皆人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皆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服冕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率章義舉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皆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閭閻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芣乎彼新田于茲苗歌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苗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

侯曰國至於卿黨皆有學博遊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總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茲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有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非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茲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忽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善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罪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器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帥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者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隸之職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習習而知其事下服服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誅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得能力之士

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思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懷祿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言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諂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縉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輟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內是也其所陞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陞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志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常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大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自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得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設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帥亦皆卒伍師旅之神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

重者也。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技藝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榮祀之事，則以射則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亦不獨以射而射，亦不獨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推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則選爲宿衛之任，習而取也。夫士之選，其行義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任之，以選宿衛之事。此古之人之所以推干戈以爲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憂之選，推而爲之，發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選選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行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積聚，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資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邊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斯錢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固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往交路遺，資產以資貪污之費，官小者販鬻之巧，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資累於世矣，則其儉取吝之意，起而於吾自強之心，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足也。此所謂不能儉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才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奉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門之內皆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行

已甚矣。夫周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重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也。夫貪吏之害於天下，固甚於奢靡之害於天下，然則禁其末而弛其本，豈亦有不合於理者乎？然則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人官誠冗矣，然而前世員益甚少而賦祿又如之，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而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善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有異而歲不同，橫吏更苛，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遵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得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嚴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固於無庸之學，而以此進，則死於廢野，蓋十八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擢賢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則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者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

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之資而已其大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思其無用於世而稍貴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待未有以對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遺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擢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當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庸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往來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同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惟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貴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此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習於失教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習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善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而不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在位皆得

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而士不服者何也所以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間巷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涸竭以此取之則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繼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用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萬二千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審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帝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割之至於數百十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假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祚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機孟子

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焉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爲而思人之不能不思人之不能而思己之不勉何謂不思人之不爲而思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其所願得者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土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思人之不爲思人之不能何謂不思人之不能而思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思人之不能而思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襲之後僥倖之時其制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制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應之無有訾議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制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應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忍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行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順強所安懷德如也卒因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如先王之位則亦法先王而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之勢如先王也然則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豈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熱爛者也竊觀近世上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竊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執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熱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豕之徒皆以爲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則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

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極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熱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得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訓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禍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竊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哲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旋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範仁恭儉出於自然而思慮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持惡吏之殘虐則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頓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附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百年饑饉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瀆威福廢私貨賂一有姦惡隨輒上聞責邪橫猾雖開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黨之議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肯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敢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

衆人之耳目，以舉其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功也。升遷之日，天下號動如響，考其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誠懇切，始如一之功德，然不期累世因循，未俗之端，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下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稽之天下，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其然，小人亦得聞其言，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目實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職，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賣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覓排世故，上下偷取，客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墾於緣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廢墜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日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誠懇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賢，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行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難忘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堯舜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匪戒之時，而臣得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魯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豈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主人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造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誘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憂，所以感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展此天之生聖人之付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望人之言，而天下皆蒙

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古文辭類卷二十終

羣議類下編一

重子對賢良策一

古文辭類卷二十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寧，願望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邵國諸侯公選賢良，脩察問之土，欲問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治，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武。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摩，策紂之行，王道大壞。夫天五百年之周，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自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浮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壽，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極而後改，古姓和樂，政事宣昭，何情何飭而壽壽降百穀登，德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壽壽小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庶澤洋洋，施於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論於科別，其際勿澆勿粹，取之於術，慎其所出，遇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

狀躬毋後世子大夫其虛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人之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責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苟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白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以項之名策前所傳仲詒之言也

之乃使仲詒對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人之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責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苟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白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以項之名策前所傳仲詒之言也

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民俗也其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善故聲發於和而木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善故聲發於和而木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

箏絃之聲未衰也天庾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問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焉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曰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備補聖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味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於王屋流穢為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積善成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百戰幾滅良民日爭壤上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騁糺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地或人或鄰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義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天下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鈞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為鎔之斯保明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火子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必先求其端於天此後世有求天之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此後世有求天之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謂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而施於上而生機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終陽昌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
昌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昌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
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
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
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爲人君者正心昌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遵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此謂內不正而一施於外所以不能是曰
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施五教孰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
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請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費爲天子富有四
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數又有能致之責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
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昌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正心以上皆古人正
生德分而後昌教化所由興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昌教
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
罰不能勝姦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昌教化爲大務
立太學昌教於國設庠序昌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鄙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
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不周之末世大爲亡道呂
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帶刑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念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目桀
未嘗有昌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道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
踴頑抵冒殊并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土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嘗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遇可鼓也爲政
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遇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
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自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
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道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

孟子對賢良策一

之隆。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道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育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曰一郡

孟子對賢良策

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居造化習

於先聖之道然則文采未極豈惑於當世之務哉條陳庫章紀末終意狀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悟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愚之究之復之詩不云虛囑爾君子毋常安愚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度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恩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陳庫章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薄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存焉天之所自生也仁者君之所自愛也夏者天之所自長也德者君之所自養也

天之所自殺也刑者君之所自罰也緣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用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適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仁化民民已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君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萬千數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贊成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止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微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山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曰相接雖然有恩曰相親此人之所自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籜獵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己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曰唯致明曰微致顯是曰堯發於諸侯舜興唐深非一日而顯也雖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自勸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或兢兢曰行其道而舜業業曰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故有在身猶長日如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性情察虛實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自得名而桀紂之

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亂而進賢知隱伏惡曰顯國曰亂要然自曰如日在天大將陵夷而大壞矣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業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曰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其相反將曰扶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扶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緣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應嘉道惡世俗之靡薄俾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自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過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不謂民利權地而爭非謂利而爭之亦一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更亡姦邪民亡盜賊閭閻空虛德潤少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游呂古準今壹何不相建之遠也安所繆轍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遺與有所說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蕪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分子子之商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自驚驚苦不足也身寵而戴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曰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取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巨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自設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曰為制大夫之所當循曰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婦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閭夫紅女利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

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綏於誼而怠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諂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舉而俗敗山是觀之天子大夫養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望也近者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常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已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奏議類下編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問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曰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太宗之屈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接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當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異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者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口處於寡昧曰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咸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行不勳而道遠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軍聚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

今也猶曰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聞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病以日用故不竭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舊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行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難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遠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善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驚田野雞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淺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風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防衆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繁繁者眾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四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大始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復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占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若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聞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聞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乎天下之利而不愧乎今也內不受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眾不與也則引身而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去退者非果厭節而有讓也是則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

我之欲留以逃謫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思慮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此責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資其德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莫善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責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罪，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貸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臻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災獨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則其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則瘠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視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率，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徵，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則自以為懷，大言，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繩城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黎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固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固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理然如巨人之病，臃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夫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者，皆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收出兵以苦之，要之，使之服，戰而不能支，則而歸。若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人己，浸而浮費，彌廣，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三虞，內有不得已之四憂。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器之費，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務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費也。軍完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難之以多兵，不免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費也。臣又向未嘗言，臣嘗論之曰：此將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市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限，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之，其惡莫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差。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不啻為其難而才者，當為其易。及其當選也，難者當選，易者當選。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者，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

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先官可廢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部野而未究，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賞其骨體，將以恩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賞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與？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道者，更以為市也。故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而論其久近也。縱繫者眾，愁嘆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連綿，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奉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濤，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嘔噓之氣，溫然而為陰，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騎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湯然與天下為味，向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髮，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也。臣聞古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彗，有雩而無雩，曰五福皆隨，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宗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臣曰：乃春秋月朔辰卯，集於房，齊奏鼓，齊夫馳廐人走，由此

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披髮如左氏之說乎盛衰報因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得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爲無忌大君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爲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富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適義或曰不可提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述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提獄市所以爲適義也如使不提獄市而害其爲適義則夫曹參香是爲適義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述孝文尚老子而天下當施孝武用儒術而天下虛耗道非有弊治笑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制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厲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以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政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賈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賈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家佐既眾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鏊皆以列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微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常論也昔畢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重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

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百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舉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憚後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恩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改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嬖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危殆乎難入以爲必有開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奏議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其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愛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否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虞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天下之治亂切脈觀色聽其聲言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謂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爲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固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援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激揚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虐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賢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維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澎湃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

患也而以爲治世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漂蕩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肯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焉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前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則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天下之患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譏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動非之則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而已過乎夫有勳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大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不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獵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獵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獵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獵者而與之然則粹鞠天下而作其忘情莫如狂者獵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奇之乎天地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

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其高貴而不得其心而欲之以區區之名授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收後先嚴然而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是而退就就惟恐有罪聖人相氣為治安之計賢者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肯棄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患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廢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升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後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升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無廢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陂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歷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升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堯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議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傳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後假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皆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劉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稱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暨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擢擢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乎深宮之中而居於尊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離節繁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至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也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虛崇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默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綵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

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曰太守刺史八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能職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曰左右近侍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曰四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資其敢言之氣其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皆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則賢者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天慰天下之心焉耳

蘇子瞻決筆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誦而無冤不謂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訛謬而必見察不能無諷諫而必見省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天子之手其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養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得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愛思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詢其所欲如詢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使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垂屣而不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垂屣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遲遲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吏之所記職思遺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待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黷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

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胥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任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虛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官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懼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執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晨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意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任率之則舉無決矣

蘇子瞻無沮者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而用之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擇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舊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哲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也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田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天大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閒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速乎天下有用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還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

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切末必小人也幸而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問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商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數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立策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官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遂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宋魯思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天下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財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時所望不過千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用而無餘矣衣食既足則心志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窮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而求之未至也是以爲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此其爲惑水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商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眾又自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土未嘗思其始而備極窮乏也世之不足則亦甚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者三計必有一年之計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豈有水旱之變盜賊之變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因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人是以爲一歲之用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取民而有意則不免於取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遷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早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其世計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林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稅關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禁則凡幾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然之於人其少壯之時雖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

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食使天下而無鐵錢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濟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鎮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使賜之厚徒兵之眾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駒殺之又使一人焉為之既長廐長立而馬益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

蘇子瞻書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與敵哉誠然不足用與抑為賊邪不足守與抑食不足給與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有材而無用也夫國之有警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懷然有所不可抑者至於賊虺之所蟠朕脈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取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行而北顧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也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賢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一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豈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賢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求未必然而

東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雖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賢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賢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輟七人質三人耳焉蓋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者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以足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將得以資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餉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無其銳卒敵兵而退未有偃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廩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某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服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三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閒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歲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

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居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偶委之嘆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群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服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募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在賦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危於囚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或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吏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改者已去而新者未效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留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機英雄豪傑之志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建與搗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城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也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常其發也其心惘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惘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屬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眾矣矧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王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眾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為倡者必其主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夫風告天下以求奇傑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腹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倡不已雖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觀其心而真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乎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且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而帥之休士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蘇子瞻教嚴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教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蹇蹇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崑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欲奔鳥竄之為因虜之不振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雪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終歲力作而窮冬暴露其所散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重而仰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害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張蓋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為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壯於寒暑

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矣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掩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終

奏議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戎先論所以制禦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恃大而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主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裁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夫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守之於物大而不則易以腐敗故凡堅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者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周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制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

取寡之不侔，勢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矣。之所以肆楚而墮之，所以狙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卡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弊，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以被以羈縻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加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天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客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繕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逐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閒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皝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郡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

而外率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襲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其。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眾，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閒，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實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開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任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腥膻，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餼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雀窺巢，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庫府庫莫不備具，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歸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臣

蘇子由君衡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狎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倒錯紛紜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城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澎湃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汙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急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登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潰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

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備者皆樂從而擊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變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壘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悍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勇而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憤憤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諸畜渾亂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一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事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懽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厭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

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同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得失之際乃敢上言譴譴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以爲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潛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廢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視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禁昔中唐肅宗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閒掛議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節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勢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願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仕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閒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

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
急故曰粃粃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雨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苴其饒伊黍其
伊糾其鐫斯趙以濟茶藨當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歸而慰勞之者以
勉率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控持積之粟粟其崇如牆其比如槐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
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
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復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
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
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
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
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
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租肯受管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
罪而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閒紡之所與
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
擇民之孝悌無過方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
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則致禮焉以風天下使發悅其其使民皆有愧恥勉
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
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依牛馬所與競不違
說漢是子由解而推之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
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
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
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忠無所不
至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
其死亡而不自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
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
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
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
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

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
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
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不易也而
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
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
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
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
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教其牛羊將責之
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
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
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取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
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德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
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辟病劇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
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
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以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
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向誰知忠信孝悌之可貴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
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聞之以利而作
其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開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
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
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
下之人時復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
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趙良說商君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映之得見也，從孟蘭果今映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讓能，進賢而用之。』」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處彊有言曰：『自車也。』向矣，君不若道處彊之道，無為而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闔，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段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呂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請有之矣。」親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映之藥也。映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段大夫，利之鄰人也。問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言，自溺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卒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殺則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欲聞請見五段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段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可變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闔，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右設機權，以權術用民，而求有功，此乃求食之末，而計其利也。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也，而稱寡人，口稱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以詩視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處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視惟而尊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廢。』此敗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為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得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向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亂，勸秦王，願微安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向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為齊說趙昭陽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說。」

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誓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偏請，遂盡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尊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閭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閭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喜，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賣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秦伐魏，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選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殲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逐相繼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會不出力，天下為秦相害，秦會不出執，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而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梁安邑，秦得梁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梁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難難，三晉齊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

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爲從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萬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燕之塞滹沱河在石家寨東中之水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追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驅雲中九原過代上谷薊地道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從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敵以國從於是衛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思國與秦謀

年而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
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
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
忠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用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
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諸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璽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
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劫宜陽宜陽劫則上郡絕此上郡絕地也
上郡絕地非秦之西郡也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錄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
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西有常山甫有河東有清河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忠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疆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辟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抵禦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趙齊韓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平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齊涉清河之說見史記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損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蘇秦說韓昭侯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謂李愼史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給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關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其山案穀陽陽合伯鄧師宛馮翊龍太阿皆韓所產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甲鐵韓卒挾挾挾無不畢具謂天下下韓從從者皆韓之以韓卒之勇被堅用蹠勁弩利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梁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蘇季子說韓昭侯史記作說韓昭侯

史記作訓の
風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漢書地理志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陜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餘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箕山棠谿陽谷合伯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羈卒挾拔萬無不畢具司馬遷下傳韓魏趙魏伐趙不富強及張儀死去三字又申韓王曰上現則天下現則天下現則天下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秦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難計，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殲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南來公此言知秦國依仗巴蜀而東有淮隄沂黃襄賁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正齊楚則此言知魏國依仗兗州而東有淮隄沂黃襄賁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正齊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郛陵陽新鄭周禮收

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昔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士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帝策宮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

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千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

其士卒服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首領二十萬奮擊二十

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還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寶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

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

外挾強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解縣不絕憂憂若

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觀王曰寡人

不肯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湜

從成韓舉袂成霸揮汗成雨秦股人足志高氣揚矣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胡疑虛嚇高蹠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人有毀滅秦者曰左。右。賁。周。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聽。臣。言。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其。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樂。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樂。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僂。而。棄。酒。主。父。大。怒。督。之。五。十。故。妾。一。僂。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咎。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入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築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發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孫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何不代我射之也？」答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能以善射，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古文辭類纂

卷十六

書說類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狼之
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王嚴以明將智以武雖
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
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
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至
六國從人論秦攻楚不
讀要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人
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
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
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辯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害卒有秦禍無及焉已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并關并關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孰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慮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難大者易危而民散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諸侯共謀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攻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屬天下之向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也則陰與燕王謀破齊其分其地乃伴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從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同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兄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攻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肖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間之敝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說韓義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惡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衛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驚之士踰陶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跋後蹄聞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首以會戰秦人用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和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盟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謀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秦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秦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趙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祠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間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學秦梁父之陰則鄰里而載耳夫物各有備今見賢者之備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逋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逋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功之焉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示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駒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諸人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請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利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利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豈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都夷陵楚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義王以爲辯故使

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爲犬受其噬不
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政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平
天下有二壘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上無字下不字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僑守事於韓成僑以其地入秦
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河內拔燕酸酸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
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陽之北屬
之燕注齊秦之要絕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
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而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強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
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
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殆於
驪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趙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謂云夫武
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天獲之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
之卑辭慮患而爲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剝削肢折斷首身分離
骨草澤頭顱僞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寡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
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
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隋陽有
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
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西方
與錡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河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
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
境東負海北海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利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
地於楚趙令韓魏令下而韓魏不聽也帝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

莫若善楚秦絕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山東山河南山
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趙無
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趙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
蔽障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諸曰庸主賞所
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要
不足以待鈇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
反覆於王前齊耶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
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
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羽翼也良醫知病
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湯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蔽之於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圖於王心耶
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
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伴爲不知承菴而
入其中王來而臣者怒達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
威怒昭王昭王至問其與臣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
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足目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
王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唯有間秦王復臨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范雎曰唯唯唯若者三秦王聽曰先生幸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
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臣說而立爲太師載
與俱歸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幸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
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羣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
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

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深身爲厲殺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焉獲任部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之勇焉而死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執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伏藉首肉袒鼓腹吹火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哉子接與漆身爲厲殺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死因以是杜口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愚居深宮之中不離呵保之手終身遂戕無與昭發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而後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臣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河右隴蜀左關阪帶百萬戰車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開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權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南攻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附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

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魏懷後二歲拔邢丘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請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獨不得不傾而令高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割符於天下征伐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戰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不寶聚者披其核披其核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書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待刑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廟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軍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趙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魯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悉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堂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嚮室邢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懼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善於春秋蚤知之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舊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閻聞而吳王遠逝至耶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勝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也夫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獻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新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新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學者無過堯舜禹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焉後魏王曰子思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視曰入而不出請寡人以就周新對曰如臣之職也今人有計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貨猶鼠首也內至於不可知之秦而殉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蓋以為秦耶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澀君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

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歲明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墮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秦夫欲墮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墮其執必無魏矣且夫奸人聞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泉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固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終

書說類三

魯仲連說辛垣衍。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趙畏秦止於滹陰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能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為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

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雖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幸垣衍曰先
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幸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
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幸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
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
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訶之威王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幸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靈力不勝智不若耶
異之也魯仲連曰嗚呼二三梁之比於秦若僕耶幸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幸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
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小子侯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
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鬼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
政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焉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
衽抱左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藹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
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死則不得飯含四雖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
果納五則鄒豈時價不足於其君不能事死飲食不得而葬乎中傷作之
六果納亡義賊時價亦窮矣向不以天子弔人也況諸侯乎况家室乎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
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略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肯而子其所
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說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以何得故龍平於是幸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
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奈將軍之爲卻軍五十里適
會公子無忌奪爵卻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
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商賈之人也仲連也七
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其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佑骨成丘田單乃懼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生而織帶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矣男勇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者言莫不垂泣皆嘗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秦西有晉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顧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衛秦之執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石城定濟北計將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也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其城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據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豎矜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王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齊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顧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樹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產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桓桓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諫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桓公之心
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咸加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威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奔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
與天壤相埒也願公擇一而行之（此後略）

觸龍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
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
后玉體之有所不舒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尊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尊耳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
少解左師曰公曰老臣愚意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此後略）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臣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
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
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
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孫孫繼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
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
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
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請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
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
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觸龍止平原君代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
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
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敵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易也
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能趙攻強燕
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
乃強秦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新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兩於淪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
乃西入秦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駭雄弘辯之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取口
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
智豈非土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賢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
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物為物之所歸各得其所欲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
名實純粹流芳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
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皆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
己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竭心（此後略）
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此後略）
敵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此後略）
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
不驕息若此三者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
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此千忠不能存殷
子晉智不能存吳中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
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蔡澤不過死乎（此後略）
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

身與名俱全者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周。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悌。厚。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顧。宗。廟。天。下。莫。敢。欺。其。主。主。之。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鷺。犀。象。其。處。執。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食。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特。矜。之。志。昨。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只。育。太。史。政。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席。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貴。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一。事。力。田。稻。積。穀。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咸。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周。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閭。鄢。郢。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讎。敵。也。自。是。之。後。楚。越。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執。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矣。起。為。楚。悼。王。立。法。軍。滅。大。臣。之。威。重。龍。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聖。聖。章。期。人。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尊。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

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居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駕陶朱。利。不。觀。博。者。乎。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處。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爵。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魏。加。與。春。申。君。論。將。魏。加。與。春。申。君。論。將。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侯。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昔。更。蘇。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蘇。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蘇。曰。可。有。雁。雁。從。東。方。來。更。蘇。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蘇。曰。此。譬。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而。高。飛。故。將。限。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明。說。春。申。君。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大。息。矣。汗。明。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君。門。更。為。汗。明。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問。驥。乎。夫。驥。之。為。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肌。潰。流。汗。灑。地。曰。汗。交。流。外。坂。延。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遇。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釋。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肯。隱。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污。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陳。餘。道。章。郎。書。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家。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卒。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入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鑒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終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臣聞秦倚曲盡之宮縣衡天下張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免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車相風轉粟流輶千里不絕何則疆趙實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愛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鳥棄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潑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使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賢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襄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卜濟北四弟於雍者豈非衆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道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遠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郡兵不甯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詆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其子接與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適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以上一段語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者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齊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驪白圭顯於中山入惡之魏文侯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文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驥卿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謂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啻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政於取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惠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取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宋景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以上一段語新代爲是以聖王覺禍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三王，天下卒車裂之，起用大夫種之謀，奮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腹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策之犬可使吠，義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則柯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為第一段，說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接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雖木根根，柢固難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客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以作隨珠和璧，而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欲忠於當世之君，主之過，則人主必與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羣乎卑辭，不羣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官，以信刑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巢而亡，何則？以其能越舉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詭譎之辭，章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機，陷於位勢之貴，而面行以事詭譎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窟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以上為第二段，說士不為威重利誘所動。

枚叔說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舞無立錫之地，目有天下焉。無十戶之聚，目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目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鎖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目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樂所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目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目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見一人於之，百人於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豈由是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秦山之密，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算之，失十圍之木，始生如蓬，足可擗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底腐而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樂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拒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刑軻之威，并力一心，目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秦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譏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目為吳禍。此臣所目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目嘗於漢，譬猶螳螂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目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莊，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難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臺，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目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牛，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然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饋，道梁王飭車騎，習設射，積粟固守，以備梁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矣。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目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四郡，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懣懣，思慕若渴，侯不相顧，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敝，亦嘗側聞長者之道，風矣。願自以身，身殘處破，動而見九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言。誰謂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死，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賈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罪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唾耻
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察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
不能自列因爲詠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
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更爲仇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邪增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俱之羣羣重爲天下觀笑悲夫事
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下白狼胡人入塞攻殺河之上郡太守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人所戲弄僞倡奇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暴肌膚受辱其次榜也受辱其次榜也受辱其次
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
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人偏幹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
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已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美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絛綰係獄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錮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
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者在圜牆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
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且人能早載掘墓之外已
稍陵遲至於鞭撻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
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
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纒
絕之辱哉且大減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肖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
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計惟倜傥非常之人稱鳳蓋文王周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四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
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蓋稽其成敗興衰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以上三十八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人通邑大都則僕價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避歲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或謂之曼辭以自飾所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庶子王生遺書覽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司察之位授君目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目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過欲自太古久遠之事區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目揚令各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目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逐氏之高蹤而肆子胥之末行用不謂之驅臨不測之險為君病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哉百賢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遇時變目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目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目此時有所建明口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飢不能自退遭變故橫破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目夷滅不足目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賦君子游道樂日忘憂小人全軀說目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目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目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歸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享辛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舞姬趙女也雅善鼓琴娛客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而呼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排衣而喜舊裘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惟幸有餘祿方緡賤販賣逐什一之利此罰暨之事汙辱之處惴惴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惴惴猶隨風而靡何稱譽之有蓋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向安得目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遇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晉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還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目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賢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博士士在漢朝之儒雅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篇或為頌相合而成秦晉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樂壞前書缺簡脫朕甚聞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聞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目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更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此三事目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更此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煥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談伯此三事目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更此說而舊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故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陶寫

而莫知其原猶欲保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目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覆目不誦絕之欲目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處始此乃厭席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曾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目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還明詔失聖意旨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終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悅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顓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四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福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遺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同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沒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休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書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雖驢屢指致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頃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頗頗作氣執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奮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執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屍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讀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食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孰可否比常念淮右以墮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點濡飲食之患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破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駭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勢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賊寇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舊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勞生其氣執見將軍之鋒穎深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恩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遂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可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稍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同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者之言行而無瑕尤竊之闕奧而不見珍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當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備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是以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

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之食物至於選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高也豈尚有嗜者哉疑者乃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昔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過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盈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肖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墮糝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意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豆無放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問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遲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焉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頗頗狼狽失其所持掄肘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敬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振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若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聊復白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狀怵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考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抱乃不自也而已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家昧之中僕必知其厚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韓退之答陳商書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韓退之答呂翹山人書

古文辭類纂

韓退之答劉秀才書。

韓退之答李翊書

古文辭類纂

茫乎其若迷當其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喜之則以爲憂以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難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不以不登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遠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將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入所以勸之非敢冀其可冀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佳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盛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者之所存傍之所歸也百來問焉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其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也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君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是下泰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算給事既厚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言也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雖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衡論文書

辱示初章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道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厭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惡者亦家謂之小好大惡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疎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賈誼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適愈再拜

韓退之與衡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盛盛所謂誇之而欲其至於足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烏能之始相識時力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亦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悔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豈不存乎已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譽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微前此而論之則知矣若曰以道

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而居迂運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繫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睡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然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常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運問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服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備情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廢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立功名於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教率宰相和其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畏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令就功役也暇不敢逆盛指行止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意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驂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結結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翺書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

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惡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五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貌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譽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陽有股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謫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窮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嚴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瑣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千黠嚴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開隔也然其窮固不能自致乎水爲積澗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其窮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輩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然視之若無親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死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也過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駑馬不傳於市者却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其愈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惡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退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惜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然憮然曰其退也乃所以恐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軌自疏其所以并軼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遂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爾謂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爾謂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爾謂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古文歌頌堯舜之道難鳴而起夜夜為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懲惡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諂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遠邇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隨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懷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漢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察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理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厭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固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邇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其被之虛懸就開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靡麗之與虛榮欲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問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效之以聲執之選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被推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味惟恐聞於人也今皆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向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檮杌沈溺魁閹覽通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哉。幾焉縶其冠于手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固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謂善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故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出設官制祿之政。以誘致山林逸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具書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厚賜焉。千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得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而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而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竭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誠誠也。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忘。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求言於閣下者。曰。有視溺於水而然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問。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隨辭變。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者。卑官賤其路。無由親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不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逌逌坎坎。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而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踰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質之以酒。謂之曰。公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

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執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咸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謹狀。

古文辭類卷二十九終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卷三十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慙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舉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痼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其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既塞。絕兀事。既墮。隔復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臺。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舉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滯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達。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瘴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墮先緒以是恒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選子立擇願願無後繼者惻然歔歔憐憐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爲憂晝夜哀憤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早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憾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醢節過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慰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遼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如文天祥生於宋而後死於元者十人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章被不孝之邑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誣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驕危以生易死劇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卜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懦濕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病病雖欲慷慨擢臂自同昔人愈陳闕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乘龍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厭滯今皆頑然無復有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四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羈縻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孽妄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耳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還思謙雖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於不謬焉竊僕不幸偶者進當窺窺不安之執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發發而操其困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敵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暴眾人之怒謗語轉傳將焉噉噉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離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坐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業屢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驚忽遇北風晨起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然注視悚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越越聞聲音特異焉舌啞謄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避雖病夫亦恒然駭之出門見邇州閭市井巷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事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遇時言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視之足矣何必援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解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爲耕叱朝夕誦誥使成文章庶木鐸者不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勸慰厚莊周言逍遙舊者聞人是音則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何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兩人相顧餘其破決絕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體痺所欲者補氣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聞即出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蜺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勢危近水即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痍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圖土一遇和景負膺擗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窮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憤憤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推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數亦已審矣村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僕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厭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賻僕僕豈敢取人待常州耶若取人即不復賻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道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爾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有罪戾不悉某白

子問張州與諸故人書云僕不遠千里而力助斯書其意不過如與山巨川書之意則賢士失公與子厚氣格甚雄自可於古人若叔後文雖稍放而體格不出歐陽文格即子厚山水記間亦能注與裴然子厚書雖道元所能凌駕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賈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辜對荷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仰矣愈重則吾俯益甚秀才其懸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約臨行盡更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漘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脫會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聞遠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箭茶蔬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如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浴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僮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憚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住時事久矣住時姑容其貌是家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吝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儒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誇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然後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入富論時事感歎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怨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歎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啞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

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章頓首頓首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讀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幾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惻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者追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惡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者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讓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善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可感則往往肅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章也哉其追思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傑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愧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大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謝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轡而望迅河大淮環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焚焚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虞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教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給

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閱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養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登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慕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章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林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牽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劬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律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更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章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傷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明允上韓偓書

太尉執事頃者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北其說所載雖其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而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其未議未尉許諸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端而無其纖微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天下承平之出放之海決之為善蓋歷之為治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水則其為波濤為太洶為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時勇無餘力智無餘謀巧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難然出矣

蘇明允上韓偓書

而不禁則離草木以致其害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琨稱於草莽之間奈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瞬五六十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韓彭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內之間而後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迄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琨之執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虞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閒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濟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胃跋涉險阻以斬刈

四方之達焉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收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過於民民困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梓潼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往相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周其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京師師憂大水鉅艘舂桑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明明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見天下之獄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進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諂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諂則執法不嚴是以天下之兵卒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噫者秋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抑也上幸得其款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秋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秋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帳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凜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也而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嚴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然也天子者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責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者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

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得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屑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執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侍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幾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執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惜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達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適者又在萬里外圍執事在朝廷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呼呼扳援而問之以言而寒士老之病又病而雨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執事之愛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其缺不可運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達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猶自以爲向之知者特深慮於天下之人何者蓋子之文章約而意盡不爲嘖刻斷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澎湃流轉而蛟龍怪怪怪怪而抑鬱鬱掩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蔚然之色亦自畏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作復折而徐達疏暢所問諸語極意言歸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勢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醇然而長其光油然而潤俯仰揖讓有執事之風隱隱之文道言措意切近的焉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韓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美而不詬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而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寶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

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髮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惺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適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問之曰駟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耗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實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趾捷乎若深山之虎嘯乎若秋後之芻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易舉若是者飄忽騰蹄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之聞其一鳴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致之以求過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擢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頃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遙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矚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之而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肯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軾如人嗜昌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取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食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

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固以爲實能之故謔謔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廣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說得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本有瘳石有瘳岸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白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深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而有奇氣此二子者豈特執事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鄉里鄰里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庫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偉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懷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難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聞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侍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忝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吏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肯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

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風夜感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
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
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
泯沒而無傳則不肯之孤罪大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勸勸惻惻以
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
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
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微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
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
當前而不俟訓在後而不蓋苟以屬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
善惡疑可以負其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論曲直賞罰又不得論曲直賞罰又不得
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其味之辨邪善既不得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
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足以不
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誼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
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
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嫗舊故有狼疾焉則
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歷困塞
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要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
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
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變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
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聞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廢窮人之俞跗也而
又有先人一日之雅誼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
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讀書。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
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優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

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優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
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
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
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起而不見可悔故
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濟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
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山人之
奇觀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終

踰關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大星紀其星牛進山陽其陰鉅海嶽其陽是維
陽居丹服之民風氣之殊苦白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
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瘴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
賈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
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賈從事少府平序韓退之序已見前

韓退之送楊少升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旁
觀者多歎息泣下其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其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
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子系在公卿後遇病不能
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賢賢以
否退之先生與子古通則無所不有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一疏蹤跡否不落莫否
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爲其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
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
楊侯始冠娶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木某
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韓退之序已見前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
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在天子出令其在
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
有刑才曠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
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
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

推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臧軒而不羞觸刑辟而誅
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以涖盤之阻誰爭子
所窮而深廓其有容襟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今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
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
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墮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鋒舟上
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閒小吏十餘
家皆烏言夷夷而始至言語不通蠻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和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
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舉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言相好自南海擘舟而來升自
賓階儀觀甚備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否冠然而喜矣況如斯
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諸善仁義之說欣然喜者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窮嘉林坐石
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言歸拜其親酒盡既
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
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
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襪迎郊及既
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議至一再乃敢改服
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
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極夷悍輕易忽以變具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踰數千里溟濶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阻結黨仇讐毒矢
以待將吏擅據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怨則讎故常得其入簡
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見子至紛不可治乃草率而禽獮之盡根株
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
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
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

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就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真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轉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同憫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偁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石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坐席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了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憲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邊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邳司徒公紅帓首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水子服云方從柝木刀下看字而遽讀下文文字意似令捉殺如方意則當云柝木刀石佩義不覺提刀在手矣。應括石佩義也。在舊行錄本既出左石佩佩無爲也。一節內解所置石佩用是也。劉牧以此當從沈氏之說。其佩刀之右石亦不遇在字疑誤。字傍有手字者。乃唐武宗時。王叔文等以亂死之事與沈氏之傳無不同。右而而左。雖寫焉天亦在右。轉風角應處夾拖拂乳扣連帶。祿部附繫左提刀石佩。同次正與此同。

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親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子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填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名字曰野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顓

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殁，聖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垣示子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垣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始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南齊先生云：韓公序文，補後漢書而辭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祇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選者夙性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牛馬皆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問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選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同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僞名而墨行查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查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詠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篇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

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蓄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富又爲浮屠之說而演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義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羸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讀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澤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常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驅馬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有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不耕收財粟殲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下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應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焉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諂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進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

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結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處者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廣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賢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固推其意而序之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越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占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問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逆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敏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更志驍馬諸謝書儀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韓侍御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賊軍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束帛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更得去罪死假種糧留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隔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塢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壘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

就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粟沙逆河還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遂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靈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丞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營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向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譏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皆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檣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誦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願惟未死耳往拜侍御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順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焉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憐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憤而得之彼爲歎忼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理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

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果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始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慷慨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賢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且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饒之既醺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褻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棄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憤憤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疑其去也風休方懼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徵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擊作，忽然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絃者舒然，以和如崩，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痛婦之歎息，雄雉之相鳴也。其變深遠，則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澹鬱，為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子文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廬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遊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秀才憲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適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嘉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木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派江流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善所以能不朽。

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子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子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軀軀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爲文章，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子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子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厥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賢，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梁陽鄭君，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強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于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禰鞠養以薦其物，語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精神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

無爲而尊榮也。今日辭事返其處，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
鳩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香薄也，亦
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聞不享乎珍好，可以室
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煥哉。
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賴爲煩且勞也。今
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主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勸其意邪？余究
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
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

鞏序。

鞏號先生云：仁宗時，文宣年七十以上，不肯致仕，告曰：『馬能負我，何不使我乘之！』遂起，召
足下，止而甘日亭清，以待子食。又始理漢文內宮，得字號或爲作太廟，或作太學，蓋欲收朝之禮焉。可見云有盛衰
以無漸，後民以幾禍，數人以金匱開人間，慮而兼用之。又嘗謂吾歎和未之，新伯舒船氏，吳氏，周氏，上論其尤，則其
臣行射擲，擇其可與者爲對者，雖即其下，無白服見其間矣。掌醢，唐虞以來，固絕典刑，而文武四維，雖不足爲以整飾遠邇，古
大庭矣。

李致序。

曾子固贈黎安一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柳愚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闢壯偉偉善反竄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白頰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甚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以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歲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遠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臧繒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遷避

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隨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絮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壅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僑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羣府無南轅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嘉太夫人春秋高而家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顰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問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愜後十餘年昌言及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憶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軍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漢後漢書卷之八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驛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

綢繆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向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秦君使冒頓壯士馳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成句訓釋 蘇明允兄弟文甫說

蘇明允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渙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兄曰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渟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淪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凝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勢如殺其亂如霧紛紜鬱鬱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濤湧澎湃而號怒相軋交橫縹緲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旋旋側側宛轉膠戾而風水之相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如燧奔香如蠶跳香如蠶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織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軾而言車之功軾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軾是軾者禍福之閒軾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

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割裂爲文聚而見誦且誦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淝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長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饒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致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湖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易言艮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稅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其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鉋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閤閤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有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固冠義如大裾襜如坐而竟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眾人乎子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子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子欲默安得而默也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曩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入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子亦以子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子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彈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子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調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襄江而北有破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益龔氏之居枕塊備瀉瀉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沈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婿也命子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子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生平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子子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紵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瘵瘵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振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榮榮在疾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頓頓於洪波巨浪之中驚悸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子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勸斯子之聞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聲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繁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總樞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典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親殿陵付以當鑰之重蓋上雖不遠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踴躍而慕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成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逮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最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肄業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宣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在萬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愧獨於

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處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度伯與子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為人吾友潘子質李浩卿皆度伯之友也二君數為子言度伯子因二君益知度伯也度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方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度伯為其女夫子因度伯益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度伯因二君使子為說子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鉅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而已也已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其其餘皆晏然逸而已也已志乎古者為耕者之實耶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善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且不不知肉味考之尚書曰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舜夷率服若于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舜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變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變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木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為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好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為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侯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侯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侯於禮樂其微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為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爰又自號二石請子為二石之說子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誦字於余余辱為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籛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

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遠故愚不肯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一子字說

子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其處頗危困屋之中室家權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追求無愧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督幼安之名同一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為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應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為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翳林南歸序

余與翳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翳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翳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發龍負手步階除則翳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語經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為園土身負死刑余旁觀者惻然翳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警誓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澱翳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澱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問每問月跡時檢翳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忡若墮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翳林曰子母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為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翳林之歸也秋以為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思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翳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鄰游好倘伴山水間酣嘯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為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舉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為夫能為眾

人之所為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貪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極焉而眾皆持中庸之論以譏其後燕人到君園三令池園因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聞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瘳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嘆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質貿然適於世而阮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而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為提君之言者自以為智天下之極愚也余何乎不擬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為誇張頗備肯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庵院定交潛庵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為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庵當棄輿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庵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慰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陽范恆庵極高其義為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園前屬每勸辭公事輒與未生執手籍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與矣而未生復與余數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為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承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教率未生歸與占塘各修行善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為戚哉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其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錄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為人

必篇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若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焉雨蒼服官雖歷著錄績然爲天子守大邦城千里味爽臨沐質明而流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劉才甫送張開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淪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漫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濫淮泗竟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勣勸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故奔走淮水之南適逢適築其職維艱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得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泇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威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泇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劉才甫送沈菜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滯滯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東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

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類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揭至京師諸賢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賢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賢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悖天若夫擁旌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終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王納地效顰。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誹謗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以待將軍。至而定東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稱秦惡。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何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復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室。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自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御史大夫。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過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善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萌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饑寒。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盡歲歲。樓閣未嘗費。高皇帝哀臣。幸惠皇帝即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食。以故。朕舉平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適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謀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稱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產盧侯。盡求親昆弟。前遣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能將軍。陽侯親昆弟。在與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氣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諸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猶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憂。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耳。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與。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高。服。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前。前。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誼。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緒。五。十。衣。中。十。衣。下。緒。二十。衣。道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諱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訕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

上以相約而後相親，定以爲大逆，其有他官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過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遠德，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兒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號，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惟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圭幣，皆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閉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蠶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取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更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厚邊遺朕書云：『願疑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責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故前，勿深誅單于，皆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願給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陳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毼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緇絲綉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謂書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轡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國，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朕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窮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無有怨心，有怨心，則匈奴處北地，寒氣早降，故單于遺單于枕囊金帛，絲絮之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物細故謀臣計大，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行大道也。前漢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韋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養萬民，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奇績，以備災異，強毋墮，墮毋暴，暴以老，若以壽終，幼孤得達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終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六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古老復孝敬選俊諱文學稽參政事所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遂成風結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還車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向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震於夷貉威權服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稱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轡瀚節白檀以臨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謂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爾君子意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朕有意不赦過囚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燕昭氏虐老欺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率祖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師降旗奔師燕國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業德毋廢適備非致士不得從微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適思適順毋柯好逸毋適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救賈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陽非有斬將搗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降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後

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旁鄉里居三過也夫期內願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換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朕承明之廣勢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曾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開者關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搆劍推鋒從高皇帝擊諸呂除害振銀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爵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絲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絲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督繒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

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奴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謀討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千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恩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賈復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績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陳將軍方叔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吉送與千載一會欲遂立桓又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舊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吉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軌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古文辭類卷三十六終

古文辭類集

卷三十七

詔令類三

詔令類三

司馬長卿論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遐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雖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罷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糧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大邊郡之士聞天子舉燧燔旗皆擐甲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恐國家之難而棄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塗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亦宜乎陛下思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同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備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鯢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排奉濟以羊一豬一投憲谿之潭水以與鯢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擣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陽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鯢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捨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鯢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鯢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羆麋鹿以肥其身以極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弱亦安肯為鯢魚低首下心仰視視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鯢魚雜處鯢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鯢鰲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各歸以生以食鯢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鯢魚約

古文辭類卷三十七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倣天子之命更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終

傳狀類一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宋按在李程傳後文宣王行狀後劉蕡傳中程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又按在李程傳後文宣王行狀後劉蕡傳中程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又按在李程傳後文宣王行狀後劉蕡傳中程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公諱贊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公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國爲揚州詔以公爲國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出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同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通判官同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同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滿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貴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蓋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同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同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次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舉事三司使遷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兼防禦鎮國軍使宋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同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覽明將無不赦有焉乃能爲宋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龍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恬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

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苦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卿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遺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還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贊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遠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讀詔事已復侍進退具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憂復有人謝者上曰某疾且損矣出語入曰重公且復相既二月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出留守未幾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滑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梁來七兵事劉左佐益其師至十萬多佐佐子士寧代之收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卒不知事其子適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郭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懼軍士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範舉兵與韓惟恭不克以兵衛及鄭州道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人公不對遂行宿國田明日食中車道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譁聲罵人壯者呼老若泣婦人啼送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淦代之及郭三軍緣道譁聲罵人壯者呼老若泣婦人啼送入以居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賢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問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上黨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暮於公庭廡下拔其執劍以須日出而人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能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擬擬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鶴集烏來巢

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緊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聞道誰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患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永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灝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灝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乘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織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子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責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血焉食焉而息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鋤以嬉天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則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噫嘻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愧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也也愚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

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如何名病僕陸陸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問之曰甚善者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資視橐駝所種樹或移植無不活且碩茂莖實以蔽他植者雖窺伺微察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隴率隸綑縛箠置織縛綰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食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開墜人也少時繼宋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於光黃開山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乘車馬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髻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道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適居於黃遊岐亭適見馬曰馬廐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晏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竊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野處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

聞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尤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公行狀題原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城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間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逆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廢縣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諸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摧天所以譴告之意當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言甚眾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摩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其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人哭其室櫬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目持至其政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頗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傳狀類二

古文辭類卷三十九

歸熙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主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家宰鄧問公奉新宋公皆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遇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縣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都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傳都御史議均之公在轅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用賦往往因其舊員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均其不均如此矣都吳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其被賦兩稅陰有增歛民病之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長備臨清先是廣濟京城又數辟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道商賈所濟人情恒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亦不至師向諸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臨寧李尚書白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數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水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廟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葺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擢巡撫湖廣石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行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口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客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半虞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堤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毀壞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爲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嶺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賁資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或現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敘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

參政徐需敘事惟都入客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通東蘭州

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章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敘事吳仲禮入永寧巡西落漢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敘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石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慶巡按御史郭民徵歷印雅貴州巡撫石副都御史高鼎歷思石鎮察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趙清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諸皆尙書未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得郎潘鑑探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大圍以上樹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當故園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備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得巨材至於京師簿籍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運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累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臣又能規規附輿極附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制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溢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洗探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客美之木施州之木永寧順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疑南嶺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天抵州建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嶺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旋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皆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詭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峻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建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

厥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探運之權皆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諸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臨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待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自所使更近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履食與馬爲荆州尊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賁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是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廩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豪門第時荆州府募召商賈賞購過富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靡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賊又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賢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顯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長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子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成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贖炊將熟即讓讓孝子父大怒遂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猶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歲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而體弱小族人呼爲榮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繼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絳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更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吝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辜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誠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

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成卒變頑闇者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愛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背白延余坐滿若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還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子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潞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孤孤西卿狀貌猶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懷慄野草枯黃日時晦余偕去徑還家姬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言一二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字市間視吾家之湮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欲自殺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向秋暑穢不可間常取中幫麗脣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舸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舸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得小婦其救主祭掃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并口臨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遺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半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憐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王崗爲斯水舍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不惟人也

字不始知作傳時歸熙甫明可并數之云云此乃陶節婦傳手書之自謂不在死處悲憤下出猶未中無盡意入石可擊自不遠送時歸熙甫有知有此節婦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傳歸熙甫爲中讀之一則懷水電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益濱村故有烈婦節婦營居其地舍旁有薛家焉百六十年間烈婦相望也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皆雙生比四年之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之瑞草之應也於其墓旁有康寧而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曰嗚呼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舉輒嚙口視吾如此能食否爾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顧目屬私語烈婦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壙下烈婦焚香作禮俯首窺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旋移重裏而士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為舊家比鄰世通遊好子幼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立不謂其後適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無無疑然子不暇論其大善

歸熙甫章節婦傳

章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為同縣章起妻節婦章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急欲令改適然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自所遺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苦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章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為郡學弟子員始有庾米之資自未入郡學無庾米之資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為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章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章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孀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齡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孀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向姬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有功之生也孀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聲聲願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孀人舉之盡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孀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

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皆母也孀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貨雄敦尚節節與人媾姻說村中語見子弟幼姪無不愛孀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鹽燈火榮榮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孀人不愛米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鹽燈火榮榮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孀人不愛米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鹽燈火榮榮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孀人不愛米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鹽燈火榮榮每至夜分外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瑞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李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軍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問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書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格墨流傳人聞先生則躬耕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諸武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簋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風雨良材為具棺槨疾將革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殯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衣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殯或曰經說有武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歿人也

美妾客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子孫疾使在視兼旬不交所發痛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縊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鍾奇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婦楊氏故婦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撫養為之母為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室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慰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後之苦身以勤家多為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死其子者皆遇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一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薪傳

樵薪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薪云少讀書聰穎拔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其學自以自娛而已尤嗜奕棋常與里人奕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顧曰其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為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為解事時為人治病亦不用以為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棋局未竟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勾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為文亦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薪傳以存其志也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適能癰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澣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憐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稍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解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為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齋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

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賃土成墳即墳傍挂片席而居俟傷成疾逾年終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宦遊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傭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人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痛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為附書之而不傳其詳也

劉才甫章大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齡年生子女一人不肖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倚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櫛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櫛而坐櫛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櫛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子不幸汝祖中道棄子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櫛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為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櫛雖穉味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櫛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櫛奴皆睡去獨大家煨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清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詠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管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詠八世孫觀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投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情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天之兆筮者曰今日之獲不角不耳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歲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食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獨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漆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

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
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
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與
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類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
僨上召類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秃又所華蓋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
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
夷狄皆管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蒙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類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
之滅諸侯類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終

碑誌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四十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德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還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
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
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
于後嗣化及無窮遐邇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
東撫東土以首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足富
天下之得心掛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并與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
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變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
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言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義邪不客
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
定四極謀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靡然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
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
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
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
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
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殂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
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
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宗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
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敦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同辟貪
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哀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
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守縣之中承順聖意
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勞昭臨朝陽觀望廣庭臣咸念
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亂武威勞勩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開并天下
書絕息承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械有章旌職臣
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宗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暴逆文復無罪厥心咸服盡誦功勞實及牛馬思
肥土城皇帝新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置城郭決通川防戍大險阻地勢既定繁庶
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職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侯久並來用莫不安所羣臣誦
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當習俗
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述天道高明秦聖祖國始定刑名顯陳書章初平法武
別職任以立恆第六王專備貢賦極率敬自強暴虐忘行負力而嘯數動甲兵陰通
開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侮遂起禍殃威誅之殄絕暴虐亂賊滅
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集請述聖功考驗事實
各載其名貴賤並通書否陳前廟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為奇戮殺之無罪男秉義妻為逆嫁子不得以戚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家被休經古遵道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
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黃龍聖皇登翼主室納于大麓惟清
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种連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
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屬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輻輳路萬有
三千餘乘勒以八陣佐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閭下難鹿經積石絕大漠
斬溫禺以數鼓血尸遂以榮鏑然後四校橫街星流其掃肅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
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臨白頓之區落葉
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周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
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今征荒裔朔凶虐今截海外其運今互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分振
萬世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有并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
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
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聖主靈龜為符為妖遂將勝兵毒亂國經羣生失靈天賜南巡百寮以身奉
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應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
撫我萬機聖恩復服指期暫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地闢天
開獨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僞滿天休死生堪靈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直清溪石
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一

碑誌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一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固有
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職而
豐物累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宥大恩適去稂莠不嫩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
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
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瀋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
傅三姓同其樹本堅其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
和附并為一談半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汝皆
將之曰重慎汝故有河陽懷全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張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州維是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春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恩汝帥唐部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贊用命不用命曰汝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子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符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口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子其臨門遂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眉武合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交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賊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執其戰益急顏眉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其眾洄曲以備十月王申恩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興寶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恩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眉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地河北悍驍河南附起四聖不有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練愈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願瞻咨嗟惟汝文武就恤子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將提兵叫譟欲事故始命討之遂運紆紉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問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眉恩武古通咸統于引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森森既弱陵雲蔡卒大發勝之鄆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饋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羅入道無留者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言謀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大發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袍布始時蔡人禁不住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時蔡人進賊退數今昨而起左食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憾還更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產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奔其凡叛有數群勢相倚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

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重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獨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象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其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如親弟子者句龍象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祀者不得祀者句龍象孔子皆不得祀而得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季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木鐸虞求令可繼處以守廟成射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侯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字生師所處亦寄寒畯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肅肅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嗣孔伯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始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其放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得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極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得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浦常以立夏氣至帝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設驛間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視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肅上再旁風無所益障往酒肴酸敗具臨時水陸之品銀幣蠶豆為祿與餽不中儀式更滋不供不備言風怪雨發作無節人家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方廣中心樂易祇領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畢盡不為表譽至州之明年將貳視每自京師至更以時告公乃齋後視

誓墓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其謹遵官某敬祭其恭且敬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獨廟下。以供廢事。明日。更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地懼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瀾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繡綉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蜒。蛇地。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龍。送驛。旗懸。旄。飛。揚。掩。萬。鼓。嘯。高。管。噓。武。夫。奮。機。工。師。唱。和。宵。通。長。魚。踊。躍。後。先。乾。坤。地。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蠹。五。穀。百。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庭。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歲。歲。仍。大。和。素。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餽。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道。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可。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善。與。流。徙。之。自。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虞。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更情不窮。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弘執事。櫛公行。勿運公無。遯跡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衡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週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求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周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無所質正。咸實察於徐。黃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萬三十六國。得未弓亦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遣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闕其民。止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墓石為冢。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偃如初。嗣王章禹。祖孫相襲。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於。於之。結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衡州故會。

稻末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遊頤或以偃王之迹。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葉玉几。於會稽之木。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則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師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崩。樓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桷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掖級更。庭木秃缺。所庇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道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辦。乃命因故。為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絲。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耿。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壽長。有不償亡。謀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冠守。堅嶠之後。達夫廟之。王歿萬年。如始。初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誨。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畜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靈。歐陽。吳。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吳。等。見而拜之。其夕。夢與而告曰。前我於羅池。其月。景。辰。成。大祭。過客。李侯。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在魏忠。歐陽。吳。使。謝靈。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動。勸。勵。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律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官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擢不用。其辭曰。

蘇子丹公... 我悲... 朝出... 遺... 事...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 少平于三... 音聲便工... 跡因爲詩... 其人不復... 家以來高... 詩其語曰... 爲袁氏春... 賢婦陳郡... 顯運世有... 史新縣李... 華州左衛... 州司馬諱... 爲儒位止... 謀行功從... 父皇考比... 德行業治... 以立於朝... 將軍由卑... 富以有廟... 造漢博士... 侯用適操... 不名一休... 以備器由...

以過以平... 清降... 刻詩性聚...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 來其四月... 軍門此曰... 烏公爲銀... 治詔贈其... 公既位常... 人八年八... 秋譜于世... 江南者家... 其子曰令... 萬齊秦大... 先鋒軍屬... 領所部兵... 千萬餘黑... 復叛尙書... 威衛將軍... 一年二月... 官銘曰... 烏氏在唐... 我戎節制... 無子其有... 平土有追... 蘇子瞻表... 熙寧十年... 錢氏墳廟... 不治父老...

兵破劉漢安并越州以奉華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璵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被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偕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流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賀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并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爲生異人絕類離羣極大呼吸從者如雲仰天奮日月星曜紫微射潮江海爲東殺安謀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嗒如神人玉帶建馬四十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弑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祐忠孝世有附已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巋新宮匪私於簪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門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繼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閑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園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帟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陳溫州刺史行刺事江東新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恤賑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員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生勢長觀察使囑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遺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獄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盧使將國良往成畧良以武岡叛成畧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與乞降孤風進退王即假爲書從一騎歸五百里抵良壁轅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刑被詔賈還會樂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止出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良兵大遷江州翠能蓄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誅誅五男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噉鋒蔡山踏之剽斷之黃梅大縣長平鐵廣濟撤斯春撤斯水撥黃岡發漢陽行趾汴川還大勝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隨隨光化括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用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王在兵天子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園陳西取汝潁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不問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孫將領將將潛借盡其力能獎贈石漢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斷河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斯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戰其稱蓋久
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安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毅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言言自可
不與入交眾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鄧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
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
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備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遊放
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
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材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嘆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
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風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遵淮死軍
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姬且其
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柯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
代遵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使之舊此時陳許帥曲
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閔諒求援於遵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饋公悉驅出斬之
還卒三千人會諸軍雖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汴易沒五亂於汴
者吾輩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捕不足令其誠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
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計有一年莫
敢有譴訾呼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亂起事屯兵於曹以嚇帥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
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持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
曰郭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帥古詐窮變求遷延旋軍
少誠以牛皮裹材遣師古師古以饋資少誠過公眾皆留輪之庫曰此於法不得
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
又首變兩河事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
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謀弑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自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紮下歸財與糧
以濟諸軍卒擒蔡義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州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謀公以
兵東下進圍考城義之遂進迫曹曹乞降師道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歸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鄆馬三千匹絹
五十萬匹他錦絨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底錢以數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
百餘萬匹馬七千楮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法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敵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經禮不洽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

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
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
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
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鄭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率
身後辭求與公好婦女請旨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
壞其機刃茲不得發子孫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
諸將將士相室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白金吾代將謂其公以司徒中書令治
蒲於時弟充自鄆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法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
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虧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
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理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
不自爲輕重復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綱將得其人眾乃一恃其人爲誰韓姓許公深其泉泉以雨風霖
而張煥大器貞元元孫命正我公爲中宗處得地所河流雨焉盜連爲羣雄唯唯和
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常并義察其頻呻與其視而左顧失視右顧而足先朝組三年
而城陷四呼呼聲震常山雨都執執執夫施不留其討不遺許公預其費何如
悠悠四方既既長無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
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議太宰資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
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與榮榮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銘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肅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祖相天盾事遂不大傳相左
宗肅宗處難難中與道進退幾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
胎前先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攝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
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使
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擢長安南土大處遠進昭應主簿與自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
御史部無遺事曹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自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
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虔部員外郎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辭傲絕貞元末主
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資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
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視親朋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方始已致既游
萬年命屏客服功緒卓殊氓庶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愆銘以著之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奇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腹中君也當是時兒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瓊瑜珥蘭苕其芳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君諱寧字弘之世爲榮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臣時晉州霍邑令祖干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郭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康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周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頗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辛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平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節有所授益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然亦不爲崖岸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單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愛嘆者豈別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

年子通謂云
 開鳴以文進漆關佐
 府治壽廣順官郡守
 忠著白洞然蒲樓絕
 瑕謫甲子終反之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一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世系表云其子之祖厚爲魏侍中子元祖即周之世祖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緻無不通達退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悁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諱厲風發率當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愛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用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蓋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初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歛口曰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充資力不能資令盡其所有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正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人何德之光皇之有石我其其遠萬世之藏

韓退之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崇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湖州刺史大父巨放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誦貽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徵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感氣慨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靈陵義邑聚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固辭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公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更不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沛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驛馳不怠疾大發左右手憊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救無垂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澹州大都督命卹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南樂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室宅於諸師中獨然夫人鄒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繼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哭拜塋上便來乞銘銘曰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嘉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澤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度部郎中元和五

年真拜尚書度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避其至及公就進士試其輩皆曰莫先曾生於時公勇義高爲給事中力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過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君易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庶從史車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傷疾經年輟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賢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繼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除慶慶六府五公文武細靡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願易險賢不肯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惻惻憐憐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庶羣輩進士水部員外郎朗襄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客以卒厓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滑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而不黷父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侍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與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后籍寶逃周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德旋河慎引比相要撥漢納孔軻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實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嘉誌銘

張君名微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遣之而密奏幽州以爲御史將父子繼繼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善毋侮辱轉燧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間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內餒狗鼠鵲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其言不忍聞且慶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遷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蔡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糧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

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甯君得聞即自視衣衾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節進餐之樂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勸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遊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婦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消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阻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官節可以戾契致固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子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熱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路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開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釣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其真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察其術曹參軍充判官盧用其言將軍還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樹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關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前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設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更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如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設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婚謝諾許白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止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恥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街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連不繫巧愚不諧其

須有街不祿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事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君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聾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倖議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方傳即三此用事狀即伯夷子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舊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義則畏避遠處如怯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請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末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殘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碑誌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卷四十四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漢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益高舉持維綱勳創荒綱納之太和而已其養優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向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間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請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甲寅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補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一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孝慈友弟公坐事東同官合驢公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潯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獎或以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潛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藏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同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顧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著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肩閔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舅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戌歲曰申女二人願官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就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度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贛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玢以有氣畧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尙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或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千日卒寶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額之女男三人環寶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願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杜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兩詩代宗以爲龍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尙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尙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誼睦姪姪孤現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侈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韓退之李元賓墓誌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歿之三曰友人博陵崔安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廣義原曰萬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摩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葬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摩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摩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退之施先生墓誌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葬太原郭仇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賈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皓袁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響爲博士延爲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

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事是召幕序前聞於光有唱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粉
墨顯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車讓肥腴出言孔拔令其死矣諱嗣爲宗縣曰萬年
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取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書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
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
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
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
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
而家貧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盡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
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友還言某師不治能之以此出爲緡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
中又出刺絳州緡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誨誨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諱澤自祖及紹述三世
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書於天得也亦在承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慙走泣哭且召
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
故相餘慶開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微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
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列字
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遷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鄭鄩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愈驚滿而揉之內外完好色惠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亦逆緩解鉤
章棘句指擗胃神施鬼設開見履出唯其大歡於詞而與世抹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
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韓夫人之命來集
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開四年又命來選爲深陽尉迎侍深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
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
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擢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閭鄉暴疾卒年六十四以棺以斂以
二人與歸鄩鄩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

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
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
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猗維卒不施以昌其說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有文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
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
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
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盾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
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於是
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
銘曰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奮感激欲自
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
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遷河東令又有名遷洛河東從事絳
州關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遼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
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涿卒
斬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毫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微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
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
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
其初其子女間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嫌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
年若干入門而嫺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實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
資仁恕左右腰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杜婢使覈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未嘗
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裴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附於
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
以其狀來愈讀曰驚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續大家不介母父有事
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初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
其室有邱合葬有銘盡錄是攸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其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府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諱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附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孰孰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恩慈歲時之嘉嫁者來迎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誰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畫嗟咨夫人孰與爲倚刻銘貞墓以贊碩休

韓退之女聖孀銘。

女聖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剽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湖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道遺之女聖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頓頓失食飲餽死於商南層嶺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盒歸女聖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聖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粹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歿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微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詔兆之曰金食其野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鬚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吏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見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範爲辛又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金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吏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附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僧之鄭州司馬曾祖曰凱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祭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

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聖之信也絕之有朱其故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與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幸斯有終宜福是與自越秦秦竊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終

碑誌類下編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身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雍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

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謀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養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公司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睦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并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開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遣復書每一言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皆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壁營田復承平承平廢棄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廬於是明珠滅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入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將使自爲謝諸將資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蓋公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風信大治乃決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驟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愚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黨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貴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

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靡勸勵例選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倖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鄜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龍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鄜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輿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善善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假納山川及其土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進事有異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重跳邊乘更急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勸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敵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趨公來以就于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殛有貽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正公諱文正字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奉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耳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侍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烈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尊壽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賜

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事我文考與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五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微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遂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增進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與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與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也若水為樞密副使能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若水言公可與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笑丹犯邊與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舉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一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未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自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冠冕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還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吏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論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論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糴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降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樂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豈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淺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白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遣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發喪葬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堤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大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次曰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以嫂誼與其弟旭友佛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皆者悉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精神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哀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親公配食公相與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下匪箕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襄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伯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誌廟工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終

碑誌類下編五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戰命太原王顯以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敦忠鄉墳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遂者相與臨穴視望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當時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泉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入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頹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

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葬葬之東原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顯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歸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若則病且衰如子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豈足道哉惟君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得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擇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善為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遜之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遷居湖州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己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宦官邑與其行事前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過之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於寡孤獨內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自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

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歲出穀萬斛以贖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贖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遠以遺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建公一作修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庠其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宣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敵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頌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次弟後生間處士之風尙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實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制誥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僭智高略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縣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州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忠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刻也如此後治諸暨刻鄭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刻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益其召自諸暨已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閑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督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數萬餘人順流而下薄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

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艘厥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事蘇某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官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技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歷患而遭困厄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慟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閭閻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遷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論州司理參軍曰誥湖州歸安主簿曰誦曰諶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爲也豈獨

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負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變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速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宴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竊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勇者亦棄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朕親俸然喜酒自豪皆不可絕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遺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問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豈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官顯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功名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間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永叔承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郢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間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

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魁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貨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者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逢君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沒于無迹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右部員外郎唐君得附其考號衛尉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唐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諱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秦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明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寶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吳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廣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遠沒幽微其清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任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

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施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獨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一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閉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子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實發於中者也。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一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又八年，修以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責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開封府、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古文辭類卷四十六終

碑誌類下編六

古文辭類卷四十七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翹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惟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寂寂指爲長者。子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通人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涯，窮居獨遊，思從賢人，邈不可得。然難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謂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衰。堯夫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斯，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李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

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鵬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開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大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外雖瘠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亮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其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不自得者歟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敦屯其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承叔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行人也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舊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先生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己言吾言不用雖從禍益至死而不悔其過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疑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魯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指指先生以起其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諱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秋滿還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居而跣足躬耕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三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雖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諫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茲臣宦友

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忘於心至其進世為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足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徠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熾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通等來告曰謗焰熾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徠之嚴嚴與子之德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今邇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邈邈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乃待諸云云

歐陽承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相至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問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諱諱諱光祿少卿祖諱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諱宣官至虔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西城河陽二縣兼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遺元昊寇邊固定川堡大將葛懷敏敗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敗也且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澶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澶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

君歎息憂悲憤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思以窮死君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詩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溫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子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甯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于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于雄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子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嘔噎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子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子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蓋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還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吾不可得子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黃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思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子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以予之文章電激雷震雨也忽止間然減淚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虞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徒為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

貧不娶李丞相迎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為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問先生之風貌見之介執杖擁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齊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欽崇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諸子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園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情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案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南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于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廬泉鄉之北廬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率卑習前聞有欲患之真攻羣往往止燬以膏薪有男夫子闕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傳哉功和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

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還知涇州又知涇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置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選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更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妻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聞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舊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駟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者六月甲申其孤墳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賈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成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屬譏笑謂一發於詩然用以爲嘲而不怨怒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聖與國

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祠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發習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遠選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堉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墮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鏗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傲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渾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練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策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蘭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歿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從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監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憤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復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遂成凡此其遺書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日以爲得而君亡

憐其殘乎其政之善吾可過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諱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紫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子友蔡君諱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子與君諱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子始知君山敏于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諱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購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開筵請子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諱發其遺篋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于君山之彙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輿縣尉縣屬二子漁於海而亡蜺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蜺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蜺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蜺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蜺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罪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目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腹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諱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樞歸甚矣老吾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父母七

十扶行遂撒退之行而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微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親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愾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愕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駝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禋祀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富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貽諫謂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幾于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黃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前詔宜如詔書又曰禮於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溥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承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承興與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承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更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贊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發運使自占富塘田數百頃予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承興嘗水旱歉所至必雨蝗蝗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筮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瞻宮直紫微閣一日進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承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

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則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入主之知方嘉祐中賊者眾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閒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閒復求外補上愜然許之出知衡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西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開國彭城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會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華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安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一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昌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鬻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交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耐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出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和畏義必爭胸襟險危不傾奮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榮日星雖微有毀知莫能離古蹟賢後豈有不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子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自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子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

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吳玠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銳於為治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閒公曰苟活靈州而能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遷遷太常丞三司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瓊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遷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靈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并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選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收使還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更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憤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遵皆不仕父諱選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其鄉某原銘曰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更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敘一

失其途遲遲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會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偶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僑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雅州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還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隨復還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履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憊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素貴自矜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俵佐置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書堯咨雖憚而止然輒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成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於庭問其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席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

道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季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游不衍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問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猶冠帶懷恬如也盜有殺其民童氏于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賄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誰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實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善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善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鄆閬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精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越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事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連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賈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詢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琬琬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琬八世生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敬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敬曾祖家吉州父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力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胡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子友苑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告曰昔妻胡氏亡矣乃我
以銘而葬焉子諸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室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昔妻故
太子賓客諱詩之女弟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類胡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可知也然則人怡然處之
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血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常潔縫紉必潔
以完所至皆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音窮於
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
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胡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而
權其入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嘗與或曰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
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口吾所交皆一時賢儒其屈已下之邪惟以
道德爲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
天下重困盜賊竄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
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君之貧而沒也又無
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歟而得此庶幾以慰其
魂且塞子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
南陽縣君一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屋斷谷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分上厚而墜居之可樂兮下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
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早考諱江舉明經不中後
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大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
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紉其諸女皆曰
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
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
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成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
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季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
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
夫人爲南天子曰近臣吾所能也自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

泣頓首曰臣不幸親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至其何
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
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祁州之魚山以告來乞銘夫人人生
男曰奎奄門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安三人係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門與參佐方強以子參一鄉生雖不及殯有先係曾多育後庶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碑誌類下編七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王介甫庾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升朝者及其父世其官某父具官某
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
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贈曰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
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
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
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閭從之始爲
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官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
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
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
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爲學讀書晝夜不息一
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
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家宗大姓斂手不

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家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更治江西士大夫舉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常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享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郎行有偉始來江南考至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勇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儼身於家外內肅離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盡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祖禰考終大毫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螭螭之墓上勒此銘銘曰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勤苦每食淨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其學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突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潯州士皆來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教慶

曆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渥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儋州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燭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輸米於糧糧卒急之聞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嘉祐二年二月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輕重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關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談飲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撥拾貫貫無所不言而詩為君諱抗手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黔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師睦以善治生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長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選通選適選適選從子遊年十四論議書足以為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選今潯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選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選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李簡夫一向幼子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黔縣懷遠鄉上林杜欽之為州在山鎮閩谷嶺嶺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

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勝。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強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在諫職以觀其進已也。使在學政以觀其進士也。公所官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學政所取。含大抵時所好也。遠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泐不可得也。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泐不可得也。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策不正衣巾。不見。寓於鹽。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盤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末嘗與人校曲直。好蓄畫。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鑲諸墓上。杜君諱聖字太和。徐君諱仲聖字某。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碑誌類下編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陽。勸農。同驛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舊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某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子聖賢元之。所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雖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舊為御史中丞。矣。皇居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宣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慚。嘗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鼓。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州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細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自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器。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召召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諸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史勅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實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于。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祿祥事。在宣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撓。其習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不改其軌。權強所忌。詔所贊。攷終厥位。龍祿優優。維

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職諸幽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瀋州略得數百人以履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沈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嘗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閭閻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課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遣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執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德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優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王均季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損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倒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有甚慈然後繼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事問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馬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曰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虛知其出入於是人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為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

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翼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遷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然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聞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救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問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日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贈特進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傅而贈之廷臣公諱字元均皇曾祖諱祖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常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與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偕其華誕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犖乃與佐時宰餽調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眾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為告永久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嗾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

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范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蘇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茂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耆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為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刺於是君為竟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早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賁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更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蠲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為今滯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因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賄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與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為具君妻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涑沂汝為進士涑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逕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讀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賁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焉識笑侮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祖顯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是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歸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璣不仕璣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達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不名而多見謂迂闊不足應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卒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葬福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軻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庶亦莫吾侮神則向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犖自放不羈不肯求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
耶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
相大人繁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
而已矣嘗列無冠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
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
大損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
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
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
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
早卒孺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
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
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離弗改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銘銘其昭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政字宣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
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
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
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羈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
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
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
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
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
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月某日弟鳴驥先生於堯山都
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
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
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
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
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

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
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隱沒
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
志之求

王介甫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錢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儕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
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增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實臣字元珍少與
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
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猶而專吏
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
中允知越州刺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
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瑞州僞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
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
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刺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書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直質自守上下以恕
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
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言者謂爲不宜夫
職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
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而得以
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
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
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
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濟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
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追於古爲可命於今爲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介甫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

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娛吾母而力能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終不廢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憚其意之所欲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舊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存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序序聘舉之法境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林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奇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勞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林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附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墓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之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愛除知開封縣為江淮制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遷之嘉以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謂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詮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諫書即以文辭解應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辯治論議條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諸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嚮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

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壽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今又于以時授之遠塗今使驪而馳而無禦者令後有推之忽視不駕令其然奚為哀哀楚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靈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肥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卻至夜君頽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日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賊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惑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寐君即大解比明而後寢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自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現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陳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晨昭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白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附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為吏振發扶擢擢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緦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眾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為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細監斷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願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終 碑誌類下編九

古文辭類纂五十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機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瑒祖諱祥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冀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君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丞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大志不妄言笑諒讀書為古文最晚而尤好為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實元康定間言者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言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豈夷事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遂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強之為必出於此若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部郎中簡之女又

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遠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繼興元府戶曹參軍任應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閭邱縣而以余之間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僕翁天仙人騎翔其德音而躋於時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惡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細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應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君又嘗通判陝府當為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僕謂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成大恐即譖聚謀為變吏白開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遣使者卒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得官云起自白雲鄉而用也

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州判官太廟齋郎文試將作監主簿文仕女子五人進士台稽江松州州判官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維君塋州之江都東興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事臨川王安石為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貧我南服不聞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意直誰能恤誰恤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其父以生事母之則先其母出後其父入以息日千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姑必向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向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其五姊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爲於友愛兄弟有過則顏色溫須飲酒歡極之閒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聲歎之音往往迷匿若匿不及則愧焉恐愧而嘗有所結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結數十人爲之皆哭擊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兄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再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傑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適任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爲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時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學聞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與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爲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僻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君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替小仕之則意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

王介甫爲興祖墓誌銘

也興祖三男子繫緒皆有文學繫許州臨潁縣主簿繼鄧州穰縣主簿顯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子介甫山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眾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義論年四十三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歟復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華君名字彥弼氏失其先自娘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誌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緯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祔閭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庚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銘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膝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陸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防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敦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世也雖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爲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諱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曾

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愛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嘗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吾銘曰

女子之德職願婦人應愉愉教教匪非行婦妾夫趨趨爲亢厲厲之顯愚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經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事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諱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墜而諱德易名居申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履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山朝子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尊附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牲以告祠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李氏著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偃邑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猶爲祕

書丞相澤州侯縣鄉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即張藥
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
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資祭補初幹瀆餽糶朝
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
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時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柔烝令子悲慕思兮有
嚴葬祔祭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古文辭類纂五十終
碑誌類下編十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一

歸熙甫亡友方思會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歿過遼東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附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達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經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堪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舊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饌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願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慨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蹉跎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龍蛇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與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

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
未必皆積志於其教亦有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
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
其道空蕩憐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
而至於中庸之望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備後更曰其備曾祖曰
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樂今爲府長
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龍歸思
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
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
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于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
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陵曉乘船來告
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
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備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綽安
康郡王生南陽侯仲綱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嗣始遷嚴陵士嗣生保義郎
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俚汝俚生崇侯
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
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承季承生同芳同芳生嶸嶸生四子謙潛深濱潛
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
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氏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和平和德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
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俚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
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
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
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於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
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豢以祭焉以
銘之不愧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
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其居日遊虎山西崎上下諸山觀太
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
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
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閒死喪憂患顛頓
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
赫顯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
得此於貞甫而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儷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
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僣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
所至埽地焚香圖書充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
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
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
無事每過其精廬暇若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
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
繼善述其歿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
塋可悲也已銘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
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雷電女
一適錢操孫男五諱顯學生諱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
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黃澆溪接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
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宋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
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
也府君初爲舉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
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域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
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個儻好施
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
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
君選取其確者曰願我力可不可日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

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峻遂師遠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葵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畝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葑草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歛事功之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頤鑑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噴吐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頤頤才無不可實明晦之終古瀉齒黍稷疑疑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歸熙甫女二墳志

女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子以爲奇今年子在光福山中二不見子輒常呼子一日子自山中還兄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尙躍入子懷中也既到山數日將哺子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子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子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媛志

須浦先塋之北壘藥者故諸甥家也坎方封有新土吾女如蘭也死而理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子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笑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熱火煮粥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睇再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同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潛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遠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意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

目穿木榻散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聞寒輒每日中不得食男女號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卽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出道與人語雖兒童與與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時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噫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索也幸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揆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微辭銘曰

方靈皋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達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瘞而瘡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僕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司李蘭以含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奉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嫻及泉漳開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謂焉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君未嘗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鍾旺歷而瘡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蒙養齋及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儒字世仰福建漳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義十卷詩經訓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諱震東中舉人戶部主事諸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爵以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辭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妻黃氏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舉人舉人揆選知縣次清愷

壬子副榜貢生大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已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舊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爽字樞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即面責無少依阿歸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憫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樞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樞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子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歎飲徐顧謂樞曰子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樞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樞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陂樞涕泣而爲之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一終

雜記類一

古文辭類纂第五十二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喪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俱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繼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鄭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者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唐且六十年將運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騎以易怒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急以懷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憑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鄰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取之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留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覽九壖有義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閒及我憲者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之公始不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蟬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勝而礫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遠守邦公作谿堂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菰葦公以賓燕其鼓瑟駭公燕筵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巢鳥既歌以舞其最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識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屆谿有寶茂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教遺此邦是所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偃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屬寫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該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良元初拔其能職藝于京師再進再

關郭盜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謂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誠實聯鎖於河背浮蓋湛舟不消通然其襟抱蔚風氣實洩邑居弗寧說言屢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遇逢疾威嚴重噉噬劫眾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郭肅弗厲蕭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穰既庶而費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注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書記。

雜古今人物小書其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盞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搥且注者四人半牽者二人驅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訛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摩者磨者嘯者嘯者喜相戲者怒相踴躍者抹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粟駝三頭驢如粟駝之數而加其一焉犍一犬羊狐兔麋鹿其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簋簠筐筥綺釜飲食服用之器盡矢博奕之具一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余彈其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募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憶余之手摸也亡之且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遂闕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方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屬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靈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足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南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陞聞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寢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終

雜記類二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

柳子厚游黃溪記。。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龍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狀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崩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削大觀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潏潏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犬如獬方東擲立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邇來擇其深峭者清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迥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組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開日登城北嶺臨於荒野榛蕪之際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穴鼓仄以入綿谷踰谿皆大石林立湍若奔雲錯若置棋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呬曳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浹溝瀆等伏流散爲疎林河爲清池寥廓泓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拔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旨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臺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厖齒鰓未嘗知此豈天陸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模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
 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
 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
 之勢岈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積攢果積莫得遞隱紫綵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
 物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色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
 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慚之未始遊於於是乎始爲之文以
 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銘記

鉗鉤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來注抵山石折東流其顛委勢峻峭擊益暴其匪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之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變積既旣出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祭其家延其樞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澗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子樂辟夷而忘故

土者非茲澤也歟

柳子厚鈞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鉤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淺善爲魚梁梁之上有一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間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澗澗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好奇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蔀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遇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嶸，爲壖，爲嵒，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俛視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惴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彥。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鉚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屈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曠深黑巖者泝舟行若竄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有皆美石石上生青苔最可愛常然其旁多窟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槲石栲櫟檉柳卓則崗阜又有異卉類如散而蔓生蔓轉水石緣風口四山下藤樹大木抽莠叢草紛紅綠綠蒼蒼香氣衝溢旋澗退貯餘香搖颺歲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蒲稗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徐視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顛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子從州牧得之攬去。斲朽決疏土石既崇而於既醜而益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步柳子厚所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嶺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曉曉之形其旁出壁焉有若門焉竄之正照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渠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愚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植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囿蚺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制闢疏植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週翔前出兩翼焉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嶺闊濶濶當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牕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

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閣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壑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猷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鶴山壯嵒聳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恆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瀕下。潯水潯水北流潯水又西曰仙奔之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礙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榧多櫟多竹多蓂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愚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大類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鮒多僂雷山兩崖皆東西山南是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饗修形粉粉陰酒。魚豆饗修形粉粉陰酒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崖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古文辭類纂五十三終

雜記類三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柳子厚零陵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子連子紹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貢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諺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徵。」土石象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繁，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攪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議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太不然。夫氣煩則感亂，視望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壅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年，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聞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賦，賦民訟於牧，推能濟衆來蒞茲邑，適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蠶藏紵，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賈里門，門不施，吏之席耳不聞鼓之召，雞豚醢醢，得及宗族，州牧向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刺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潛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壅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愛有嘉木，美卉垂水，敷臺廊，懸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開島嶼，靜深別亭，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茂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養列置備，具實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碑誌謀野而獲，密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獎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餽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子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接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京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蒲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藍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問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萬望迎勞之禮，無暇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飯饋餽，咸出於豐給，繕完梁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旬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饋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吏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制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實則泓然爲池，潏然爲溪，其上多楓栲竹，蕭蕭鳴之，禽其下多交交蒲葉，騰波之魚，縮縮太虛，潛淵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也。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厲既樂，其人又樂，具身於簞之養，微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側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宛竹，激越然然而歌，然然而舞，持而笑，睨目而佩，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胡夫豈超起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生其背，實賜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爵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同於湫，不止於湫，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洞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旋清汨若舞若躍，連者連者去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怍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莫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洞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驀
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書問昔之飲酒者有
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袒袒以爲達者有
買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紉迷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袒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紉迷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行而從容相以
台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墓。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子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
其下方以直置墓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
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
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
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
一覆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
下焉而下焉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
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微而易者亦從
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
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
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
末有似某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
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潯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潯川以
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
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
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
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
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
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樓臺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
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劔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
恩水涵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涵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

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輦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瀨窮竹道上新堂周眺
翠峯聽松風召靈山采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爲潯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
朔朔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
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千越亭己亥
直渡礬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
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且至潁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
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隱山看大竹
笋如嬰兒過潯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衡信七千
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
州八百里渠有高低木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
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
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
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潁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潁昌至廣州九百
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潁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終

雜記類四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襄陽假道於汝陰因得觀書於子履之室。其室之西有壁，其壁之上有飛白，其文曰：「章惇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此寶文閣之所藏也。」（此飛白在襄陽之西，其文在壁之上，其字在飛白之內。）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藝者天子之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顛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遇時清明，天子擢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遑聲色，乃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堦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此飛白在襄陽之西，其文在壁之上，其字在飛白之內。）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習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饋，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藝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舊，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也爲盛，釋奠與饋直與而已。故曰：「祭之習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

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嘆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爲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畫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選儒師，置館，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此詩在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六，其詩曰：「有美堂記。」）公之出守也，其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子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學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剡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覽人物之盛麗，秀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馬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筆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維浮天台，衡嶽廬山，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惜繼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悵。槍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頗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泊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南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

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矣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慨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溪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嘗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賢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君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霭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爲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書自得之至於亭廢興與否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書皆不復追也

謝氏跋云此碑雖無刻所遺碑陰刻諸碑陰者皆得之文也而其人潛流可謂貴遠矜高矣之觀刻碑者以此而見下二子

杜觀元凱和梅於此

禹之所治大水七嶺山潯江其一也江山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遊風濤海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叔叔爲人慷慨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悟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搶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不困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遊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景祐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仁宗十一年也
天地外圖因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飲醉歸隱祐五年屬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巖然而
持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窟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
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
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滌修營者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徧之懣情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天宜上恩德以與民其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文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偃臥於谿側以其巖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輿經古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潛爲苻谿記云木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埋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費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木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寶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素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淩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慮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邇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問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劉仁顯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顯傳內亦具之而其記云子孫沒沒聞劉金之石邪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曠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

起其北臺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徹其中以為清
澹之堂開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
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闊深
視可以容遠鬱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類垣斷壑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
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而颼颼鳥獸之鳴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藏蓋其一
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
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
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
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
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
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懷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槎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
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
新水記載劉伯恕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
狂險譎之士其言雖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
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
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并為下山水乳泉
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傾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
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
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其水遺余於
京師子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
長松精蠶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
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
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
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
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
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
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子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
稱漢東大國晉恒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
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鄆郢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
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自朝聘僭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之元年始約列諸
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諸葛鄧廖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
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遠官大人自闕輒微出而
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千里內幾百年間未開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
也子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居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居大族厚聚之
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子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
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子亦壯不復
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子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
見則樹之蹊者抱昔之抱者構草之苗者數麥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子
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閱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
子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豈此亭復幾間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
之梁木其蠹武毀之謂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子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
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者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
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
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樊
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侯之參乘而公事危鴻
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
有遠靈矣然當盜之剽刀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
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朝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
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懼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開陰
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

云會能名者志引此記云子不說為即子不說未詳何人某按李侯歷仁宗時州縣觀察使領軍留後知軍二州鄭廬州不
經屬懷德也懷德屬懷州子適歸仙仙為懷州太守父也神記有生長富貴之語懷德字公讓一字不雅歐公集中序懷德人記
及作此記中數稱其子

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縹緲氏以連嵩少首尾盤踞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巔巖巖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徹其南北嚮以望嵩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互卑相附高相摩摩然起岿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躍若闕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舊壘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終

雜記類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嚮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茲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

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機茂之資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哉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勵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聚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焉之故其材不賦而義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樓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學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肆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善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以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狙於弊詐惟知輕舊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義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昭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

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絕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獨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甫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儒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之室休息之廡至於庖廡庫廡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道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千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者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順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立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繼繼鈞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道辟皆不就舉有道非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附夫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寢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

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虞侯當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亭尚在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子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宰州之賢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當貴厚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歆慕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臺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鴈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鴈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沔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沔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鴈水郢道元所謂沔水避桓溫父名改曰鴈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鴈百里立堤壘是水為渠以灌鴈鴈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鴈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鴈曰汝城鴈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鴈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廢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渠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鴈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鴈水之出西山初渠於無川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郢道元以謂鴈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鴈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渠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鴈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鴈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及王莽時而絕況於眾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舉古人之道迹而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鴈叔之復此渠自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鴈叔能以有成用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善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者雖出然其心器或有求於多而少其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通判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談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

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以八年夏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人之未饑爲書問屬縣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常賑於官者幾人滿防橫築可飢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義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賑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愍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義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愛其累相踵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糶予之而待熟官爲實其價棄男女者使人得收糶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寡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晝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緩輻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苗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苗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苗記云

曾子固擬岷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岷臺謂

其山谿之形擬乎岷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內大邱其內大谿其間因客士以出谿上其外連山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園苑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高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潦流溢蓋藏棄於榛莽形草之閒未行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贊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充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室以脫埃氛絕煩熯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颺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櫓沙禽水獸下而上而浮沈者皆出乎股肱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巖崖拔出奇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隄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曉暉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間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子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羣曰爲我記之羣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顧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饒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官道路回阻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奉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漸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臨摩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鄒郡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彈能吏按時庀徒以爲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廟廊興複宇相職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是四器列而樓之邦人士女易其瞻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勸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其實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蕭苦唯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耕禹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被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彭蠡上庾嶺鄱陽之瀧至南海上此子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滿石之川巔崖莽林驅馳之怒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廢舍器用箕箒碎細之閒此子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坼殊州獨災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子之所避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嫁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子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例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子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者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爲益並以足子之所好慕此子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子之侵擾多事故益甚子之力無以爲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誠其陋者子顧而笑曰是子之宜也子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爲之矣子之卑巷窮廬穴衣舊飯已竟之藥隱約而安者固子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子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演梁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處去則撤之既費且陋乃爲徒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梁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子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一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奶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襄之二女乃居媽洹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奶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

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梁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瀧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瀧而至于渴馬之崖黑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各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瀧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梁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子驗之蓋皆梁水之旁出者也梁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濰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梁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梁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梁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梁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閒以揭之又告於羣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隄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善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而並隄東屬江善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善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西陂斗門曰菜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天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既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督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倖存者東爲酒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徑至於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將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兩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鑄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故田者拔其苗實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雖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故田者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收城郭虛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費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樂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善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睦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

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脩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眾從古所難故鄣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舉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連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地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早此方今之害而眾人之所都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早矣此將來之害而眾人所未親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實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費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眾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濶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羣初蒙恩逆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關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瞶中之觀圖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明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樹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和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虛放之所從通也西望樓陵隱然如城郭而父老桓公之遺烈猶存存者北俯滌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寧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爾爾取池魚蟹採酒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子弟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起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人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是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墓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食之具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墓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建賦之子適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亂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梓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宣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美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蔭然以深其中固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栢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顰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疏可以飽鄰里魚鼈節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則必仕必仕則必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臂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故樂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

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概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洄谷深窞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楸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戴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復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踞晚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人山觀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甚昔余少年從子瞻遊山可登水可涉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愠然移日其嗣然獨往造遺泉石之上樹林卉拾遺簪寶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醉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嘗之飲食雖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尋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淹南市北岸敗刺吏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潯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使署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嗣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其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書則坐市區驚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暇筋力疲廢輒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食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賤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縻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國學故也嗟

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終 雜記類七

古文辭類纂五十八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非天下之出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導賢使能考其選育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豈天下習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偕進以勸其志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爵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虛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肯出於學而學之士居於族處焉師弟子之位各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學之士居於族處焉師弟子之位各講章句課文字士法焉王者策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十年額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

學稍精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夫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與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日衆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紱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勣已下又得其任在事之歲時於其書石而錄之東望天台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用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梁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常守成法否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入以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襄禪山記。

襄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寶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寶之廬家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

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竊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意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已爲有悔盡善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介甫之閑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多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担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淵溪壑谷分別裂絕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逼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諸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閑於其居之東偏撮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耕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其忽啼求之父異焉僭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資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視之自是捐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資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爲眾人而已邪

龜无告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烏黑如鸛鶴赤冠長喙俯而啄然有聲而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坑相扶擁而上望條仰不見日如四百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蹣跚來迎與之語嚦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線繞乃得出門隔相植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樹森然如鬼魅離立突異之狀二三子又相顧曉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古文辭類纂五十八終

雜記類八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窗四圍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真然元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道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足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誰已爲誰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母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閣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嫗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東安適舊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闌扉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此吾祖太常公貞德聞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順順道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高牆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

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龍中二方二人之味味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力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項非之蛙何與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廬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一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迴瀟然隱野無欄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遠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懶出雙扉書閑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迹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閤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翁見兒衣綠衣在亭室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闊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目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滴焉如古先渾敦倚杓天以爲寶姓嘔噓應天以爲妍延年必永回壽必恆噫嘻吾兒敢觀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都超沒於賊聞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嬖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曷賴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發彼兩鬢雙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邪非邪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攜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更而自述倚尼渠余自壁可質大風疾雷余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昧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波東望大海之滄海寥寥長天陰雲四塞窅窅不來悲風蕭瑟宇宇之變日新日故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懷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哀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隄或云即古婁江已涸以墜爲江水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賓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還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賓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賓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蓮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闕之上前俯隄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賓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聞過之延賓爲具飮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飮悲懷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嘗與中丞出郭遺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嘗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賓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賓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恩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賓在勉之而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昆之馬鞍山小而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淵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蒼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悉銘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邪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驟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淺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間觀王真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草亭九峯背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知者去之其妾之革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

子或有白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子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轆車晝夜灌漑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然誰爲導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泊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鄒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四子之遺迹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振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憶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彼而非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局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模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

其後涉歷世途還其夙好爲桓溫所譏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助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遺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退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晚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邑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風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瀾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巖巖爲殿架石爲樓鑿壁爲石佛而樓大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字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墀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爲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折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蝴蝶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窺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然火燭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瀉爲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爲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爲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爲開虛之峰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欹側被之無寸土而壁而壁石中折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爲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峯中虛如植玉環而理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鸛如鷗甚眾不可名狀而首榜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爲几榻可奕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榜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

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根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簪瀝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坡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豁者會勝巖也巖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爲殿而架閣於其右一日坐閣上值大雨雲霧窮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霧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爲堂三間曰九帶之堂石三而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簪瀝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蘿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冷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鑿次曰棲真曰棲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盡則嵌石挺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爲柱者二如闢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三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俯臨大壑壑木覆之溪水自陰翳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爲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閩人雷經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鯢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美栗經雨則紅豔如繪石盡則翠畦麥隴望如在原野畔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崖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而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殿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竦其承雨溜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齋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瀾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鏘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晏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即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路澗爲橋洞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樓而居之者之曰明月洞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蟠巖壁立之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峻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穿積水深二丈焉巖三不知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有巖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梯梯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瞰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

之南有巖曰披雲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冠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南西北皆水而山石皆空虛欲來風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橋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為黃鶴峰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壁而下窺其勢欲衝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峭絕不可登其巔然下窺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兩曰晚翠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陽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寬是巖之前有絕澗橫焉遊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石有巖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右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桅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黃鶴東南復起而為妙高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峰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壁欲墜有僧構而居之巖橋皆如支柱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閣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為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為餘葉峰餘葉之南則華嚴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葉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葉峰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指點巖巖然可數自黃鶴北通是為翠微峰翠微峰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為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深遙曰石壁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玄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至石為底而仰承二梁為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露則橋下可迎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為抱龍峰抱龍與餘葉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鶴之東面也登抱龍之巔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其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峰之脊左右路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簌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幹蚪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為翠微峰自翠微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峭月諸巖也自峭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面升邱一掌二巖並立方凡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轉時時往來於白雲之上金谷之閒他山木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

劉才甫遊雲圖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洞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

有救城功故邑人破其舊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為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嚴船而賊騎突至遂功應登登天城廬州應登自今欲訪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為應登曰宜莫如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岸呼賊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度將軍麾下當成也賊將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諱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令守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盡晝夜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資成獨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為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精神大失不稍首尾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謂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曠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損而百姓獨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俯然自適於山岵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為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守漢嘉以為漢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瓶逶迤而來榮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閒悠然遠矚悠然然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乎如在三千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閒展延請工書事畫虛公載酒遊淺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為之邪於是為之記

古文辭類聚五十九終

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扼幽州戎夏交通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猘獯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漢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古城填大漠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履征如風之騰義兵沙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矧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賁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賴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夷蹙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蹙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倖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報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奉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矧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綱

揚子雲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側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東礙爲我身提黃泉骨月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鸛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汝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不瀆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芳

張孟陽劒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瞻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閣由

往漢聞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繆荊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趙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惡阻作誓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荷鋌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衆靈

韓退之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龍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焉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羣中之弊人反以汝爲叛羣中之誣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慨歎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邪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易憂且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得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懷捨也爲狂維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顧沛爾之向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晡曉背者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矜汝言語乘人不能辨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憚辨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威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每畏多言惟咎在弱者市於戮侵虐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苟莫從斯苟遠於

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味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這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張子西銘。

乾坤父母稱子茲貌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子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蒸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靈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舊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祿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遵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威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昔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千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駭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

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

頌贊類

古文辭類卷六十一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戡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審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達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儔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眾口鑠鑠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擊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衰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序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遜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向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美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席在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阿黜桀尊湯還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為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凡高首下擇所由濟蹢躅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甕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

羈絡後無筆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豈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與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亦若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席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繁柳絮之亂其若流水之舞符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縈繚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古文辭類卷六十一

雲霓而來御綵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兮倚閭闔而望于時曠
曠其將能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淵澗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妍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
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盍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
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縱橫其難遷兮歸天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泉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還棄而改求此句見於楚辭之離騷及九章之九思
乃鑒於滄海之無多兮反顧兮不足勝今言下女或處此下女非謂下女是謂閭闔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南子遊於閭闔之類多矣楚辭之類則從於閭闔無幾何下女或處此下女非謂下女是謂閭闔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嬋為媒兮嬋告余以不好雄鳩
之鳴逝兮余猶恐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鳥既受詒兮恐高辛之
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畱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
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澗澗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遠遊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也此句見於楚辭之離騷及九章之九思
博太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
衷乎故字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
服又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蕙壤以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皆參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
精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剋刻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
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皋皋繇而能調苛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
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嚴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
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鴒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
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綰紛其變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又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此句見於楚辭之離騷及九章之九思
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訥兮椒又
欲充其佩纓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隨椒
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愿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芳
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吾寧獨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靈瑩以爲
根爲余爾飛龍兮維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此句見於楚辭之離騷及九章之九思

雲霓之騰萬兮鳴玉簫之吹咻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
 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
 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
 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彈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
 舞韶兮聊假日以嬉梁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路顧而不
 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
 之所居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兮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鸛鵒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脫忘懷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違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也事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讐也豈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幸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忘也行不羣以顯越兮又眾兆之所咤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塞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佗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佳僚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屯怙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兮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燄熱焚而吹齋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翼之態也眾駭遂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昔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婬直而不豫兮鉉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燭七機而在上兮駱駝張長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伺以干際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脾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摘蕙兮糝申椒以爲橫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糗恐情質之不信兮故事著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賦疑此篇出鄧綽詞作故有飛等之語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

世澗澗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騁白驪，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馳余車兮方林，乘艤船兮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延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激浦兮，倘今夕迷不知吾所。如深林兮，青以冥冥兮，乃援之兮。居岷嶠而高而敞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兮，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履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位。子逢殃兮，比于蘓，臨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壅郁兮芳不得清兮。陰陽易位兮，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兮，乎吾將行兮。

[illegible]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寢產之不釋兮，憂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遺余以其情媛。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惡願承
聞。而自察兮。心哀悼而不敢悲夷猶兮。冀進兮。心怛傷之憤懣。歷茲情以陳辭兮。孫詳
聲而不聞。割切人之不婚兮。眾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音解得成敗復
步至不可見其子步至不可見其子乎音解得成敗復
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覿。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憐吾以其美好兮。放敖醉而不聽倡
日有烏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姁佳麗兮。牂獨處此異域。旣悍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遼遠而日忘兮。願自中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
夜兮。何晦明之苦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也此上文云反初誠謂明倫朝之不棄而者乃不遇安得揮離愁使王入金雲厚而北望焉
前四生發句意相連不得及也故曰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
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士恨士一曰上讀而爲今字又無別理爲通 古詩海不如余之止滯謂以其言不悅也下則言其所往與當小人之勢利
有異一旦上讀而爲今字又無別理爲通 古詩海不如余之止滯謂以其言不悅也下則言其所往與當小人之勢利
有異

汎汎長瀨。淪流沅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兮軫兮。軫兮軫兮。軾兒蹇吾願兮。超同志度
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鬱鬱寶浦租兮。愁歎苦神靈逕思兮。路還處幽又
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急陽王之拘困于秦其終致身後切然自有存亡憂所以渴懷歸或仇之心而

是時君臣方就逆氣冠諸將也 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此令尹子蘭所問之大者也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蒼。傷懷永懷兮，汨汨南土。時兮時兮，杳杳孔融。幽憂鬱結兮，離騷
而長歎。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利方以爲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賊。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瞭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替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
舞。同採玉石兮，一榮而相豈。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賦。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懷遠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大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
不可遠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潛
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
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拂，道遠忽兮。曾吟恆悲，永歎
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
生莫命兮，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
類兮。

橘嶺

后皇嘉樹橘徂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翫兮
曾枝剌棘圓實曄曄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情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修姱而不醜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寄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
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遇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
有稂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保兮

悲同風

悲同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天何彭咸之遠思
兮豈忘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傷之可長爲嗚呼以號嗟兮草直比而不
芳魚鱗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茶齊不同飲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
兮更統世以自況嗟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半介時志之所取兮窮賦詩之所明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兮懷微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
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憂憂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
太息之悲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爲纆兮編愁苦以爲履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存影焉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飛撫佩紕以索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
召習其若類兮時亦冉冉而將至遺荷倚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
兮誰此言之不可聊靈蓋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悲孤子嗟而投淚兮放子出而
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簷以遠望兮路眇眇之無人景響之無
應兮聞舊想而不可得悲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戰戰而不開兮氣續轉
而自縮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係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貌憂憂
之不可量兮纏綿綿之不可舒愁悄悄之常悲兮願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風兮
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頭據青冥而撫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
湛露之浮涼兮激凝霜之零秀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昆侖以瞰霧兮隱
岷山之清江潭潭淵之湛湛兮聽波聲之洶洶兮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
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飄兮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兮記瀉瀉其前後兮伴張
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
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柱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
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
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蹶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慕
產而不釋

思美人

思美人兮攬涕而望嗚呼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讀楚辭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中且
以舒中情兮志沈沈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
高而難當高辛之靈辰兮遭玄鳥而致詞欲變節以從俗兮棲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
離愁兮羌獨心猶未化嗚呼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通兮未改此度
車既覆而馬蹏兮蹏蹏獨此異路勒驥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還送父而勿驅兮
聊假日以須時指曙暉之西限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
志而愉樂兮道江夏以娛憂覽大薄之芳菲兮舉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
與玩此芳華解解薄薄與雜榮兮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綴轉兮遂委絕而離異吾且
何以娛憂兮親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馮而不改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華
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華芳以爲
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雖萎衰而滿足登高台而不說兮人下吾不能固
疾形之不服兮然客與而孤疑廣遠而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
日之未莫也獨焚香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
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恤心純死而不泄兮遇讒人而嫉之君
含怒以待臣兮不濟微其然否敵晦君之聰明兮虛設謀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
遷臣而弗思信諛諛之潤濁兮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謗謗而見尤怨光
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湖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情離
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數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怙死而不聊獨鄒離
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厲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愛介子忠
而立枯兮文君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慢游思入故之親身兮因縞
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弗自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
其雜糅兮孰孰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天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離兮使讒
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惠若其不可佩妒佳治之芬芳兮憂母姣而自好雖有
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兮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
列宿之錯置乘驥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汎汎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
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靈漚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起淵兮惜靡

君之不識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終

辭賦類二

屈原遠遊。

古文辭類纂六十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賈非薄而無因兮，馬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宛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涕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閉。惟肖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瘖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賁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寢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曜靈晡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渝兮，悼芳華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遊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遙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休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微兮，精氣入而靈樞。除煩猥以從遊兮，至南巢而望息。見王子而宿之兮，餐臺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涯

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子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邱兮，西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相以晚顏兮，精粹粹而始壯。質銷鏤以約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懸腰以低昂兮，馳驚騖以馳驅。馳騁以馳驅兮，班曼衍而方行。換余書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杳杳其未央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與尊收乎西皇。望彗星以爲格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暖暉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轡。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揭揭。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汎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惝恍而自眩。視融風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嫺象而並進兮，形嫺嫺而遠逝。蛇蚺蜺便娟以曾繞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乃逆以襄。回舒并節以馳驚兮，逌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那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羆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綠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儼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賢於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將遠徙，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而見放逐乎。吾寧嗷嗷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取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騷騷抗軀，將隨風而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蕝氏釜雷鳴謔人高張聳士無名吁嗟默兮誰知吾之
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
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通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一闢大夫
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
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
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
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終

辭賦類三

古文辭類卷六十四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
寥兮天高而氣清宋玉兮收潦而水清憐慄兮薄寒之中人憐慄兮薄寒之中人憐慄兮
就新坎壞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牛樹根兮而私自憐慄兮
辭歸兮蟬哀哀而無聲雁嗚嗚而南遊兮鷗難鳴而悲鳴獨中且而不寐兮哀蟬
之宵征時憂憂而過中兮寒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陋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
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憊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
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軫兮太息涕潸潸兮霜賦慷慨絕兮
不得中暫亂兮迷感私自憐兮何極心悵悵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深秋白露既下兮百草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
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
嚴霜收恢白之孟夏兮然坎條而沈藏葉菸已而無色兮枝葉顛翠而交橫顏頰溢而將
罷兮柯枏拂而委黃前櫛櫟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紜而將落兮恨其失時

而無當擊斷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
不時兮逢此世之匪康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怊怳而震盪兮何所憂之
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愴明

竊悲夫蕙華之發兮紛紛施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
此蕙兮嗟無以異於眾芳閨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悶憊之悵悵兮願一見
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
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淫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獨守此無澤兮
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御駿驥而不來兮策鸞鶴而取路當世豈無騷騷兮
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馳跳而遠去覺鴈皆喙大梁深兮鳳凰飄翔而
高舉圓整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鑄而難入眾鳥皆有其所登棲兮鳳獨迴避而無所集
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騷騷兮安
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騶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
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饕而妄食君
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
兮馬蹇蹇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何幸其弗濟微雪零落其增加兮乃知適命之將至願微幸而
有符兮汨莽莽兮與壘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雖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
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編淺兮信未達乎從齊竊美
申包胥之氣屢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
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
高食不嫌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備而無
喻兮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溢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視杪秋之遙夜兮心撩悵而有哀春秋遲遲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
歲兮陰陽不可與僂偕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
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悵悵而無冀中憊憊之悵悵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
以日往兮老耄靡而無虞事雖輕而現進兮塞淹留而躊躇
何沍溫之浮雲兮莫離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晞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
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默點而汗之莫辨之抗行兮嗟冥冥而薄天何
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黜黜而有取何況一國之事兮

慚憤息增歎於是乃縱獵者其址如星傳言羽獵衛枚無聲弓弩不發舉罕不傾涉
洪濤馳草草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耳節奄忽跳足流血功先待獲車已實王將
欲往見之必先齋戒時擇日而與玄服建雲旆駕龍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近
蓋發家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問賢聖輔不逮九發通暢精神察靈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堂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
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喜意紛紛擾擾未
知何意目色憂鬱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猶不自識問兮不樂悵爾
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
測矣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環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睇兮如花溫乎如璧五色並馳不可
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綺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
桂裳機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婉若游龍乘雲翔嬋被服脫薄裝沐
蘭澤含芳若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大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
無極毛嫵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
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曉他人莫睹玉覽其狀
其狀幾幾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
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質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嬌嬈於幽靜
今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窈窕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長袖以正立兮立躑躅而不安清靜其情態兮
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余嘖而請御兮願盡心之倦倦慨貞亮之潔清兮幸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
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恍恍以無端含然
諸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煩懣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佩飢鳴玉鸞整
衣服斂容顧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遂延引身不可親附似近未行中若
相直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
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遠桐腸傷氣顛倒失據間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
惆悵垂涕求之至嘆。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
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
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
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
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
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闔閭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
則不然其妻蓬頭耳聾歷齒旁行踣躄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執察
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
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宋玉之妻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
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
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照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
夏之陽鵲鳴嚶嚶羣女出桑此郊之妹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
稱詩曰遊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
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淑齋侯兮
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置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
其願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返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願大王覽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
人其為陽阿薳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為有鳳
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翔翔乎杳冥之上夫蕭離之鸞
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昆侖之墟暮鬻于碣石韓宿子孟諸大尺澤之鰈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為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
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以弋說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鵞鴈羅
罽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
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魏趙者鵞鴈也齊韓韓衛者青首也鄭魯鄭者羅
罽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為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弋以勇士為繳時張

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獲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麋雁之實也王朝
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其右臂而德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而東魏之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
二臂斷魏之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
之樂也若王之於魏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著新繳射鳴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
朝射東海夕發涇陽夜加即墨橫陳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
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
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順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
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著新繳射鳴鳥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民而南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
右臂傳楚鄢郢擊韓魏垂頭中國處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振方三千里則秦未
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
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
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
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
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涕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
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
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
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仰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
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弄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搖游乎茂樹下調乎酸鹹
候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鶴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啜
鯉仰翫陵鴈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飄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

方將修其岩窟治其綢繆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磁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豐游
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鶴其小者也紫雲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
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
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紫雲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
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戰方府之金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屯塞之內而
投已乎阻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軀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古文辭類纂六十四

辭賦類四

賈生惜誓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
兮離四海之濶濶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與
蒼龍動蚪於左騖兮白虎騁而爲右馳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騁於香冥
之中兮休息虛皇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
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瞻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
臚乎尚羊乃至少原之望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
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
兮鸞皇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蛟螭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
之逢亂世哉寄冉冉而日衰兮固價同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
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皆稱量之不審兮同權衡而就衡或推遷而苟容兮或直
言之謬謬傷誠是不察兮并初辛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
淵之龜王兮相與以夫操石梅伯數諫而至臨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惡仁人之盡節兮
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肯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

買生膠京貝

車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

校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失容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慙謹謝客客因
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逆道中
若結轡紛屯澹淡嘯嘯煩醒惕惕休休不得收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濞百病
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人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
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天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閑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
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肅醴肥厚衣裘則絳還曼煖燂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志體之安者傷血脈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

客曰既登景夷之壁南望荆山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辭離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庾懷之西廡廊四注雲城層構紛紜玄綵竦道邪交黃池紆曲洞淵白鷺孔雀鸕鶿鵝雛鵲鵲翠葉纓螭龍德牧昌昌草鳴陽魚騰躍有翼振鱗激滲帶夢覆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遶天栢桐井欄極望成林眾芳鬱鬱亂於五風從容騎鶴消息陽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有綵錯綵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嫺傅子之徒錐裾垂髻目窈心與撫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嫺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相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雄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虞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
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邈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精誠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儀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事故安敢望常侍耶乎傳曰天下無善難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一乃設用於
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
若鸞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乃在大德而不動小德而自求其得已之修矣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敕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慢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何也
本堂武帝知之不謬反言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擬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鄭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過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筮闢天以蓋割海以建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絲是觀之譬猶龜龜之製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
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固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諸先生云
而如儒矣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
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
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懼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
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
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懼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是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

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竊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
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梓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
二臣者皆極忠盡忠而主不聽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黃
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珣璣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圯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議夫詩
不云乎諛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偷愉訥終無益於主
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於殿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
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逢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
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
周餓子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安危揆度得失上
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變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
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
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義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攬方一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
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條條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罰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與池苑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
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
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人足畜積有餘固空虛風來
巢窟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
周之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第
 三
 卷

11

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邦邪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登服而巳不化俗也余向意問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冀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浮出氾濫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澗沈澗萬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胝無膚不生毛歟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待委填握鐫文奉俗循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愛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域之地舟車不迫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洋洋而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遣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繇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勳越四而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闢沫若微梓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遐撫長駕使疏迷不閉習夷聞味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禮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慶廓而羅香猶視乎敷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唱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愾同靡徒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紛綸威聲燿燿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周若叔而不昌騭逆

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邇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周成王十一年成王封公劉後稷之後於邠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述夷易易遵也德恩施洪易豐也惠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殷祚而崇冠乎二后於厥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平二后於厥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有魄四雲雲市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潤澤氣橫流武節森近雨應游原迴瀾沫首首慈鬱沒問昧昭晰昆蟲閭闔同首而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羣微塵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駟共抵之蹏獲周餘放馮于岐招翠翥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資於閭館奇物譎譎僂僂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雖魚鹽抗休之以懷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應乎進獲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太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誅諸夏樂貢百蠻執轡德年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並舉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大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寶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圖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奉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成濟厥世而屈記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也故聖王弗吝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勅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難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敬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收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還思慮總公卿之議謂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章遂作頌曰自我天授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滂澍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穡匪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滿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殷殷之獸樂我君固曰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塵靡從天瑞之機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如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燿燿正陽顯見覽瞻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諷以封禪獲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邇帥羣臣橫大河溱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姑顯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曰思唐虞之風雄目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目勸其辭曰

伊年春春將登后土禮靈祇謝汾陰於東郊茲目勒崇垂鴻發祥隄祗欽占神明者
盛哉鏤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翬六先景之乘拍奔
星之流旃發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肅被雲栢荷電輓膠轡雷轟洪鑄建五
旗義和司日頗偷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進千乘霆亂萬騎屈櫓嘒嘒旭旭天地稠敷
簸巨跳躡涌涓躍躍秦神下驚跼魂貞沴河靈曳錫瓜華蹈蹕謂也從反瓜爲切時也故漢書
注云低云蹕蹕者謂擊節也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與安步周流容與以覽
肅蹲踞如也靈祇既饗五位時欽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與安步周流容與以覽
庠介山嗟文公而慙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蕃於豁濱兮播九河於東溟登懸觀而
遙望兮聊浮游目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暇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
大靈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視陟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壈兮易圓岐之夷平乘犁龍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雲霓飛而來迎兮澤滲離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謫兮潏汎
昌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翫盪其亡雙逍近序歸
來目雨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時曆總之目羣龍麗鈞芒與
驂辱收兮服玄冥及祝融眾眾神便式道兮奮六經巨攄頌險於穆之紺熙兮過清廟
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從上讀之
下讀之

而後有乘隙賄賂以指其罪一曰擢如九也以上皆上故曰竊謂外國士族上下多私其利如朱然則刃者殆虛耳以其詞非實也然內下擊持於分之事則其取利則過之美明矣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宮俯臺沼澗池苑園林龍戲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殺土桑柘之地又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服當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園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固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固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岡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朔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廣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爲昆明池衆漢河漢建章鳳闕神明駁安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溫淵蓬萊遊觀修飾窮妙極麗雕飾制其三重以瞻齊民然至羽獵車馬器械儲備禁禁所尙余不脫尚謝非苑囿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京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

或稱義皇皇帝之謨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其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遷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龍設神聖處於玄宮高既與地平倅豈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杖楚嚴未足以爲參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陟三皇之登園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亥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俱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圃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紹虞人興澤東延昆都西馳閭闔儲積其符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查爾迺度落三嶼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濠洲鴻濛茫茫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負育之倫象盾負羽杖鏃邪而雜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帛張竟壘之罟靡日月之朱乎曳雪星之飛旗青雲爲紉虹蜺爲纓屬之乎昆侖之墟溟若天星之羅浩如瀉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機槍爲闔明月爲候榮感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軒衍侈微車輕武鴻桐捷獵殷股軫軫被陵緣峽窮登極遠者相與迺摩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所分殊事綴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旭始出乎玄扃撞濁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蔽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所尻指星之旃薄羅列缺吐火施鞭卒從沈潛淋離靡戕歲八鎮而閉關（維時將國先已合關今字乃復開關入之然後發）飛塵雲師吸咽蒲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始墮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梁徑竹林蹂躪幽巖蘭唐草燎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壘狡騎萬師彪虎之陳從橫膠輿拉盾雷駭駭駭臨海海旭天動地吸浸漫半散餘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抗旆殊鄉別趣東南西北者奔欲抱蒼猗跋犀峰蹶浮靡斯巨延搏玄狡騰空虛距連卷踰天矯娛間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茂萊獵蒙龍輾輾飛履般有帶修蛇赤豹擐犀甲蟠繞道唐破車騎雲會登降閭闔余華爲旒熊耳爲轂木仆山遐漫若天外儲與乎大蒲瀾乎子內於是天帝日晏逢紫列背（劉先生）羿氏控弦車幽輟光純天地望舒擐翼乎余至於上騰移開徙陳淫淫登部曲隊擊各按行伍望壘天旋神扶心擊逐之則倅近之則被焉不及飛蹶不得過乎驚師駭劫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中軍蹶飛騎新駭陽道天竄山一方應驛驛聲流光野並山窠叢括其雄雌沈沈落落遙嗟乎絃中三年茫然窮九閼與覷觀夫剽禽之繼險犀兕之抵觸熊羆之罕度虎豹之夜遯徒角槍題注猷猷猷怖魂亡魄失觸輻輳安發期中途退股

獲創在喻夷巨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濯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星隨珠和氏焯燦其琥珀益眩耀青炎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唯關關鴻雁嚶嚶羣族乎其中嘒嘒星鳥嘒嘒辰星上下碎燦燦若雷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鱗凌堅冰犯嚴淵探微排窮窮索蛟螭鮪狗獺猱鼯龍扶靈蟠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惟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落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斯見難衣裘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譬習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誥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墨之徒唱然竝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嶽神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繼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溢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圖幸神爵之林奮雲夢修孟諸非章華是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上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儆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使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圃弘仁惠之廣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免收宜累虞鹿舜舞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淇園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勛勳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雅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固同轡還衡荷阿房反宋史

揚子雲長楊賦有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啟漢中張羅網置索捕獬豸蒙諸虎豹狢獵狐兔麋鹿駁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防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獵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祿散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踰陝錫戎獲胡擒獬豸拖豪豬不擁槍鋌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屢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清泊為德不樂遠出以誇威震搖動以絕事卑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昔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者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滎泰封其土褒姒其民蠶商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騰沸雲擾羣聚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

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勦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羣生蟻蠹介冑被瘡汗以為萬姓請命乎聖天週展民之所誅振民之所乏規範載懷帝業七年之閱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靈躬躬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廢瑱瑱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愴聞鄭衛幼幼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蕭蕭作虜東夷橫肆羌戎哇毗閭越相亂遐張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愛整其旅邁命驍儼汾汾沸渭雲合電發飛騰波流機駭羣獸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輜輶破穹臚沙鷗餘余遂蹙乎王庭驅羣魔旋燒燼燼分剪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園焚刊山石蹂屍與脛脛累老弱吹挺挺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蟻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充塞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踴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適時以有年出兵整與戎戎振師五征習馬長楊簡力役歇校武票禽過翠然登南山瞰烏弋西歷月嶠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注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旗從者彷彿散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惜憊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師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兩楹之虞拊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援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異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福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皇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梁栗之林蹂躪芻蕘誇詡眾庶盛饗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闇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適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揚子雲解嘲

客謂揚子曰昔聞上世之士人綢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儔人之衡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戰今予幸得遇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出一言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日

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向白乎何爲官之拾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故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谷爲六七四分五割並爲戰國士無常社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貧富無常國無常存故士或自求以策或整壞以道是故鄭衍以頡頏而取世孟軻連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風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鎖缺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聚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機契人人自以爲舉陶戴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髮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崩解之巖棄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嚙吟而笑唐虞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擁帝尊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寧隙蹈踞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聖卿不拒客將相不俛眉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屬問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災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覆掌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追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鳴臬而笑鳳皇執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與耐扁鵲悲夫客曰然則塵玄無所成名乎范棼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棼魏之亡命也折肱拉膝免於微索翁肩踵背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襜褕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鑽隙折筴涕唾流涕西掛昭秦之相益其咽喉其氣搏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畏敬委轡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遺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諱矣有建更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諱矣

矣有談范棼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范棼門閥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秦山響若既隨雖其人之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之時則從焉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困若夫陶先生收功於章臺四時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驛將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刻各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青太玄范棼字子雲蜀犍爲人少時爲縣吏後爲郎中郎後爲太尉司馬卒於家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眾人之所好也笑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適抗辭幽說間意眇捐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獲賣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愈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爛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酒金彼豈好爲艱難哉欽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陷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掀膠葛騰九閭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燭八紘泰山之高不嶮峻則不能浮滂雲而散歎歎是目必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目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義之篇雅頌之錄不溫純深潤則不足目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實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目聲之吵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悅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苦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迫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操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毀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鼓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揚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鳴兮或鼻祖於汾陽靈宗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厚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累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樂目其洪濤兮暗樂目其續紛漢十世之陽明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國顯承彼洪族兮又覺曩之昌辭帶鉅矩而佩衡兮履健伯昌爲繁繁初貯厥願服兮何文肆而質質賁賁之珍璫兮鬱九戎而素賴鳳皇翔於蓬蒿兮豈爲鵲之能捷騁驪駒自曲躑兮騷騷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蛟蛟攬而不放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咬侵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矜茱萸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醕烈而莫聞兮固不如幾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慰以麗佳知眾嫵之嫉妒兮何必
 戰栗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能之所處
 吾纍之眾芳兮颺燭燭之芳苻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領而喪榮橫江湖曰南往兮云
 走乎彼蒼梧馳江剡之汎溢兮將折衷庫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與與陰
 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瑱靡與秋菊兮將曰廷夫天年臨汨羅而自殞兮
 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卷辭正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漉之芰椒藉曰要神兮
 又勤索彼瓊茅遠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死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
 恐鵲鳩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拌雄鳩自作
 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曰穆流麗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
 女彼高丘既亡驚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目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與改昔仲尼之去
 魯兮裴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湘淵漁父之飾歌兮絮沐浴
 之振衣弃由耶之所珍兮踰彭咸之所遺

醉賦類八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屬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君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陶歌虞夏斯頌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士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臨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聽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鉅州也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斜隴首之險帶以淇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限汧汧其西華嶽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陬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秦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西顧實惟作京於是脩秦嶺賊北阜拔灋灋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秦而極後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周閑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隄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挺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實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鷩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綬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疆弱枝

陸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厭士千里諸夏冠其所其陽則崇山隱天雨林
谷陸珍珍藏田美玉商洛緣其限郭什濱其足源泉灌注波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
木郊野之茂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都白之沃衣食之源地均五萬餘畝分滿
陽龍潭洪渠降雨荷成五茂垂簾殿前東郭則有通溝大溝清溝之舟山
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固苑林龍鼓澤波池連乎清溪繞以周園四
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
枝之鳥歸鳥而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
靈之正位做大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閣豐冠山之朱堂因壤材而究奇抗應
列於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閣房周通門閭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仍
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閣房周通門閭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仍
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壯鬼降降降降降降降
異觀乘凶步惟所恩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
披香發越南林蕙草驚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平孝成屋不呈材不露形
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釘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在焉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閣房周通門閭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
續紛精曜華燭仰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
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天子諸侯諸侯在廷不在朝朝在野不在朝
大漢之世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秦之毒
歌功德著乎祖宗齊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悖誨故老
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元本
見治風嚴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器總禮官之甲科羣
康孝廉之選乃城郭之制博士弟子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關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廡千列微道綺錯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
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長樂陵登道而西廂址建章而西外園設壁門之
觚棧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嶠嶠眇眇巧而鋒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
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絕胎盤而出駁塗桐枿詣與天梁上反宇以
蓋戴激

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還假還而上躋軼雲雨於太皇極迴帶於
與標猗猗而暗而不能曉攀半幹而木半日轉轉而意逐指指而仰仰
稍魂恍恍以失度巡迴而下低低懸懸於空際降周流以移步而道以紫紆又
窳而不見陽排飛而而上出若遊日於天表似無低而洋洋而唐中而後太
之湯湯揚波於萬石激神岳之府府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
神木叢生巖峻嶢嶢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握靈立之金華軌盛之混
之清英聘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歷松喬之靈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
非吾人之所崇爾乃盛暎遊之壯觀奮大武平上固固茲以威戎夸耀威
事命荆州使起烏諸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上得接翼則足集禁林而
庚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紫雲網連統龍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震蹂躪其十二三乃撓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伏
鉞要路追蹤鳥驚觸絲獸駭使鋒機不虛持豈不再擒矢不中殺中必雙
增繳豹驅虎奔突狂兇觸許少施功秦成力折倚傑投扼握壁脫口挫脰徒
挾師豹拖熊罴曳犀犀象飛越洞窟越峻崖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崩
餘禽獸珍夷於是天子乃為周王之館歷長陽之朝觀山川之體勢觀三軍
野諸條目極四裔商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會眾議功賜賜賜賜賜賜賜
車以斟酌鮮野食舉健命得豐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賜
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蔭芳菲被被發發
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
江漢沈沈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輿輦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建華
微風濤濤浮櫓女詠鼓吹吹聲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
比目無鴻雁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
雙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國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
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權第從臣之駘從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
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服先時之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得其一端故不能備舉也

而知始皇矣。夫觀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舊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爲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樹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冀敬度勢而獻其說。肅公權宜而拓其制。時皇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吾子曾不是。瞻顧曜後嗣之未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鑒子之惑。志往者王。非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混絕。無定志。梟桎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憫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懸怒雷震。遂超大河。路北嶽立。號高昌。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靈源。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業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紛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王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興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漢書禮樂志。之上儀。修衰祀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子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旣肅。乃勅大略。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敬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屬麗艷。顯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害不可踰。儼不能僂。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郊。雖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寶馴。獻嘉事。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熊。鳳蓋翠輦。繡鑾玲璫。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蹙護野。屬御方神。雨汎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寬野戈。鉞誓雲羽。旄旆霓旌。旗拂天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歛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駟部曲列校。陳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中令三驅。輜車霆激。馳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暇离。轡不施迅。超奮不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頤候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踴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騰車案節。於是鷹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絳繅。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明。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澨河源。東澨海澨。北動幽南。耀朱琅。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日孝武之所不征。李宣之所未臣。異不陸轡水懷。奔走而來。

實遂終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寶珍內
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
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鸞班玉鸞嘉珍御太平饗爾乃食畢舉微太師奏樂陳
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鉦管弦嘒嘒抗五聲極六律吹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聖四夷聞
秦德廣所及僕徒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豐獻歡洽羣臣醉降烟燭調元氣然後撤
鐘古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穉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
作也乃中書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
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
用陶匱服尚素衣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靡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華華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
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欽玄德謬言弘說咸合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
師虞夏之書誦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
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幅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瀝五嶽
帶河洛流圖書之淵建章甘泉辟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大液昆明鼎獸之風
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餘侈犯義侵禮孰與同服法度寬翼濟濟也子徒門秦阿
房之過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
西都賓望然失容逡巡階墜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
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平揚雄事實乎相如匡雅主人之好學蓋乃遇遇乎斯
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誦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膺天
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花止道舟爲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
太上示我漢行漢化惟神永賴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
繁繁庶草阜胤屢惟豐年於皇樂育
祿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煥煥其炳兮被祀文登祖廟兮享聖
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傅武仲舞賦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終

張平子二京賦。

以為燭金肥玉階

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吹其樂良且於是為歌目觀窮選延邪睨渠乎長楊之宮
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骸收謀眾互推性煩思復園制鮮野饒犒功三軍六
師子列百重酒車酌醴方獨授養升賜樂既酬鐘膳夫馳騎察貳庫空炙無夥清
酷致皇恩鴻禧施德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羊五柞之館旋忽乎
昆明之池登豫章簡射紅蒲且發七高鴻挂白鶴聯飛能不特往必加雙於是命
舟牧為水嬉浮鶴首雲芝垂翟建羽旗棹女縱橫歌發引和棹鳴鼓奏淮南度
陽阿咸河竭湘娥驚蛟蜺蛇蛇然後釣魴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鰾
牛澤虞是瀛何有春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灋
還欲敗敵復獲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
樂今日還恤我後既定且焉知何如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之而襲擊破獲珍寶
之玩好紛亂麗以多璧臨望之廣場角觝之妙戲鳥獲扛鼎都盧爭摘衝狹獲
會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
被毛羽之翮獵虎曲未終起雲飛初若龍飛後遂奔若飛陸重轉石成雷雷
而增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
超而高接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利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吐火雲霧香雲地成川流涓涓通運東海黃公赤刀神祝翼展白虎卒不能
盡於是不傳爾乃建戲車樹修飾僮奴材上下翻翻突倒投而跟結驚絕而復
百馬同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心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醜
邪遂若神龍之變化影后皇之為寶然後後庭歡飲傾真色從嬋嬌從中堂之壓
坐羽騎行而無翼祕舞更奏妙材勝伎妖嬈豔夫豔夫豔夫豔夫豔夫豔夫豔
似不任平羅極清商而御轉增嬋娟以此豔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鴻之翠裾朱
於盤桓重袖之纈纈要紹修短麗服麗服麗服麗服麗服麗服麗服麗服麗服
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下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志
欲窮歡極娛盛戒周詩他人是喻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
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主閭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論高祖創業繼體承
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物殷
嚴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暫烈

彌茂節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何勞第其若夢求一劑之能根此何異於
股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地耿不常厥土暨庚作誥帥人以苦力今盟上同天號於
帝皇施四海而為家富行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廢為國華獨檢寄以離離忘
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與家窮或為國所困所以辭之說也安處
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雖然有聞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未學腐受耳而賤目者
也苟有留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隨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懷穆公於
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厥是非近於此哉也周姬之末不能執政政用多僻始
於宮室卒於金虎威氏搏與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舊麗楚築華於
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而長距終得擅賜思其後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
雲閣冠南山征稅萬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平之賦威以秦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鍾氏之
焚草既蠲崇之文行火焉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焚秦
就役惟力是視百姓不能忍忍思於大漢欲滅高祖高祖受國順天行誅伐以
宋旗而建大號而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固圉圉軍於垓下鍾子嬰於帳中因秦宮室據其
府庫作洛之制度則未暇是以西歷當官目說阿房見離離不度不藏損之又損然
尚過於周常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識其秦而唐高祖受命建家建我區區矣文
又躬自菲薄治政升平之德武有大政士子紀綱肅然之功宜重威以撫和戎呼韓
來享咸用紀宗存主武建武十九年又言漢高祖受命建家建我區區矣文
光合純懿而論德德以春秋所讚而為美談官無嫌於往初故感而揚惡祇言子
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貴則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以秦之奢為戒辛之項
室也湯武雖遠而用師故蓋亦觀東京之事以自將乎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
以仁不恃險古民志之不諱何云嚴險與縹緲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
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闢大背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隴墜地不替土圭測景不繇不
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而勢洛洛河左伊右潁西阻九阿東門于旋
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道行乎伊闕邪徑延乎轅轅太室作鎮攝以熊耳底柱輻
流鍾以大岷瀝液湯泉黑石緇王鮪峭居龍蹕三趾處如攸儀神用挺紀龍圖授義
龜書界如召伯相宅卜洛洛食周公初基其地則直其弘魏魏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
隅九雉度堂以庭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巨猾開
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子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
飛白水鳳翔參差長銀四七其工是除復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久寧思和衷中寄哲
玄覽都茲洛宮日止日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治道豐登借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

案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園立於南宮見德傳注光武時水有柱曰祈德殿在北宮見魏紀中
十步步數敢南翔之特闢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巖抗義聲於雲商飛雲龍於春路屯
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等
安永鴻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在洛陽城南北宮西也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鶴
蘭被暉渚戲躍魚淵游龜蠃永安離宮在洛陽城北北宮東也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
鵝秋棲鸛鳴春鳴鳩鳴鴈黃關開嬰嚶於南則前殿雲臺蘇厭安福詔門曲榭郭郅城
迥奇樹珍果銅盾所藏西登少華亭候修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歷刻
我后好約乃宴所忌於東則洪池在洛陽城南北宮西也情兼綠水瀾滯內阜川禽外豐茂蔭蔽
蹕驛與鰻魚俱蝸蟪與菱茨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螭蛺蝶天馬半漢現吳
謁龍燦爛炳煥著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避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畢儀具經始勿
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暴君虐民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百布教
頻常平陽郡在晉陽門外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接時順節造舟清池泄水決泐左制
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表賈簡能相親視祈禳災於是孟春元日日皇后旁房百
僚師師于斯河泊國奉職要荒來貢惟帝臣獻琛執賞當觀乎殿下省益數萬以
二爾乃九重屬人列崇牙張鋪設鼓吹將軍司階先發交錯龍輅充庭雲旗拂翼更正
三朝庭燎省哲擢洪鐘伐鐸致勞震八部軒轅臨閤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
普譁已下雕簞於東顧謂天子下榻於東南向西方爲命也初則左右侍衛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
千將負斧戡次席粉綉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尊卑以班
璧羔皮帛之饗既奠天子乃以三牲之禮禮之穆穆虞皇皇禹濟濟禹將將虞信天下
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人或不得其
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哉此詩見前卷發京倉散聚財貨皇儲逮
興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體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燕燕千品萬
宜已事而踐勤屢貞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敬必三思以
顧愆招有道於側陋聞敢諫之直言聘明固之耿聚旋束帛之斐羹上下通情式宴且
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備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
精誠率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統純綬玉拜萊會火龍翻敵藻輝鑒
腐結飛雲之矜軀樹翠羽之高蓋建宸旒之太常粉黛悠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
騷而沛又能翰華轅金鏤鎖錫方鉉爲設位指不分明也劉琨與桓溫書云擬琨所五張圖對子孫在後世
東唐所以防微杜漸去之而後祭新二說合其乃明而後祭也左鐸鈞爵玉環鑾鋒喊和鈴缺鉅甲
輪輸轄疏駭飛輪騎蕤葳薺毼曲莖順時服而設制咸龍旂而繁纓立戈運翼與

輅木廟車九力乘軒並設班舞重屏朱旌青屋牽引既畢先將乃發旗幟皮軒通帛綉
旛雲罕九旒闔戟轆轤鱗被綸虎火藏蟬闕承華之蒲翬飛流蘇之驪殺總輕武於
後陳奏嚴鼓之嘯嘯戎士介而揚扈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
隱隱轉轉殿未出乎城闕旛已迴乎郊吟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狐竹之
管雲和之瑟雷鼓戲戲六變既畢冠軍華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成秩颺標燭之
炎煬致高燭乎太一神歆馨而頌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摧光武以作
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
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迺登於廟祔奉饗與禴祠物性辯首設其稱衡毛魚豚
貍亦有和羹滌滌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王腎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剋躬躬三推於天田
修帝藉之千畝供禋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勃已兆民勸於墾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政
陽合射肆雍設業廣宮懸金鉦鼓路設樹羽幢幢於是借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
相儀后嬭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之匪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
駕鎗於東階以須（此句係後人加）消熾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轡時乘六龍
發鯨魚鐘華鐘天內御節風后陪乘攝提迎衡極至於射宮禮畢展祭物具王夏闕駟
虞奏決拾既大彤弓斯設遂修萌於特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鑿登之貢
欲仁風衍而外流道方激而遐鏡日月會於龍飛恤民事之勞疚固休力以息勤致歡
忻於春酒執鑿刀以祖訓奉觴豆於國璽降至尊以訓恭迭迎拜乎三壽敬慎儀儀示
民不偷我有嘉寶其樂愉愉登布護蓋大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囁威
中原歲惟仲冬大闕西園虞人掌馬先期戒事率率百禽鳴請靈飢獸之所同是惟告
儆乃御小戎撫輕軒中暇四牡既信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大
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台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
具舉武士星敷鴻鴈魚麗其張翼舒軌摩掩迤匪疾匪徐取不詭遇射不窮毛并獻六
禽時膳四爲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衆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慕天乙之池宮因致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
樂無荒允允武薄狩于放既取瓊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雉除陰羣瘡
方相秉鉦坐視操前侑子童童丹首之製桃弧棘矢所發無吳飛磔乃散剛靡必斃煌
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浚天池絕飛梁捐魘魅所痛狂斬蛭蛇脂方良因耕
父於清冷濁女魘於神潢殘魃魃於罔像墟野仲而飛游光八靈爲之震懼況賊威與
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靈壘神荼副焉對操素羣目察隄陬司執道鬼京室密清罔有不

越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允淑乘與巡平岱嶽樹稼穡於原陸同衡
律而豐軌最齊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施而迴復望先帝之舊愷愷長思而
懷古俟周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
豐年之多稼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賁于九扈左瞰陽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
世而大舉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愈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
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園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沛
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誦金縢首而來王是故論
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盛改舊即儉則合美乎斯王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
爲事無事示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尙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
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削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簇所貴
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未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慙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
其穉而益冀茲為難時也故嘖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陪然
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萬天覆輝烈光燭
狹三王之起越軼五帝之長驅運二皇之遐武誰謂遐邇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嘗值
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實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遷忘反放心不覺樂
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業而
輕天命瞻仰二祖厥庸孔輝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且雖萬
乘之無懼猶休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子者雖繫塞耳車中
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卻走馬以冀車何惜騷擾與飛免方
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
槎枿畋不虞胎草木樨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其雍
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願主夫懷貞節此節前念姦惡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
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
苟好勛民以樂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勛物以窮窮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栽昧且不顧後世猶意況初制於甚泰
服者焉能改哉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填壘亂以收置解
罕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多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
朝顛覆而莫持持之者非王乎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既其所以先
入咸池不濟度於鼉鼓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概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

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
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週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
既混仰不親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
矣東漢西京諸儒皆以爲不足法其
不若東漢之賢當推末末漢成帝切實爲勝

張平子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示靖兮
縣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疎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
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縹緲蘭之秋華兮又
綴之以江離美裝積以醕烈兮允塵選而難虧既嬌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翫余
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
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惆悵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榮榮兮子不羣而介立威鸞
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忠眾僞之冒其且獲譴于羣弟兮救金
而後信賈蒸民之多僻兮長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
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節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彭虎而試象兮佔焦原而
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信還渝而事化兮浪規矩之員方實爾又於重
罰兮謂蕙蘭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紫腰褻以服箱行煩辭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
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週選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晉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
兮非余心之所嘗製溫恭之徽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解貞亮以爲懸兮難伎藝以爲珥
昭綵藻與琬琰兮瑣聲遠而聲長池樓遲以志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子兮
鵲鳴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爲霜時遊盤而代序兮鳴可與乎比伉
姘嬌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爾則蔽而不彰心猶惓惓而狐疑兮
岐趾而躓情文君爲我端誓兮利飛遜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冀迅風以揚聲一女
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當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動自強而不息兮蹈玉
階之嵯峨懼進退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禍遇九皋之介兮兮怨素意之不達還塵外
而瞥天兮據翼歸而哀鳴嗚嗚就於食焚兮我修絮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
而後靈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椒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
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
子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飄登蓬萊而容與兮隨雖拊而不傾臨瀛洲而
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徬乎扶桑飲青岑之王醴兮餐沆瀣以
爲糧發昔夢於木末兮設晨爵之高岡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崑崙神之執

五分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鬱哀二妃之未從兮願續處彼
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悲鬱鬱以慕
遠兮越邛州而遊遨瞻日中於昆吾兮烈炎火之所陶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沚汙而涌
沸溫風翕其增熱兮愁鬱悵其難聊願懷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
息兮吾欲往乎西嶠前祝融使舉麾兮繼朱鳥以承旗遽建木於廣都兮據若華而踞
蹠超軒轅於西海兮路汪氏之龍角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尊收而遂徂歟神化而蟬蛻兮明精粹而為徒飄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兮亂弱水之潺湲兮追華陰之湍激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子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徜徉而延佇惘惘而林之蔡蔡兮僚閣維之戒女黃靈兮而訪命兮穆天道其需如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味其難覆兮瞻克謀而從諸半哀病而成虎兮
雖逢見其必噬隨令瘞而尸亡兮取蜀神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聊資
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麗王肆侈於漢庭兮卒衛恤而絕緒尉廕扇而郎潛兮建
三葉而遭武董弱冠而司裘兮設王越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屈
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社而忌伯兮聞謝賊而避后通人閑於好惡兮豈昏
惑而能制厥適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策暗而還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悵顛顛
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忠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刺刃親所昵而弗識兮辨幽冥
之可信毋縣攀以悖已兮思百憂以自珍彼天監之孔明兮用葉忱而祐仁湯圖體以
禱祈兮蒙應視以拯民景三歲以替國兮獎或次於他辰魏顯亮以從治兮鬼元回以
斃秦晉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葉未富夫根生兮并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
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盡遺迹以飛聲兮執謂時之可舊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慨惘而無
倚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遵行積水之磴磴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
至兮拂宵岫之騷騷兮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蛇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
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仙顯頊而宅幽庸繼路於四裔
兮斯與彼其何望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縶乎不周遲茲森滿其腰我兮驚翩飄而不
若越宿囑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琳琳經重霄兮寂寥兮懸墮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
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運燭能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
休賦瑤粉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蓋玉芝以療飢戴勝愁其既歇
兮又前余之行運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皎麗以盛媚兮增嬌眼而蛾眉
舒沙嬌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珞與琛寶兮
申厥好以玄黃離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

曰天地烟燭百端含葩鳴鶴交頸雖鳩和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皇儲之親親兮臨榮河之洋洋伏靈過以貞珉兮
巨壙龍之飛飛登閭風之層城兮攝不死而為牀肩環翠以為橫兮白水以為樂拜
平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藏台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順本兮亦
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履戒庶僚以夙會兮食供職而並遊豐隆
軒其震霆兮列缺陣其照夜雲師繼以交集兮霖雨沛其灑塗轆轤而樹鉅兮揭
應能以服略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劒以低昂冠岳
岳其映盤兮佩綬繼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起驤氛旄浴以天旋兮蜺旌
飄以飛揚撫輪轡而還視兮心勾瀾其若湯漾上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瑤
以捷之兮右素威以司鉞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鳳其伯以函風兮激澳忽
而為清更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習習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蠟燭而上征紛飄飄以
徐展兮綏回同其揚靈呼帝閭使闢扉兮開天皇於瑤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
形形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教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
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道我暇以朗現出紫宮之淵淵兮集太極之
閭闔而王良策駟兮臨高閣之將將建圖車之赫赫兮登青林之芒芒鸞威弧之披
刺兮明曜家之封豕觀望於北落兮伐河鼓之傍輿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
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網羅通皇極塞天矯婉以連卷兮難咨
掖賴風以方輶鹹汨馳驅以罔象兮朝漫麗塵視以迷漫凌鷲青之碗碗兮弄狂飈
之洋洋靡靡鴻於宕冥兮倒景而高臨廓濛濛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屏開陽而
頻眠兮臨青綺之暗窗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惻惻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轡而
徘徊雖遊娛以愉樂兮豈悲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迎乘衆忽兮馳驅無雲非非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連翩兮紛暗曖騰騰兮反常閭收時首之逸揮兮卷注
放之還心修初服之裝裝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奏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
之珍焉遊道德之平林結典藉而為得兮敲鑿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頌頌
之微焉姑實氏之歸耕兮桑陰阪之蹊蹊慕以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
以省兮分懼余身之未救兮中情之端直兮莫若知而不應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
乎道遠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兮日大長地久歲不閒侯河之清祇懷
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第六區超騰騰絕世俗飄遙神舉是所欲天不可階
仙夫稱相舟情情兮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攝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
所求夫何思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事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輩。厥耿介之專心兮，參雄雌之姁姁。巡邱陵以經略兮，蠶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至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瀉。麥漸漸以摧芒，雉嚶嚶而朝雊。呵箱籠以揭曉，呢驪媒之變態。奮勁骸以角牴，睥睨目以旁睨。鸞綺翼而輕過，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徐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臂，倚傲翠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屏以徹鑿，表厭蹕以密微。恐芳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謂謝之荷葉，運鸞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裴微以長眺，已跟蹤而徐來。摘朱冠之絕統，敷藻翰之陪。首荊綠，素身拖繡。續青微，丹臆蘭綽。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翅，雙角特起。長游呢嚶，引之規。展應叱憐立，摧身疎時。擇黃則以密微，屬剛趾以潛擬。倒禽紛以進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驚悍害，疾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願。擊牙低齧，心平望。雀毛體摧落，振若碎錦。逸翥之儒，擅場挾兩。機雌如異，候來忽往。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機。則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懷。伊義鳥之應機，嗽攫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運進，忽交趾以接翼。彤盈齒以美發，紛首類而應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靡穢茲叢，絲翳鬱其。鳴雄振羽，依于其家。捫降邸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機之傾掉，意溢躍以振。踊。出苗以入塹，愴情駭而神悚。望懸台而對鼎，難疾肩而旋運。餘余志之精銳，擬青顏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則靡聞。而驚無見，自驚周環。同復繚繞，對辟展。旋旋把紫，隨所歷。才于中輟，復焉中銷。前則重膺，傍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旁心。狐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闊闊蕩蕩，曠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接應。刀劈絕技，如馳如軒。不高不卑，當味值。曾裂膝破，夷險殊地。馴蟲與變，戾不暇食。夕不告勤，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驚何斯藝之安逸。美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承御，豈惟早赫。此焉君舉，若乃耽榮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戲，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劉伯倫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八荒為庭。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其踞，枕藉糟粕。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葉侍側，焉如蜉蝣之與蜾蠃。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頸賜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時。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灞道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窮門抱以泗水，輔以崑崙。重江複關之限，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輦人，駕肩摩踵。地歌吹沸天，雲行翳日。鍾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伏周令。則崇墉列，濬濶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若斷岸，盡似長雲。製礮石以禦衝，糊旗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纏墻。繚羅起，敗階闕，斷木懸山。荒城狐兔，野鼠穿垣。風雨飄搖，殘照餘光。嘯嘯伏，感藏虎，乳血餐。腐前榛，塞路。嶂嶂古，旭白楊早落。寒草前衰，後稷霜氣。殺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澹粉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疑思。愁心傷已摧，若夫藻局，離帳。歌堂舞閣之基，疑淵。碧樹七林，鈞渚之飾。吳興齊秦之聲，魚龍鳥馬之玩，皆蕭瑟。滅滅沈沈，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惡心執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與之愉樂，離宮之昔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無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并運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其盡兮何言。

古文辭類纂七十一終

辭賦類十一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早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浮上氣雷鞭車兮電播轡雨
寢寢兮將隆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賜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
醑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醑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鏐之使氣不得化寒之
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
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
聖賢相運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賡賡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屏履羅別
扶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歟云多而不規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不司之不明行思
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
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發言者必鉤
其玄食多所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紙排異
端攝斥佛老補其罅張皇幽渺尋隱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潛研覈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見姚
姒渾渾無涯周諮殷鑒信乎可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知知學勇於
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
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閉士充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見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而頭重齒齟竟死何神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柁櫓櫓係櫓櫓係柁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卑舉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說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
統旨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俸錢歲廩
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陳編以盜竊然而望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捐前人之瑕疵是所許諸臣氏之不以此
為檢而營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稱者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糗半繫輒下引帆上
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取問所望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曰吉
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窮鬼與電爭先子無底
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囁若嚅欲喚嚶毛
髮盡聳顰眉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
不子愚子學子耕子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
在他子遷南荒熱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齋惟我保汝人皆汝
嫌自初及終未始肯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說有聞
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艤臭香糗糧可拍單獨一身誰為朋儕子苟備知可數
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
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復轉轉轉轉凡所
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智則窮智則窮智則窮智則窮
欺不忍言傷其大名曰學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學則窮
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娛又其大曰命命則窮命則窮命則窮命則窮
後貴在人先又其大曰交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交則窮
五患俱我寒我與誰造訓能使我迷入莫能開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
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踴俱伏抵掌頓胸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
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
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攝持塊段易一羊皮飲於肥甘甘彼彼樂天下知子誰過
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實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得書。

元和元年十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請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
曰君見子某詩詩在翰林職親而地勢不敢相問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
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為說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知我哉子其
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

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迫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救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振聯之執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舊蓄貨以釣鮮執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敢若夫狂戾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賢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譏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與既累月有來謂愈曰有譏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與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陷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齊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譏者之說也雖有譏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譏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譏疾而甚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誦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感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陷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遇譏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譏人者孰敢進而為譏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赦宰相又赦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說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棹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子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酈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鰈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軀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為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盥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鱖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矚目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解衣而上虬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剡龍攀棲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附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綺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皋之下掛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嗚呼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終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
擊鏘鳴兮琳瑯席席兮玉鎮盍將把兮酌
芳醑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靈俱養
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噩
 燭昭兮未央將儻兮諒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
 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兮既降焱遠舉兮
 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爲窮思夫君兮
 太息極勞心兮慙慙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謂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兮沉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道吾道兮洞庭辟竊拍兮懸圃莖橈兮蘭庭望滄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木極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睨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不碎紡兮水中擣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聞朝朝鵞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室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烏何萃兮蘋中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求取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渠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子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翠壁兮紫瓊播芳椒兮成堂桂樹兮蘭楸辛夷楣兮葍房罔薜荔兮爲幃懸懸櫺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綴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寧汀州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道遙兮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兮飄風兮先驅使溲雨兮灑塵兮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文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子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焉

帝之兮九阊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兮知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疎乘龍兮騰驪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愆思兮愁人兮奈何願若兮今無虧困人命兮有當孰離兮合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麝無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非兮矇子夫人兮自有美子。聖何以兮愁
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葉。湖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同風
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惡帶憐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
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
歌。孔蓋兮翠旂。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聖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嗽將出兮東方照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旌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芳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絕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璫鳴鏦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質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台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冀與長矢兮射天狼探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援余櫓兮高馳翔奮翼兮以東行

河伯

與文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山兮荷蓋駕兩龍兮膠輿良翰兮四望心飛其兮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浦兮俯懷魚鱗屋兮能常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蓮兮逐文魚與文遊兮河之清流漸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龍都兮滕子。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壑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客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朝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能止。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恨忘歸，君不見兮我不得。問山中兮，人兮勞，杜欒欒兮石泉兮，陸松柏兮思我兮。然疑作雷，顛與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猿夜鳴。風颼颼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往離憂。

二、成
一、分

操吳戈兮被犀甲，鏖鼓兮短兵接。旂常日兮敵君矢，交鋒兮士爭先。陰餘陳兮，
余行左驂。殲兮右刃傷，雪兩輪兮紮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懃兮威靈怒。嚴殺盡

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姁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寡怨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無礙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子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子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些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哲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離離黑幽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羆羆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囑字些赤蟻若象玄蟲若壺些五穀不生獲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仇仇些懸人以墮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咽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觴些些殺肢血拇逐人壓驅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縵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嗚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茲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高堂邃宇檻檻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寒夏有寒些川谷恆復流淪些光風轉蕙沕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延些祗室翠翹挂曲璗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弱芳拂壁羅帳張些纂組綺縠結奇璚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譽其有意些嬌客修態綰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遠視矚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綰帶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立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生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菱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兮樹道木離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鰲麥望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臠膾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濡醢炮羔有柘漿些鵝酸臠臠煎鵝鵝些露雞雁鵲腐而

不爽些柜枚雀餌有餽餽些瑤漿醴勺質羽觴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有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傲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曼陸離些二八齊起起鄭舞些若交竿撫案下些卒瑟狂在會頃鳴鼓些宮庭震響發越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士女維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紉班其相紛些鄭衛妖冶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昆象象基有六簡些分曹並進迨相追些成桌而年呼五白些香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播廣振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憾同心賦些酌飲國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吾南征哀哀齊集兮白芷生路貫盧江兮左長薄倚沼畔瀛兮遙望橫青瀾結纈兮齊千乘憑火延起兮玄纁悉步及驟處兮誘驕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憫青兒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皇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愛白日昭兮春氣奮發萬物遑只其陵洩行魂無歸只魂魄歸來無遠還只魂平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湖水激激只蠅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平無東湯谷寂寥只魂平無南有炎火千里蝦蛇蟻只山林險阻虎豹婉只蠅龍短狐王虺窺只魂平無南無北只魂平無西有流沙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鬋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魂平無西多害傷只魂平無北有寒山連龍絕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太白顛顛寒疑疑只魂平無往北極只魂魄歸來開以靜只自恣刑楚安以定只還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平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大勿設菹梁只鼎臠膾望和致芳只內餽餽餽味射羹只魂平歸來恣所嘗只鮮蠃甘雞和楚醢只醢豚苦狗臠且尊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平歸來恣所擇只炙鵝鵝鵝鵝只煎鵝鵝鵝鵝遠爽存只魂平歸來樂以先只四耐并執不離離只清符東飲不歡役只魂平歸來樂以先只四耐并執不離離只代秦鄭衛鳴乎張只伏戲鸞鸞楚勞商只譚和揚阿趙離倡只魂平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管娛人亂只四上讀氣極聲變只魂平歸來聽歌謠只朱臂皓齒婢以娉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平歸來安以舒只娉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平歸來靜以安只娉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姁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平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平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

媚只嬌軀可宜笑美嗚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
只南房小墻觀絕僅只曲屋步櫺宜援畜只騰躍步遊獵春田只珎錯錯衡英華假只
蕙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處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鷗鴻晨晨雜鵲鷄只鴻
鴈代遊曼鸛鷁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雲澤怕血氣盛只承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
盈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徕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漢書先生云
卑朝在臣之末本于蕭王也察篇天恩孤寡存只魂乎歸徕止始昆只田邑千畝人阜
昌只美官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徕實閭閻只名聲若日照四海
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徕尙賢士只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壓韓詩外傳云一聞而行之謂舉沐纓罷只直羈在位近禹歷只楚辭先生云
土星爲大水帝開比竊號稱極平之帝也故相稱曰皋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徕國家爲只雄雄
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
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徕尙三王只

翼生弔屈原賦

嶽承嘉惠兮，峻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汨汨羅。迺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遇
 阻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質兮，鳴皋翔翔。闕茸尊顯兮，謗諛得志。賢聖迎
 夷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兮，謂距隨夷。莫邪爲頓兮，鋌刀爲鋌。于嗟默兮，生之無
 故。幹棄周鼎兮，而實康瓠。腐罷牛兮，驂裂駟。駟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
 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諄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擇德其誰語。感潔潔其高遠
 兮，夫固自緇而遠夫。震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淵淵以隱處兮，夫豈從蜉蝣與
 蜉蝣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兮，獨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
 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幸也。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
 覽惠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鯨鯢兮，固將制於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姁兮命穠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混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無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潛以湛濕兮桂枝落而銷亡神
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坱託沈陰以頻久兮惜葳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
幼眇之相羊而菱扶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玗靡兮縹飄姚摩愈莊燕淫
行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旣激感而心遂兮包紅顏而弗明離接押以離別兮宵痛
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反兮魂放遠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試路日

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淺淫敗
亂曰佳使雨光隕未榮兮嫉妬闌耳將安程兮方時
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歎淪淪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
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嫵妍太息嗟稚子兮慟慟不
言倚所恃兮仁者不替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
想魂靈兮

古文辭類纂卷七十三終

哀祭類二

古文辭類纂七十四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嘗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閭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此是公少作，後猶取屈子成句。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五百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稽既饗矣而雨不得熱以稷也並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族也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大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慈以神也則割去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還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俯香潔也拜跪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鑒

韓退之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澤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任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憐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隨孫君，臨臨蓬山林之半，歲弊寒兒，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熊頂交，跑洞庭，漫汗黏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驅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染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瓊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遠變寒暑，枕臂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駭於飛，虎取而往來，與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鷹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遵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壽，蠅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宵林攸攸，攔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船，怒頰豕狗，鬻盤炙酒，擊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凡高下馬，伏從從事，是遺余微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康是韓明，保謹微，張獠戶歌，用還，還浦爲人受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舉，竟死不昇，敦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護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惡棺，奠不親，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限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於然，取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懷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隔羈，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傷，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苟覓，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執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靈敢道，隕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估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

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抑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何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職，我無利權，雖怨爲子之方，我我方齋祠哭，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承遠，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在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謹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實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搜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遽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纓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戚親之莫，終喪乃歸，陽瘠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達還司虞，以攝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爾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嗚呼，建中之初，子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過一昨，顧我如故，存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嚮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誼，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絏，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聞其私，退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愛，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暗言無他，往復其言，不日而還，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殯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極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冀韓退之獨孤中叔哀辭。

眾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皆蒙，誰使然耶？行為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嗚呼！其尤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有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翦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建中貞元間，余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問其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魁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惡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赴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朋既獲兮，祿賁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示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揚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賈，喪氣萎體，敗剝不譴，儼花關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勳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滅，並武同股，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同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子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歷載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于太常，輝輝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祭，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古文辭類纂七十四終

哀祭類三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古文辭類纂七十五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人員，巨軀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計，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謨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擊譏眾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益，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謨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局終伸，公其無恨，為懷平生，寓此詞。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嗚呼！師魯，是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羆虎之羣，曾不能容於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眾，而其窮而至此，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根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倚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云逝者善人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性理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煥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俯此一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向饗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其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辨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宜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蹀躞而啾唧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靈槩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向享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而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間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繼而不見遂以沒地獨聞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得如磨鋸不滅愈光一世之短為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向饗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譁鋒鏘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貽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為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賤日有聲名子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子嘗言火煎然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今存存九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賁送終恤孤則有累力惟聲與淚獨出子臆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範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亦子無所仰比朝廷無所稱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虎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魃魍魎而號狐狸皆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過及其異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惻惻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濁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視而天莫之遺育我先君懷賢逝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肯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我當而徇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忤悅臧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勸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窮文固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噉然一吟眾作卑陋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靈騷孰云坎軻白髮垂瓶才高絕俗性疎來謫謫居窮山遂信猩狖夜裘不絮朝飯絕饌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清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怡世芬莫與凡世所欲有遊無就謂當乘除併昇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忽然我親相從半歲日飲酣酣劇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閣聞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綢巾鶴氅驚笑吳婦會之難如次組織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夜頗然二孫則謂我同念子永歸涕如懸兩嗟此莫詩一樽往伯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室公來自西曾哭於庭精神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日子惇惇誰恤子福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置相子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良吏當通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寔然特立身如椅木心如金石時常宅憂慕然不置一二卿士代天轉旋事勢如絲眾比如櫛治亂之幾聞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言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鉅去太甚復其本原自史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與入見廷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台官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濟公訃報聞天以兩泣都人泣辛禮成不置人識君意能衰雖冠遂以往從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送公示歸既耕且穫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

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
嗚呼哀哉尚享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遠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聞衰興良稚于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調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問難者興起偏先會會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楮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釀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稍盜酒仁終老無邪講藝紆歌慕來千里滿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齟我璽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首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交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僥勉強彼閭不遂歸侍帝側屏屏於外身也道寒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賈廩庫遯空和其邑辭傲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嬰與公子辨祕惡業閔死憐窮惟是之蓄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於深孰鏤乎厚其傳其詳以法示久預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鄰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辭以酸醪

蘇軾先生三傳不數語而無作何大文統當作先軾治也世軾補字是也軾不懷還也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渾渙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偉倬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首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躋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憾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子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元珍學士文

我初開門屈首書誨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摯援護免於陸危離培養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植如何棄我隕命一葦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便以墮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磐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但求諸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陔堂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
歸言子之所爲贊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
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
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在邇於是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劇北幾時相見悲飲去歲愛除追尋陳述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矣知彌年乃見哭庭綰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屬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可輒前云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賈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使命與才達人賈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世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識而恥孔多地大天寬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祇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陞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駢辭往侑奠醢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寄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村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其茲醴羞以告哀悃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時
童而順意氣

仰悲歡超然一世晴憂然歡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計我側孤獨子弟決不與
世乖惟君絕縈中禍間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離獨義不愧心行贊愛

王介甫祭東向元道文。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臯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已卅矣與閒余類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草壤如沐甯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奉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先後往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耆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方靈阜武季子

爾生

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泖
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
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阿兮無失

劉方南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間寂寞聊徐氏之自得與子交唯我畏我諒我道義六藝之玄奇章逸字旣我讀書假子之廬於子焉飯飲然有餘或提觴遠適壩墓長松之陰慘怆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垂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堯堯低頭失氣自子云沒寡妻去帷幃暗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寡匪我能救哭泣陳辭惟心之疚

原注頃與子之書與過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陪舅，未顏笑言，落落道念平生朋好，遊從款款，晚遇石友之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布衾褥，權其厚薄，我生蓋冀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曾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遽然一夢，惟其令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已痛哭泣陳辭。

原廷樞而索詞，增其聲，湯令讀，名皆生感歎。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槪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輝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絕其嗣續使榮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槪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尙冀

古文辭類纂七十五終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承淵校案此書類在公務之餘精力弗逮且寓所藏書不多凡有所疑一時難得善本互證未免因仍闕疑老友蕭君敬字博學多聞頗遠致据相與揚雅雅有裨補辛丑夏以漕運北上攜至京師復就正於吳學甫京卿慨爲審覈一過良多匡益然近年反覆細勘猶正謬不少校書如增落葉信哉斯言願是版成後數數刊改固與吳康二刻大有逕庭即前後印行亦頗殊異讀者執此議彼不無滋惑今當奉諱家居偷閒歲月將歷次校正諸條與夫各書沿誤經先哲攷訂不便盡改者字之異同互有精善可兩存者撮其大要臚載依據附奉本書之後俾讀者檢證而自擇焉丙午秋記

賈生過秦論

周最案賈生爲秦與周最同姓字亦當作賈說文最犯取也賈補也義則千乘漢通作致萬也王氏

太史公談論大家要指

柳子厚案柳子厚作此 綱要案柳子厚作此 不朽案柳子厚作此

歐陽永叔爲君難

比至原作比至 於都原作於都

蘇子瞻志林

一散原作一散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近勢原作近勢 太史公曰原作太史公曰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將卒原作將卒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歌詠以相感原作歌詠以相感 主從橫原作主從橫 主策之積原作主策之積 策作刑法原作策作刑法 易亡原作易亡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自三代原作自三代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未洽原作未洽

書魏鄭公傳

待已原作待已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此下應依姚鼐補有勞其身 兩御原作兩御 崔立原作崔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臣願原作臣願 止亂原作止亂

蘇子說齊閔王

傅衛國城剛平原作傅衛國城剛平 足是也原作足是也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原作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人原作人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道涉山谷原作道涉山谷

李斯諫逐客書

損民原作損民

賈山至言

比諫原作比諫

賈生陳政事疏

不治原作不治 他原作他 所原作所 因恬原作因恬

請封建子弟疏

提之江原作提之江 指原作指

范錯言兵事書

之音原作之音 以原作以

復論募民從塞下書

相原作相

論貴粟疏

遺利原作遺利 而原作而 暮當具原作暮當具

民農樂上

上原作上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踵原作踵

路長君上德綏刑書

變化異舊原作變化異舊 受命原作受命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有好義原作有好義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沒利原作沒利

楊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歸死原作歸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而約原作而約 付界原作付界 絃服原作絃服 三年原作三年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之所原作臣之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梅山原作梅山

七

古文辭類纂 校勘記

不昭昭不昭昭者其德不昭也

劉公墓誌銘因自請行

南陽縣君謝氏墓銘魂氣則天

王介甫李公神道碑至則毀

蘇君墓誌銘大恐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怡然

袁家渴記支流

石澗記互石為底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於吳衍字

序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記未聞

樊侯廟災記移怒

敬舉亭記願迎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為所以

學舍記謹苦

擬岷臺記得

序越州鑑湖圖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慷慨有節

劉才甫浮山記幾欲乘風而去

楊子雲州箴渠絕

蘇子瞻徐州華瀾銘傳君

九成臺銘得聞

屈原離騷雖不周

惜誦熱

哀郢憂

抽思憂

懷沙鬱結

思美人縹緲

漁父萬物

宋玉九辯騷賦

風賦至其將衰也

高唐賦立觀

對楚王問足亂浮雲

莊辛說襄王類為招

賈生鵬鳥賦子鵬

枚叔七發蛾眉

漢武帝秋風辭懷佳人

狐子歌長菱

東方曼倩客難發舉事

非有先王論進不

司馬長卿子虛賦於齊

上林賦而齊

哀二世賦不得分

大人賦奮渺

長門賦懽移

難蜀父老結軌

封禪文吳曾

揚子雲甘泉賦鳥肝

遲子雲甘泉賦鳥肝

河東賦蹈義

河東賦蹈義

河東賦蹈義

河東賦蹈義

河東賦蹈義

羽獵賦 東南至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與之為朋王叔師作與之為朋校騎萬師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羽獵賦

長楊賦 暇疏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竊貨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班孟堅兩都賦 豪舉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乃致仲舞賦 噫可以進乎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張平子二京賦 稽度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思玄賦 感懋何王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列顯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張茂先鶴鵠賦 惠而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潘安仁秋興賦 末士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笙賦 勉諒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韓退之進學解 以昌陽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蘇子瞻前赤壁賦 如代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屈原九歌 登白蘋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宋玉招魂 巫陽焉乃下招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賈生吊屈原賦 之上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延昭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祭服員外文 一夕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以噤吟選作之樂五臣選漢書地理志東南至海解嘲

續古
辭類
纂
二十
一
卷

戊午夏上海會文堂
書局依長沙王氏虛
受堂藏本精校印行

續古文辭類纂序

長沙王先謙集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峽承之遺風遂行姚惜抱襲其師傳聖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發戶牖天下蔚然號為正宗承學之士如蓬蓬風如川赴壑群金最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偏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辛世用正學風靡海內者頗出諸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生鉅儒遠志浩鉅鉅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派斥宋儒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為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為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溉百年成就遠大遂未者不獨而知道者常勝至不信與道尤未逮上彰高語周秦漢魏清漢高樸之文為不足為桐城即中世文之倫相與修造立教情抱遺緒賴以不墜逮劉冠聖亂禍延海宇文物盡入土流徙展轉至今用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望老聲氣其合韻管絃鳴應然不可復得而況由桐城變為離其舊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砥礪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雖幾升降之潮變非有心世道者子貢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承事於斯存存者雖如蠶絲之漸微非有心世道者子貢也惜抱迄成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雅類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焉

例略

論辨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續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附所弗尚也體西言者不入茲錄書說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說無附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諸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續誌類元一百續八十續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續銘類元二十四續九續頌類元六續六類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上斷絕

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矣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最稱梅里馬驥傳受業黃鶴復與嚴麟生師海峰嶺山聚非師梅里師上學於聚非更事姬傳姬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伯言上輩差先伯言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存本甫出婚門少後黃鶴曾孫伯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上品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子居景文私淑海峰同時拔起者小峴師孫其尤也湘善韻甫而與星叔相先後月澹齋鵲城皆問道於仲倫存本以所學伯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亦求諸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尊用兼師兩

人異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類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韓空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顧離合之迹略可觀矣

自惜抱繼方劉為古文學天下相與嚮向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峰之世有錢伯則曾思從受其業以師說訓誦於陽湖惺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景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師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為古文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案吾師企而不及賢者則務高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與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適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謠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被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適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為二派疑誤後來吾為此體更有所謂不正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

昔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真訣自來無不盡得持正上溯昌黎兩學至也如小兒得餅於樹木已皇孫二家文集觀其相去何如驚其自得之氣民既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窮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謂師承不無綴附焉長卿言田生枕藉傳經祇以取讀同門若文章之事為下案殊開卷即得無待證明也南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為深遠其志固不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冠絕古今其於惜抱遺書讀好深思雖錄不親而塗跡競合學者將欲杜其趨避主祖姚氏而外取法梅里是矣其諸家所別所得洪纖各不相掩使有恆百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其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求殺區區寸抱幸焉識者諒是為編制始聞見苦臨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海內名家專集儲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興州沈翰賢甫開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愚自是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雖為采人生平於師友寸善奉服服膺焉前編以志永矢光緒八年春二月

目錄

論辨類

姚姬傳李斯論

吳慶鼐為人後者為大宗說

彈子居三代因革論一 三代因革論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三代因革論四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因革論六 三代因革論七 三代因革論八 顧命辨上 顧命辨下

西楚都彭城論

論辨類二

周星叔宋景公論 趙孝成王論 漢高帝論 劉孟知已說 管異之楚昭王論

胸通論 范增論上 范增論下 梅伯言臣事論 士說 韓非論 吳錯論

論辨類三

朱伯韓名實說 納蘇明允諫論 曾蘇筆原才

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 君氏卒 及晉處父盟 逆婦姜于齊 春秋君弑賊不討

不書葬 論外臣書歸書人例 伊尹五就桀解 魯隱公論 宋伯姬論 陳平周勃

論 曾通甫正統論 秦論 蓋寬饒論 戴存莊朱建論

序跋類一

朱梅崖樂間圖序 道南講授序 齋音序 彭尺木南畝先生遺書後序 讀史記

姚姬傳左傳補注序 西魏書序 莊子章義序 南園詩存序 食齋集序 楊雄

太元目錄序 恬庵遺稿序 張仲賢詩文序 禮義序 泰山道里記序 書貨殖傳

後 辨逸周書 讀司馬法六韜 讀孫子 韓紫非四書通義後序 吳殿麟方立中夫

子時文序 惺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貨殖列傳 書三國

志後 張泉文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陸師孫七家文鈔序

序跋類二

姚石甫黃香石詩序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書楚寶增輯熊襄應傳後 周星叔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再書正統論後 書蘇文定隋論後 姚春木齋處士遺集序

毛生甫練伯類後漢書公卿表序 吳仲倫書抱朴子後

序跋類三

管異之先墓記略序 孝史序 方植之文集序 讀三傳 讀晏子春秋 書蘇明允

辨姦論後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跋國勇助軍約記 梅伯言陰晉異兩序 黔

記序 桑叟甫先生集序 恥躬堂文集序 十經齋文集序 舒伯魯集序 阮小咸

詩集序 閒園詩序 帝鑑圖詩序 陳拜卿詩序 李蘊山時義序 書後漢書後

書莊子後 淮南子書後 書復社人姓氏後 書毛鄭異同考 書方植之書林揚鞭

後 書守潛記後 石瑤臣傳書後 葉耳山遺稿書後 管異之文集書後

方植之書法言後

序跋類四

朱伯韓書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後 曾滌生孫芝房侍講劄論序 歐陽生文集序

經史百家簡編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衡陽彭氏譜序 湖南文徵序 朱愼甫遺書

序 黃仙鶴前輩詩序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孟子要略序跋 書

歸震川文集後 鈔朱子小學書後 書學案小議後 書儀禮釋官後 書王雁汀前輩

勃海圖說後 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 龍翰臣粵西圖練略序 讀門參傳書後 書

歐陽子縱囚論後 書郭玉傳後 跋蘇明允集後 彭子程讀蔡仲之命 王定甫製

碑誦圖序 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孫子餘江忠烈公遺詩序 吳南屏九日鹿角登

高詩序 李公蓋詩序 歐陽功甫遺集序 毛西垣詩序 荷塘寺僧講序 歸震川

文別鈔序 記鈔本震川文後 書文中子中說後 書李翱文後 募建君山北諸亭

湘靈廟引

書類一

姚南青復某公書 朱梅崖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啟 答韓紫非書 答鄧剛使梅庵

書 與林穆菴書 又答李礪玉書 姚姬傳復汪進士輝祖書 復張君書 復孔揭

約論禘祭書 復韓紫非書 復蔣君如書 復休南陸南書 韓紫非上朱梅崖先生

書類二

吳殿麟答金理函書 答曹尚書書 答任幼直先生書 答鮑生桂星書 示諸生書

秦小峴答王惕甫書 惺子居上陳贊祇按察書 張泉文與左仲甫書 陸師孫與

友人書 陳碩士上翁學士書

書類三

姚石甫與余小坡書 復虞青一兄書 周星叔與胡雪帆兄書 呂月肅與吳仲倫先

生書 管異之與某君書 梅伯言上方尚書書 殺上汪尚書書 上某公書 答朱

丹木書 答吳子序書 朱伯韓答王子壽比部書 曾滌生復賀耦庚中丞書 致劉

孟容書 答劉孟容書 復彭麗生書 復胡潤之書 復李眉生書 與朱仲我書

復黃恕皆侍郎書 復劉寶仙中丞書 復吳南屏書 復陳虎臣書 復陳右銘太守

書 與李眉生書 與王叶庭書

書類四

張石州與陳頌南書 龍翰臣答張帝卿書 致馮展雲侍讀書 致曾滌生侍郎書

上梅伯言先生書 答羅生書 復唐子實書 孫子餘與郭筠仙書 吳南屏與楊性

農書 上曾侍郎書 已未上曾侍郎 與梅伯言先生書 與徐寧論文派書 與朱

伯韓書 京師寄家人書 答李香州書

贈序類一

朱梅崖送葉蔚文南歸序 贈黃君序 姚姬傳贈孔揭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秦小峴贈邵秀才序 張卓文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送張梧岡序 送韓珠船序 送周石生序 贈林侍郎序 馮魯川送朱伯韓序

贈序類二

曾滌笙送郭筠仙南歸序 送劉椒雲南歸序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送周若農南歸序 送唐先生南歸序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龍翰臣送呂介南遊序 邵位西贈陳義叔序 吳南屏序意贈西垣 屠禹甸夫婦八十壽序 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傳狀類一

朱梅崖黃貞女傳 彭秋士息庵翁傳 府君述 彭尺木陳和叔傳 曾孝女傳 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 張逸園家傳 張貞女傳 吳殿麟程異行傳 王節母傳 張卓文周維城傳 先妣事略

傳狀類二

姚石甫來孝女傳 管異之黃蛟門傳 梅伯言總兵劉公清家傳 王剛節公家傳 葉恭勤公傳 劉忠義傳 黃介園傳 艾方來家傳 鮑母謝孀人家傳

傳狀類三

曾滌笙葛寅軒先生家傳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龍翰臣何兩人家傳 饒通甫關忠節公家傳 吳南屏許孝子傳 葉師兩先生傳 太常徐先生傳 程日新先生家傳 黃特軒傳 先考行狀 凶第雲松事狀

碑誌類一

朱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 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彭秋士區氏曠銘 彭尺木秋士先生墓誌銘 羅臺山鄧先生墓表 姚姬傳宋雙忠祠碑文 蕭孝子祠堂碑文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夏縣知縣新城鍾君墓誌銘 汪玉飛墓誌銘 袁隨園君墓誌銘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蔡源黃君墓誌銘 蔣君墓碣 凶第君俞權厝銘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碑誌類二

惲子居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文昌宮碑陰錄 都昌元將軍廟

碑銘

莊經饒墓誌銘 張舉文墓誌銘 姜太孺人墓誌銘 張卓文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江安甫葬銘 陸祁孫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碑誌類三

鄧湘皋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誌銘 例授修職郎廣貢生候選訓導鄧君墓誌銘 叔父璧園府君墓誌銘 黃虎癡繼室陳氏墓誌銘 周星叔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毛生市贈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姚君墓誌銘 曾異之恩縣四女祠碑

碑誌類四

梅伯言原任子吉大學士戴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帶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碑誌類五

梅伯言王惠川墓誌銘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項府君墓誌銘 昭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前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男八十墓碣 鄉婦人墓表 朱儒人墓誌銘 崔泰人墓誌銘 倪孀人墓誌銘

碑誌類六

曾滌笙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畢君殉難碑記 林君殉難碑記 何君殉難碑記 劉君李霞墓誌銘 新甯劉君墓碑銘

碑誌類七

曾滌笙仁和郡君墓誌銘 唐確慎公墓誌銘 苗先嚴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鄧湘皋先生墓表 隨州李君墓表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季弟事恆墓誌銘 彭母曾孀人墓誌銘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劉母譚孀人墓誌銘 錢塘丁烈婦墓表 邵位西易安人墓表

雜記類

姚南青方頰娘山居記 朱梅崖霞浦縣先農祠記 蘭陵愛日圖記 重遊靈應峯記 惲子記 彭尺木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姚姬傳寶扇樓後記 儀鄭堂記 登泰山記 遊靈巖記 遊媚泉記 快雨堂記 齊國府重修北樓記 孫忠愍祠記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吳殿麟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紫石泉山

房記 秦小峴除莊長

雜記類二

惲子居遊翠微峯記 一遊翠微峯記 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路記 紀言 王惲生遊
歙西徐氏園記 張景文書左仲甫事 姚石甫遊槐山記 桐城麻溪姚氏後科記 鳴
鳴謝巖異記

雜記類三

管異之餓細記 餘霞閣記 梅伯言遊小盤谷記 鉢山餘霞閣記 江寧消夏記
金山寺藏鼎記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吳淞口驗功記 光澤縣育嬰堂記 陳石
士學士授經圖記 從吾軒從征記事

雜記類四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書棚民事 記日本國事 家語約言 書楊氏婢 謁墓記
觀漁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雜記類五

曾滌筆聖哲畫像記 求闕齋記 槐陰書屋圖記 養晦堂記
雜記類六

曾滌筆湖口縣移軍水師昭忠祠記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
祠記 湘鄉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吳子序得一齋記 龍翰臣大岡
埠開練公局記 病說 孫子餘說虎

雜記類七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君山月夜泛舟記 遊大雲山記 聽雨樓記 寬樂廬記
書謝御史 書義猴事 雜說錄二 說釣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雜記類八

王惲生學石鏡錄 姚春木板銘 曾滌筆五歲 吳南屏唐子方伯夢祝齋銘 石鏡銘
錢類類 姚春木板銘 南化三賢像贊 太常寺卿葉陽趙公遺像贊 姚春

木朱古愚翁真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陸母楊孺人像贊
哀祭類一

姚姬傳祭張少詹曾敞文 祭朱竹君學士文 吳殿傳祭家慈川文 祭何生文 王
梅生祭海峯先生文 張景文崔景衡哀辭 祭金先生文 管異之祭積齋明府文
梅伯言陳石士先生祭文
哀祭類二

曾滌筆祭韓公祠文 祭湯海秋文 母弟溫甫哀詞 龍翰臣劉崇雲哀辭 孫子餘

波豐叔哀辭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費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梅伯言先生諱辭 吳雲臺

哀辭 姓氏爵里誌略 姚姬傳字南青號霞鳩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授編修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著有援鶴堂文集六卷 國史文苑有傳 朱仕琇字曼

晴號梅屋福建建甯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山東夏津縣以足
疾改補甯南府教授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六著有梅屋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國史文苑有
傳 彭紹升字其昌號亨秋士江蘇長洲人布衣乾隆五十年卒年四十四著有秋士先生遺

集六卷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五十六年進士著有二林居集二十
四卷一行居集若干卷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著有尊周居士文集

姚頤字姬傳一字夢穀號第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選
刑部郎中嘉慶十五年重宴鹿鳴 寶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著有惜抱軒文

集二十卷 國史文苑有傳 黃仕職字聖非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選山西夏縣知縣有惠政以積勞卒官著有山木集 國史文苑有傳 吳定宇殿廡號

澹泊一字小號號遂庵江蘇無錫人舉人乾隆四十一年 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
刑部右侍郎道光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著有小峴山房文集 國史大臣有傳 惲敬

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山 咸安宮書院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山東平
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以事去官卒年六十一 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

一卷言事二卷 王灼字恆生號清庵一號晴閣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六十
年大挑選東流縣教諭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卒著有惲生文集八卷 張惠言字皋文江

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七年六月卒年四十二 著有易經圖說
初二三四編 陵輟稿字神孫江蘇陽湖人舉人著有崇實齋文集三續集 陳用光

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
道光十五年八月卒年六十八著有太乙舟文集八卷 國史大臣有傳 姚鼐字碩甫

範曾孫嘉慶十三年進士由知縣官至廣西按察使咸豐二年八月卒著有東溪文集六
卷外集四卷續集五卷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舉人官南縣縣

訓導咸豐元年閏八月卒年七十五著有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
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應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知縣著有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呂

年六十一著有月清文集八卷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安徽桐城人布衣著有孟塗文集十卷 姚格字春木一字子持江蘇寶應縣人布衣著有過藝閣文集 毛嶽生字甫江蘇寶山人布衣著有休居文集六卷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諸生著有初月樓集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五年舉人卒年四十七著有因寄軒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補遺一卷 梅曾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用改訂郎中咸豐五年卒著有相規山房文集十六卷 方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增生咸豐元年五月卒年八十著有儀衛軒文集十二卷 張穆字石州山西平定州人優貢生道光十九年卒年四十一著有月齋居士文集八卷 朱琦字漁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選給事中守廣西省城功績道員留浙江候補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著有怡志堂集八卷 馮志沂字述仲號魯川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官至安徽鳳陽府知府著有微尚齋文集 曾國藩字伯高號荊南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同治十一年卒 特諡文正著有文集四卷 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三年賊陷南豐殉難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 龍殿瑞號軒五字翰臣廣西桂林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彭昱堯字子履廣西平南人舉人著有致翼堂文集 王拯元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巖山房文集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舉人山內閣中書選刑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發往東河咸豐四年以濟甯防河無效去職十一年十一月賊陷浙江殉難著有散佚齋文正公為梓其遺文一卷 曾一同字通甫一字萬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著有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 戴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舉人著有味經山館文集四卷續集三卷 孫開臣字子餘號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翰林院侍讀著有養貧文集六卷 管嗣復字小異同之子諸生通算學能文早卒同遂無後文附同集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梓湖文集十二卷

論辨類一

姚姬傳字斯論號龍宇晚傳安徽桐城人乾隆舉人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併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秦律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越時而已設所遺傳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蹙頞於私家之居而於公室之學不為之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誅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大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為之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樂禍後人而彼受其殃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焉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倍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開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書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獨營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類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促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姚姬傳字斯論號龍宇晚傳安徽桐城人乾隆舉人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併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秦律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越時而已設所遺傳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蹙頞於私家之居而於公室之學不為之勸為之者謂天下將誅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大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為之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樂禍後人而彼受其殃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焉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倍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開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書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獨營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類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促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吳殿麟為人後者後大宗說。

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大宗也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此定論也雖之者曰小宗子之繼父祖者父為之斬而忍聽其絕乎大夫之庶子為適兄弟不降而忍聽適長繼父祖者之絕乎嗟嗟是未達乎先王不輕以子後人之言也夫恩之不可解者父母也易父母而伯叔焉易伯叔而父母焉君子以為此人道之大也也孝子處此必有隱忍之痛終其身者先王雖憫小宗子之絕然絕之者天也而顧令後小宗者曰抱其離棄父母之傷則先王亦為之戚焉而不欲強矣大宗則後之者何傳曰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蓋自其先世繼別子以來世奉宗廟之靈族人賴焉如魚鱗之依大水深淵也久矣今無後而遂絕之非所以尊祖也非酬德大宗以固宗盟也非慰答諸父昆弟之道也酌輕重之宜而權起焉先王曰是可是對夫為人後者矣且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何則義處於無可通雖大宗亦以其倫代之況小宗乎或者曰代之而不後之則子之為祖者母乃不血食與應之曰不必後之而祀之此先王未之禮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何如而可為人後支子可也先儒謂以次適無次適則以妾子又無則以長適侯其生子還為所生後夫長適可後人則傳不可從矣如果侯其生為所生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乎吾謂大宗無後後以昆弟之支子昆弟無支子則後從昆弟之支子又無則由族昆弟廣推之矣必適長乎或者曰設別子傳未及五世而大宗絕或雖過五世而世世孤傳或一二昆弟相開以傳而大宗絕小宗惟適子無支子將祭之何曰大宗未及五世而絕雖有大宗之名而其功猶之小宗也無支子則以其倫代之而已若傳之已久而大宗絕後以適子則絕小宗不後則絕大宗也以宗子殤死庶子弗後之例意者亦代之以其倫乎嗟乎權者禮之精焉者也如母因孤而嫁則不絕其服仁也大宗之祀不斬義也非大宗而議後是不忍無子而忍無父母也不忍於人之父母而忍於己之父母也豈非人道之大變也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援創而為局也求其卦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濟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皆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述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剩之餘搜拾斷鱗舊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篇為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篇為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

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誣也是故與諸侯大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濟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皆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憾焉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謂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眾曰其食者半公所食和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也說也公之地其半為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為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為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為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為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國言其稱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僅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僅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僅百里子僅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為國有軍有賦軍出於郊者也賦出於遂者也言百里七十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無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聖人之書豈若是參差耶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若其時政刑未備無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原故百里七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禹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歲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為五百四百百里者乎七十五里而為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厭厭明有制至明曠也又使百里七十五里之國有可以處於五百四百三百百里成王封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勳於功德亦至明曠也益之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威以計力者曠野不旋踵而亡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民之功德又若臣管仲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雨然後能國而不爭收土而民不叛用義飲久上下一心各固其疆聖人必復封而裁之計數而割之則天下安矣是故聖人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數仍其國版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異

豈必驅天下而役井田哉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方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佛然若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令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商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豈非豈是十三民也婦人掄長欲歸利屢男子傳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乎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役世富民有田草民爲圃一圃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自給則饑饉則欲無人而圃之給如故其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兵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維縲亦不足此農圃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役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入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僞之士人人恥逐末爲之者眾放利滅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眾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韓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敗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巳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則士不聽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治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鬪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大義辭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嚳若予予曰德還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姦末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遺戍則已養兵有慮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問者矣其餘皆所謂閭閻民庶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亦於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韓子居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停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有掌禁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賜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於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非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於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至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倖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成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藁之時有人至耨耨之供有人至兵甲之用有人至墾墾之防有人至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屬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不能無勇之土可知也宋微出車扶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總總之計鬼方之伐可知也殷民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朝事之爭多而越國之遠少耕稼之暇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富以養兵侍其變至春秋而有輪出海之征重諸侯之役則國之世抑又焉馬秦漢以諸軍里一家一鄉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侍其富以民兵輔其變一善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於天也古厚而今薄教於人也古盛而今疏故古者士可以爲國而後世士不可以爲國也後世士於農圃工商之業則令之則罷之罷之則出於二役而無用服束之則情志鬱於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賢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彍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入校無害於南北軍也而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義義勇明之諸手彍夫則養兵且借助於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曰以爲養之錢何不連其計也哉

韓子居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願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役也出田役也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役也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併租庸調爲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鄉長里胥比鄰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於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庸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即後世之民

役也其祿卽後世之廩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卽後世之官役也其祿卽後世之廩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爲役三代之祿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著官役也宋稱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胥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祿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於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操操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於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顧爲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爲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爲固然至熙寧之時而民役不可爲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爲差役差役之本流變爲衙役衙役則民役而財日賸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書釋官行之後之儒者以熙寧之法而妄意詆訾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爲民害無已時知之何而可扶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資之時所以占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同戚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蠶蠶射之事哉後之治天下者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民里胥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惲子居三代因革論八

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本不本變法功本不本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乎前一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於封建之制莫要於人民之業莫急於軍國之務而聖人一旦寬大行之況乎節日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陸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短絢何必同如豆之華疏不同於廟下之瑞望不同於師車旗之完敝不同於朝果而之純是不同於市是故聖人之治有一倫物之紀名實之教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濟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於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縑陶之在甒無毫髮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昔其質父之傳魯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於拂戾趣事不至於迂回於是音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爲於信專門而薄於考

通方豈足知聖人哉是故其爲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已

惲子居顧命辨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數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本朝顧氏甯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關文焉狄設黼展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極前卽位也其間有關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卽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極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後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快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衣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稱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侯是既葬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三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踰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首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庚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稱居於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稱命不得稱王逆子劉子王麻冕黼衣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於既葬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矣雖然王說之內非向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皆領於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於既葬乎且葬稱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蓋也而於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耐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卓后燹王凡至用答賜文武之先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此冊運至一年官之何歟踰年卽位見於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王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啖說者以爲與於殯禮之哀而殺也見於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極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極前卽位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與其初三年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見於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於高宗諒陰明

憚子居顯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極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極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極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極前卽位異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於祖推之於天於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於父於祖於曾高祖下推之於子於孫於曾孫於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於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子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等於天下天下之事不可等於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此生故尊於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此生故尊於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此生故尊於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於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於無等乎其引郭晷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極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惲子居西楚彭城論。
 自淮陰侯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壘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郢於雍司馬欣於塞壘弱於郢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以上說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瑁邾爲陳留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

稽之分爲吳淝安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足也畢於手足之地不思其不安民於手足之地不思其不習國於手足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越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彭越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足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足也舍己所手足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足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足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足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召天下之兵則以重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秦之勝扼秦之衝包函山之塞塞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胡亂復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燭生降之腐奇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閭閻一有憂勤西楚廢其王則其代若燎毛射編耳指顧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實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陳涉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計貴不關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大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收秦之東三川者收秦之要道也以瑕邱中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留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勝於楚故追通韓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越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楚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棄之司馬欣董騭爲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也不軋奈何也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越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越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足月而陳餘反越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卽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騭

王禍上燕非上燕之為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為難者非秦則房之首也今人不幸鄰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帶關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資虎之入誠毋使虎以燕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周星叔漢高帝論

丁公為楚將逐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是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然則為項王臣者莫如李布丁公已殺而李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為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李布爾矣然而丁公斬李布終救高帝布救高帝卒無善於高帝自以為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為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為德而諱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恨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劉孟知已說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難處夫上以遇知已而名者亦存時已而遂行其勝者耳者可不懼哉余觀生是在是以未設禮而夫未嘗不怪其然然則行其勝者耳者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眾人一旦受高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為天下所非笑然後知古人不謂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遊以全人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將軍得指客而身愈重如使受知者皆諂諂而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資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然子有友五人皆無嫌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則傑出之材遂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願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懷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居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幸賴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為人用也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特尺寸之絲以繫北漢之鴈雖欲為之迴翼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為士之有志於立身者憂其繼也

管異之楚昭王論

楚昭王奔隨藍尹登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為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誹謗私修舊怨為可羞而以遇然能忘為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藍尹之

於昭王也分明君臣而始也觀其一戰而敗遂至漸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耻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思以識言則不智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賞貴雖立殺而律諸市故其身於理已幸而何取乎其人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迫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幸耳設其徘徊成日之津而子竹夫樂之徒者練甲而戒之立盡外無宗族託於強鄰內則以班處諸呂已盡雖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袪而見勃鞞彼其先分非君臣被其恨亦止於一已藍尹之罪賊及其君幾使先君累世之靈斬而食而為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異者其文與楚昭之謂也耶且夫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變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既曰暗其君之窮蹙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強辭亦安敢貿貿然再主其前投要領而管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此其辭聽其辭順曰使復其位以無意而取何其昧於大體耶夫君臣之義不忠不孝不節不義則必明其辭以盡其辭釋罪人而可以治者則曰刑而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是之臣也則見也肯能建之徒以也哉其言不忠不孝不節不義則必明其辭以盡其辭釋罪人而可以治者則曰刑而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是之臣也則見也肯能建之徒然後徐步而歸耳其言可以信也哉也與高昭王失國始於其不仁成於強吳之侵逼非素失德而亂以底滅亡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復舊者意其舊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戒以大義乃教其君以小道其陷於事勢固矣矣卒召白公以致亂也宜哉

管異之制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為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動信者果何為哉秦自陳涉以來後雖蒙秦之禍而秦之禍至而秦之禍起戰禍所傷專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閒併而屬於劉項劉項而而戰乎秦陽京秦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為禍也通又曰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得乎劉項雌雄之決為兩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兩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為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兩生豈愛信者觀其意大抵自為為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齊王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被已服之國不可謂仁等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

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掉國之徒無恒產而無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鄭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為資而生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既而不成則遂定言懷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巨測蓋雖為帝為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為其能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猶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算計是使世之為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管異之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為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王義帝其間帝也猶寄居也及其事羽而事且畢成其視帝也猶寄居也項且不樂有帝何有於弑義帝而天之雖然猶為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為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高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為卒皆被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而不助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為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耳屈平之諫言聽子蘭之佞說解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恩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何足以及收其故族之心哉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諸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為謀於是乎悻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為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項燕而項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離離之中嗚呼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解櫓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為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變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合此吾固知其非漢祚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管異之范增論下

鄭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提楚權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為失行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資於人是盜賊因資為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其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

則鄭生說亦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為借之以謀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鄭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巳事敗而急圖之不負德名於天下為漢王者苟深得縱橫縱橫之方而制之有道則為不可行若夫其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為惡名而不取焉為秦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為梁未視秦稱帝之書既為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其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離離之中是亡秦而號今天下既立義帝則將推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願與思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幫起攻之彼夫新破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而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試通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其富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秦人以帝王之尊受魯連所言之書以自難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以資因手其名而喪其其實其失計豈勝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背君為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則太公之起也欲奉韓彭兒謀蓋與增相類其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艱難錯節之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為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為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為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為士之心則方其為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為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為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為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襁褓撲賣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為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為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為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處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為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為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其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患也不成

於戰而成於敗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為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顧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選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分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脂膏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機奪排擠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辛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在蒲竹蒿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在蒲竹蒿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土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土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土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在蒲竹蒿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在蒲竹蒿者而變計也故

天下有木之材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存類於蒲竹蒿也而謂其能食職者之無異於用土土之所以終不出賦

梅伯言論非論。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惡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蟻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適雖無信臣左右之譏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濟其身今非方皇皇爲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害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毀而爲禍首豈不惡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子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要兒處女若其有難免於雄雉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梅伯言論非論。

是以以術數投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若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口足必不疑我爲盜雖主愚者不出此術之智門是不愚人若也蓋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勾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悟出肺肝和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善術而不作其能行善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善背之志而成功名彼是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家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日不得反顧是不得旋踵雖潮輿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殺之也錯之術蓋術也而特所授者之不我誦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在壯反昔聞乃迎還白誅其大臣且與王自首舉事不囚一錯而解兵皇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待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以帝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功其眾故王致以局頭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首不去周顒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息寇也魏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豈且其何悔之可生或曰帝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

嗣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史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史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傳變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則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蓋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續古文辭類纂二

論辨類三

宋伯韓名賢說

續古文辭類纂三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感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謙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夫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懼有深謀遠慮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養其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毀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懼則不能久於其位不知謙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以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蓋其表冠履從容步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拍攘無錯錯口禍而莫敢言而所謂謙厚廉靜退讓者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懼而有深謀遠慮者不可得矣曰謙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益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而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得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惘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所謂

鄙夫也其免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岐之類也甚矣其耻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駸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詭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生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上之在高位者必心視眼望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朱伯韓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余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其賢賢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罰並設然貴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耻而不辱以奴隸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謂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爲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少而不能諫多必如蘇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之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忍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苛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刑之機易窮故諫不知慎賢而明示以意慎賢則不體怯者不得僥倖而勇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於實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則戰事秦則智子臧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戴嵩之屬卷舌閉口於隋元言極論於唐登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奮快低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言若者中言若者下言若者如此而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留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不諫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言職也非有所利也若名貴士且耻之况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賞不以用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奈何余謂不然人情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故名義可得而誘司馬遷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入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世儒譏諫其說而記諫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則受否則已行權衡尺寸之不衷非惟國之常典宜爾蓋君臣相與之際本自明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諱也後世多忌而疑其於實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非異闕王亂朝乃至選其刑於諫選其賞於不諫而士亦矯誣曰吾不悅賞不以其是也豈其情哉自宋以後特諭愈常用法日肆雖欲如蘇氏復古之制則設諫而彼既選其刑於諫矣誰與飲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莫若近情近情則可行彼明允者君於權衡之術則於必售激而爲優泰以術奸其上者

也。惟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以術而非其術故士亦遂有不悅。然不

畏刑者大。使天下而皆不悅。實不長。天下不可為矣。

會。生。原。才。也。其。才。之。厚。薄。自。乎。自。乎。二。人。之。心。之。所。歸。而。已。民。之。生。庸。庸。者。我。豈。皆。是。也。有。一

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

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

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

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設。所。謂。一。二

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焉。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

聽。命。而。蒸。為。習。俗。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

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淫。火。就。燥。無。感。不。離。所。從

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風。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

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

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

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

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者。得。而。學。之。則。將。與。與。天。位。之。人。士。大。夫。得

吾。說。而。存。之。則。將。端。端。乎。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敗。人。才。始。是。為。之。數

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諸。已。

說。若。謂。台。為。臣。子。事。君。不。及。時。是。舍。其。大。而。取。其。細。不。應。為。大。王。事。也。將。考。公

羊。戒。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

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稱。通。何。氏。欲。自。直。其。前。說。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

義。而。格。之。以。刺。譏。是。非。之。交。夫。既。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會。明。期。可。據。之。傳。而

倡。為。異。說。是。欲。專。執。已。見。而。不。顧。例。足。以。適。履。也。何。其。悖。哉。夫。因。天。子。之。稱。王。而。託。王。法。已。又。懸。削。之。而。自。王。天。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為。而。子。所。不。敢。信。也。其。亦。可

以。無。辨。已。

龍。翰。臣。君。氏。卒。公。三。年。

此。一。人。也。左。氏。書。曰。君。氏。則。以。為。隨。母。公。殺。書。曰。尹。氏。則。以。為。周。世。卿。蓋。皆。即。春。秋。之。書

法。而。反。求。之。而。知。其。說。之。皆。不。概。於。理。也。夫。尹。氏。之。見。於。經。也。隱。矣。然。皆。屬。於。王。國。之

事。而。書。之。如。不。屬。於。王。國。之。事。則。當。書。曰。周。尹。氏。不。當。真。謂。之。為。尹。氏。也。然。則。王。子。虎。劉

卷。之。卒。何。歟。曰。二。人。皆。以。盟。會。通。於。諸。侯。不。言。周。而。可。以。見。其。長。春。秋。之。義。諸。侯。同。盟。則

赴。以。名。凡。卒。未。有。不。書。者。此。豈。如。立。王。子。朝。之。事。而。書。氏。以。惡。之。歟。然。則。左。氏。之。說。不。近

似。矣。乎。曰。謂。之。為。婦。人。是。也。謂。之。為。隨。母。則。非。也。母。不。可。言。君。氏。其。言。君。氏。則。有。以。知

其。為。隨。夫。人。也。夫。人。也。而。不。謂。夫。人。從。公。志。也。隱。尚。不。敢。自。成。其。為。君。而。有。自。立。其。夫。人

乎。史。不。沒。其。實。而。書。之。曰。卒。其。曰。君。氏。者。猶。魯。人。之。稱。公。氏。視。公。未。人。之。稱。夫。人。氏。也。公

氏。或。曰。如。子。之。說。則。前。所。謂。夫。人。子。氏。者。何。人。曰。和。母。也。和。母。則。何。為。不。葬。曰。公。不。臨。故

不。書。葬。也。然。則。前。所。謂。惠。公。仲。子。者。何。人。曰。子。氏。為。和。母。則。仲。子。之。為。孝。妻。蓋。可。知。也。此

文也其不地國內也

龍翰臣逆婦妻于齊 文公四年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爲出妻不允於魯之兆公下訓娶乎大夫故略其詞是二說者皆非也夫納幣既以上大夫矣豈親迎之時而反以微者行乎昔謂娶於齊之大夫則亦何取乎納幣之時而以吾卿行也故二傳之言不若殺梁子之爲得之也殺梁子曰其曰婦妻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婦者有姑之詞也其不氏何也曰夫人與有也此其說亦有未盡者蓋爲對姑之詞是時雖嬰兒存意欲重其母家故使公親迎於齊惟公受夫人之命以往故曰逆婦妻于齊也片臣子則雖姑在亦當稱夫人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僖公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其不言公何也諸侯之親迎禮也出疆而迎非禮也今公以夫人命而遠迎於齊可謂講私愛而棄其社稷人民之重者其不書公亦猶及鄭師伐宋而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而不書公之類是也其不曰公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亦猶是也然則莊公何爲不諱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罪之大者也文公除喪而即娶罪之小者也小可諱而大不可諱也然則夫人有娶乎曰何娶乎爾娶妻者公也受母命而迎於他國者亦公也姜何罪其不氏猶氏也姜固爲其氏矣其或書或不書者史異文耳或曰此豈姜自逆其婦也亦非也春秋史臣載筆之詞以公爲主沒公可以見義如沒婦人則疑於公日疑於使臣子之詞矣此左公羊之所以誤也

龍翰臣春秋賦賦不討不背非

此公殺之說信乎曰有可信者其可信者皆魯國之事也其不可信者皆他國之事也考魯之見於經者十二公其三公皆實賦卿內惟桓公見弑於他國齊人殺彭生以藉口彼齊公強敵諸侯聖人獨寬魯以討賊之義所以原其迹而諱其心也隱公閔公之葬在桓僖即位之時當時君臣必不肯以無禮待之計國史之文未有不書葬者聖人獨削之以見義其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臣子者深且遠也獨持此說以求他國之事則不然蔡般之自立也而景公書葬許止之停柩也而悼公書葬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極爲著臣子之極變與恕止之說以明之雖然有以知其非聖人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其責魯之臣子必不與他國之臣子同如公殺之說用之於魯可以見義而獨不可削之他國蓋經書他國之葬者因魯人往會也魯人往會者必有魯君之命如以責他國臣子之義例之是魯之葬國君之命者移無說矣然則他國君弑桓不書葬何也魯乎鄭氏之言曰國亂信弑葬者多不如禮鄭國亦不往會故不書也鄭氏以此說傳與他國之事吾則謂公殺之說可以責魯而他國之事則如鄭氏爲惟其然而蔡許二君之書葬者又何疑乎

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外臣之書入者四惟許叔人於許其有與復之美其他如鄭良霄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彌公于地樂大心大抵皆叛臣書歸者六惟宋華元陳侯之弟黃魴公孟彌爲無大罪他如歸孫林父楚公子比皆援大國卒成篡逆之事皆趙鞅刺身爲時逆因韓魏之援而得反國者也其書復歸復入者三曰衛元咺宋魚石晉欒黶而已晉趙鞅及鄭良霄宋辰諸人之罪不薄於魚石欒黶孫林父與楚公子比則較之元咺殆有甚焉而不書復歸復入者何曰鞅固未出其國也不出其國不得書復歸也鄭良霄宋辰諸人及樂大心或自許或自曹或自陳歸孫林父楚公子比皆自晉晉有所出來其歸也易矣亦不必言復也然則歸元咺非自晉歟曰元咺之迹不與趙鞅諸叛人同且國無內援非公子比之類其歸而無君命則較之孫林父又有間也書復歸從晉志也曰復者不宜復者也而於叔武之殺可以去矣不甘於一去而訴於晉因晉之勢以賴其君而已專其國其與歸欒黶魚石之盜邑以叛者相去幾何哉若趙鞅宋辰諸人則不必言復而叛君之罪已明矣故曰大夫無復道者此說是也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其夫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焉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桀樂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湯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桀樂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樂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爲焉尹於桀音亦文王爲殷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才以私已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攝春之役亦引彧爲謀主而荀以懷心之任而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範之朝獻筆之惡不若樂於無昭之任而重於湯文天下豈有未無後於破也進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者之德者亦樂居於後世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

其主豈非樛子之言而屈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其於辭亦不隱而也否則伊尹亦當氏之流矣

龍翰臣嘗論公論。

天下有爲其事而著其名者其不意其事可也天下有借其名而不足成其事者其不意其名可也李元寶之諫國也微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爲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而自居攝政之際而卒其然其不感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秦山之於臺木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惜乎隱公欲爲國之事而不知出於此也隱公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次當得立使隱公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識其爲隱公之子也長而父志而反之相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實則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雖曰討國人而喻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爲隱公者莫若窮其大權而不急居其名懷以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義正桓之爲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爲賢君諸大臣無敢專權以挾其上如是則視其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自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名之是圖圖名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僞於是嘉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蓋嘗試論之以爲隱之所以待桓爲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端之怨遂從而弑之以攘其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抑而惟恐不當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桓之信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即毅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嘆古聖人處疑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智爲不可及者哉

龍翰臣未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未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爲待姬不至守義而死劉左氏譏其女而不婦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爲賢乎曰守禮不達於經自殘其身而貽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爲也然則春秋錄伯姬之始卒繁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賢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不殺也亦宜竊焉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爲國之大母火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母不在肯不下堂然從子則無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之言則必未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姬者而後可否則有

待傳姬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而有是理乎曰然則傳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傳之所云也伯姬盛猝然遇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烈遂稍避以待其姆逮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尚不可殘殺其身以墮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即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倘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歸于戈而爲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爲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衛魯齊之來聘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非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遂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爲賢而不至於其卒而毀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爲近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本乎曰春秋大義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其變遂於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爲不可易焉中生意子之流其所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可以無惡矣

龍翰臣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與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之所爲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災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焚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平勃亦曰知不義而懼爲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已意且其時兵權尚未歸呂氏呂后欲假虛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其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觀其變而呂氏之能爲成父曰呂后陰鸞如平勃不從亦必中其他事去之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僥倖於異日而姑待焉其設是心善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即且憂憂禍難庸子終無能爲耳此尤爲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爲天所前則國家之事更誰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高王陵大平勃豈不陸離陵之守正而欲二子

有以佐之歟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亦天幸焉而不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慎勿藉口於有恃而終於不可及哉

魯通甫正統論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千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陽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子入統而不能不子子入統者豈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矣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子之善輕子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持以與奪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天下故曰不幸而稱善書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稱實不肖之說以細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正統有偏統有編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蓋統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編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稱之統也耶其父祖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爲君以爲是蓋耶是其所自有耶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耶治不免爲編以爲宗孝宗之繼繼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宗不足論統則高宗之統即太祖太宗之所由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貴之消自有正統始去正統之名而後名貴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明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子晉隋勢不得不子魏梁子魏梁勢不得不子宋齊梁陳唐皆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勢不得不重正統則勢不得不重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子矣而得者謂之貴蓋而得者謂之貴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于尊何常損毀所適今一去無復之名而名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高皇帝則曰高皇帝則曰魯通甫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奚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乙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曲輔氏麻解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于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秦靡未有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惘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蠶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壞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舊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傾錯積憤十倍之強百萬之眾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八分晉而闕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攢秦不知損亦滅不損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強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強不強於東孝之耕戰而強於秦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彘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失之強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慎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魯通甫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能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劉死天下家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殺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而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武夫其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肅主之聽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蓋寬饒之任職饒

相之存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議一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家事不實播聲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守關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覺國之患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于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嚴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請獨一霍子孟也與

小人用此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
 乃不得間而入漢平原君未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建建
 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者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視受之不
 爾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爲小人謀則
 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避辟陽之嫌不得不求爲之脫跡然辟陽之客問文
 帝追案不得不自勿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致其身于死取與之間宜何如哉
 不惟是也孔子曰喪事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體相而遂建果貧也服具
 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爲也然則建即終不爲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
 汚其軀以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甚且辟陽侯之奉視於建也誰使之故建之友陸
 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視陸生富爲爵而却之不然於其受也
 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
 圖欲有以舊之故藉辟陽以驗其貞否則知其偽而故以敗之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
 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子子自好吾輩稱於時則人
 所以冀試之者百端稍有誠未行不敗者也是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爲小人不可近
 也既視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爲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
 知天下之貌爲君子者行立節一旦敗壞地不可曉者皆敗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
 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也

續古文辭類纂三

序跋類一

朱梅崖開闢行

吾師臺先生屏居於野者六年今年春天子而巡徑先生故秩得歸休先生喜其罪之見諒於上且恩加寵命而不責其後則是公子之以榮而又便其私也既感而泣而又重念以朝夕思慮之身從是遂得釋然自放於鹿林雁瀛斷稿釘領水竹之翳雪月之映杖行舟涉入深由高天地爲之加曠景物爲之加麗蓋有得於吾藝穫無事之閒此其所以俯仰而無不自得也因命畫者續爲圖而詩歌樂之天忠臣委身於君遂有不得已之義雖偶結吏議不敢以爲文法之加而必痛其罪咎之稍此先生屏居六年未嘗自以爲閒也既而天子親加適雪不特人臣之自明若以爲無愧其官者而還之秩夫人臣於官曰省無愧然不敢自信也天子以爲無愧斯無愧矣故志慮得以自廣夫既委身天子則身爲天子之身股肱雖擯未嘗忘良也耳目雖竭未嘗忘機也天子以爲可休斯可休矣故筋力得以自休若是者乃先生之所謂樂先生之所謂閒也豈比夫枯槁沈溺之上忘大義之無所逃取一身之佚耳婚嫁之私計養父母以徜徉也哉雖然先生年五十正古人服官政之年猶櫛治器未竟其施乃稽弛朝服黑髮擊竊與二三野老僦釣艸遊盤薄酣嬉以消其精悍之氣則先生之樂或非天下士之所願也大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君子廷寄示請序蓋學者桐源洛闕間同學盛於宋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闢間也弟子迭之曰吾道南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講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竊疑公而漠然無與於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蘊使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以漸釋氏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思諸國學如作官然治二程氏所受學者也龜山墨券也羅氏某券也李氏大匠之鑄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其間土木之良敗築之堅蝕雕之巧金石操鑿之設則因事致美而於其不制無損益焉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誠與先生是書標羅李之說甚簡詎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發擇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覆於是書不足以識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公不言而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水壘秋月瑩絕瑕玷仕秀實四蜀先生於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

宋梅堯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眾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崖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惴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單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栢雜植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與聲相激壯激悲激中雖希微如鐘鼓既聞而奏發絃絲竹之音時或潺潺居人未起適頃沙磧蕭蕭肩有無緣谿獨遊其聲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聲里巷謠吟和答春杵機杼雞犬之鳴吹遠近斷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均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則輒聞谿音感而為之於是其詩思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漢澗湖湖城耳盡心足以發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誠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瓶人之地以求其所為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為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其詩琴操古歌益淵達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不備天之道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適述於古始將往而不可知也其瀟瀟蕭蕭亦得於谿之所助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辭於興觀羣怨而未遺夫名物均園詩篇篇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彭尺木南明先生遺書後序。

嗚呼道之岐出不統久矣宋之世朱與陸分途明之世王與羅異轍為其徒者各岐城壘探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宋已傳如父子兄弟陸氏之學固存乎通於兩端之間以音聲而貌之不相識猶死力鬪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當明之季為朱子之學者有梁竑高子高子之學山估而人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於古經雖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於我朝夏竦孫子瞻陽明子始有志於徹兩家之樊籬其會通上溯孔門並行不悖之指而於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明學為功又因王子而並罪高子曰是王學既授而為朱學亦曰陋夫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為心也而後之心者且以虛靈為大成矣夫不虛不靈豈非德性之不知而徒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剛哉曾大父南明先生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宋王達於孔氏既有以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陸陸子之說日出不休也於是黃陽明釋毀錄至矣簡荷之勇進修之

審具見於密證錄詩歌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乎益孫湯之繼與紹升奉承餘緒敬與同學友汪翥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為一編以論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暇計者矣

彭尺木讀史記。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煩賜地不偏威朕與單于皆肩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厥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知胃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為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重生乎故曰王者任德而不任刑報於孝文之世天下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嗚呼生之之心其入人之深如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間也及其後雖以孝武城之而弗能斷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魏徵傳左傳前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荀卿傳荀卿後人屢有附益其為邱明說經之舊及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簡尤甚疑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夫魏絳作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魏卿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懿輔此則明王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諛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謂其文詞宋結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曷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為之補注余以為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幸為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姚姬傳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虛立而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興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

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為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為正豈理也哉南康謝
靈運觀察舊居史職出郡行問以退處數年之暇慨然收之失當異西魏書二十卷以
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末紀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
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為非者然指販自淮清彼諱史事固故紀道武以往事多後詞
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加以中清之號延壽豈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
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其亡無
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哉讀其綱羅放失述作之志
存焉可也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
得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為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
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
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蓋突
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為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
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
禮之本夫子告以節儉而己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體其知和
而不以禮節也也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
勝其弊也天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言言明
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辟天地與造化為人亦志氣塞
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由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
於道而不問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為害
乎其末天下一篇篇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
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
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此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
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偏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為特會
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
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為者然則
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為象去之矣余情莊生之旨為說皆所晦乃稍論之
為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為蒐輯得百
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范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
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言其失於妄意
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惡掃蕩屢進曠昔不為利誘之士而侍御獨
不幸而與之共事錄其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高宗命和珅偕
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
得仲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
鹽政有失錮君級君旋遭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為御史使直軍機處
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嘯君而高宗
知君賢不可謂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夜入幕出積勞感疾以
殞方天子仁明軫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惡惡不能遂去第勞瘁之而已而待遺其
顧不獲遷延數日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
有為也夫大憲天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
君聞之獨喜君詩尤精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徒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
足以信其入矣余昔聞喪晚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為序以發余痛云

姚姬傳自序

丹徒王尚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傾於京師員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
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詩讀金魁使琉球遂先生同渡海即欣往故人相聚
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獨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口以口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為之益多
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者是也雖故不善詩為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
稱許以為可後遂與交密居間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而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
登城西黑龍廟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
建寧待讀出為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余在揚州賦詩別去旋旋仕京師而子
穎亦入闕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相見問詩雄傑傑現異如不可測然其
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簡伴之辭久之歸被疾
還江南而子穎為兩淮運使與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
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齋同僧使院錄又渡江宿其家
食舊室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蠲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然生平不嘗聞諸人也然先
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餽顧奇製之篇先生自是將不

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禮記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為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為年千餘為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為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夫富犯天下之所不趨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欽金鑲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竊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所特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後喜悅懌以為不可易者亦有向不敢附會要之修撰為今儒之魁後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編學好古能遊覽者各攷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古人定鑑幸賴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為余言泰安道員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讀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諸君山居適索其書讀之其攷訂古今詳嚴可謂學士待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游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東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渡澗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崎嶇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在濟南秋暮登千佛山望岱嶺諸峯遙相接嶺間隱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為之各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蓋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是山中者焉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焉君哉

姚姬傳書賈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偕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獲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甯國矣不富者乃

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已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議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易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撻蠻夷雄略震乎當世及其同晚收長尊婦之貴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督吸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姚姬傳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篇為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得其實曰文武之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遺事非誣也謹則矣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實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遺賢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啻不以數紀者若其書以數為紀之詞乃至煩復不可勝紀先王制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開羅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籍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為當耳宜飲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同書名同書不同當曰逸書逆則附之尚矣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為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為武伯者若其餘皆偽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鄭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勢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始篇為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節節為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艱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偽也尉繚子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刑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聞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為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鄒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陳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

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時多在漢獻實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鄭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圃衛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專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姚姬傳讀孫子。

左氏序闕閭事無孫武太史公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闕閭余觀之吳各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闕閭乎田齊三晉既立魏侯方柄君曰王王在春秋時大制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兵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會聚非四書通義後序。

於明之季世以天啓壬戌選貢歷任至福建海防同知當是時天下已亂所在盜賊蜂起公所歷不出佐貳之職至則謫斥廢繞城守招集流亡君皇補貢而已又多與上官忤既知事不可爲遂棄官歸公歸踰年而明亡矣公之任官慣當時內外任事者皆不得其職嘗閱兒錄一書每稽一職必由歷朝上溯之周官六典而折以本朝太祖之法度以明稱是職者之不易而當時官居其任者之非其人朝廷亦視爲故事而若不知有祖制也一篇之中反復致意焉及歸又謂國家以經義取士原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慣當時習斯事者失制科本意因著四書通義一書鉤稽史傳旁推交通而爲之說雖其義時與儒先異而意在反末季空疏無用之學歸諸實用其志深可悲也蓋自經史分門宋真文忠公著大學衍義以史證經而明邱文莊公爲衍義補王道思民書謂一書所取純駁不可同論而歸於進御以資勸戒陳有輔治道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一也公生當末世居下位不得致身入主之側陳說大義於經筵發憤爲此不欲使吾輩青賢垂世立教之旨爲後人口耳訓說攫取榮利之資敗壞人才無以爲國家用雖其爲書之體固有異於二公之所爲者而其心亦何以異於二公拳拳忠愛之心乎公此書成文綴數語於編曰吾之爲此蓋憤士無實學壞天下國家事自昔聖哲立教之心欲諸君知四子書固非空言

無資用者耳後世子孫富強藏之以俟知者嗚呼公既負其學不見施設及歸又以逕民終伏幽隱使不得有道而能文者表揚於世其行世論說不見諸史氏聲光闊放遲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能名公爲何如人也幸有其書之存小子竊不自量欲暴白公之心迹章施無極勉爲此序庶幾後世識公之書者既有以知公著書之心而考諸小子之文亦可以得其爲人大概焉公所爲聞見錄其裔孫某爲福建縣令時已刻以行世名曰仕學全書今又刻公此書板並藏之家公諱訓子孔璧姓魯氏江西新城人晚年隱居邑西西壑爭之麓自號西麓釣叟公弟諱訓子述之初爲諸生既而與公情隱自號西溪仕蹟西溪之高也

無資用者耳後世子孫富強藏之以俟知者嗚呼公既負其學不見施設及歸又以逕民終伏幽隱使不得有道而能文者表揚於世其行世論說不見諸史氏聲光闊放遲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能名公爲何如人也幸有其書之存小子竊不自量欲暴白公之心迹章施無極勉爲此序庶幾後世識公之書者既有以知公著書之心而考諸小子之文亦可以得其爲人大概焉公所爲聞見錄其裔孫某爲福建縣令時已刻以行世名曰仕學全書今又刻公此書板並藏之家公諱訓子孔璧姓魯氏江西新城人晚年隱居邑西西壑爭之麓自號西麓釣叟公弟諱訓子述之初爲諸生既而與公情隱自號西溪仕蹟西溪之高也

吳殿鳳方立中夫子時父序。

吳展應方立中夫子時文序

漢仕黜西漢之裔也

嗚呼此吾師也。尹先生之遺文。予小子奉規矩者也。始先生節千家塾于時方糧味微。從兄第執經侍側。日聆先生之訓誡而敬誦其文章。意氣磊磊。以爲世人無此樂也。先生貌擢而氣清。語言溫溫。不見鋒穎。而直方內縹緲。略絕人其所爲。經義探孔孟之言。窮六藝之源。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然而屢試於鄉。皆不遇。先君子最重先生。相對歡甚。冬寒。膏燈夜飲。酒三行。先生忽長吁。淚下。先君子怪之。先生曰。兩人髮皆白矣。曰。無言也。曰。顧小子提壺。侍飲於旁。纔前改容笑。請先生曰。他日成茂。兩人志者其此乎。時先君子已嬰木疾。歲餘矣。然謝曰。以是子辱生。吾不能待壯矣。矣。於是兩人相禮。泫然。酒未竟。罷去。其後先生卒。用於諸生。以歿生平所爲文章。本自秘惜。半皆散亡。今其存者。案然可觀也。小子定謹泣而序之。俾先生之子石。補藏之。自先生既歿之明年。先君子亦溘然長逝。一時共學之人。或天死。或謀食他方。迄於今。無一人復讀書於塾者。嗟乎。文章與道德相表裏。孝弟道德之本也。定閱古之能孝弟者。能終善者也。父師既歿。事生之禮。無所施矣。成父師令者。所以事也。定既壯。碌碌無殊。能尙何足語哉。每發先生之文。誦之。恍見先生。東鄰先人西鄰。皆成誦誦於明鏡風雪之地。有餘悲焉。

韓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煙子居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翁字達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足詔旨也故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徵請樞密吏部復往浙就試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序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勸菴先生與定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諱子孫於燕間爲會以仿之者也敬憫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苦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日進以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達達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求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貴已乎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先

惲子居 張耳 陳餘 列傳

微梁子曰：「君于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勒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十六騎之辭不設，則王道不充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慎於文，辨於物故名，止析於事故，理順慎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賢高事辭，問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囚，較賢高賢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賢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賢高絕死，坑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聞天下知是而巳。』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賢高喜足，以爲勸，赦昂入人肝腦，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與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

作史之法有一太史公嘗曰發之其二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咸聚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作者惟三遷四史五班六固七陳八壽九諸十葛十一洪十二楊十三王十四劉十五馬十六班十七固十八陳十九壽二十諸二十一葛二十二洪二十三楊二十四王二十五劉二十六馬二十七班二十八固二十九陳三十壽三十一諸三十二葛三十三洪三十四楊三十五王三十六劉三十七馬三十八班三十九固四十陳四十一壽四十二諸四十三葛四十四洪四十五楊四十六王四十七劉四十八馬四十九班五十固五十一陳五十二壽五十三諸五十四葛五十五洪五十六楊五十七王五十八劉五十九馬六十班六十一固六十二陳六十三壽六十四諸六十五葛六十六洪六十七楊六十八王六十九劉七十馬七十一班七十二固七十三陳七十四壽七十五諸七十六葛七十七洪七十八楊七十九王八十劉八十一馬八十二班八十三固八十四陳八十五壽八十六諸八十七葛八十八洪八十九楊九十王九十一劉九十二馬九十三班九十四固九十五陳九十六壽九十七諸九十八葛九十九洪一百楊一百零一王一百零二劉一百零三馬一百零四班一百零五固一百零六陳一百零七壽一百零八諸一百零九葛一百一十洪一百一十一楊一百一十二王一百一十三劉一百一十四馬一百一十五班一百一十六固一百一十七陳一百一十八壽一百一十九諸一百二十葛一百二十一洪一百二十二楊一百二十三王一百二十四劉一百二十五馬一百二十六班一百二十七固一百二十八陳一百二十九壽一百三十諸一百三十一葛一百三十二洪一百三十三楊一百三十四王一百三十五劉一百三十六馬一百三十七班一百三十八固一百三十九陳一百四十壽一百四十一諸一百四十二葛一百四十三洪一百四十四楊一百四十五王一百四十六劉一百四十七馬一百四十八班一百四十九固一百五十陳一百五十一壽一百五十二諸一百五十三葛一百五十四洪一百五十五楊一百五十六王一百五十七劉一百五十八馬一百五十九班一百六十固一百六十一陳一百六十二壽一百六十三諸一百六十四葛一百六十五洪一百六十六楊一百六十七王一百六十八劉一百六十九馬一百七十班一百七十一固一百七十二陳一百七十三壽一百七十四諸一百七十五葛一百七十六洪一百七十七楊一百七十八王一百七十九劉一百八十馬一百八十一班一百八十二固一百八十三陳一百八十四壽一百八十五諸一百八十六葛一百八十七洪一百八十八楊一百八十九王一百九十劉一百九十一馬一百九十二班一百九十三固一百九十四陳一百九十五壽一百九十六諸一百九十七葛一百九十八洪一百九十九楊二百

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爲卜筮尋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太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百篇先生注

惲子居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攸之即皇帝位文并摹古勅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的偏即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耶取反觀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獨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纒終始故皆尊之然蜀用

張皋文丁小正鄭氏易注後定序。

本經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詳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正從而定之正其謬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耻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務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含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貴惟其文哉將有取其善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熹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大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書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未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足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惟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輒往往有舛錯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原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鄭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文嘗疑留良百里以象諸侯周

官制則不合及諸會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提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眾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備物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正之功不可廢也夫

陸祁孫七家文鈔序。

陸祁孫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優絀而或挾一端以自引重則荒江老屋之間有謬卿相而不為者矣夫文之為道非所云一端者即然而顧陵嶺山南豐新安而後歷金元明之久歷得錢川荆川遵嚴三家欲求一人而四之顧劉王兩文成或且退然未敢自居況其他哉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儒儼一傳為劉蕡峯再傳為姚鼐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偽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思宋桐其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眾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為慨息也吾嘗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途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坻魯思親受業於海寧之門時時論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體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學文研精窮理其理從源而及流子居之論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澹然而清然然而有序則出望溪而求之荆川荆川之說又上而求之顧陵嶺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則視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為名也非以為名則自為之與他人為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自鍾思發之君子以為鍾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為也嗟乎魯思情抱以老終而子居泉文尚猶未也乃皆不幸溫過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領心宗仰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遺水因出其向所題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使向所選梅丘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傳擇其尤雅者部為一篇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讀云爾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也也其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眾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為東華之先書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為特也

續古文辭類纂四

序跋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五

姚石甫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於天下後世者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上下兄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未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未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貴於吾身甚重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為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於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於詩以鳴其意其言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滿天地即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慨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詩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可伸之鬱所有者然也惟然故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風鳴於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蓋嘗千百而無一見解於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樸學神韻歸愚諸求格律後以奉之知規矩繩墨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言以為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為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而藝境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乎中言詩近且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庚侯香石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諒其自好方力於治經余嘗斥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話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之越二年乃相識於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留此說以資香石無亦有竊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

周易考異一卷

稗疏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

也。明乎道正人倫致至治之風。治自天子致而力道微。七十子之徒。遠言。聖統。不終。

嗚呼有明疆事之壞至襄愍死而已極矣襄愍以剛烈孤憤之心處跋扈危疑之地迄今

是言之秦檜之亡惟其君能置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憂於天下之上而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去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姚春本爲處士遺集序

當明末造時東南人士多以文學抱節終老或名著當時或日久題顯若實應麟處士遇其一人也處士字子卓明諸生父可聘官侍御史台任國史弟萊用詞學其著聲本朝獨處士既窮身既沒累世而其詩集爲怨家所發子孫幾至獲罪是其不幸爲可悲也侍御有池館在柘溪去城絕遠晚年居焉處士侍父柏溪吟咏自樂不顧俗好時人比之范梈子孫侍御享壽年八十有終是爲處士之卯而處士以先辛辛辛辛辛辛辛私謚孝諸先生處士善於詩當時邑中稱詩者推舉人張率布衣陶深而處士與之埒時人尤稱其五言避地至吾郡交幾社諸人又嘗至張莊過故給事中許公暨卿久之乃歸其事皆於詩見之其詩亦於諸人爲近當 純皇帝時詔收天下遺書有司以弗善推行 詔意多摘字句相引罪民間以此連累或至破敗其家後 天子下詔謂大臣之義各忠所事毋稍過譴於是向之諸毀謗理沒而不顧者悉免而處士之詩亦出盡古者士之立節不以顯明殊軌而 聖朝取人之善厥然無所私意於其間此非但爲人子孫者得以表章其先仰聖人之所以含容而綽蕩之善其休美豈有建與子遊漢應交處士曾孫德全相貽斯集屬爲序引既感其事本末又歎其往來吾鄉而邑之遺書未見有能言之者茲遺文壁簡表落無數上之隱施於其時者可勝言哉

毛生甫練伯穎後漢書公卿表序

自太史公仿周譜作表孟堅仍之其後伏無忌黃景延篤等多作表弗傳史亦皆闕歐陽永叔修唐書始復爲之義法蓋備自是率增損立矣原表所由作者一代制度政刑世系歲月宗親臣工事狀爵邑拜免除貶紀志傳或書或不書皆多錯綜列之既可參考而紀志傳文之繁簡詳畧乃益合體要豈故區分條比爲哉范蔚宗後漢書其初作時本無表宋熊廣居用放錄全書與三國志司馬紹統志敘前書爲表十卷雖頗譌脫而鉤貫羅絡亦率有條理嘉定錢晦之先生嫌其舛雜疏隘復增稽山經地志金石傳記別爲諸表正訛補闕加精密然廣居始創之功不可沒焉連平練伯穎行憲而志請學勤而質敏自年十二三時已涉獵諸經三史能文性喜考辨尤達官制舊誦明議法考後漢書註刊誤復補爲是書公卿表方伯穎作時實未見熊錢與萬李野諸書而序說明瞻多合年甫十八遽卒恐天鳴呼誠謂其閭僕之材加以歲月充以學識其纂述可量哉然錢氏譏廣居百官表並載長樂衛尉太子太傅少傅大長秋司隸校尉等爲不明官制其說信矣而其所作表乃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何也司隸校尉本武帝置後魏其兵成帝又置哀帝復

置則屬大司空扶風本主爵都尉與京兆馮翊爲三輔皆無所屬故孟堅有所去取焉至東京則司隸校尉威權重矣而河南尹等七郡又皆其部目前書表名百官公卿廣居名百官其列京兆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氏則名公卿尤不當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也伯穎此表不列大將軍以不當置既置復罷不知大將軍在東京時爲五府表所不當列者雖號也此則伯穎疏耳至列司隸校尉不列河南尹則其緣實知藩籬不可以年少易焉嗟乎學術之通達難也移賅博者說或駁難近矯其弊豈出於單庸浮薄豈爲知本未載余既悲伯穎負鉅材未成又竊其深造有遠識長樂溫伊初已爲表序乃別爲論次以發其指云

吳仲倫書抱朴子後二首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閱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流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尚高節匡世諒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外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閭閻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遞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頗有可采者今日大藥成而白日神舉壽與天地長久則同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續古文辭類纂五

續古文辭類纂六

序跋類三

管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故所府君選江甯敬所府君生則知府君則知府君生二子長曰歙橋府君次曰歙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歙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字府君成字府君生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巖花窟窟是時明室初亡成字府君隱不仕故歸禍題目清故處士成字管公之墓其墓近牛首巖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軒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頤開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門頤開府君生二子長曰諸生錦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父也生同父曰崇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繁淵公別葬於安慶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自四世至皆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歙橋公以下分別派裔皆不與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伯祖從叔死亡伯祖同父孤貧時輒旅祭墓之禮益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山隴山隴山格錢一串麥飯一盂粥謝祖宗耶墓念我先輩誰爲祭掃車中馬上常涕下不可禁思夫

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西晉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并書大略以爲之序

管異之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姦媚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慮先生以孝稱閩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割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不由觀感彼德邑薛語多出邯鄲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解者前言性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滿染耳目則垂戾之習治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呼予不幸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嬰我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

管異之方伯之文集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聲之時禹皋陶有言殺戮雖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除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言出仕有功當時顏閔子嘉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勲業著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書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契宋陳之賢爲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神說書其言虛偽離離文辭上而夸大之言下而誇大之言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苟揚韓李是也而有爲文而外立言者相如魏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者深而病之嘆夫士生於世之上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陶召之功敵精成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併優並畜而讀者至以相訾訾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

更憂患疾痛四十以來悟讀書當建樹功德而文士罕不足爲以語他人慨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熹其學道一論明正軌端政學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讀之通非序至而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也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德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盡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原經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管異之讀三傳

舊嘗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于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各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質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自圭云子之道猶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極敵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諸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當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述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足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氣鄭叔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通及爲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于夏此悉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未幾患喪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卽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管異之讀晏子春秋

陽湖孫晉樞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偽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勉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爲鄭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啻至是是書自當流傳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劉向其說謂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要之道必有與墨同者故既宋非儒竊入晏子文往往言墨子問其道而新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

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遷氏說彼校書胡氏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口其父遷過其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與與

蘇明允辨蘇論後

蘇明允辨蘇論後蘇明允字公明方勺宅編其本末甚簡項見周密然蘇論謂其見陳振孫說此論亦問及二程此本脫說無憑而近世周未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明允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既爲介甫延譽而謫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介甫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戚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因首喪而之二程也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三程亦何損又況宰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管異之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一忠曰用樞官兵部侍郎巡撫重高麗雷瓊羅弟曰來官監軍諸先後以抗大英死其族大父曰碩官監察御史諫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瓊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不同謂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自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士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崇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誕博奇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聞有虛虛迂滯而廉耻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而有史閣部黃澐補羅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手承明王受制誠臣卒死於緬何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舊干戈於草莽之鄉執鞬勒於疆場之威絕斷腹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微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不居豈可爲奇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尚又曰其效可觀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

管異之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書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清州及擒滑縣賊場七事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軍勇略奇士雖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奇士而至於窮苦字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

越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梅伯言陰晉異函序

昔李吉甫叙元和郡縣志謂叙叙郡縣微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陳自秦文公祠白帝旁禱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望過鎬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詭誕之事學士大夫益貴信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難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漢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求是之意而旁探博取必裁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摅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竟若陳實事靈昭昭應肩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證隨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已意若莊若非以寄其慷慨排調不啻乎流俗之意蓋其雄於文廉於吏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素抱爲則其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梅伯言陰晉記序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之錫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賦將請文至省田先生聞之駭其無識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焉國計久遺意自得稅其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隨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徵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以上與政爲略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稿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服之事遂報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當時且以匿前議不奏結公即公無解其公爾曰吾不意書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督巡撫以包公事已還文書失恐後萌牙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實不行茲方徵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同其公意安黔民不致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瘠土不毛之上而得其可耕之田又以得吏可上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平之地使斯成於青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和而官田遂增惟利其舊德焉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供也而黔之民得至今安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下古矣若夫律細兼備俾益雅俗有準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蓋宜自爾之而有焉

得臻乎老境如君者為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不幸矣其子某以時請歸序余謂之曰
婉情適如其人不足以其不得志於世也而有憾焉有憾則憾人之名也昔與君及
鄴樓香筠同肄業於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閉而君獨不歸者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梅伯言開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
當其樞可以通懷感發抒導情至首縣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誠微繁斯會非
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賦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吏治於其民
物之活擾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得三之一而商大以巧匠鑿夷之市舶周流夫
輸以一郡殺綽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遊客之廚饌車馬舟楫輻輳浮日
夜行不休濱海之居麥魚蛤之利土沃地廣賦勇爭勝應感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
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為天下最非有幹備之才母子之華
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樞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
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港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吏治絲不繁
邦無嘆功吏無留願踵華白之遺風修德治之舊習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
曰開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
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為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錫之詩紀其事與游
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梅伯言帝鑑圖詩序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為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為
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終
季瞻次其目為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為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
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為人君者往往能各權臣而不
能容重臣為可歎也自霜先諸葛武侯察格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為重臣
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已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
與枯權權位者同類而其笑之嘆之緣百尺之竿而不思難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墜也
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磨礱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
之奇策負賊寇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
名者未有不害於庸眾者也豈惟庸眾而已當其專已獨行即君子亦疑其心而忌思有
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名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

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制者則為之不然則當忍而
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臨之危且難矣及至是進亦敗退亦
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為之時又豈復為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
公於太岳益深太岳之而為之判定其遺集書以是知其不隨俗為毀譽也則季瞻亦文
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梅伯言陳拜鄉詩序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潤甫會稽陳拜鄉皆交游中能詩人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
潤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閭冷孤遠或清醇淡古獨拜鄉自年少
時即以高才為賢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蜜繡時或劇飲談調酣嬉以自適其樂
故其詩清曠過俗而殺綽事實詞與事稱非稠雜精擇一資為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異樂
於是而特寓焉者乎吾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爾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
醉甘當是時客如垣墻饒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駸駸轉塊然如一榻
木枝委靡野耳鳥觀所謂高臺深池華燈明燭者哉以吾之慨於是知君之亦有慨於是
也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曾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往來東君僊遊久亦將
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由
為極盛為歸巢者無聲落葉本不鳴其勢然也夫水之歸海也其未至則澎湃澎湃
澎湃澎湃論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擇擇而夫之故水而使人憐而樂之非水之滴
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梅伯言李繼山時義序

抑菴舅氏謂吾家時義童子也時見李繼山先生以時義相商舅氏為文激渺思慮善
課虛而先生文精實宏博非日誦經史百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好不相類也而講
藝相得歡甚及濟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閱者咸在追憶先生貌莊氣溫進趨
猶如終日言不見說誠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曾亮童子已過於先生始得見之年
執筆為序悵然者久之昔東坡述明允之言曰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益喪矣夫文誠
工何關道之喪哉其工者工於達時者耳先生事於鄉已中年矣試題非所樂者自笑
曰吾今歲未入場也禮闈一再試即不赴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
其榮利濟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強以性情所不願而不可故先生與舅氏各
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繼山繼山自以為無
不工者又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任其道者尚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
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更後數十年吾令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君子弟師

友朋猶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茲民爲亂者多矣帝史追饑寒起刀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
救舊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有是者蓋起於東
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間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西夫能得之於
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天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
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邑視聽之樂若此者枯槁寂滅
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欲射之典有離婦之禮有日
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
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易耳目遠近與氣陽遂其鼓舞之情
而陰輯其動而思勝之意其效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雉都鄉會皆太守
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思而不可
禁也天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章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
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敘財帛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
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
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衆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
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總總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
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蟄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
眾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
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
出於上而激過清流之神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
不易與善則妄矣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秦山之爲大鳥乎以秋毫之末不知彭祖之爲壽乎以
子齊之齊之者乎其不齊也必曰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
說多以至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已遠矣與士斗角觸之徒無以異特謂
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損而反視觀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
視魏也不已乎嗟乎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侯秦之遺文所
不爲故莊子自恣稱爲仲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王者也以

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
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
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莫矣自天下之不遑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
若行不周孔文不毛髮經而中庸自居是遠矣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
子也不然則言之純護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
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憤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憤也隱矣

梅伯言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則竊竊行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
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歷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
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蓋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
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實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則莊子者耳其書非
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
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味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
之可倫比其言龜冠子勸賈誼賦人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梅伯言書復社人姓氏後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宋氏舜卿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
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地
或遠邇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可十之一嗚呼嗚呼已夫君子相遊處講說道義名
則慕衆慕衆則品清蓋必有人爲之取怨於天下而後吾以不能脫同類之耻故有爭
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誦病傳
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
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即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
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其真偽顧宗傳黨籍也亦然夫
漢與明皆受禍於臣豈而東林與幾社獨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
名賢亦爲之受屈耶至清議不立廉耻道消庸庸無耻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幾人者亦
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梅伯言書毛鄭同攷

唐人爲鄭注疏者固多鄭氏後世世漢學者賴其矣康成之箋毛傳也不然其關於毛公
也杜子春鄭司農何休等皆於康成爲輩大節未嘗苟同以尊經也夫經者古之精也

事君而爲其成大臣則必謂之專說之人矣多言終而不知此也且不修飾然則漢之師問專於經乎徐子季雅取毛鄭訓詁之異同者比而錄之問附以己意亦模學之一助也竊異夫爲康成學者有異夫康成之用心書以發之

梅伯言書方相之書林揚脚後

方子之爲此書其說既盛矣矣何亮請引仲其說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生相殺援各有私說傳之碑官而愛憎勝名實消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職官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真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謂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驕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德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夸毗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於北夢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入皆當戎馬倥傯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耻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梅伯言書守潘記後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潯縣令守城功 貴同知節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潯縣今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季被殺於馮克善而潯縣失初八日圍落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潯城而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難聚往往以期會乖離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進饑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梅伯言石瑞臣傳書後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未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魏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職節文杜元凱之流其與利與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則乎循吏之名者益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入焉曰石家紹字臣臣城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皆紳先生士民卒無不以君

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爲爲人或意焉獨爲獨力誠行之以肅其心江西書大饑饉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燬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台石台至萬眾皆迎伏跪拜曰願聽魔魔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喊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萬洵饑饉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偏衣之推食而哺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其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備者乎故自號曰民備嗟夫父母之保其子者益曰爲備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梅伯言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翼之聞其名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遊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山死矣或出書一卷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若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當稱其詩一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土之常行也自土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

梅伯言管翼之文集書後

管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贈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備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變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管亮爲之序乃書瞻音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方植之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童子蓋文以奇爲貴而童子病於腐余觀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苟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事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太元極譎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與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揚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尤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焉嘗待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漢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尙得爲知言乎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八

序跋類四

朱伯韓書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後。

續古文辭類纂七

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謂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憂悶而在世間相師成風見書筆作事交口讓之又謂往時砥柱鼎鑊皆是京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往席無異有義君子在旁知其當然亦不甚歡賞也其意殆以折節而後又以爲不憚見事者余甚奇其說既思以爲不然君子之於人之美也汲汲然道之若將不及者非以爲名也其在士將以行其權論定而官之窮則據其書之於冊以發憤憤憤以待斯世之用吾觀自古聖人衰德錄賢而論語所記如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之屬詳矣下至農門荷蓑樂官竊人孺子靡有所遺設世有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其人者則孔子亟賞之矣不然亦論次而讓之矣而歐陽永叔乃云有義君子視爲當然弗之賞也此其論過高者於古不類雖使古人堅苦卓絕之行推彼其心其視鼎鑊甘之如飴固不計人之相賞與否而有義君子終不忍忍置之而不道惡爲善書也若曰彼不爲名吾即不予以名此則宋以後過高之論大抵若此矣何飽彼哉

會雅生孫芝房侍講劄記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劄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慈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鹽車市下繕翼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曰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乘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撰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繼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據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堂茶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率宋賢開管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屏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建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末幾茶雲即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盡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爲家傳繼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臧諸劉氏之祔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篇議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余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承訣亦與茶雲同其自爲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舊書之多與茶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附附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會雅生孫芝房侍講劄記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籍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樞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

年書昌爲之誌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會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繁非官與吳德旋仲倫繁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輩從有陳學受教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繁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瑀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樹敏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激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崎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競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藜講之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數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歟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商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盜酒洶洶縣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蕪前卒歐陽生亦以療死老耆幸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臚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諸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勣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歟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歟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笙經史百家簡編序

曰六籍於秦火漢世拾綴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文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稍合同異於是有校勘之學梁世劉鍾離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所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蘇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闕密點痕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代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推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塗入而強同也

曾滌奎 國朝先正事略序

會條笙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徵明焦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伐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孫陵嶽源生文集凡述其師錢給事於徵錄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專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錄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荷吾鄉李元度次甫所著先正專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甫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道備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閤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崛起俊彥雲屯規矩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我聖祖仁皇帝乃列數百載而風流未泯屢降後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後英傑輩出若沐若衣文王之德我朝廷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傑輩出若沐若衣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邛名家手卷多至萬餘篇寺廟扁榜多至千餘篇雖寒賤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沿河摩羊犛不能踰其勞祈雨辭疾步行天潢拜臨晉盤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理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書藝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字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翔立新法別啟津

遂後來高才絕藝終究能出其範圍然則雖乾嘉盛衰之才雖異而聖祖敦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聖祖之乘運奮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治於無窮也如大書青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忠雅相倚倚營練險後白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紛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答次青在軍偏好文學籌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議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入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寬宥當時雖為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變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於線歲年恒衰貶於錙銖酌量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書話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笙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于十五世孫據以闢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為南州諸曾之祖私怪其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各曾子周古亦以闢內侯據為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為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為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既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主又懸叙漢世名賢如琅琊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叙王吉王駿之系闕陵蕭氏已稱出帝穆之後而又叙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無參稽猶像之辭公嘗議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臆也君子愜度身世信諸心則家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地遠而不敢輕試其於臨水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氏曾侍郎以諸生從戊子有三歲讀清江江克名城以百計歸巨族於金陵當其提學帥軍出入鋒鏑嘗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焉烈上及夫歿勞曰者 朝廷屢為安撫巡撫屢為請進爵貴厚厚不拜退然若溪壑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賴也同治四年東南大定侍郎與其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自衡陽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實陸諸縣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 則光緒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族之材後子弟信述師中積功累後耳爵相累爵故其與曾氏彭氏日高光大矣其承表附自豐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類者別為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源流手關疑之

謂云國譜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在衡與彭氏繫枋相間雖煙相接疑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疑其可疑者為別錄不求盡合於歐陽大譜但求惟於吾心久困兵間未遑就厥感侍郎於先務故為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曾滌笙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澗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為序其端國藩體甚適又益其美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盡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為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腑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闕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於失中以情勝者多俳側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僂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熙之開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途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義所稱義理之文遂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為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瀕五嶺西接黔蜀羣山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篇為後世言情韻者所祖述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為後世言義理者所祖述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辭體亦頗有韻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棄惟考據之文搜羅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安後世之欣慕亦以研生之學著說文以究遠詰焉貴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求體要而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過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曾滌笙朱衡南遺序

劉陽朱君文林所為書曰易圖正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督承乾隆季年之流風爲一種破碎之學所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與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誦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罵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益其鄙陋不自省而已矣朱君有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游歸命於一自六經之與白氏雜家有相之旨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膳身有餘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觀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錫其躬細過無小克敬以裕闢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幸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雖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略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曾滌筆黃仙鶴前軍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賤而過焉不加意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明足以破一隅之固執之謂也器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未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餘於語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商諸行仁者也昔者杜甫氏以彼其志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豐秋臺之摧挫而以爲憫舉一而遺二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巨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碎病頭童而不息以呻吟寒澁之語而視爲錦繡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極遠黃仙鶴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道南吏剔其奸民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棄故轍新約言義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焉爲儒爲諱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視先生此編亦

將內慙而有以自慰也夫

曾滌筆黃仙鶴前軍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寅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寓詩人戲說俾城之義賦而師宗君塋及某君某君皆願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情纖纖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難先生之姊于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爲之序竊竊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師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隨而進必有人焉輔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繼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者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廩道成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庵江蘊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羹元音之際殆於避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 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就屋於內城之西南分聽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表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營私以自存歐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慕才技而競譽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君諸君子獨得等於滄海充追而考德參而竟心既其遠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若者或論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之略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歲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視之使始於亡等又有所謂得序者余昔書圖有光文集已深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讀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向而其爲詩又約旨欽澹須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曾滌筆孟子要略序跋。

宋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書皆不著錄宋氏經義考亦何未見實應王白田氏爲宋子年譜謂此書久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承雲傳誦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接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勒一生以治宋子之業號爲精義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宋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然則宋子當日必不願其要略與集注並行也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宋氏傳能排比次第屬國諸校刻以傳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隨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沒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殘存殘存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

更有人焉莫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廣者朱子之書固難以彌遺恨者是吾輩書地下之靈祐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義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和疑詁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為四書既而諸家之說為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為集注七卷又割斷異同為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後又商榷要略五卷

好之如此其為也益深造自得則大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為病則其學

然而為於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廷令為之排定付刻因頗微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言超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

吾亡友之意台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使使子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曾國藩書齋讀川文集後

近世幾文之士頗利述周南以為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為之自我觀之不同曰而語至

政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

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於世此君子之自周詩有松高蒸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

朝餞別之詩動輒卷帙於是為之序者昌黎韓氏為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麻

桐枝指於義已侈矣熙甫則未必能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序者謂序者此

何說也又彼所為即陽春吐者情韻不韻者皆見之以意或可謂不陳乎舟以繼送

於帆際之水不復憶天下有白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也然當時頗崇曲賦之習

齊梁之雕琢號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

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習已人能安道無知何所

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則見廣而情志闊舒師友以輔其所詣固不意此哉

曾國藩鈔朱子小學後

有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說次也其義例不無

可管然古聖立教之意家資之規其於是益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

凡夫測測應欲衣食服無不示以法則因其本而利道而其性而不使縱肆矩矱之

至也既以固其筋骸則其血氣則禮樂之端益出之矣特未知焉其十五而入大學方進

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矣而終焉其已明而斯焉故達也斯闡發文之所載小學類

皆謂訓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舊儀之繁闕焉不商三代以下舍儒事之外方別

無所謂學則訓諸文字要矣若後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諸文字者亦猶其為焉乎仲尼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繼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弟子姓知

幼儀之為重而所謂訓諸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精言有動有法而蹈非

實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編編實善行二卷宋按頗遠近亦不錄

云

曾國藩書齋小讀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就事役乃寤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

五清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吾民淑世而彌經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

究二儀之變日月星辰之紀堪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

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

庶物其才能時措而成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黎之以舜之渚哲猶且好問

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而淵孟子之賢亦

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

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其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勸解也自陸象山氏以

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願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

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

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

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自謂有豪

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富貴遠適顧陽之學以靜坐為主所重仍在知

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問忠定字戴東原之流鈎研詰訓本河間

獻王實事求是之旨溯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

子所謂即物窮理者乎名曰高談數日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

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述等於許行之並耕耦耒為糧用又一蔽也出前之蔽非王氏

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山後之二蔽猶王氏而過於正是因暇廢食之類

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龔興乎湖陸子桐鄉張子蘭誠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

亭樞亭林之徒則大精微體用兼舉其地鉅公碩學頃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

別矣唐先生於是編為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致力行而不迫於臨

三六交修不擇名旨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

障而剔之豈好辯哉夫古曰遠百家皆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

亦不能獲人之心而無異辯道不相為謀則亦已矣若其有略於此而取遠焉則

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得道自標無以方備自固不為自其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

者已唐先生與人為善之志也

侍郎胡君李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校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稿為識於簡端余嘗從 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雖星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為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為主人而辨注釋為宰夫者之非司馬即周禮之官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即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側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說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款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禮旁通往往即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為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為士喪既夕二篇所言何人管人禮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職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為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飲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情惻惻而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違其儀擬於天子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覈章句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畢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邱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嗣起為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綏休爾戴氏震亦皆博洽為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吾孫培輩又能紹其家學 菁儀禮正義纂章言衷於至當微闕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繼延無替亦足使為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曾源筆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一郡乃古嶠夷之地咽義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當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韓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土子尚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益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為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疆圉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顧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臨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攝夷人之覬覦人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旻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 宣宗成皇帝下其事台兵部軍機處會議當

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鎗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 國家機務尤大者 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思焉

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

昔人謂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之時予嘗以為不然君子終其身無著書之時也豈獨年少哉雖然讀書矣將無疑乎將無信乎將無是非乎疑者將棄之手信者將意之乎是非者將一之乎必將析其疑同其信別其是非也如是則安能以無著書之為言顧吾之所藏於心者而已所謂著之於策也非作也如使吾信然曰吾方著書教後世古人之為言者不備也雖聖人敢有如是之一日乎哉如使吾析其疑同其信別其是非著書即讀書也無讀無著無讀讀如聽辭者如論議者曰子姑聽辭勿論議可乎自宋以後士之著書者多由讀書者多也弊在不忍而兼存之爾讀書者勤慎存之讀書而疑焉毋曰疑而已必有說吾著書之所以疑他日有以思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疑有以為吾釋也吾讀書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說吾著書之所以信他日有以據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信有以為吾徵也吾讀書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說吾著書之所以非他日有以辨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是非有以為吾折衷也如是乃可以明吾心修吾辭謝然而讓曰吾未敢著書是向欺自誑之道也是來者之術也吾書猶言語也吾言而善天下將應焉而吾將來益焉吾言而不善天下將違焉而吾將改以從善焉慎之可也貌焉默不可也今之世妄說者亦多矣彼固自說而後天下得以知其妄也否則妄者且曰賢矣繼妄而廢說與因時而廢食奚以異哉夫妄者雖戒之不止也使諸君與而不取言則吾心之所得將何由而待正於天下後世歟君友葉潤臣為城南書舍圖請予一言潤臣從父兄之後其能讀書吾知之其能不徒讀書吾侯之潤臣諱者也故以其素與潤臣交相勉者書以為題

龍翰臣粵西團練略序

今天子初元廣西肇設之起盛數年矣其戡夷漸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訖事恒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 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鄒公明勸巡撫粵鄂公因奏留今升布政使前廣西按察使調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公自河南布政使調廣西有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補是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講龍蔚聯屬其紳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等瑞符受命於前中丞鄭公祖璋董辦本邑團練至是始設局省人選擇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提獎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務漸成於是章程開緒

蘇省局皆瑞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關台丁壯義烈事蹟可領他日事故者分以四門彙編一編名為團練輯略愛國策而為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簡民者專恃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團之團練者即古萬民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惠帝大安一年鎮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玘賀循輩皆以鄉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亂石水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練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為武夫悍卒所謂團練者推尋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入倡率則敗威令之迫於上者鮮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偏於外郡無所強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被盜賊之患深保聖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毘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窮民之徒相聚為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墟土總招募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強弱互易其桀者或倡為西洋天主教以愚惑愚民用是滋益多州縣官欲緝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干時忌建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弱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僻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輒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為僑助為其轉輸比比皆是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餉者丁壯自刃資塗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經歲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其壯勦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軫念邊隅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段賊立功者立予甄叙賞過其勞始為吾軍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以然則所以為難之故蓋可識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為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濟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勸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歸於弊大家有官力人知團練用以殺賊則可受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為吏者有以藉口而所民適受不遇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賈之侍御而弁諸卷首時咸豐二年正月旬有一日總理通省團練在藉翰林院侍講臨桂

龍膺瑞序
龍膺臣謹讀參傳書後
史稱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聞說以為常世因此賈之龍子讀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譚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晚於區區之暴秦遂恬然高臥而不知所有事也參之時天下未為大治也母后擅權於內匈奴怨陵於外凡後世賢臣所當言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更化之未速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為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深捍之習改弦更張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光顯高皇之不緒而惜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比長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嘗一日無事也曩之時曰萬幾殫之志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安長治為憂其身未盡乎一日則必有數十年之計如參所為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獲於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產祿之事不知參將以歌謠曰飲者治之耶抑皇然慮患之不暇給也或曰參之時天下新脫於兵革元元之民莫不樂安於無事夫有為者非擾民之謂也朝廷為勸俗於上而百姓相與嬉遊於下吾曰事為而天下不見有為之迹此非參所能為也參之督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旋為乎成法而焚之政易其與夫變去舊軌舊賢矣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託不事之名以為高者其辭不問天下之亂源也哉
龍膺臣書歐陽子縱因論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善哉乎言其於當世之情事也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善也竊嘗推而論之以為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為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者之來為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異罰尚不可謂仁今同罰而異縱則謂之義乎知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為戲也王者不忍為也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為之歟因必無而偶為之則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耶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偶為之歟然則知之何由言之言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主客之持政也不故致辭推求其當而不示民以可恃之恩惠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難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待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思則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歐

陽子之說亦有不必要者矣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曰偶一行之是待今之繼者則焉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怨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繼而後可

龍翰臣書郭王傳後

傳稱玉為太剛亦多有效應資賦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藥費人時或不愈玉亦因有四難之說余嘗讀而病之以謂王特世俗者流淺之乎為術者也玉誠能精其術以濟世則惟吾之所為而必其效而何富貴賤人之足易其志哉王惟不能內自決於必勝之術故不能不震於外而失其故智不然何以麻服變處而一誠即愈邪豈非技不能通乎道其技固有時而窮耶然人有疾而使醫者不能自盡其意則亦可危之甚者也

龍翰臣跋蘇明允集後

明允著幾策二篇首言審敵其論宋之弊謂以弱政收強勢必為之強政而天下之勢可復歸於強篇言謂當時無舉其言而行之者苟舉而行之則宋之亡可立而待將求為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嘗論天下大勢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氣衰弱醫者誤投以毒肆劇劑卒燥其陽以至於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渴而仆者或以水飲之立斃有餓而餓於市者立與之飽食亦斃非水之不可救渴食之不可起餓而用之者過於急也以強政矯弱弊也何以異此夷考古之帝王處弱弱之勢而能自振拔以至於強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興事業頗見於詩今觀其詩不過因政微而講武事已耳抑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已耳中國外夷有不馴服者則命將出師以討伐之初未嘗以繁刑嚴誅束縛斯民而買贖之使必從也夫以繁刑嚴誅用之於綽綽綽綽之後者是猶積小石而過滴水也一旦潰決則必至於漫溢漫衍不可收拾後將欲返乎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積弱之弊使然然尚得為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澤有以漸漬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尚威之說矯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則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惡乎可先王之於治也匪強其政也而務強其心強而政強如人身氣脈壯盛而耳目百體皆為之效用而不倦也心之弱者政雖強而亦弱如懦夫料呼跳踉於前而識者知其中之失餘也然則強心之道如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君發之氣自上始之而朝野內外皆振動於不自覺矣後有處積弱之勢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

彭子穆讀蔡仲之命

武庚以亡國之餘而冀死灰之然枯槁之葉亦連亡敗所冀倖萬一者管叔以興朝之懿親監勝國之孽子使武庚蠢動恢復進毫邑之東植武庚乎擁管叔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也夫歸本朝不失茅土之封附武庚不過列侯之賞其敗也則黃保其首而流

言而去一周公二公固無恙也於周無損於叔亦何所利哉故以為流言者武庚所以問周家君骨肉之間而俟其釐管蔡之罪已不救矣然謂周公殺管叔則不然流言始於金縢居東二年非東征也及為鴟鵂之詩以喻王其詩曰鴟鵂鴟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蓋以鴟鵂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變武庚之既解三叔而危王室也然則流言本武庚之謀而管蔡為武庚所脅已察於居東之年矣且武庚首禍管蔡發從舊微之大誅其言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是武庚乘流言之隙而後發也惡有小禍未興流言乍起周公遽殺其兄之理哉夫大誅為東征之辭其言祇斥武庚而不及管叔意是時管叔已死故邦君庶士之譁於征者為武庚飾過而推其所由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若管叔而在持重畏懼之人必更有所藉口以過王師之東而暇委婉其辭也邪常棣之詩周公因管蔡失道之所作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知兄弟蓋遭人倫骨肉之變故多死亡悽惻之音世有殺兄誅弟而復愧愧於兄弟者必無之事也洩周書謂管叔自縊死蔡仲一篇偽書之必不可信者也陳賈好誣聖人如偽書所云豈不以周公殺兄為不仁之確證哉

壬定甫妻陳謀誣圖序

嬰禍誣誣誣誣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官京師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獲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頗頗荒忽瑣屑自奉以不得遂其志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姊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覺覺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姊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姊執女紅露一鎗使拯誦其旁夏苦熱夜課天黎明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姊倚衣以為硯一使拯坐而讀謂曰日出乃進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倦於婦遊姊姊必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學母氏地下咸安極矣拯懼泣告姊姊後復以此言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飲一卷就姊姊讀口備備於悲思恩感之中不敢稍自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念姊姊教不可忘故為詞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姊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曰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為之圖者陳君名錄為全丁西同成生也

壬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鎮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全嘗讀葛公年譜而為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為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寧鎮為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寧全

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此低悟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謬者歟抑皆不親目其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獄宮乃據當日謀報所言東獄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蟬戰至竹山門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謀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獄宮則以爲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破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縣寄泊海隅夷人登岸雜市買賣易欽差大臣裕謙執謀者二人憤割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聞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破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歿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逡巡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顛倒於高梁文繡酣豔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間淺夫庸人猶眉蹙額以謂大感至悲泣亦安知夫受之吾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囂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墟墟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歿罕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竝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孫子餘江忠烈公遺詩序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二年郭意城博士馮樹堂大令得其遺詩屬左璋翁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爲人雖章章斷句猶可貴愛况乃其平日之節概砥厲名行自待於不朽者略見於是足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其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厲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戰威名顯聞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爲令及在兵間不復爲詩獨其崎嶇道途以歸其友之喪於詩屢見而其他作於古之諸臣志士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舍定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

既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之深至於千載之遙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哀悲愉樂發於已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爲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偷君臣之間休於名義不收公然自恣而能發其誠者蓋寡矣朋友之義則其背之不爲非非一世矣官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爲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吳南屏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秋之氣清以肅氣零收而天高田木畢登原野空曠其季月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榮榮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爲其變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始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領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蓋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親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遠去鄉里親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爲勝遊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自武西垣既聞無事而孫子山樵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之曰爲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壘野存舊志稱宋岳忠武楊太時所爲者而湖水涵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型如有所懷然以思者既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乎鄉鄰分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紛紛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首飾所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既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叙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憾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自注曰此余自廬州歸時所作也

吳南屏李公益詩序

往時臨湘詩人李公益嘗訪余於郡城南呂仙亭下余他出不相值公益和余壁間詩而去後又爲詩寄余而余終不獲與公益面交今其子味道持詩刻投余則公益下世且七年矣悲夫始公益詩余之時在道光丁未天下無事而吾郡當山水雄闊處時有一二騷人騷士自放於詩酒公蓋以老諸生就學政歲試賦甚不遇猶意氣倜儻然樂羣同志而余寓居亭下亦方與故人遊吟過適蓋舊有感舊之作爲公蓋所見和者自後余遂外出數年歸而郡城兩遭盜陷公益適憂亂以病而歿而余所寓居湖上道士之廬今皆瓦礫荒萊余亦不能得爲游焉詩而且有感之不勝感者矣公益之詩夷愉率真五言以古風書本事尤落然自見其爲人其家臨湘縣城隔江爲監利之螺山王子爵比部之居在焉

子樹以詩樹海內而早與公游盛稱其詩即於益之詩可知矣

吳南屏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古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為之嘆慨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雖然若觀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不終泯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無之以余所見一為湘潭歐陽功甫一為淑浦舒澹伯魯兩君蓋觀其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叙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身絕之境若假之年即非古人身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然伯魯之文章湧而進於古若春水之落其壑而將實矣功甫始出即深沉高瞻與而達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蚤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其文章焉可以不傳乎其師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又必然也功甫余友徐孝之子屬余其審存其遺藁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論之功甫所為詩古律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吳南屏毛西垣詩序

余既銘吾友毛西垣之墓而言其為詩之大概蓋多得於行通鄉旅非離索之時其意氣感發不可禁制而有作者故為詩絕少而可傳乃今緬錄其詩而亦不能無憾其少也余豈謂夫詩人之傳於世者必多乎哉顧如西垣之詩其可嘉而誦者如此則憾其少也固宜余又以知夫世之人必有喜誦西垣之詩而憾其少如余者則西垣之詩雖少不既傳矣乎嗟乎余與西垣少時為詩亦聊以為戲爾已而進致於古人而人之稍深窺見西垣詩者雖難若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卒能與觀者因相謂曰人生富貴貧賤不可必知若盡子之才專意作為歌詩令必有傳述於後如古人雖已久死其精神意氣而目悲笑喜與子猶若親見而熟識之者豈非其文章之功耶西垣亦頗以余言為然顧自其少時嘗為人課童子營衣食及遊遊四方卒未嘗一歲或離乎是事者其平生暇日喜從人飲酒歌呼謔浪自恣而已故間有所作衰成輒屏去不復自省改即又多亡失其在黔中以酒過得奇疾瘳不能識子後稍愈還家二年始略近筆墨余與同遊處及同人相偕西樓強之有作尤不肯應此余所以猶憾其少也雖然讀其詩可見其為人西垣於是為不亡矣

吳南屏荷塘寺詩序

余家洞庭東岸其南有枝湖二道水漲時湖之入山間漫村落而為澤各十餘里名曰

上下荷塘湖而荷塘寺居下湖之北在余家南僅五里許嘉慶乙亥余方十一歲隨先兄石林先生讀書寺中寺有僧數十人為八九家余時雖幼見僧中每自言房分親疏近遠者怪問之僧曰往時寺僧非今止一徒相傳接也常若有一師而兩徒者故有房分而亦自有衰壯絕續與凡人家不異因為余道其世次所以然者而僧徒有常修者本余族人幼養於寺時亦童子年與余相若余尤親而識之又僧於人家延請齋講則有分主謂之施主而余族為常修家所主故余長大後雖不常至寺中而數見常修如族中人也常修之徒曰果明敏慧過於其師余又喜之今年咸豐辛酉果明乃疏其寺僧之世為譜而謂序於余於是去余之讀書寺中之時四十七年矣往時之僧數十人者大都已去其幼者至今僅存如常修者益少余余不能以無憾也夫人家之為譜所以不忘其先祖而親近其宗族族佛之教則舍棄其家而以其法相授者為宗族乃今之僧徒又皆自幼乞養如人子孫無問其法與否也果明之譜其猶親親之意與余嘗喜遊僧寺往往遇古刹而詢其所起則其僧茫然失得岳州城南有塔轟然湖上之雲中者唐時慈氏寺塔也累數百丈為之至今完固不壞為郡城之傑觀而荷塘開山乃往唐高祖之年自慈氏而分果明之譜云然然則其為譜也固遠而此寺更歷廢興凡幾矣余之所慨於身世謂四五十年者真不足道也

吳南屏袁川文別鈔序

嗚呼白四子書之文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為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明傑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學為四子書之文而其為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為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後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往還川歸氏之文而為之三歎也蓋明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衰盛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袁川歸氏為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近述乎歐陽其為學大精博而其意亦絕高遠區區甘為帖括者徒以資困場屋而從遊請業之徒舍是亦無問焉者故出其辭而遂絕一代矣余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為然擬之古人猶若未逮借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其宋虞愚之闕無分其方而前一生以成其文安在李綱何量之哉抑以歸氏之不遇老而一第終沒於小官當時大運作者輩出於其手是又可傷也錄凡八百篇卷一為余心之所私喜者而非以是為去留也道光辛丑十月已陵吳旅樹序

吳南屏記鈔本袁川文後

余既別鈔袁川之文而序之後三年甲辰膺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從余借去

閱數日瑞安項孝廉傳霖來訪余適從性巽所見此書袖以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爲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傳亮其人也又數日余往答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孫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蓋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而讀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則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請以爲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場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蔽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向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爲余言歸氏學自桐城方靈厚氏後姚鼐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爲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書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旁固亦有私署歸氏之文別鈔爲書如吾子其人者耶嗚呼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愈盛以尊學者既皆知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爲書如余者諸君子視之若林鳥之相呼其類也蓋世常習於已成風趨於慕慕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吳敏樹記

吳南屏書文中子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偽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衆試爲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遠而不能忍故宋末而著書其所爲經詩書作元經雖不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經家論語之書通經其家人與門徒蓋高通之所爲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爲開墓相及皆附善之門人以後通之學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歸氏通之致疑通誠有焉其通之書也皆仿佛孔子之所爲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其其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爲也

吳南屏書文中子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偽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衆試爲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遠而不能忍故宋末而著書其所爲經詩書作元經雖不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經家論語之書通經其家人與門徒蓋高通之所爲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爲開墓相及皆附善之門人以後通之學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歸氏通之致疑通誠有焉其通之書也皆仿佛孔子之所爲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其其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爲也

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剛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已年之不永身之不願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爲蓋孔子之所慎重不敢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其書者乎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書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且一思深悟遠乃及之遂改爲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爲賢豈少也哉

吳南屏書李翱文後
李翱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數自稱舉若高慈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抑他文莫不皆然觀期之所以爲文與其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余獨悲夫期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期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期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期文而好之期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果不爲虛也哉

吳南屏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余居君山聽濤閣下一日僧前請曰此故崇勝寺佛閣基也成豐初寺燬於兵吏爲瓦礫場會退庵居士建設教善堂船局改爲洞庭龍君廟於此吾鄉徒幸得取資焉雖然祠也而無奉佛之宮奚以名且此有太鐘及巨鑪水器數事未時物也寺若不復矣之遊而訪古者皆將以爲僧尤其謂之何先生幸在此倘爲具一募疏以謀復舊寺於此旁問地可乎余曰子知佛之所以爲佛乎佛者神而善救人故人爭事之今以此江湖之大有神者司其水土而爲敦善救生之事者極像而祈焉茲其爲佛也多矣奚必如來迦葉之有定名乎哉且此山唐世道者居之見於唐人之詩僧寺之興蓋後而今僧徒食於他廟亦隨世轉移耳已雖然吾猶有意焉君山者古稱湘君帝子之居是也雖神靈本原非人所究知而著在山經爲最古其秩於明祀發輝詠歌於學士之文章尤多蓋自洞庭神祀興而行舟利涉之禱移今山之東盡處亦有湘君廟久廢未復而此閣中題奉君山之神尚未足以稱明證也此左旁有阜稍狹而長草樹鬱之常放徑登其上則後之諸峰屏倚其前者翼張而合其口如山水之聚即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渚者水中可居君山其北渚矣而山經言帝女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飄風暴雨非神爲之而神以之出入祀之不修宜有懼焉若於此皇之前標以北渚之名而中是爲廟以祀湘君湘夫人於以發山水之勝勢明古神之食於茲者客之來此恭者肅其瞻而雅者得其意豈不備與而奚以舊

吳南屏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余居君山聽濤閣下一日僧前請曰此故崇勝寺佛閣基也成豐初寺燬於兵吏爲瓦礫場會退庵居士建設教善堂船局改爲洞庭龍君廟於此吾鄉徒幸得取資焉雖然祠也而無奉佛之宮奚以名且此有太鐘及巨鑪水器數事未時物也寺若不復矣之遊而訪古者皆將以爲僧尤其謂之何先生幸在此倘爲具一募疏以謀復舊寺於此旁問地可乎余曰子知佛之所以爲佛乎佛者神而善救人故人爭事之今以此江湖之大有神者司其水土而爲敦善救生之事者極像而祈焉茲其爲佛也多矣奚必如來迦葉之有定名乎哉且此山唐世道者居之見於唐人之詩僧寺之興蓋後而今僧徒食於他廟亦隨世轉移耳已雖然吾猶有意焉君山者古稱湘君帝子之居是也雖神靈本原非人所究知而著在山經爲最古其秩於明祀發輝詠歌於學士之文章尤多蓋自洞庭神祀興而行舟利涉之禱移今山之東盡處亦有湘君廟久廢未復而此閣中題奉君山之神尚未足以稱明證也此左旁有阜稍狹而長草樹鬱之常放徑登其上則後之諸峰屏倚其前者翼張而合其口如山水之聚即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渚者水中可居君山其北渚矣而山經言帝女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飄風暴雨非神爲之而神以之出入祀之不修宜有懼焉若於此皇之前標以北渚之名而中是爲廟以祀湘君湘夫人於以發山水之勝勢明古神之食於茲者客之來此恭者肅其瞻而雅者得其意豈不備與而奚以舊

寺爲且此山茶名天下歲修茶貢價賈承事而官使人監之亦宜有精潔焙治之所又可附而爲也傳聞金書善之遂欲以請於官而募諸善士因爲之引同治六年孟秋月邑陵吳敏樹撰

續古文辭類纂七

書類一 姚南青復某公書 續古文辭類纂八

承示方待譚周官辨惑合某以言則其可否以復屬有他事不復詳讀因略辨所疑並書附納左右惟裁答焉方氏衛經之心可謂至矣然心所不安及前賢疑辨及之者蓋委之劉歆之僞竄過重固當死以異人異時通逃不定之案傳爲人而盡其獄非良折獄者也周官自孝武時已出平帝元始之間歆勸莽立博士其書布在中外久矣歆不能隱挾而更竄之也鄭興傳周官受學於歆與子泉康成並存其說不言經有歆之改竄歆也歆頌莽云發得周禮以明殷鑒謂莽行事法周之禮本於周官禮記如井田官制之屬是也公孫祿言歆傾倒五經猶師丹怒歆之欲立古文尙書逸禮左氏春秋耳亦豈云改竄周官耶況莽當時未嘗以周官爲律令也且歆待莽行一事而後妄及私竄之耶抑豫下數年後莽必行是令民必犯是法而先待之也漢史云莽之居攝非豐歆意莽篡後末年卽亡之兆其竄與皆知之而云錫滅銅入贗文令武士拔劍提燈高廟桃湯楯鞭灑屋簷莽皆附于經而爲之歆又不明著其事於經以爲贗勝亡國之鬼神示禍崇於國中者當如是而悉傳於方相庭氏若族氏豈逐氏使其事相類令天下知莽所行一無悖於周官之舊何其迂曲而鮮通也媒氏奔者不禁此上縱其滅禮教者而愚民自蹈之也莽之沒錫錢者入鍾官易其夫婦此官酷其罪罰而民愁恨無聊者也今云豫設奔者不禁之文以解易其夫婦之酷罰此豈近於事實者耶王莽諸侯總綱同姓則取異姓則爲或當時有其文而後脫失或歆自以儒說相之且莽不妄其母歆所附會其意在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耳又以王禮承莽意抑其母等於諸侯其麻葛何殊爲何用知此爲歆所增而卽知媒氏之文爲歆所竄入耶賂貨之事漢氏行之久矣不必昉周官亦府也莽行十一之法其增賦無明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悉虛擬而豫增之何哉且九錫之事莽所汲汲者而周官無之九百二人但云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歆在當時何不以所云九錫者竄入而張大之乎莽畏備臣下以言者詭辭藏錢製非典吏民封事此豈周官賂稱謂豐之書周之制度存焉中更春秋戰國或儒生述造更廢不一如云田元公手定之書完好如後世制廟篇籍誰其信之方氏篤好是經件件堆高舉人之旨又或索之過深而矯合以就其說資賢者之過也然所爲周禮析義遇其至者卓出於前儒之上若此書爲以已意所欲交難之文而故託於歆之妄竄以杜斥經父之符則可謂敵矣欲辨世人之惑而不知其惑之愈甚也已某白

朱梅崖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啓

仕瑒於辛未歲修纂一封想已達出吏後閱世兄南還謂舟行必經夏邑因得披情懷且

附言請安及人自京師還乃知世兄已於去夏南歸矣仕瑋疏悅不任世務蓋久為大賢所知今置非其所能舉罪愆豈能有所哀益乎加運益憂憂事之役辦災災現捕蝗事變適生困頓滋甚雖欲自投明出處之義以審於德力之所安蓋不可得則徒為觀顏味心苟安時日以靜聽定命之歸而已民俗既益挑而吏以武健相尚則平日所志所言者今皆不可行若一順世趨舍而不顧己心之安唯取一切之便又非其守之所出以故進退無據而去就不自由使傷懷歎悼於命實為之而已昔歸震川令長興縣為循吏徒益誘覺究於志無所效然後人誦其言推其志蓋無以罪之也今仕瑋闕克項豈敢上比震川要其事有相類者亦不能無望於後太史公曰使君書幸傳以傳而後雖萬被戮豈有悔乎仕瑋雖困頓猶幸待命之有所歸使君釋然自投於此而得於彼以卒就其生平之所志者以終不負大賢之知蓋存存也然其終不立以守門牆亦已甚矣言之賦益慚愧惟念夫子仕瑋於無已之心必能哀其志是以直陳而無諱焉道路悠遠瞻暮空切伏願慈志願神降門下士永有所倚賴仕瑋願不勝禱之至

朱梅崖答魯紫非書

黎非足下下書辭深得古人所以為文之意以馳於楚道柳子所謂方為蒲積駭駭者何可常也顧乃虛中下氣集善以自益詠後木之詩慨然想求友於四方此其志又可量耶過垂聽覽及鄙人酬答言出治之懷任瑋早孤無師友所請之書皆自以意得於古人者耳然外無與相質終以自廢又難以變愚疾病嘗試嬉游交接之累益不得竟學比十餘年出外則三所得者亦約略耗盡無餘矣今足下採於少年之近而不知比來之荒落則始之殷然以來者恐終將廢然以返也如之何少年時頗恨無以發其自得者及後到京師見三四名人各負所得然反以資諸已所有者不能無冀願欲與為同乃卒不得深言罷去益用為恨今足下快感意以來直仕瑋耗盡荒落之餘誠慮其來之意顧繼此而得深言則與向時京師之恨者異也然則足下或無得於仕瑋者而仕瑋必將有得於足下也則仕瑋之殷然於足下者始與足下之來意無異顧足下之知之也寄詩極佳乃有文選風致所不文八篇輒以意評次未知是否今附寄上因俗尤拔香稍遲幸勿為罪

朱梅崖答鄧副使悔菴書

去歲臘月底接到執事札一道仕瑋捧讀之下欣感無任稱仕瑋墮棄材不中尺度出吏數年課繅無書罪愆自積未有所以改之者昔在京師附託年誼陪侍遊從荷蒙執事念其讀書略識數字辱收諸教誨之末遂復負簞待知履陌狂悖執事憐念不督過之

周旋數年網繆彌固茲復以監司之尊俯存下吏忘其誦學執事之故極其不及發與枯槁而慰其長以有遂其長育人材之意而俾天下聞風者興於仁其託風肯之歡者遂得厚家栽植先天下而受幸如此也近來河務方殷仕者視為良途伏祈執事謹持之為禱願欲修齊因未審衙門邸報中漏於登載故也二月間同年桐城張編修至署惠詩一紙書一帙乃悉索報臨駐之地遲延之愆尚祈執事鑒宥臨臨無任感荷之至

朱梅崖與林樸菴書

東園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辱之者已眾矣豈比在京同官時湯湯無拘忌肝腸腎腸彼此為注一雷哉回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宜費約千金願腹衷其家婦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歡而災禍相繼真為不知所裁之者來謂諸生趙生俊爽魏生溫潤若格生為人稱其為文為學恬靜真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山相詬於巫馬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槁增植俊茂使士憔悴而得所託與仁人君子之責也顧大兄卒其所始者毋意毋怠而已仕瑋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削心而不動不惑之時而庸人所為無聞見惡者也蓋吾之個體非常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犖震動名聲風也雨驟於天下人耳目因得自信矜於古賢而無疑實諸百世而不虧向也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然則名於此一世即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以自信而喜為無泰所生為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過之可惡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胡歌令吳實書彼其慷慨事懷慨自數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彼自計其生得不憾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揚子雲寂寞巖君平沈冥尤宜任條鴻澤乃不自得而時人議之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樂於中是何也迹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即汲汲圖名已為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城賦反廣二騷昨平愁以擬晉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侯芭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之遂足為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目之擾擾耶以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即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所云名聲風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眾寡於其賢否也賢之足勝眾故衛靈公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匹夫而關其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間人傳如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為名聲聲應所知則讀者心必謂其其人其榮多矣是豈不以賢之足勝眾耶仕瑋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勞績隨眾入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迹前賢有

負日月因己之不肯忍爲能與累更念大兄歸墓自將年歲尙續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術又不雜不汚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累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澤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變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微於己而微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閩中時作古文二序將以微知己之言不敏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愧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

先達某侯某公明倫處東希
與人沈沈清同生人翰休

朱梅崖又答李儲玉書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樞柱百世之重今纔嗣未立誠可憂也況嫗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精德裕後古豈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器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其耳目然後自置白置者世應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從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其益彰焉其誠信焉其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其訓誥焉沈潛其義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學先賢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亦言高志故志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過陳也仕琇不意更擬於明誠歸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楮神迴

子通字曰可
於某年某月某日

姚姬傳復汪進士解祖書

猿性魯知聞不識人情體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乘許守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道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章第文爲而已明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顯之求此數十年矣矚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欲離繁冗俗訓笑而不耻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蘇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憊憊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節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其眾孰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既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纂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義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之傳

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否未可知也况蘇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累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大馬之疾今始聞軛作記一首寄讀觀之久未報惟諒有不言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論以入都不可不連嘉誼甚荷以僕駭遑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僑人之中學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斯於己者志也而諸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匡山林而羈於紱屨或心趨殿閣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黿黿時迴而鴈鴈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展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驥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欠而始遷值天子啟祕書之館大臣稱其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雖暗猶將聳耳目而奮雖雖暗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眾誠可矣雖違還以求得之而不爲蘇利雖困人驟進而不爲食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應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之不如其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

姚姬傳復孔鴻約論施祭書

其之陳而肅其花

郎君令甥皆美才求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迹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文之至善也乎離人之力不從地此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竊冬閒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聯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猶恐頹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爾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如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向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朱君子之所適則可以將跨越朱君子則不可也郭往皆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得中似有自漢學之意存焉而未敢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後之集注義甚精富先生見爲駁之故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館於藝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穎州乃同年耳先生謂穎州曰兄固於館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幸達瞻見幸終看之

姚姬傳復休寧程南書

廖義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人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未人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道故如閩興南輩肆言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

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焉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處與與焉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而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即誠與處彖焉所見者纖毫無失焉亦存之不可言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善善率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定下所善易尤以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魯黎非上朱梅崖先生書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則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白泥稱謂韓子之人之文子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自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其歸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朝張藉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礪浸淫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欲欲一竭其驥之才養其根加其善以庶幾其一得說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朝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爲兩先生是時先生還宦山東仕驥且少茲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竊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既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覆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開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墮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情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此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情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冀爲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廢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驥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矚削伏維閱

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惓惓恐任職再拜

如無傳云

續古文辭類纂八

書類一

吳鳳麟答金理兩書。

續古文辭類纂九

弱學使選拔多士僕以下殉子新死未與試議者而然辱足下賜書垂問度僕必有說意氣既誠讀之感泣願敢不吐其愚於知己之側乎昔先王體人哀戚之情而制喪禮知人之痛未有過於父子也故成人之服首列父母殯服首舉子女子女大功焉諸侯無殯服而獨不降適子之殯先王之意可知也願殯服皆詳下殉子獨不著中殉者何也先王蓋以子有賢不肯下殉去中殉一聞不忍以下殉子服盡殺中殉也庶其文以聽焉父母之自潘而已且夫禮者貴師其意而通之者也考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不從政則在古不應選舉在今不赴有司之試昭昭矣昔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是古人喪子不從政之驗也馬融遇兄子喪自劾歸里是兄子喪且不宜從政之驗也宋制總喪不得赴舉郭頤曰總喪為同輩所訟遂殿三舉其制視古禮尤過之由此觀之僕亦非無據矣或謂國家之律不制殯服何得援律說以證乎僕以為不然國家雖未著殯服之文固未有禁殯服之令也自古師不制服然漢李膺師事荀淑淑卒膺為白表師喪明洪武既除期年喪之制其後御史陳德文乞齊嫁母喪許之蓋喪禮雖廢而王者終不忍匹夫匹婦之情所以教天下之愚孝於無已也僕山中一儒生耳因喪子偶不與有

司之試望遠展於大典哉僕向無昆弟先君子喪僕時僕長子就傅他鄉楚楚苦塊中風雨冰雪之哀疾痛之女惟此子與僕不相離也且人之痛其子惟賢明孝謹之子尤甚耳僕之子雖不肖然鄉曲神重之譽而事僕父左右無違是以為父母者但覺其賢不知其不肖也足下謂僕之痛何如哉今者渴葬之土未乾言笑之聲容未還而顧汲汲與今進取之士競得失以求一已之榮僕心何忍哉昔者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責之以其過也若僕當學使試士之時子之喪未踰月也以三月不從政之文考之僕之是非一言以判矣吁善聞天下有生相愛而死相遺者矣未聞有厚其死而反薄其生者也僕庸陋何足道足下志士也他日列百官撫士庶欲求禮教風行彝倫雍睦其必自喪禮始與

吳鳳麟答曹尚書書。

舅氏程君自京師奉命典試福建子告還鄉具述明公德意諭定宜來京師應舉求旨闕命之餘感激泣下念先人棄養八年明公不忘舊好施及於孤古人之交再見今日定雖顧蒙敢不奔命如歸以報大賢重動之德願定於此竊有不獲享德於明公者願明公宥其罪俾定獻其愚定生十有六年即違離先妣膝下喪未除先考旋嬰末疾手足拘攣不具於行蓋自先妣之亡以逮終先考之喪凡十有七年定之荒學甚矣昔司馬子長謂聖人之經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揚雄非之以今考之歲踰二千賢歷什佰參互推闡無能盡明其間細者無論矣大義之渾灋未宣舛謬未正舊殆不可僕指以終然後知子長之言至也由此觀之喪失時廢學者所能開教萬一也邪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以壯大之歲而學之未殯如此明公不知也明公知之必謂小子宜假今日之閒彌縫補苴之闕明矣定為敢不以實聞而遽揚揚拜命哉昔孔子論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未復引詩事修厥德之辭結之則知身不立不可以事親事君也定父母已亡雖欲孝焉可得哉惟有求言行之則於聖人冀此身保住父母之貽毋家誨不肖以此事親之職而已若夫人傳之榮有命也學之而成而勸明公之寵擢俾得陪輔末節薄著勞勛明公與有光焉學未成而或隕隊國家之政以玷我先人為明公憂毋乃大乎竊謂小子暇就明公而光昭大惠者或不在此而在彼也荷明公骨肉之愛而不獲閒命無任慙慙故敢盡布腹心以告明公學優之君子也雖然小子願學之愚陋之詞辭以俾益缺缺見聞之不逮則明公終難信好以觀我小子者至矣敢不拜教

吳鳳麟答程直先生書

丁酉之冬誠先生於鹿隱適遇之交情逾接舊於我窮屈吁歎再三昨街馬過愛龍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拙而驕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贊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荒而惠顧之執肯感唏敢

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暴骨肉瘞志六經百氏政計未遑所
爲文章空疏卑鄙不足邀巨公盼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當貴有命而天下之大
無敵於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倖免之能信者在也昔黃
允以楊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陳爲從女求姻見
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慰勉允隱惡而夫允以此廢
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眾人不知命也乎也既定眾知
之甚且眾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享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
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于幽谷者三
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
謀豈能同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
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眾羣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孟仕
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饔飧琴書不願仕也
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兩廬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
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遷吾聞君子紆紆龍之翼於六之任資治然之資
於蓬軍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賢以自奮也夫六藝當于江河而
乃欲積水潔以成其大道德崇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
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爲
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汙行也所以各於獻者則通業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
劍之似莫邪者惟歐治能名其種玉工或玉之似碧璽者惟倚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
不若莫邪碧璽也苟莫邪碧璽處百世之後豈無歐治倚頓其人者何旦暮之名爲
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吳殿麟答鮑生桂星書

頃邀惠書省僕動靜安否情重疊疊增懷遠望僕自足下北游沈默間處歎左右益少通
敏之才可與之深言文學者以此私悲他無足懷僕八歲入塾誦四子六藝之書慨然願
遊春秋之世追陪顏曾閔冉游夏之倫執經杏壇觀聖人之德雖沐浴車服禮器之餘
又思游南北宋之世偕楊游黃蔡諸人立程子朱子之堂既聞其訓誡已念三著雖不可
得然烏知今世不有道德淵純之士東萊諸君可扶翼我者既成童出與鄉間讀書之子
游見其所傾嚮者無非科學之學眾人一志傳習成風叩以聖賢之道則羣毆以爲狂癡
而笑之退而告諸父兄始知謂道勸學之風海內衰歇者數十年矣於是憤然內志太息
嚮之所志不度也年既壯涉歷東越吳楚之交交游日廣以遠見有嗜好三代舊章法物

以考訂焉工有蔡蔡漢以來之詩歌古文以文藻風流相尚私心喜其意謂此雖非古學
所急抑亦可備斯道什一之資宜以餘力講明其術也於是或師焉或友焉蓋自幼至今
同志相導之助莫盛於此時矣今者年已五十足不涉四方而四方雄俊之輩皆習節
於飲者或散或亡不可復會無所慰其意遂得二秀後進之相勸相成而來游者類溺沒
於科舉舊習而不能爲之展其志拓其才蓋雖考訂辭章之末鮮有能助我者況其手
鳴呼幼志不可遂矣即壯歲師友相從之歡亦渺不可復其矣歲晚而道益孤也今夫稍
雲成露積霜成雪積溪澗之水成江河何者有所因也雖驥一躍可方萬里十躍然使欲
東而西欲南而北則雖驥驢輸焉奚何若力雖強無策之者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合衆
人之賢明以爲相誘掖雖中材企及之而有餘焉一己之私智微能委曲與道相從雖豪
傑有所不足僕之智不逮中人而偏遠累有志於道猶如深居閨室無人導延乃欲積跬
步以致千里吾知有畫地以終焉已鄉者僕方穉昧不自度德薄才庸藉然以繼吾鄉洛
閩之習自任其志豈小哉歲今文矣而所得者止此思欲學智盡才盡功發而獨學之
苦反甚於前遇歧途觸能指我哉此所以中夜伏枕太息而深以不安成其幼時之志自
悲也足下少而在門牆中最高篤志於學者因來書念僕勤勞故發憤舉僕今昔之恨
而一爲足下道之如此

吳殿麟示諸生書

道學之名不見於經自宋史初立道學之傳以尊濂洛關閩諸賢一時從其游者固非沐
仁浴義固然爲心性之謀何其盛也時代日遷陵夷至于有明之季高禪講學東林士羣
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僞君子則其間矣非若宋世偽學之禁之嚴固諸賢也夫
行而爲焉俗之所以不古也然行而爲焉俗猶本善也何則天下向知道學之可貴而
崇奉之故其慕其名而思爲之也至於休然以道學爲成而相與訾之笑之擠排之則風
俗乃頹然不可收拾矣夫教化之植木實不根於上而草澤之下無復有人焉宣上
德意而其道以順率斯民故俗之敝如此也是則昔之君子應其以好名而託之今之君
子原其以被謗而去之可畏哉齊邱子曰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犯火
者畜至精也士生於今苟非毅然不懼之操吾知破方而就圓毀直而爲曲以求
免於今之世者相環矣非志願使然蓋有所不得已也然則不居道學之名而卓然蹈道
學之實非今世豪傑之士哉

秦小岫答王暢甫書

累拜書問會僕有仲妹之喪志氣淪傷不能作答是以遲遲以至於今足下書中言監司
任今日宜有所敷陳僕權司臬本例得奉事而顧默不敢進一言者蓋監司之責非臺

諫比羣諫書專在言而監司則地方之利害上可達之大府下可告之屬吏不當以一言謝其實至事之關乎天下之得失者則又自有大臣與監司言之恐陷出位之戒且夫國家數大端綜其要亦曰用人行政而已足下處幽居下無可爲僕爲監司久中所欲爲亦百不能一施然士君子之於世但求澤之究乎民而不必其出乎已但求賢者之多用於時而不必其已之用今天下豈無其人邪苟有其人必當薦之於天子天子必當用之於朝廷而澤之下究於民無惑也足下寄到古文辭一冊僕反復誦之其雄直元界之概皆其人而出而收其中之所藏固非偶然而無物者文如足下求之於當今蓋賢僕竊謂足下之文病在喜於自尊夫文言之道不能自見而藉言以載之其言而果足重歟天下後世必有知而尊吾文者若爾爾焉尊已而卑人則其道反有不足於已者矣僕今年以氣逆爲患不能多閱文字然必爲足下一一參酌之僕文無足道特於學術之邪正文章之眞實民生之利病略能言之而平生師友以逮骨肉之戚皆見於余文或不無可采焉今已刻尚未定卷數目錄急欲就正足下比者翁覃溪先生書來言魯習之歿於京師嗚呼黎非已矣乃又觀習之僕意方今少年中非無才俊之士而華而鮮實類由漸染時習士大夫號稱前輩者又不能進之以學尚轉從而導之俾長其浮夸故器識淺而福命亦薄書之未知何如而僕所見者多此類此繫乎人材者不小也草草附復不宣

附復不宣

瑞子居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陳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竊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閱數 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懷懼之忱及旌節蒞江西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儀使天下爲善者亟然如舉旆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聞之以盡言敬不敢違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間言之且即縣官之可以與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隨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腐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相則豐稟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 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自瑞州所屬數縣北其時主議者以爲 皇上愛民直通上府爲緩徵夫緩徵而後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損也稱滿之期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說有司必望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之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

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 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量估量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 上聞是故量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平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會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歛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粗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膏酒者行令如救火辦酒者設法如轉輸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平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尤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風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食飯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衝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州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關而夕得 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請今之患在於風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惻院司之準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之準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實客外而吏卒皆竊擾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許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第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偏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况告許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弱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 大清之土爲 大清之土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者已百年矣然而議議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譏之辭曰差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差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耻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耻也 小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浮矣即如萬載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不實而吏部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奏請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鐵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鐵鍊其始蓋由於風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知其情者耗吏之過加誰不知能即已乎搶竊之賈報誰不知能盡毀乎頓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尋軍之騷擾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遠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言也已

張皋文與左仲甫書

前奉書通言痛言辭意悽悽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重主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焉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君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賈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以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譽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不囑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不習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慈子望望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捐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翻諸諸盈側不當一土仲甫左右儻有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無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常有以辦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濶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愚言於天下事無一能瞞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

先嚴家仲甫有稱
官至湖南撫憲

陸祁孫與友人書

伴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選其可足下遂瞻顧不行僕聞之未以爲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爲治土瘠則民無驅督淫蕩之責而教令易行此正宜足下所樂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事是非徒有所瞻顧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縣令將并薄之不爲耶抑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於顏色叩其故則曰某地官富某地貧訟言而不詳吏習如此可爲深歎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計較未能悉化抑抑別有他故望即裁答毋令久竊此疑

陳碩士上翁學士書

聖溪學士閣下用光開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僑之君子而祇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於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踴躍乎道德而想望其手采矣用光凡材淺識無所比數而竊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獎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厲而不欲以常士自期待蓋隱桑之詩曰隱桑有阿其葉有輝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隱桑之首章曰隱桑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隱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於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鬱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隱桑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爲介調之資會以事牽不果於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贊階下而先教誨之俾得觀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頌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授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書而慕大父之遺像將奉祀於樓前既求得姬傳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與焉故命用光聯分以請知閣下念耆耄於用光亦嘗一日之知也而賜之燕閑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書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十

姚石甫與余小坡書

通九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會也舊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人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事取通順一旦有事即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位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患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官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一疏位爲師傳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可一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惴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遇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蓋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若爲貧欲得微祿者視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應受 知遇者方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使辭市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還夷人聞此豈尋常恩遇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億竟不及報而後以黜退或疾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知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性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而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嘉謨銘佳然似不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儼致京師俾知海秋者口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即出關西行不具

姚石甫復馬青一兄書

明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南海恩錫等進兵自輔奏蜀達都統事因友堂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敷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臺意似厚然感之而不取謝也應前出獄時某公親詣見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貴在國家不容私計也臺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爲詭譎而肯欲以義自持相國諸公尚書部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部公與有姻戚承柱願答以公在密勿復香之人於義不當干謁部公深然之舊相國肅山湯公晉陽朱采山大司馬仁和許公晉陽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按不可幸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督督楊公皆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人賜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知處子若

安有子壽是妾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浮沈外吏數見鸚鵡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耻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認爲恨王以張師德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無公爲國進賢不爲私也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豈雖不敏何敢不受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聚爲嘲嘲獨見孤鳳生平知已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店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達有問者登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鳥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眾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益分有當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中諸公儼然問幸以此意白之

周星叔與謝事祝書

先生倦於訓詁謝遊生徒此其書之時也乃首辱見過投以諸英堂疑參之決擇意頗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大抵唐以前之文因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始於不文今之學善解駢焉從事時文者皆已至於不古應之作苟以拘人勸雷同習見不怪思以古文者古之所謂立言者也豈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圖於今之譏然後能心古之心言古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交猶再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宋儒講道而博文是欲以負載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漫乎進於古舟既具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學如遂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似適願獻其所聞其大者謹就各稿商餘不一一定下其忠告而略其普通幸甚

呂月海與吳仲倫先生書

往時從懷抱者柯兩渠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想先生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告絕尺以擬其才嗣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誦誦不自意風所嚮往往於古人者非世尚及見之因竊以自幸而又自悲童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猶好之自稍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去之日遠及七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折中僚友一李海帆是言滿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論無多姚春木亦間爲說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聞也先生今日之惜抱儼得侍左右親荷講席庶幾

既衰之年猶可希張文曰：「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歟？雖然知之而不為，與不知同焉。」而弗克與不為同，淳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予之曰：「爾方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頃自顧前時所為藥子業若吏臆，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淳于之方，方爾安得盡忘之，勿使提書筆而敢以奉教於先生，是用愀然悲其老，大而自終無與於此事也。前次則容大令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既拜大集之暇，春木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頑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瑣於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陋巷，交遊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為焉，而竟為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愧。儻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對，敢布區區。

管異之與某君書

昨得得手書，為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來取詩，非屬勝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危利，未有小人而好義者，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于謁請，情財貨者，概曰吾不好利，如陳誠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君子不食嗟嗟。」而陳誠為辭文過，執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為辭，不孝孰甚焉？又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為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獨，貧賤，適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即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倣傲，蓋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固，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為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為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真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梅伯言上方尚書書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難，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特節之吏，畏懼懷懷，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探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憂憂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爾犯闕廷，賴雷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為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懷慘傷懷，憤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原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為肘腋患哉？然賊雖賁

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軍書故遺雖小，利害至微，淺雖袖手奉律令，有一任勞怨為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而無懼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舉國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為要在破屋屋用聖外之資，劃一切以盡人才，為先鼓眾心，為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慮，然非開於其誰行之亦誰為言之者，冬深益寒，伏邪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梅伯言覆上汪尚書書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屋，展聲氣諸韻，讀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蛇蟠，迴還十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問於勢分之遠，適教育為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東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為難，在下位則立言為難，立言者非他，通時台變，不隨俗為陳言者也。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為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保匈奴，知文帝所謀議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為患，不然則漢者亦吳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咸成王曰：「且克諸爾，戎兵以陽馬之逆，咸成王曰：『象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寧，而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為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為禍者，得其人即能為福。』」若為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舜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若若味味，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楚之詩，即言之非其人而不為禍，然未可謂之為知言也。漢哀帝底爵，鼎臣守相，有罪交為說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聞而實為所陳，皆謂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為倖也，而豈知馮之倖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後舉出於口，而無弊乎人主，且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礙於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何亮亮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感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情教誨而深殺之。

梅伯言上某公書

久未肅啟，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意加意備，為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究仰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為悔，以為成其名而加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公公蒙司空之功，成名立無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歎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知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饜餮者，為餽伏惟亮察。

不宣

梅伯言答朱丹木書

吳紅生萬中一別遂不獲送既竊閣下選掇又以和夫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耕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毋並心力於所業輒荷荷曾亮之交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耳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言於此雖其事之甚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諒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諒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遷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襲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特權會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梅伯言答吳子序書

子序同年閣下兩行手書並詩文承起屬安吉於荒謨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妄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國家春遠友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令到家未遑消息心常懸懸欲使謫思慮細研玩文字向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而於性理微妙未嘗煩涉稍知吾獨文字耳吾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言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說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諸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清古無能折衷者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書古人書求其理善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善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况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贅辨者愈少味矣疏懶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覽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朱伯韓答王子壽比部書

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寫得朱服修得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主明貴峻觀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稍恕若是既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俗所識而琦竊妄爲

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感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細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細也有其才與遇而患不足也夫爲宰相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文謀謨於帷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伺人主意指目日困財日賸遠夷內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者乎幸而有其才矣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事不臧則旋摧於禍施者未及尺寸落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時施也况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鉅害細有關一時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並及其身者利於公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之亦必曰吾愛其害猶與人之下我以名而不我誘也至於不才者而又我誘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誘者一二吾猶爲之誘者千萬雖資育之功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不然江陵愚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其害於身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誘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其所謂愚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惜爾乎江陵之遇在於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慮遠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繼賢以爲國家長久計其幾於純臣哉畫像讚裝成軸並如來教書閱忠誠於後琦非知江陵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

留滯軍復賀制庚中丞書

國藩頓首前奉大人閣下上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賜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豈敢自號自號自號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幸曾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管狀物不生之病源蓋應藏指百孔難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大地之所以不亡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者據則持爲弊窟之柄講經濟則據爲顯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誑不以爲耻至如仕途積習益倚虛文奸弊所在隨之而不怪知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厥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樸觀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腐腐之

孟嘗足下二年三書一不報者雖草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慚意然或施於人
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仲紙以爲足下意欲聞不肖之言不肖知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
在上惟足下鑒之快承信道方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感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陽而立地之道曰柔剛而立人之道曰仁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
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
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
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細細流行而不息入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
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氣貫又最清且厚而其言又
無憂憂暴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
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
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曰盛本性曰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
以學者何物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誠仁是之謂而繼而之誠意也格物好惡之當於仁
義者而力卒之慈其所以進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
殊矣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等或相倍從或相什百或相
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暴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
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宰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判判其
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心之知有限格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
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
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鳴則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猶腹股殺人舉陶執之舜負
之解澤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
即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
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
明則當舉善好惡以就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
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
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肖天下而浮屠之趨哉蓋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皆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
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意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
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

焉國諸不肖亦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喪之於仁將必求所
謂諸然者焉雖不克喪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曰往月來業不加修意意行尤
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
過窮諸寄客無出於蓬原之域然終不收棄此而能求提徑謂盡心一境立地成聖也
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習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愜故常假焉不敢取彼說者靡端而力
排之愚者多矣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適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感其盛此
真國藩所屬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而約守於嚴而樂易近者 國朝學
案一書案一陸二張之編闡陽陰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
君廷尉蒙古俊君晉求宋子之指而力證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後鄙之
資兼嗜學藻藻好司馬遷而杜預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
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學於身行於家
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雖其有所成與以此事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事吾生
焉學知最厚雖不作之言不收執業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應酬比薄勇不勝思然無
語問室無遺常大槩書又有焉君厚懷懷善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歸條筆復影附生書
前承惠書存暗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爲且勸國藩稍息意意無行而益
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暇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惟心悔懺諸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
何經濟之足言願如是下所利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振起云則國
藩之私見實與貴書相照合獨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單曰斯世求一
權利不先赴義後忠憤耿耿者不可勝數或謂之而又居於下往往性抑鬱不伸以
性以去以死而貴義者果廉而廉而上騰而高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
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極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
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同輩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執辦之性
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鉅領而難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一事練兵
則猶七年之內求三年之文除暴則借一方之兵練一方之勇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
佐我不逮先與以一事然後切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久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
幸故人一火顧我相對叙論收召散亡之殘魄祇視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
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鈞仙劉仙仙繼繼出及平日交傳都來此間尚望足下惠然
命駕無任佇企
賀緯筆復胡潤之書

頃奉手示辱承厚誦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景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
先慈大故自維平日凡心慙氣隱慮虛名宜于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禍延吾母尤用內
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而開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月中旬抵家先慈於居
室後山向思另尋善地稍塌微忱臘月十三忽奉指撥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日淪陷之信
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鄙於退縮良死者之所為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
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結瘡於萬一益無日不共以
振刷相助亦無日不願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消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
梓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局勢為之小變今日之急鄉清
士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聚者而得以不死自謂厚福
而不知萬事墮境於冥昧之中浸漬以漸今日之流寇豈復可畏勢變又令風子錄起
開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為伐柯之則備青投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為厚幸
冒瀝筆復李眉生書。

接于書承詢虛實喻異語等門端以破枯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後雖無狀亦何
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嘗自白愧惟昔年京師主禮祖
以茂堂諸書亦曾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實字而虛字而實
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實字解
是虛用矣解衣衣我食食我上食食實字也下食食則當作實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
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實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入門者入其門
無人闖焉者上門闖實字也下門闖則當作實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言讀
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韻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何無是也何以
謂之虛字實字實字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為步韓文之步有新船地之瓜步遊
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字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義密而林林總總其不厚而
靡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則實字矣覆取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
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師名曰覆如鄭突為三覆以待之韓宣師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
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牛亂大
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
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斂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
實其轂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掛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
名虛字實用之別為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
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實而美之故爾雅駁訓為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為速商

頌之下國駁駝周頌之駁發爾私最大之義為喻也武成之侯甸甸發管子之弟子駁作
是取連之義為喻也腹牛百葉也或作毗毗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
毛傳皆訓為厚爾南山之天子是毗毗之福祿之是取厚之義為喻也宿夜止也止
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留戀是取留之義為喻也史記之宿將宿
問是取久之義為喻也渴欲飲也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自急就之義鄭箋書詩曰渴
雨之其石苞檉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為喻也公羊傳曰渴狎是取急就之義
為喻也至於異語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為常語人所罕聞則為
異語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眾所易曉者皆指為常語而不甚置
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為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
則淫訓為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為濫書之淫舍犢牛馬左之淫勢觀者則淫訓
為縱狂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為奢貴異語也爾雅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
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也郭註以為解
之與鄉射禮侯爾雅注以為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為黨所也皆異語也爾雅
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為轉爾雅雅訓展為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爾雅有司展
爾雅則展訓為陳爾雅則展訓為功緒則展訓為放廢時庸展訓則展訓為存省爾雅之展
懷特展則展訓為展又當訓為察驗皆異語也此國語諸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近世其間且知高平曰早大適曰路土之
高者曰早曰早皆異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為大四杜孔
早爾雅既早火烈其早早成兆民其用早字真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曰路取
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家子長曰家婦天官曰家宰友
邦曰家君其用家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將羊墳首司燭之其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
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謂之異
語也可謂之下見通語爾雅本於小學胡氏之亦門極精即就通語與異語之字而
一鈔記或他人視為常語而已心以為異則曰鈔之或明曰視為常語而今日以為異亦
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微矣聊述
鄙見以答盛意

鄧見以答盛意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為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
之考聲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為轉注者為失之者則輒以為不可許君固非絕無
可議者惟指考老為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顧本訓詁其所為匪之具者為轉注是

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待古仁義等殺之精儻亦
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追歐陽公說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
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
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為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
尤不可分而為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為兩物指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
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為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也
施之事見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為
不足貴且謂勸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為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
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
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為無命雖大聖畢生
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命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
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
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
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明命也者彼戶戶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
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
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
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為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
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為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
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為文去年偶作雜志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究憂
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與奮努力光陰適往悔其可追姻丈
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為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廟
壘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
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憤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
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為欣慰展轉適惟目光日蒙
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煙霧直歲終年元早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
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鈴
標袍也

曾滌生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屬
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為卓絕大抵節節頓

推不矜奇辭與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
然物外如說釣鐘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翔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得好
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閑適之詩觀其博雅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為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
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弄物我而納
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處彙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為也
與歐陽公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
非有過絕筆流之誦姚氏則深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為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襄序禮
儀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揭約論禘祭書與揭約復關序則錢獻之序朱竹君傳
儀鄭堂記南園詩序諸莊文集序等篇皆表精而詞復俊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
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所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為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諸極之
語國史則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餘獨挾其微而發其端惟稱桐城不允阿於私好要之
方氏以後情詞富麗為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峽同類而并誦之也漢書之見惟命故正國
藩回任江表則當年情懷校平兩澤雲星處事可謂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抽氣雖
已甚愈日尤素無術術提同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為愧恨昔年自蘇發揚
龍陽等城相率被擄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還湘省年發難勸之而不畏難
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遲延則桑梓之思不暇設想殊以為慮

曾滌生復陳虎臣書

閣下問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周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將守程朱因問
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持論自為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為非此無以為
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
亦藉以靜字垂教符其謂棄倫物而於靜中求所謂端貌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君靜
以涵養此心即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總之有朱子注中規首章有云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
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禪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其當也聖賢
之言總行其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
防故虞廷教書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
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勵則釋回增美而所謂愈難限量矣國藩量移微甸已及周期地瘠
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但冬終年元早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
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餘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
之上又復加光而有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

不能舉職爲愧

曾滌筆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自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恨閣下志節嶠嶢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懷累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徐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疎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無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關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舉危止運訪耳大著粗讀一過駭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居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謂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揚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微鄙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如慎獨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峯九章但爭一領首則首尾流決陳義無難茲是戒也識度何不異人或乃觀爲辭子淵句以駭出衆新自然之元氣斯又方士之所同藏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諸公所與仲如子雲何工者熟讀而誦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後進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古氣以與古人之氣相角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嘗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齋地畝舍五稼而種粟粟不惟民病蠶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礪潤聞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曾滌筆與李眉生書。

中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酒師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意已全愈否如尚未愈除酌服補劑外當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當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操履焉沈溺於逆億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去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以奉勸

曾滌筆與王叶庭書。

錫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寸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親靡足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毋以爲友晤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書類四

張石州與陳頌南書。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即如敝鄉人士素未強不工應酬今且顧爲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厥慙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紫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親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懼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令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倖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敏微遂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殫心研以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謬他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賢賢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責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瀆惟亮察千萬

以自適憐流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謂吾輩所以能為日有孜孜者非惟讀書如是亦借是以卸將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日前不能遠遊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憾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聞經籍稍有領悟情不得良友一叩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索付刻則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

龍翰臣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集案向稽裁咨然每念脫然見愛之誠與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回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其竊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間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日儼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極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爲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教人向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秘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龍翰臣致曾源筆侍郎書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仲遠蒙關注某此事出於萬不得已寸心可以對天地實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債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大議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夫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其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即今日作紳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豈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足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半而不爲之求教與就且驅而致之虎狼而使之首尾徒束手號於眾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顧則是

非有無面以爲旁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則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主人而與公事焉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直惟正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會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旋旌駐臨匪遠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龍翰臣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間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即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末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自歸移家黃鵠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矜吻枯樑速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遺難噫氣煩肺因自戒執筆恐發越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兩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諸懷也伏維逖迤休閒興居安善金陵異族僑處開數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近復何如疑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發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上注向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福有進者茲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開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擅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廢傷之使適知吾意而不敢爲然料無亦非真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夫抵客身固龍視視場若無與荷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告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言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止所以防日臨非不善也然則更因此而不取辦盜賊其責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顧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問皆如是也金田匪匪明牙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總之吾鄉不尚辦盜又總之者則所謂遊山者足也當其時爲雲山草報胡以洗等盜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圍圍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置之不理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器器械欲往勦捕具公揭

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闕而殺人苟至於無備蓋其謂西國有訓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廟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姑養一候備員縣署甚感之而去焉又不時給委員因遠巡不去賊聚藏暗至巨萬兩練勇且雖官兵之莫敢出者其後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為之大息痛恨也今天下患賊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為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之無不肯效家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放縱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知先生之論使州縣得人為極史固是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為空言然則為薦而上之者皆歸也則達通八竊之惡非特以所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為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于乎宰相萬今粵西之始禍可觀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以為世憲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始見前人扼轡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為憂更大去冬官據實進情入告 廟堂初意極為嚴重浸淫為特魁柄者所惑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熾廣民鄉團之民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陽以達秦中品此兒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况以空疏無據者為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儼客隱居率母媿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下有以教我游笠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瀾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特蒼生之禍命為之漸塗到此則更為其難矣前歲感懷一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會否刻成便乞以之其難矣前歲感懷一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會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寶賈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寶居其名命曰源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鵬圖寶興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消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為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鄧作共為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賞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龍翰臣答羅生書

知侍奉萬福甚慰省垣人事紛擾不暇作復既念足下書聲可不復者

況僕又有不能已於言者耶方今友朋道替心非面談所言都非由衷之意位望稍以懸絕便不敢一加謏議或向人前稱述過失用快己意而相見乃莫肯一言此固其人之驕傲怙惡有以致之亦非朋友忠告之道也足下乃勸勸拳拳能指吾所不及並告以持正用人之要此固僕飲食夢寐所不能釋而他人所習之而不及知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圖足下一旦傾瀉肝肺相愛之甚至於斯極也其為惠益豈有涯量雖然君子之於朋友也不責以所苛難責因事以察其心而知其萬不獲已之意方今人心務在趨利不知有義作事不求實用但務虛名者比比皆是僕在此力求矯正使已動相齟齬不知者謂為氣詰褊狹事事與人爭勝然能諒其心之持正者固不乏也此亦足下所夙聞尚以我為盡力周旋者何事耶僕則何所嫌疑顧忌而周旋何人也又謂有論列於當道大臣之前不免稍存趨趨囁囁之態僕於不知己之前不欲盡言者則有矣至其推心置腹以端人待我者固未嘗不慷慨正辭也僕於官何所統屬而有所畏避而不敢言耶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不當言者又可盡言之僕則譏佞貪濁之徒屏而去之此僕之所能然能保其人之不出吾門而已其出於他途者吾力能抑則抑之不能抑則以術箝制之使無害於大局欲盡鋤而去之固不能也鄉邑雖大人材可一二數間有備員從事者要亦以置之重地僕居鄉無尺寸柄徒以當道信任箋纒通省樞要事又不無分任豈能悉聽指撝所指天誓日力求無負者惟公正二字此心未之或忘而暗中維持匡助自問亦復不少顧其中之委曲則豈能人人告之外問物議亦所當然至於怨者之口固不必論也然聽言者又豈可略觀大意便謂其說可據如謂某有不善便當求其事以實之其事果實又須求其致此之故有迹非而心則是者猶當諒之豈可據空談之一言一事便謂其有所不足哉不知足下所謂物議者亦曾察之否近今朋輩好為高論置身局外侈口譏訕視斯世無一可意及引之當局喋不發一詞如是者僕實恥之願足下毋蹈斯習僕在省中號為以苛論繩人然必此心所為不敢出及畀之我而力能舉其事者始敢議他人所不足反是者未敢出諸其口也足下之更歷天下事希矣及之而後知難之而後歎願他日無忘斯言若乃吾道不行拂衣徑去此土君子立朝者之所為僕今日居鄉何適至是且僕非不願為高蹈而有戀於此也獨念上自九重聖主下及地方大吏孜孜以此為事異日播之國史傳之遠方鄙人當局或不無萬一之助夫不業服足下之言則可置之不辨辨之詳且欲實徵其事僕之有意於聽言而非敢於怙過也明矣竊自今有可言者願足下言之勿忽承安事非筆墨可盡人存來宮問白老母以下各平安念足下不久當來故不具白

龍翰臣復唐子實錄

子實四兄足下國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既賢昆仲捍衛之勞中不待言而始進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為之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知吾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會勸數行奉達倉卒中詞不逮意復承足下惠書及復濟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敢佩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事為民衛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臨事以忠義激之雖願效為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眾以身率先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賢皆吾輩等夷或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嗾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可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孰有助吾聲勢者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為力亦不能為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遁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恃區區之團練為否則獨不畏此刁滑詭譎倖功過事之徒有以議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每欲吾罰不公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為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為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嗟嗟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即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遷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為於鄉黨之間耶雖有不得志不當以枉道論此非好為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為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資堂廟此問亦壽之熟矣苟欲從實則如尊論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朝廷竭天下之財以餉運轉輸兵勇之不遑又女所有餘以贖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朝廷發粟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瘠苦怪壽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禦盜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此則所謂訓練習坐作備糧糧藥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即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問亦劉寬一再非有所遺忘而置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為未盡然猶未已言之矣今所定有知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其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閡則令不行人不信且又踴躍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為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為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宋錄分為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為然耶否耶盡即備有未盡即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

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焉為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每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知今日之所為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其無效何如不為知其難為何以不去曰難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以此相屬者未嘗不汗發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皆皆俯首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重枕戈彼甲之士抑鬱不揚某任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聞所失幾若邱山此巧於自謀者不肯為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國家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土寇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即逆賊不來而可慮者甚眾及今整防足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足下如以為然願勉之毋忽

孫子餘與郭筠仙書。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開一書遠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蹂躪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開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傑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殺王事者不思無紀述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僅 詔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黨事之闕略為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視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翼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伏義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風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為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閣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為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間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幾一二其詳略真偽又未可猝辨雖欲為之孰從而為之徒使忠臣盡主魂魄遺憾千古耳 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封疆有事而蹈義者眾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彼之論者所為太息而以為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為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仗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鎮吳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之士皆樂為之志銘傳諸推揚而褒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其家難之列有倍於昔日而如三鎮

陳忠感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為之推揚發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閱見聞軍府有宋編凡列難者之事蹟皆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備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焉精思慮作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國家牧澤之盛忠臣盡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裨裨焉臨書不勝悵悵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前承委點校大文員侍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庸謬誤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為竊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篋手致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之幸甚竊惟古文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為之文者古人為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儲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鉞之餘教以彊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溥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免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彊語於人猶聞投夜光而遭接劍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已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謝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非罪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善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也無不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

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徧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偏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當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即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論下地無馭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寒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善叢薄中日鄭厲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敵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陽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不顧一世之憂矣伏惟兵事反復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爲之驅令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難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豐饒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間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掃逆赫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敝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親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慮之日月盡意文字間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當時之方且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汗難注屬而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

吳南屏已未上曾侍郎書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以開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討賊省闕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知故前所日夜時時於山中者也白湖上先後兩次大勝以來雖以營帳未獲受事於左若其心益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半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不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語賀慰恐功名形勢

也南中來者言賊所過官軍當後之一兩日至則其地一空人畏官軍都不忌賊賊以故徑千里得至於此賊之用兵可謂狡而亦輕脫無慮其矣彼其計慮開且以提兵大帥爲何等入乎前程督走回長沙官吏必大懲創城中之人勢不得不同命共守而聞駭中丞接戮姦謀頗覺龜縮提督先到此差可恃者惟是官兵素驍憤怯戰所募勇軍尤難制御稍不得意慮反爲賊賊事特未可知耳若賊遂破長沙岳郡防堵之師亦將望風駭散能禦而覆之湖中耶且賊又將由閩道走平江通城而遠武昌也雖然賊本眾故自無多不過糾呼邪黨以張聲勢亦是未經戰陳之徒攻城日久外援皆至勢必退竄此時有能兵者聚而殲之其隘東南數歲之禍可一朝息也然如此者豈所望於今之爲兵者哉直保城可冀耳能兒得毋向在城中吾不爲憂疑必能自脫也近計與李次清偕歸既而熟思之歸須四十來日期賊得勢則湖湘道阻歸亦何爲否則無庸歸兼恐道路多虞以見中止次清亦未果行吾夜酒後發憤爲詩自遣悶及與人贈答相語以賊錄之爲鳴劍詞云吾今年正月初四日出門時豈意有此情事耶噫

吳南屏答李香州書

香州三兄足下見鄉試錄喜瀏士中式者多而猶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瀏中科目名近來有目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州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洵滔千百言極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不敢當然不意香州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其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既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強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尚不免遭詆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以其童然重白之老安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州既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既以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若非果自意其尚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攬其所長聞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州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贈序類一

朱梅庵送葉蔚文南歸序

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一者謂世爲之不知亦士之自爲也其操焉者是能無失其爲貴也其拘焉者蓋自賤也孔子從七十人困陳蔡之郊受圍困人無辜以歌從者熙熙亦各得其志焉願屈王斗繼世主之怒笑譏虐庭高揖而去幾於能自貴矣顧其鼓傾危之言較羣勢位之間陳義陳促而不能自容亦奚爲是拘拘也今通政雷先生服孔子遺言能自得其志余故樂觀其爲人嘗試之擾攘中憂虞雜乘人人自失者而其心不動退輒歎服謂是能不自賤其道者眞周之士也葉君蔚文以督學舉入太學三年其間有道路取縣令長如寄君固謝不往熙熙然擁書南歸將益求於是自以自放其志其亦聞通政之風而起者歟君方便道浙江謁通政故余序言相質以見士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其拘肆不繫乎時苟有志自爲者蓋無不得其所以爲士惜乎余僅能言之不能如君之善師通政之志也

朱梅庵贈黃君序

書畫於技其最貴而難工者也然八體散於秦漢之間而考工記有續人攻五色之事虞書載舜曰朕欲觀古人之象作繪又曰彰施于五色書之本末視書爲古夫技益古者品宜益貴而工益難昔之工書者稱鍾繇王羲之稱顧愷得筆墨以指畫左衛而難之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墨其不自憚於心與力求工於技若此不已專且一賦其古今稱之豈誣歟其亦有推此意於畫者歟黃君昇玉技於畫者也其意於其技之工也其用心也恒惛惛焉子焉其致力也旦而盡日暮而盡燭燭所謂能推其意者非耶夫先王去世遠其迹未嘗絕於世待人之自求之然世之治藝文者衆矣殆未有如君之急其技者也然則君將遂盡形所觀之象以追古續人之能以與畫家之繇義之塔蓋全其技之最貴以有稱於後而又何難之足云仕瑋業藝受而情焉者也當欲師焉一之愈以力其業而策其精而不之克君今者專在松谷仕瑋得師焉因述書畫之說以爲君贈夫事有不相喻而假道焉以藉其藝者昔之人固多有之惜也仕瑋非其人也

先謙案松谷梅庵所居溪西之別業也見舊集非所爲梅庵行狀

姚姬傳贈孔掇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履歷混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適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嗚呼聖人之憂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

而尊師加禮聖賢與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音難於傷人之中欲如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 恩科會試前行聖公之孫孔君筠約與其從叔名繼通皆得舉筠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盛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筠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願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筠約之深始末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志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天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嶠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筠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防者而已今年春筠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以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微也雜之以譏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廢庖廚放誕頹廢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互有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足或非未有所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經略而定說元明守之善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末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商周質周尚文學吾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未至今日學者願厥功令所執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剛險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微而去其根細之葉而遺其鉅大實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殫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足猶居京師靡滑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霜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覓高山大川喬木間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籍在京師款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維 盛清治遇通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有方侍郎今有數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者曰黃舒之開天下奇山水也松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舒之偶雄自深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繼而屬之邪夫韓氏衰歇則儒士興今始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爲鄉人道焉爾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即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拔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麗善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蕭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樞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歸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問而勸也

姚姬傳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匹鄰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議之曰瑣瑣小人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爲羞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名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婿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其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夫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遇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膚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指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孤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閨焉吾嘗聞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鹽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義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愧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簪履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皆婚姚氏女嫁母姓子聚姑女然門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孀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酒飽怨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

遺囑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書豈獨以榮吾妙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秦小峴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於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鄉潘侍御德園以識邵子侍御又爲余言邵子故與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侍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敏事其兄足不出里閭而行修於家爲善若不及言動一範於禮所爲詩古文詞欲追躡古作者而不屑苟同於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顯余既識邵子每樂與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閑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於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子子旌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姚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張皋文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蒞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於勢利也猶約之在項橐之在目而以旋於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於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副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雖然曰某地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清濁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蒞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使然敦爲孝弟少舉於有司因不遠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遷入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却之不得還今年秋以貢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遠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與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假羈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錄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於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也日蒞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於其行序以送之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黃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

烟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爲放其貌所慕笑其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爲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其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姓名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其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自梅先生自京師作

梅伯言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治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迭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翼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拓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遊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其相推轂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今歲二月小坡以 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視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知小坡何故遠外而惡離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贖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且於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處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雖乎其復合乎余其條然於西處之途而去人日遠也大

梅伯言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于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齷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

應舉毛鷲爲治此無他感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失而法隨之故能爭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選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盜賊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傲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岡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就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梅伯言送韓球船序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願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顯顯居西海隅茫不知中國廣大吉利味生死越國萬里蹕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庶民吏遠疆吏將以開入邊關罪之實也天子獨察其胡賈行無遠識舍資以爲敵土芥不以生喜怒愛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延遲御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強弱馴異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球船侍御胸臆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遊之士皆祝君之壽其親而來朝疾也昔河孫文定公當徒步遊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所遊處而習復舊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朝而爲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若君矣君將詢於其來以解羣惑以志之

梅伯言送周石生序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猶白筆書盈尺之紙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即所言當而天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縣端端然不知雷雪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忠剖同異恩怨屏置城府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即出於公無私而不能遺輿情事洞台內外一旦投身事地親勢迫遑變不得

如意料始明然立言之不可易雖野言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圖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居於懷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真戒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負之故有深念而無分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己所能爲斷不能爲故有定心而無鮮色公之局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底民計有餘矣君將行告會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梅伯言贈林待郎序

國家歲歲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即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督懷冰臥薪喘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舟舉行始僉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博體國之重臣深權密綏調陰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眾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月交寶橋橋薦驚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運漕泡穀沈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蠲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商榷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俗不災貨商流通庶民知公撫災之勤休聲美實洋溢而行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觀瞻之獻

馮晉川送朱伯韓序

國家聰明之弊制士大夫居鄉者不得預公事諸生不得上書言時政得失故今之號爲鄉紳者莫能一咸福暴鄉里而勢既處於積輕一旦有事欲出其身爲桑梓捍災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爲軍興以來勸捐勸賑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於民則使鄉紳任之富商大賈需賄告役自免而不顧公家之意鄉紳任其事者寬假之則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嚴則其里之富人皆仇視之故士大夫居鄉者在今日尤難其難朝命司

關練者提空名於官民之閒則所處愈難非其立朝大節有以深服乎官吏之心而素行信於鄉里者莫敢出任事強任焉亦無不借資焉友朱君伯韓道光中官御史以直著稱與蘇君唐堂陳君頌南號三御史既而各謝病去今 皇上初元三御史皆召而君以居母憂未及赴未幾而粵事棘大吏素知君虛心任之君亦不以避嫌自便佐城守再閱月驅不習戰之民無餉之卒與必死之賊爭一旦之命桂林卒完 天子嘉其功以道員用 賜花翎余初識君在戊戌已亥間時海內無事兩人居並門日相從談文字甚樂也丁未歲君歸粵比乙卯君以調選再入都余方居夏里門丁已服闋至京復得相見蓋與君遊處十年別亦十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賞用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官京師所樹立如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 天子所以褒賞之如此而乃需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京師而為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續古文辭類纂十二

贈序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十三

曾滌笙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為之而遠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識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溫抱之常不遺迨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從廉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誠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為道其深摯於同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為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據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巳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適若錙銖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為榱桷不開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桷為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樑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庸大就之庸艱淺者欲以一鑿律之難矣且所號為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瞻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斲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眾人之所共規

者矣君子則不然也勢甚鈍取甚遠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譽辭避近久而後進鍊而積寸而累尺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杆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環寶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秀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助哉去其所謂杆格者以斷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為耳若夫白描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曾滌笙送劉叔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眾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夫天之所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為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為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拙不法者知而妄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執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斷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為周公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為學者吾惑焉耳無受眾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眾目之所注亦注之姦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宜矣為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為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疊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誦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習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為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懽懽悍悍力而趨之約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眾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叔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盡乎其量余猶懼其敏身心以役於眾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眾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疚焉

曾滌笙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郭筆山為雲南布政使繼九峰為禮部侍郎而謝蘇東先生為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擅國程榮勢屬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過焉輒停之出而鞭之其重於當時所稱轎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印燒重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用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即繼復以進士出為江南縣令吉人御

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賦詩者或爲詩送之吾人乃索子爲序而之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月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一臺上兩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即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親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誠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諸於是子聖自雄之習焉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誦我內之傲者曰勝外之欺者曰衆茲其所以泮也其善矣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寬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榮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俗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莫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大者欲吾豐強宗也抱兒孫欲吾門戶興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哲之天矜已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已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雲澤先生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諸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微無棄爾輔員于爾幅青峙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曾濂笙送周行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萬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穀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皆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還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蘇軾范曄宗以下如潘驥沈氏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傅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相於是則談五典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廢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以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殺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

列數百年無譌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突禍 列聖修禮右文積學鴻儒往往多出建隆雍正之開觀禮注疏宏發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賴 神皇聖武功文德宗適古初微鴻博以考燕閒四庫館以招延賢備天下蔚然爲博稽之學而先第之空言爲文務問麗明天游郭齊蘇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彭彭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可食謂自得者也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泯起求如天游齊蘇國麗之文間然無復有存者矣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詩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適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善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 詔命以歸觀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助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曾濂笙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這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人選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傳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而禮讓弟子撫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糾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旋敦潔不下流仲尼千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術則易於野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中瑤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氏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微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僣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君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疑乎影影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 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附隨不必束修自亦循循隨應唯敬對若金許許胡陸程張金之傳論乎其德則淵然淵乎其言則卓然而管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踴躍踴躍類類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傳諸不剝頑大有所是而發其靡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士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輒漢京問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罵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

師友之援退犯高城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關之學特立獨行而議而不悔庚子以方伯內召為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為義理所震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論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廉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誦年來講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國藩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事者自為碌碌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廢網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羣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浸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為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借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僅精於文字而角機錐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齊魯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精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局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細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日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言者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為我縣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日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主惟女蜀及其按郡招諸生來而果使諸生某經說某史某策某指能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縣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例其廩附生應尋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罷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別易之題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特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原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

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得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誦諸生以大義成邦有指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為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最備余乃別思一校宋之清無所補之書而有補於之施者於是以致意之說進焉

何廉孫陳仲賢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其本其同往來摩磨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率而苟延精理已銷反於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奉朝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廷峰顧亭林黃梨州王而農楊勿庵之徒皆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三表之所規高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隱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以淺解儒賢子依違請忽倫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賢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機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賢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器量不細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為圓矣既而仲賢果以孝弟入直軍機而顧直發憤亡角森然固不減其長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變之有以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也聞輒與仲賢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賢為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抗夷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家貧入必唾棄之即心之所許雖孤孽卑賤必引而與之愈窮愈奮愈激與釣自視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就之決遺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對母高太恭人祇順厚禮尊尚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賢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獨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月染滿湖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胡有知聖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說臨家有母婢之長則子弟相習於進退而為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為利害也今年八月為先生暨太夫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戚稱觴仲賢之邸第作詩篇以祝難老福國諸葛之序余乃端述平昔與仲賢言論大旨以告先生之而樂因推同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為先生致善壽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通衡學堂會序南遊序

古之時無所為進士也蓋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序序之教為之師者率皆閭閻正紳大夫三老五更之屬故學問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曲禮至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誼舉州處則又以其諸習禮度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服則遊於鄉校以談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為書札之詩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學校廢陵夷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辭說以取

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遺德爲事者獨孔孟之徒多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爲之師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成周之感又安嘗率其徒日從於風塵內也秦漢以陰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就家塾出思以博求當世之名人指其所傳之緒士焉斯時若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爲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爲其學者豈非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耶人愈歎余友呂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會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爲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湖適於江河達於蘇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吳越以歸也君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上下其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題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慨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顧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爲贈

邵位西贈陳叔序

三代以來師之道未嘗絕於天下漢人士守家法以經相傳授師徒承學特盛唐則有文章之師宋以後乃有講明道學之師程朱爲大宗其徒遞衍歷元明迄於國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庭而遞長若松柏何葉之彫而復繼蓋未有如乾隆之季以至今日凡學廢不講經師人師之緒漸爲弗續士芒羊四望而無所之欲百幾千里從一先生遊而不可得也方乾隆中俗學橫流其聰明傑魁之士相繼而爲考證繼末之發名治經而絕口以蔽晦獨桐城惜抱先生卓然不惑其說而新城凝齋陳先生師友雷翠庭祝人齋之倫以正學放其家守程朱不易故至今天下語正學之所恃以維繫而足爲士大夫求師友者之所資藉在江左右必推桐城姚氏新城陳氏而陳氏尤勞魄繫精材子弟甚眾科第蟬連名位煥赫百餘年不絕若吾友叔叔則凝齋長子觀察之曾孫陽湖陳子居所記以爲光祿房者也叔叔世家子而愛好學治春秋尚書洵其所爲說思獨造不苟傍前人而義理一信程朱居京師四年與姚先生門人梅君伯言遊益講受古文法而余與叔叔每見必討論經義義卯之春叔叔將歸就秋試於其鄉於是吾輩之士重惜其行而余乃爲言以送之嘗讀漢史稱王陽之子孫材器名稱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後漢陳氏亦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言蓋再實之木其根必固如斯而然本醇而末益漓自然之勢也然苟能無漓其本益培而大之若木果之復於地其莖亦可以參天叔叔歸而能以是力於身而忘其家人夫何待余言余尤願叔叔益堅程朱之問學而畢力於所已治之經異日大隴驅羣孫明復石守道之在泰山徂徠間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執經之士與夫士大夫之僑寓所歸者將於叔叔乎諸是而去其正則所以紹發奮之傳而爲陳氏之光榮孰大焉而區區科第名位之有無又不足爲叔叔道也

吳南屏序意贈西垣

鄉之人曰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喜就余其不喜就余其不喜就余其不喜就余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遠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蓄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居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週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謂強而仕者謂其人所問學既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竟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余既嘗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爲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濟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買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置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買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居此數十年矣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願醵諸善之善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數也願以數世交游即不敢辭而窮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煩買肆人舉止過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習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印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而歐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鄉之山其勝焉者山中多奇石異果供采樵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媳杖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諸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獨承其年矣之誠難哉

發憤爲士子業不成輒棄去經營衣食以起其家願以微貲難聞里閭道吾父與諸叔嘖
書甚矣卒困不得一庠科吾伯兄石林始入泮自是爲諸生志氣漸振者相繼而乙酉壬辰
迄今之歲甲午二兄亦入與敏樹與夢松弟畢於鄉者三焉里之人會曰吳氏將以詩書
世其家矣於是夢松自長沙歌嶺歸詭捧爲兩親壽叔樹乃敬具衣冠班子姪跪拜
祝頌遂進而解曰天科名者士子所爲進身之階而世所可喜之物也其進而益上則
由鄉舉成進士入詞垣騰騰諸上下官階任天下事皆人意計中選會而進姪竊有妄
言於此凡人之所以爲祖宗光爲父母榮爲鄉里生榮者豈直以其科名與其官祿之
崇而而已哉其學問足以成身文章足以持論功業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才賢人
矣苟其學問不足以成身文章不足以持論功業不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庸妄人矣
才賢者難爲而庸妄者易也哉今夫科名官祿之人不至於才賢則有至於庸妄而不
止者矣自其出而之於世也去樸而趨文飾體而變氣厭叔樹叔樹華意氣昂矣體變
意氣異而其人自能自存者蓋難矣未幾而好趨承趨承其甚者夜求乞矣未幾而營美利
美利其資囊汙穢矣未幾人品心術無一存者而盡失其所以爲人而虧體辱親莫大於
此矣嗚呼豈其人之本願哉蓋逐於一時之風尚而不知謹者其積靡宜便然也今吾家
自先人以來世敦行義而叔父大人端謹正直無愧神明叔母大人敬恭慈惠善能相助
宜其享子孫之樂受品秩之榮而姪竊願以斯言者與夢松及諸兄弟共儆懷之或者大
人之欲以教戒我等者意在斯乎兩大人曰善哉吾有望矣然吾無多言願爾
輩唯毋忘先人之勤苦是念儻可以終身守之者與於是敏樹與諸兄弟子姪輩敬領命
相與助夢松舉薦成禮而退退而謹次序其語以誌焉

續古文辭類纂十三

傳狀類一

朱梅崖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死貞女曰吾得
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即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輩兄弟不能安
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
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
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
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道遺我以安
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弟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
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也且是生無已
而不報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生者父
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與夫死亦死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目
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姓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是貞女所許適者
其事已得謂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適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絕於夫則貞女之守
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圖而不忍然曾孫之訟亦
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目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
白蓋貞女之志也

彭秋士息庵翁傳。

息庵翁名志求字文健息庵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後以明洪武中主蘇州遂家焉
祖貽令先生以善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屏牘侍祖書學作書畫精動靜奇之授以法爲
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歸小齋燭居凡上一篇看
一餅水展莫鈔書然翁心雄壯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而起立徘徊焉復書竟
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皆清慎以樹德而翁幼集之書
具存孫男續謹識

彭秋士府君述。

府君彭氏諱景駟字騰遠長洲縣人少時精學經書以法度自繩年十八投徒於家得來
修供養父母能任井臼及娶妻乃出就學館歸輒適父母之所備從私室不先入也父有
疾嘗所飲藥日不餐夜屏氣立於牀几之間父病甚興城隍神廟中求代父身病尋愈
秉志遵分不娶隨世俗不慕榮利一一以道接之衣食才足足取散問故琴古書怡然自得
宗黨有窮厄不能自存者則告於仁富使周之姊夫查天謀年老頗貧日給升米糲飯中

衣衣之死調相類姊前死未葬合葬焉所居巷中稚子或相聚爲戲府君自外歸稚子道見誰曰彭家翁至矣率散走府君年七十而卒有鄰人入室哭曰吾幼見夫人出入閭里尊卑其容貌不敢自暇自逸今且老復免於死夫人之賜也將葬又來哭如初男婦謹述彭尺本陳和叔傳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博聞強識好著書以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於史書深究前代治亂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恣不可控制乾隆初應博學宏辭科廷試被黜乃客遊南陽洞庭衡山東洋錢唐入關北馳驅燕齊河岱間當是時上即位數年銳意廢廟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率延致天下豪俊虛已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爲大學士海甯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嚴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旗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徭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選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營曰簡師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題其言項之詔求骨鯁賢朴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士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草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斬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謂督顧公湖廣公問撫王公先後薦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導主死民不皆趨避形勢端厚風氣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也自諸公先後辭事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胡天游故奇士負才氣籍隸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士鮮敢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學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屈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特節漸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儔石之儲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懷宋史筆難是非溺失平則發憤刪其繁累優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纂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編法考殿閣部院年表舊唐年表共十卷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其姻黨或以金贈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處居以葬

彭尺本陳孝女傳

曾孝女行縉字崇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尚瑄以庶吉士出爲知縣遷至杭州知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縉不能起行縉侍湯藥窮幽闇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行縉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顧憐之曰兒病矣盡少休命老嫗侍我行縉重違母意則應

曰唯即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薰衣寐老嫗遽起衣焚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尚瑄亦在牀寐行縉突火入趣其父出也母號救者入挾行縉出街縉燬其手及骨撲者釋手行縉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驟滅救者不得入尚瑄厲聲呼行縉出不應火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既滅火行縉身燬兩體纏結不得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於朝得旌卹人爲立祠祀焉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余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余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之僕有給事於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即往時挾孝女出火中首其手問噉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余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問於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噉手事余乃嚴其事讀著於篇

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偶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時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頗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故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繼任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頗不造詞又時以持節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各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強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書爲學政時遇諸生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動去而人愛思之所欲善書書末有詩文集合若千卷

姚誦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學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多矣余南歸數年間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片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愚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履考諱廷瑋皆贈左都御史廷瑋三子長若澐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樸而君慷慨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膳錄敘勞授主簿值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匿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奏請屏除畱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傳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他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緝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傳忠勇願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向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計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緝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僑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役偵之至禮拜寺則反與賊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官議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復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憐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飛復營其利又與張飛黑河道履運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甯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錦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而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傾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此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善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聲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聲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隱唐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歸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主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即以其次別嫁以今律論嫁爲甚不誼以義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而紂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道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榮高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賢聘妻胡氏蔭賢失愛於繼母惡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善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即送至其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廟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歲冬夜斃五十五年也鄉俗焚香與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歸方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即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諒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順麟程異行傳

敬亭山程君異行諱學樞子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買人業仲豪邁曠曠君寬平恂恂長者然見不濟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容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吾與若無慮矣君年三十餘死其族富人買於桐城族人以君爲不能殖利俾君問居而不任以買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坐諸君言已願君微笑而承諾焉爲家書一通具以告父竟自縊而死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哀哉顧以一行虧節而輕身蹈死可謂知耻矣文以傳之

登獨憐恤君亦以傷人不養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隨也嗚呼世之赫
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事者益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
害人心之害可勝歎哉主中節孝

吳殿麟王節母傳

王生璞齋從子遊其大母劉氏以節孝旌於朝者也劉氏自爲室女即習孝行愈父疾
後歸王君吉士年二十有四旋寡子幼家又貧竟日杜門棲居每春秋佳節樓上下宗族
親姻衍衍稱賀而劉氏獨與其孤處危樓相對泣者莫不憐也始璞之高祖歿於南
諸族殯諸寺曾祖又歿葬京口劉氏自啜糟糠而口儲婦功之所入買地葬西之湖田歸
兩世之骨於千里外葬焉方葬雨驟至舖工皆逃匿大樹下劉氏獨顧顧天雖雲雨益急
遂往來雨中躬自負土上泣且築衣濕子被耶去萊工人皆然自被婦而不畏雨言節勇
男子反畏雨乎因并力築而掩之感其孝也其後劉氏卒撫孤成立孫璞尤開前能文章
節母之德其將自是益光顯矣乎

贊曰易之稱女貞也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劉氏一孀女子無衣食以鞠其孤而葬其
夫上世之親者二世豈所謂无攸遂者哉蓋女子之職族之法久亡而婦女子之經
德以補之也其不幸也夫其幸也夫

張早文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遊陽陽知縣惟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纂而揮侯奉調余去陽陽高傳
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其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父曰重章大業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
家子驟貧抑鬱無聊斷絕不問生產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富天寒父中夜自外
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既卒豐負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
許字以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皆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
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少頃即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晚有不滿意或端
坐不語豐大懼皇然若無所容繞膝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倍乃
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進見者其聲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始不自覺也豐
年四十二時末有子病幾死過哭山有相者曉之以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始
有隱德當有子富壽康眉目今始矣豐喜富有三子孫六人子濂沉痾恆苦補學
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常有與同買者歸豐既
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書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
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買於富陽每

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噉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甯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買
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應者極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賣
遺之歸三百金立置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鳴
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張早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
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錫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而在而府君卒
卒後四月遺腹生甥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
教授以養先祖母先母卒各異財世父別居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
曰吾弟不幸以毀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嚮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
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
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寢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憚餓耶吾與而
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既乃黃食
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書先妣與姊課讀常數錢
爲節每晨起盡三十錢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
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
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恤
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母曰太孺人持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
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
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歿於先後安窆
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
妣尤相得處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
殷勤惟恐遲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戚獲告爲流涕先妣以乾隆
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
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蟠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南德安
里惠言乾隆內午科舉人謝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塔曰董董章國子監生鳴
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
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蓋卧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而寢也
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問狀歸已不及五十
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傳狀類

續古文辭類纂十五

姚石甫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筠浙江蕭山人也父嚴蕭遊園中遠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讀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解之皆稱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養不解衣者四月父病劇女中夜輒大泣淚成血母病日以血和藥必得信之病果瘳嘉慶庚辰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窮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湧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

黃蛟門傳

黃蛟門名以浙江南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後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為童子師自給溫食無義履無難暮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入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竟幸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禮恒加倍道充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誤予以其人子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真孝廉方正人也為備言其行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書籍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疏圃予始與君皆家焉每日常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癸亥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為賦算畢命之學欲著書曾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世知有蛟門焉

梅伯言總兵劉公濟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總兵然人皆呼為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巡知縣數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總兵然人皆呼為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巡知縣數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總兵然人皆呼為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巡知縣數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總兵然人皆呼為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巡知縣數

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開公撫民及士卒皆以見子畜之人樂為死賊自為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為用故遇公輒逃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驛遷至建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擢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捷遂降而冒功者詭言主得之三捷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賊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賊鄉勇公功為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 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為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巡撫布政使以屬吏事實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嶺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盡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賊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 賞布政使銜及玉帶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嶺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即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 上深惜之子廷椿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舉人尋 賜祭葬

論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呂公鍾其揚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廉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從定陶時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梅伯言主剛節公家傳

英夷擾海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敗賊過當以累獲遂敗人尤惜之公諱鼎明字樵樵順天府涇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主事援例得開原城守遊擊積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橋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矢盡其背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其巴特陷賊退涇河沿堤大軍開道渡河入略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英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王努斯十二年從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遂賊高家坪大提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城之 賞戴巴圖魯名號擢廣慶協副將時廣東福亦煽動起仔書趕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賊首江口至漢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甫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嶺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金竹根桃花衝

紅泥田各籍及井後稻亦就摘服福建汀州鎮總兵張繼長自巡撫楊
武定回湘知名及牛犢功最著上幸日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即不利
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足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
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紮山門萬雲飛曉曉相去十餘里
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奉公馳救兩營奮取賊軍圍公眾且盡所親卒及身自
還殺數百人賊至益眾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敵諸益兵大
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不救自守獨海者也領海則又定人家賊主
門守者不出關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何定主人賊主某所過是所是賊大軍為偵候
而已三總兵皆生是敗死公殺賊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怒以提督 賜諡鄭建
學嗣子承潤襲職都尉

梅伯言梁恭勳公傳

公姓梁氏諱毓美字穰田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
賑救以資惠民不以上意為損益還光州知州汝南府知府從開封恩河南糧儲道開
歸陳許道還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
營壩黃池隄工督親其事及往河督益勸詢河官久於河者以地勢不服前任官事
之當否諸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
下至申溝申溝者在河堤間其始也剛港積水而久之溝口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
申溝遂成支河於是以前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為近隄之河而隄河相望之處舊皆無工不
儲料者也於是以前無工之處變為有工之工故人不及得費不及防往後隄為大患公
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申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
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梁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積石隄南北皆水不
可取土築壩公即取買民輒於受衝處拋填成壩四十餘晝夜成壩六十餘所壩始成
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百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輒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
及綱黃壩及南岸之黑棚皆效遂奏請千畝為一方價銀六兩減採買積石銀兼簡額
價是後每有工役或輒加碎石及磨坊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
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以護隄之法率用積石然城能厭急水勢兩壩隄根
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靠膠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

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為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備非所防遂成決口輒則沿河民
黨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輒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輒則平直厚方石
五六千斤而輒重三分之一方石價購數兩而而拋輒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帶於
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稍積故久水不塌又工不能築壩水中輒則能水中拋壩即成壩
波亦能緩減急衝化險為易或謂輒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
者可保即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壩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
石使知用壩不如拋磚收磚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
且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屢詔褒賞詔公任五年河不為患二十年幾於位 上為之
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有風
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趨背皆在其體履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為
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
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幸以無事或以為天幸然公任三年府決公卒適
一年南旱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為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是為公猶非其大
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豈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梅伯言劉忠義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陽人始為龐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督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
得縣老安司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勸其職茲民畏之常飲諸監生所酒半私語曰是邑
將有變君亦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夜氣慘悽聞
治兵仗聲甚厲君附屬悲歎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
謀逆事告令守督難其事即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
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君我其魁也九月七日尊城門以入君時
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侍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即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衢前
擊殺二賊並子嘉善皆死妾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即坐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
於死婢從死者二人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氏怨前妻于寶善遂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
聞督官知縣諱忠義子蔭義雲騎尉改文職為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諭呂秉均典
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秘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禽而期會誣也則君之功豈僅
以死償節者哉使其從人言去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義不忍出此而妻子相
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必不彰君固自知所令大矣

梅伯言黃不園家傳

君諱至衡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築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急爲兩河決口丁夫健石之費戶部以正供人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眾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郎中視 暇 賞園圖聽戲 賜克什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商戶視君爲勳爵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富富厚樂驕逸談調舞歌窮閭林亭沼娼優巧匠之樂流馳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福實虧而私商朋興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莫久任進奉無見銀依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厚之銀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固也及道光時裁鹽政准北改票鹽而商總權雖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自銀自取多數而視眾商之殷瘁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商大抵皆敗新進多爲機利所惑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明莫肯任思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情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 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君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伯言父方來家傳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文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即能察母顰眉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諸人視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遂巡隨獨人歸貌似其十五能屬文以父爲夢豪所學習武勇於市中衆辱豪遂改習醫醫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陽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臨誦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技苦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庸氏婦以竹榻載母昇遊鄰家街市皆

駭笑母則大案閣中實一果甲一菜欄中增牛膽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脫寒甚諸兒口口如婦狀獨獨聚果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即徹其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法兒兒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藥來者非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孺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二年舉人

梅伯言曰歸隱甫撰先事略皆瑣屑無簡人事失母者謂之痛不可止今者論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氏子乎至堂還其親其似熙甫視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父母施與心爲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稱也雖萬鍾焉能竟其志哉

梅伯言謝伯人傳

謝籍人歙縣鮑御史文清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鮑君爲再繼配時而娶程儒人遊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鮑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嘯以餅餌哺環足房中嘯聲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然教子無一日怠也自鮑歸必其訓書無廢字乃已每夜分村鄰寂寥孺人女某其開鏡鏡依孺人孺人撫之久令其讀書與老嫗談往事兒輒泣鮑即止不談幼子入學孺人乃曰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書家國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我輩汝不止是汝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清貴不及見卒年五十八歲子文均文治女一適王氏以前無孤賢淑有母風梅伯言曰余聞謝君多遊歷病廢故爲人教子獨專然古名人魁上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厚之至致然云

傳狀類三

曾滌笙葛寅軒先生家傳

續古文辭類纂十六

先生諱大壽字興發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雷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嬉謔暑不袒臂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郎禮錫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息肩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耻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著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豐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高第者我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善楊景早晚咸父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博擅廢經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屑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謫周字益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舅易主卜曰乃祭事專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營藥生徒有饋必歸以獻嘗降冬竊坐心動急自館所馳驅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喧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至席破碎里之人以爲爲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喪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綫服闋母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迺自繫繫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人絲髮不以其私兄弟歿則庀其喪撫子爲之立後慕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天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行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驟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節孫三封泰先翁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懋先翁縣學生貢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朱司馬光請開十科以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朱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二途蓋有科而無曰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出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慢不矜恤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

之道无初元望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鄙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潛
常思所以致之耳彼鷹斯舉者豈汲汲哉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王先府甚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
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貴之一手舉家事精劇劇易毫髮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
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十轉而恩補其闕疑其拘無廢片汲無詰季未寸薪必珍
必戒諸姊妹次第入門節母明其難者讓其易者曰親舍及聚私室衣裾則澣之袷製則
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皆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食之甘養就清澹爲之潔除暴徒或長
其母而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已也乾隆三十年乙酉吳席珍府君卒明年王先以喪
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廉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人則泣而榮
立茹葉日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聲蓋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與
以及其錫子女無所不約勸其力以奉其姑姑與其子姓節奴各有專職上無小暇人無
咎暇僥倖拾取舊器有經豬雞肥而蔬果怒生方節母姑之初處入穀二十有建姑
之生年幾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癸亥年二十七歲而卒節母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寡婦也乾隆四十二年戊戌歲大饑節母將嫁其父輔
世哲不能具禮宗族咸助之結縭之費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裴道之節婦隨返其錢置
程薦中而繫鑰匙其婦父歸而室無見程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
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積集萬事以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蔡明
初孺人與節母執事特左節婦曰右約之及節母母水節婦奉漿及食如其所母所之
及及二世婦牀聽於無聲劉孺人節怒節母時節母改爲以適厥指即及病
婦資養母母而後進夜則常宿越衣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噴鼻折脇二骨節母泣就
援之成房忌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是瓊瑤挽便輿日遊庭中節
母肩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一勝皆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
年盜入室劫母衣刀傷節婦眉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謂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
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年八十有三其前五十年歲在己亥
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父子四人次一者歸於我外舅祠田先生爲行君子也數爲
余述誦兩世事狀余嘗喜禮部見有省垣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 高宗皇帝
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當也嗟夫俗士論作性以爲激中絕之行爲難繼
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

下之至難孰論是說

自縣肇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璣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相字讀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調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擢惠州河源縣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其左翼賊所負恃以難浮山為窟耳若畏糧入山窮力竭捕陳曾可也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燭殿四曾鬼六之亂總督欲徵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弄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為天地會聯合八十鄉分為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為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嶺頭我兵拔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而聚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中設子毋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擊人與火關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日率所部登山逾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揭海盜姚阿麻於是自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富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現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為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為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師偷安羣盜無彈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為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 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眾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從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尚威猛懲刈奸究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君欲有所矜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貨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宜夜部勒督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之曰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應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偽也雖備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眾叱曰跪吾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君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即脫保曰吾以女為海

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惡人劉某其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即屏左右因謂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尚伏天誅况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遑今棄眾內首則魚肉耳耳汝何慮之淺也 朝廷并包海外荒蕪萌生創逆首順以勸業者猶懼不繼若革而自効不費之虞也學順貨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機行莫勝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傲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咄咄養瘠相濡以潤二十四年擢廉州知府府法阜施一如屬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為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簡史者未盡焉

龍翰臣何雨人家傳

吾鄉自逆泉倡亂盜賊多而兵力弱外州縣禦賊率借助團練近年以鄉兵復城會賊者興安團練名最著實善友何君之力為多君諱霖字雨人邑北鄉長樂團人也少讀書入學為廩膳生抗志高厲不屑屑治章句為舉子業性沈毅有心計嘗以術役致邑中貧富人莫測也咸豐五年五月興安土匪王狗滿趙庭福起事據縣中因其令君聞變先以老劣藏鄉僻善處而與族弟進賢急走省門求援中途遇賊目初君入其營君詭頤吐心傳談笑飲啖自若酒酣因謂王趙君等舉大事而不先收入聖邑中如某某皆巨族能用眾儼人心不附其何以濟眾曰吾輩固亦念之特招之不來耳君說眾若假吾利劍一良馬一吾往說若輩如反掌賊大喜如約君詰旦即以邑中賢豪諸方第等六七人至皆詭說稱賀歸心聽計賊蓋喜不疑君因就將若密約舉義會官軍自靈川擊賊獲勝賊攻全州者亦不克而敗數日間僞從逃者無慮萬人六月初六日哺君見賊營中耳目非是恐謀洩乘間歸告將君害夜集鄉紳諸賊之在北鄉者而以餘丁分途守隘君與諸豪紳鄉兵為三路攻縣北郭初七日食時將及縣而君前所約西鄉諸首岳峙峰映亦以其兵至賊倉卒不及備其黨先期受君鉤致或反為我用王狗滿以下皆就縛縛安羣盜悉平初九日官軍至獻捷有懷邑紳功者故賞不時及而君於次年十一月戰死矣君自復城後口不言功獨以為鄉邑憂民多官吏釀患不窮治與將君議捐助設守備申禁約遵者治以法父老知君意且樂為助而食人輒不便賊黨恨君及將君次骨歲十月焚城賊陷灌陽君與蔣君各督所部鄉兵守邊隘積月餘賊不敢過君方欲以計困賊有自平樂來會者君與蔣君議增調丁壯移營前進過之十一月二十日師次茗田賊大隊忽奔從大

風劫出鄉兵僅五百人納調者未至君與將君急麾眾抵禦力竭遇害賊遂由芒田陷興安文武官吏相率走避而君至屬在北鄉者亦溺於河矣初君遇賊時其父某望君之孤避難於省門故得全而將君之猶子從死者二人北鄉則同死者四人丁壯陣亡者十餘人吾鄉之述義勇者必噴噴稱曰興安北剛也

論曰余於興安之事始識何君君狀貌不逾中人其機警變則大性然也方君與將君上其鄉鄰時立伍伯設名捕鉤致匪人不少忽或以苛索越職譴之令其書以謝君復書侃侃持論不少屈盡其中確有所見而不可以言言也夫大義君子自越職行事則居職者之不能事事可知也今君死而尸位者存焉顧無人以越職譴責者何哉

晉通南關忠節公家傳

公名大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任安城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錫上國英等十八人署深陽營都司提調加副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賊寇最二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與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自明以來較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與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四百五艘奉旨二十四萬一上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著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營總兵官旋即與十二年入朝上御便殿召見五次軍機記名明年吏部吏部先是西南諸夷逼維新服安南之屬皆暴順受職責惟英吉利最逞強點嘉慶間入貢嚴衛入海至是夷日肆其來不如約兵艘駛至黃埔河水師提督李培階生疏防落職而以公為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歷南洋扼塞建寧守相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為重公客貌如常人校校謹謹而洞識機要口舌應對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東籌海集議者比之戚少保云居虎門六年而禁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備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上命內外大臣議議定著為令而英吉利復船適至望船者數艘船也公既召於海而前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著與公尤協力至則則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一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上大悅叙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聯師入浙江抵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說書之相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相議與海防相煥東海門戶自香港虎門香港澳行易盤踞主省少紆遼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壘最大角沙角一壘屹為東南屏蔽是年十一月夷攻大角沙角壘師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遼緩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議和書復復戰戰夜攻不巳時諸軍集廣府署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共不滿八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兵數萬失帥所遺助守

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壘日益孤危相繼陷毀二十

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諸靖遠諸守者羸兵數百公道將勵失請師無應者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吾嘗謂吾生命當竭於死當血食吾年四十餘矣有景已而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為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恩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絨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視則堅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眾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為計注站望臺晝夜苦戰已而夷大艦奄至公率遊擊參將章德等登臺大呼督勵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濕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己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回顧公殞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尸自絕下負水多腐根刺體如蝟卒自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皇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為漢奸公得之有弗殺給事左右恒思所以報公至是為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骸交於胸長慶膝行前偏案不得卒謂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爛事聞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賜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成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恒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長矣虎門之敗也悲夫可為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上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皆主上為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公發於定海許成於天津夷不為無謀要公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大羊吳某耳知感恩為一日之報異哉

吳南屏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時有施藥者其藥以急求得之犯風下潮湧死洞庭中其父母見伯泰來欲已已藥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已乃知伯泰死也吳鞠曰孝子之為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圖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為急何其孝也世之人于或父母病履蹙蹙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吳南屏葉師兩先生傳

老無成學思始授書傳我師事心傷苦隔作兩先生傳

孫先生諱萬箇字翹楚於敏樹爲世引氏貴繼祖妣氏之季弟也先生竟世爲童蒙師自
書諸叔父諸長兄幼時皆從授讀最長及敏樹與諸弟姪輩人而先生年七十矣敏樹幼
羸弱多疾先夫人憐之八歲時始令人業篆中見雜有族人鄰里十餘後多爲田夫或賤
穡役去者敏樹始讀已頗究諸兄先生喜曰此所難文書兩語積重間曰莫感此地童蒙學
代次第一日敏樹問竟舜禹及周文王其父善應皆有著名湯文爲何先生驚而告之曰
主矣也遂懸舉以詩人曰書者不爲是兒所難文書兩語積重間曰莫感此地童蒙學
中有他年童冠人然敏樹資質純凡一年讀而五經未遍也先兄有林先生應舉爭歲
壞學乃攜人荷塹側書親督課之无生故書童于高等不得入學老且老猶徒走郢城
院試先生喜家內親又老人頗知後輩試罷後有毛君姓房字宗書告流涕即同嫂誦其
試文曰是當不作明嫂故不識字人以爲笑餘其言皆可憐如是其也嗚呼博士學生
先生謂老求之不能得而所謂童冠人者敏樹又終其人也無乃過甚矣哉君縣中
在桐鄉二百年人翰林者纔兩人宜人以是爲奇事而先生以爲誇耀豈非愛得
之尤甚也耶

祭先生諱維城字西臣別字石愚邑之名諸生里初厥樹從常先生長時家已姓石思先生教諸學爲文者爲大塾先兄樹厥樹傳猶太誦以文曰吾輩非誦詞毋誤汝其冬歸家始令從石愚先生學又六年厥樹年十七遂謫爲巴陵縣學生先生於邑多讀通知古文文章各體不事專門詩律句而先兄所授音韻義與先生相照爲文所謂學必前明震川陶菴正希大士友 本朝漢劉韓方諸張諸號稱家數者厥樹從旁熟因竊視其所鈔讀書甚喜欲效爲之先生怪其課文有異召詰之曰汝年少文字當令生嫩秀發奈何作如許老成狀然字句間又若不可更易是汝之能也汝恒無邊然厥樹乃知戒爲文不可妄學而亦自此稍進矣先生善飲酒飲卽嘉談詩厥樹尤靡聞之每夜飲侍執壺旁問所語迺至語益多其課塾從止用試帖體詩不以其所誦者厥樹時竊窺其案頭漢魏人詩及陶詩以爲奇又欲效之而先生又喜讀八家古文時有論說蓋厥樹稍知學爲詩古文辭皆自於先生而當時吾縣中士以文學有聲以至於今日終未有與先生相類者顧先生喜誦說古人詩文取快意亦不常自有所爲與諸徒治帖括少暇輒取醫卜風水書悉究其技問亦備窺場屋累冊以備應試既久阨舉鄉憤而誦厥樹曰吾以醫卜風水書悉究其技問亦備窺場屋累冊以備應試既久阨舉鄉憤而誦厥樹曰吾以不悅時人之文故未能工爲媚狀以取投合今欲以三年盡屏諸書日復手一冊子窮吾老力爲之則可乎厥樹對曰卽爲江東羅秀才奚不可者乃爾耶先生爲哂然笑也卒時年五十五先生又與先兄姻家其季女爲從子光朝婦云

先生諱法績字述夫一字希庵澤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
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大常寺少卿遷朝未幾
移疾歸道死二十二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
餘年乃轉官既爲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稍察銀庫同官某
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方發之其後庫大
獄興先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道光壬辰
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闈外必
接取其遺者同考官百至聲譽先生本爲勳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
陝甘總督左公崇棠與爲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口傳左公之言曰
吾與吳某以過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章可屬吳某爲先生傳乎若左公者姓名冠世
而親毛先生之里撫其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文而敏樹何爲者也凡師門
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者傳之於世若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
受重光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贄陽而敏樹猶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傳於朝廷文
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孫自憲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能文於敏
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並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訓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日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爲行高年鄉黨尊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高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吾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謀章士師里胡氏讀之以歲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可盡乎章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適之子孫千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允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嘆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一事者雖微見明禮明固頗有過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有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間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若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

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業盛多能繼備業者

原在軍營之自戶口稅清及婦女婦孺不備均屬之文向鈔
徵至尚非班氏所及備此傳及書義雖稍少其後漢文

吳南屏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為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而倚山羅江
流其間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勦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
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
髮鬚臂里中率錢糧輸賊黃君為里富室軍家去已而錄米大集皆皆自取之眾怒曰
此偽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長者謀之皆元眾入莫為計黃君至曰殺
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眾大喜
即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棟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眾南上而
巴陵上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眾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為之渠
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空川閱長樂獨執其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空川西
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
賊已近里許矣即呼召其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嶺各不
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即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即其渠陳某也因大
呼遠近皆應賊連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
逃還空川不能半即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橋市上賊即時皆散於是黃君
名赫然國數縣聞省府盛獎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
黃君與其國人常為軍導進退倚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眾出巴
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聞警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關
王橋距二十里聞聲大起即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
崇陽通城竄湖南為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眾黃君督以團勇隨官軍勦
賊通城賊先過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國事既久資細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
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即捲旗輕行走長樂緣
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退出勇以鬪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
南山賊亦不敢逼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樂水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團其人
復相聚鑾之水上游竟日望之不敵渡抵長樂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
殺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蓋長樂團為省城北敵
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為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草識黃君備知其
國事始末其人意氣瀟灑於尋常富人為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

易為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書呈於民者未察其書也當賊初起書以誑言鼓動一

世之貧民彼貧民思恨官民而欲毀之矣矣皆謂書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
以為富民而離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謀兩端賊至即迎之耳故凡為國者必其
力精而文財用饒然以居賊所必經之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君部分賊氣
其可謂能用其功者乎其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阻遏之非人亦非其所阻遏之非
其人而直賊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阻遏之非人亦非其所阻遏之非
謂鄉團練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為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
可合而有時固自有能因便而用之者將以法而為之使集則民皆以其名相應而
黑潛之徒妄為後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得伍之利因為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
而使人矣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藉以陶真生應舉場
既棄去以其才泊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為團練也官以重功保奏
加五品銜 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
元極先生伯言而許為之文矣謫真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
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太府
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
次居長始吾家故實先大父之世起有貴產為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即篤信宋儒之
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為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潛熙入對時答人
語也為文章理致深厚機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尚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
禮為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嘗入場人擁失履竟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
既而召之府君數日所以就試者為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
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背太孺人辛繼
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太
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
得見而盡知之矣願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
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
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孀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於其意者也其於
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

妄少年末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復開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為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債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為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編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遺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謀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為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為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間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本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娶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論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誦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為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惠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輝昌隆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塘垣屋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誦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吳南屏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圃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近里彭仙塘祖塋之旁妻李氏子昌煌女二人適本縣何氏郭氏孫期壇期延

先君子研田公行善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為表墓子三人長先兄石林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卽敏樹亡弟季也為三叔父宗海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為先

君子繼室生敏樹又最晚弟少敏樹二歲兄弟三人雖異出年相差至相親愛弟名俊三叔父母皆已早卒實無所為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念諸姪與余兄弟年相若且指眾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敏樹與弟共其半焉鄉人驚為義事敏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獨任之纖毫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才處置事惟相與怡怡母親之側又從余讀書為文字喜藝花木園小園為樓臨之可三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卧其中名樓曰聽雨取蘇軾詩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為此樂可長有人世間他可事即不如志亦不足為有無矣余丙申會試歸而弟已病則急為延醫還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視之疾竟不起敏樹自是喪精失魄茫然視天地獨哭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強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生家田穀之務佳時所欲學而為者中遂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意氣消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敏樹之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重死所以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為叔父後有遺賫錢千貫弟所當獨得而不顧有私財乃以創為族人義學之塾尚有餘病時顧我願以積蓄義田贖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其籍則所與股貸皆姻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息將為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為先是義塾因舊有公田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自專其費而弟所欲為義田贖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為誌其地城已隘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殯殮焉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葬家之說意未可遷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戚豐丁已之春馮家長沙遇孫之房侍讀與言吾弟為人及余兄弟不幸早相失所以為憾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罹其兩弟之戚蓋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為之狀如此謹狀

續古文辭類纂十六

姚姬傳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宋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使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剛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未之季自刑襄而下城劉師賊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撫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劔力合眾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以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言蜀漢覆亡羅縶慷慨不降魏及潘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其歸命世猶繼其所處以爲弋惠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一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榮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惠何如哉今天子受禪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雖而殞者降崇謚號卑吏秩祀祀宋二公立身其偉而舊祠侈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史以道導民之誨甚不足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

親吟於廊下變升甯親慨然死子欲無生殺賊然起而抗子形猶在力竭伏於山
何究何思一死於誠志存身滅夫豈尚名德賢哉以忍為貞千世萬世讀此銘
姚姬傳四川北道按察司使鹿公嘉謨銘

公諱運社字紹廣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聲久隆丁明時公聞警將救之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濬少卿繼善鄉節死諱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發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謂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友已令公祖諱賓住 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堂度歸修以四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俱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汪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節無憾累以世嗣襲封使公彪文緒既始許臣究經程臣
能言而充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察違倫子所子小人所憚巡察帝城
周園嚴廣閉杜諂言搜邪伐黨給事於中臺御史科簿輒調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湖
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聚正斗角公以躬監正稅隔獄諫貴貨憐有盜殺人吏論如法
擢軍部之謂不當執鵬按察使而令公攝將欲律令意成成情或勞勳公曰不可作賊

詭正窮禍及我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界以疲癯親入山林掘根株哀問民生
恩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
藉口公曰德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劾去其家敝几故書怨族之徒感嘆呼
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公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
朝夕荷西師隨龍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熾熾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
喪以毀受病棄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已佐公清節不爲後同穴江村高
墳釋何我銘直諒以昭如

姚姬傳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君諱曾敏字境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讀諱君
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
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國而侍講及纂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
器通美究識古今事立國家典故而持已清峻人謂其自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
十餘年直御試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進官詔特授君而未及選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
允講正體例爲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歡異君君疾士大夫敬服隨俗
節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建已丑
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定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
又以曉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榜榜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登第數十常斥革吏
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
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情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劉相國相國如君賢而不能爲
一言於上而願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
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耶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戴歸主督陽紅
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姚氏生一女適孫起
而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則率生子元慶元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
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遠以急投之必應
乙亥之歲江南僑君居侍講變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蠲
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
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
少相知又舊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既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銘曰
綺組會者經而孰爲之機邪嗚呼者宛黃而孰喻以揚抑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

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既而而賸於中路嗟乎君矣知
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君諱朝子涇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考諱衛皆
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
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瘡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
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
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吝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怒若
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嘗就吏部選知縣君曰
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
共事不合者君不能堪即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
官既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 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醫閱不
懈乾隆四十二年塲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
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居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然知君最久故爲銘
銘曰

山環瑤瑤器則侈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嗚呼子愴愴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順也曰君
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妨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姚姬傳夏縣知縣新城縣君諱銘

君諱九皋字黎非建昌府新城縣民也天父諱子康康熙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書諱淮
歲貢生爲廩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
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論諸至建甯調朱梅屋而
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縣之陋君嘗渡江至懷
甯見兼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未極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居授其學於子
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鍾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曰盛矣其
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之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
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幸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
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間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
出就官是時縣聞書諱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還其長而用之始不可然君喜
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餽糈分二十餘里里以次
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竊

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凡見民煦煦然生以義理所
導從及去不作良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縣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無聞
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
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事熊掌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
五皆少一女輩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王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
古文學者而輩光先殞君父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
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樂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能知文昭雅辛真
德在夏而土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游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以云學也盡勸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台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無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暮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言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毛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啗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天甚失音余方隔里塋以爲醫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脇療生不愈終爲廢而守之余爲擇閩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疎陵明南嶽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賢哉良有轍崇有階遑勤志胡弗幾抗逸騰脰材亡天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賢姓第級此辭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閩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

續古文辭類纂

文章與體格有聲而忽擧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口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道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遠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極登檻器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其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徵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賞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更能試罷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莫如縣乃大好奇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上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所刊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述孫二曰初曰禔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遂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鄧斯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龍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謠如其沖其虺越中職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姬傳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利申作秉政步履統領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調察其役
擄徙衆持兵刃於民間陸唐爲某歷數縣莫敢問伺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

縣正不問自捕之。子處不踰以牌示知縣。曰。掠也。若也。右。謂。牌。令。汝。合。地。方。實。捕。盜。汝。來。三。口。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據。而。杖。之。民。皆。爲。快。而。

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得出京城。和珅還其金。

璋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

君雖一介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處谷佃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地縣主其院貢舉也

考證金石文多精論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

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

姚姬傳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君墓誌銘○○○

妾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幾字魯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舊儒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遂為幕客於蜀中上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為養嗣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其父葬得巴縣江北地為義阡及後君遂葬之於巴成冢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常於峨眉重瀘中值大雪迷道入無地飢不能行自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棧多餽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為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無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歸娶源其母程氏人己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氏人亦賢女與同居數屋及飢凍而樂為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謀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以拔貢生入都廷試 特命為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夫人輝乃請養以歸嗣後又三年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為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夫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殞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輝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姚某為之銘銘曰
陟山沂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地如茶若醴卒以有子升為命士述之可喻揚之無既

姚姬傳蔣君墓誌

君諱知康字用趾翰林院編修鉅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為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卿試屢不錄以膳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更事甚辦獲盜之不實善執之力卒獲風盜果如君言值水游君行視救溺者中涓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吹笛而編修工為曲寫成曲俾以笛歌善書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時聞其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間編修歸里旋歿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甯君之子立中來求為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前歿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某書

姚姬傳亡弟君俞權墓誌

先嘯大夫三子長繁次許次鼎許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鏡遺生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中夜余歎以為繁許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時而悲獨於二十二歲授讀四方以為養既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兄弟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無試問人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得其初病目幾醫及愈而作與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悻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為益友也君俞前歸余歸里遂亦歸適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起甚微夜不能言旦遂歿嗚呼余不幸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蓋其有為太恭人恩也君俞亡余其斷髮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思余恐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實以有容其達而窮閭期卅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姚姬傳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 贈朝議大夫諱大烟之女適同邑陳氏男曰贈資政大夫諱世鶴姑曰傅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 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甌嚴道守誠太不府知府守貽舉人候選內閣中書等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魯女三孀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尚銑監生涂志紆營勳孫二十四孫孫二十七元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癡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任家事以佐癡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其志以屬其子孫子仕為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喻以廉正焉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善書能約已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為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以濟農者癡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癡齋三十年而卒為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為部主事孫照吉冠曾孫希曾皆為舉人而希曾為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三年以第三子及第為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憚足與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台府封大夫墓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各南昌及見癡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為文故得其家世素行耳為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子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讓江鎮秉德秉正秀而德元 國祚家慶夫以儲興子有治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堦之野夫人之墓山周水回其嗣永固
姚姬傳章母黃太夫人墓誌銘

太蔡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家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三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華桂爲
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蔡人封姓者也太蔡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
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蔡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
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親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
婦任三子事也其後舉桂仕爲涇源知縣權知鎮江江甯府監司蘇松督迎太蔡人於官
舍諸孫履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蔡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饒道
族黨濟人之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蔡人適在里親大
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連子於浙江購山芋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
金舉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夫若飢者何於是舉桂亦遂請養歸適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
十二月太蔡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填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橋甫離
極維桓維棟曾孫四初太蔡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曾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蟄子湖之
北原命曰異日勿敬祠以儻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峰之麓登其巔以瞻蟄子
之湖明如趾下太蔡人乃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後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蟄山之嶽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百於西北
嚮東南間德人居之固宜安哉辭堅石永不朽

續古文辭類纂十七

碑誌類二

惲子居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
者仲子仕於衛大夫孔悝衛靈公出亡之世子嗣職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
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爲不然請爲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
於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
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爲君久矣則試問出公
之定爲君義乎不義乎則諸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子無子是靈公未救嗣
職也嗣職不得自爲救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嗣職爲世子也嗣職不得自居於世子
也然則春秋之書補世子奈何曰嗣職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
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嗣職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
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於世子是故嗣職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
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諸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於魯昭公
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嗣職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嗣職先有姊嬀嬀度出公之即位
也內外十歲耳元年嗣職入戚二年春嗣職弑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
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嗣職何如則諸應之曰嗣職者非
石曼姑之所宜拒也嗣職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嗣職不
可爲衛之君而可爲衛君之父不可爲衛之君所以定靈公嗣職父子也可爲衛君之父
所以定嗣職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嗣職宜逐宜逐奈何
終身不入國可也正嗣職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嗣職在戚出公以國養
可也也是言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於出公者無過也仕於孔悝者
亦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諸應之曰高子公臣也士師也嗣職之入高子無
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
仲子之死何如則諸應之曰仲子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禍賊
孔子之於衛也則諸應之曰仲子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禍賊
仲子之於衛也則諸應之曰仲子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禍賊
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需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
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撓於義以其思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
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撓於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撓於
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
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

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子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爲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爲聖人之徒者其視茲刻焉

惲子居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爲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旨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釧二簋簋各二簋豆各十鑑一鐙二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羊一豕一登一釧二簋簋各二簋豆各八鑑一鐙二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事檄襄文武鄉試在南昌十二月十一日回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摺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籤地得吉於虎崗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爲門三楹東西塾爲殿三楹序夾室兩陳皆祀文昌帝君少後爲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爲位於八年四月戊辰越翼日己巳落其成額領丹覆如禮是日肇祀於新宮牲醢酒饗旌旌從風飄舞事給敏以暇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於廣術皆知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漣漣虎彪其城倚厓爲牆蕩蕩持持鬻鬻居居煥煥模模其脩五雉肅肅爲矚作宮於旁維神則宜我父子協於蓬蓽乃糾乃斂乃削其坪其廷則直乃碣乃楹庖犧肆醴業簾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晡晡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於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過几強飲強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矜不麥茂茂滿吾車簞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天子之德際天並海維神相之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治待型子山萬水尺鼎先成小大稽首荷神之庥於萬斯年毋怠毋尤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官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禋事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曰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爲誣誣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諸人妄攬真靈紀官幕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迹及蕺祠淫鬼錯入徵之其說迥異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鵞子也後據秦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璽華陽國志梓潼縣善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

十枚環志終於永和三年在葛稱帝前五十年是長之前已祀慈子吳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錄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碑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悉剽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暗聽輒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縫掖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爲徽顯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

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爲福愚臣積燭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 皇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歸功底定祇閱其祀有司考定禮樂旗之四垣意以天下之集廟則將士之宣力不啻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於天人之交際百神之阿護則國家之大社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稽隨州縣下吏無以仰輔 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言如里巫巷祝視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聒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爲大蔽爰取其太甚者條辨之列於左方使天下知 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輩由夷之倫所是許焉

[illegible]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

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驗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於蠶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於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於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愛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卽

以其神之靈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
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於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
奏請加號 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皆於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過左
蠡為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 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詔陳君使立石於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藉法法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
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源湖三面爰宅將軍為門為殿 天子之
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兩肅蕭水之為波乃氣之浮以理平之微於絲忽上達九天下通
九淵將軍所屆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言鼓鐘鉦鉦將軍欽此 天子甚聖百神是
懷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惲子居莊經饒墓誌銘

莊經饒名雋甲陽湖人曾祖桂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禮部侍郎父通敏右春坊中允
母錢氏經饒以縣學生乾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不就
改教諭選歛縣教諭在官六年辭歸歸三年卒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
生張惠言字文交學文言黃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饒者可以觀古人之
樂矣娶汪氏子續濟續湖銘曰

其視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固然其色夷然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
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經饒之所知也而又何所疵乎

惲子居張阜文墓誌銘

張阜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為武進人曾祖宋祖金第父蟾實皆縣
學生母姜氏阜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孀人守志家其貧阜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
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
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
習期滿例得引 見聞姜太孀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 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
進士加慎阜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為吏部尚書以阜文學行特奏改庶吉
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阜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
徵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
阜文清羸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
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待郎主考官阜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
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阜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
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阜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

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
大臣阜文言庸庸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度情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
士阜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
不實遣戍放歸田里阜文則竟死矣方阜文為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 尊號
盛京 太廟舊藏 實例遺官歷治家所加 尊號刻入之阜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
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為
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
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阜
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鐘石陷入屋壁此最精
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
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千灼濟德陳石麟子穆及
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阜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
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惲子居姜太孀人墓誌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阜文曰 聖天子整
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為子者之心以為有列於 朝吾母不罷旌門將
以邀 天子之命不幾於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罪與沒親之善等阜文成進士改庶
吉士其明年當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因亟呈牒禮部為姜太孀人
請旌門事下府縣然後復呈牒禮部如庶吉士例 賜孀人始卜日改葬阜文師友多大
官為文章宗師願以敬之言為不欺後世屬之銘嗚呼其文可謂能事其親者矣按狀太
孀人武進人父本淮縣學增廣生母胡氏太孀人年十九歸阜文為府君同縣府學廩膳
生寶寶二十九而寡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託於成人 乾隆五十九年十
月十八日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即阜文名惠言孤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肅遺腹生
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難富飢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賢也
張阜文封文林郎惲子居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遠難以父名為氏是日自道為梁相後遷於毗陵之黃山而
葬焉子孫世為毗陵人君之友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祖曰燮臣父
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族既不

及宋以上唯韓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於今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已志而已患瘧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移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還爲知縣固非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適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貢石今畢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甯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恩封君文林郎配補人胞胞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鄭氏次敬次敬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鄭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窮此幽德兮唯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張泉文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猶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廖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並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余言是從飲食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歸書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終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欲俗嫁母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曰余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某月日致欲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尙有聞乎嗚呼

陸祁孫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

陸費君諱鑒字舟若桐鄉人君之先諱賜善順治十八年進士山東平原知縣始姓陸費氏賜生淮縣學生淮生椿候選訓導椿生殿用雍正六年舉賢良官至山東武定知州熙

用生塤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左侍郎是爲君考母一品夫人張氏君以四庫全書館錄錄敘州同發安徽試用署鳳陽通判宣城合肥縣丞丁父憂去服除補亳州州同擢宿松知縣緣事革職尋復官選福建陽知縣歸省張夫人卒於里第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三配安人祝繼配安人蔡皆無子以弟元鑑子觀瀾後方君之充四庫館錄也侍郎公實總書局君處僑望未嘗有所表異與人交若落難舍亦終無迂館事畢即歸讀書京朝大官稱佳子弟輒召君以爲消寒恬適其家風也既試走手批口答案頗無留滯暇則讀書如在館時其幸極松也備松民悍而狡子弟請五經畢即讀律習訟斷術成武斷鄉里吏弗敢犯君至縣以法繩之姦民大譁陰謀去君某生者其尤也過其積年報官雖屢受杖相戒不以聞至是君案之急百不得已伺其入城探示懷中牒據之而行某大怒拳傷數人然竟不得脫既至訊諸謀得實移檄校官擊明倫堂約曰納課乃釋某生暴橫久後被推折以爲大憾一夕自經死臨檢得書懷中列校官某某索狀辭連君君某欣然欲藉以傾令吸其子應提府司院以至刑部事下巡撫奏請革職比鞫訊告者坐誣君奉 特旨開復以原官注選嗟予良吏之難其人也下者操行不謹爲官小所挾持甚至束縛馳驅不克自振投其或稍知自好則務爲優容含忍冀且無事然間有一二武健不畏強禦者又易爲語語所中羅任待勛勳率得重吏史賴以既革職爲無庸議坐廢棄者往往而有如君者則不然矣然亦卒不獲盡其才以歿則豈非其命歟余與君從子恩洪交相善觀瀾將以今二十二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恩洪自湖北麻城馳書請銘道遠不可以辭銘曰

君之宗本費氏舅氏陸撫爲子凡五傳始兼姓兩不忘祖之正統秩宗門益昌名父子宜循良志未展吁可惜利後人固幽宅

陸祁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督君墓表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鑑若所居曰臨山堂門下土因稱臨山先生故臨山之字特善曾祖倫刑部郎中祖高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承國子監生祖父俱 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 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二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處書辦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書辦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僕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諳史籍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子文襄公嘗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卒和紳沒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切無所避和紳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梓未有以中傷

養課子牒不及輕輒怒問太夫人言卽解曰怒甚太夫人使漢紀聚灰爲萬貫山川圖自臨上坐視婦侯侍焉君親配也邑名士繭紫詩老女於地理爲專門學從旁指漢紀誤君聞太夫人在堂屏息趨出析骸盡解更督漢紀布置以爲歡笑又可想見君母子夫婦間于喁喁侍之樂焉不可及也晚歲遭曾太夫人喪漢紀哭夫人相繼逝慟慟不自得以道光十一年六月二日辛酉秋六十有三元配劉氏子六人漢紀縣學附生漢漢漢助郡學廩生漢嘉縣學附生漢章漢池女三人適歐陽信歐陽庚父文雋孫十八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君初葬古經堂後改葬伯子山諸子皆能讀父書漢助尤銳於著述嘗丐余文志墓數年未報今年修齊處府志漢助兄弟實佐余復泣請曰先君葬且易地矣不可無銘茲有事郡志於法竊立傳徵先生言何以徵信嗚呼君行應銘法余與君又久故有連非余誰銘君者乃銘曰

勿乎鄉君行古之道持禮之躬投徒講習以嚴見聞亦善爲頌化漢俗薄玩侮婚葬叩斥而崇君草其弊居櫛薄俗啟牘振饒備者之效匪徒言說彰彰事功矧有令子以恢其緒以興其宗古經之堂柏子之山是遷是封我言不誣後富有考視此幽宮

鄧湘皋叔父璧國府君墓誌銘

世顯丁不振及贈君之子文學府君始以其學授徒資潤間有名於時二子能世其業其一舉於鄉官縣令是爲鉅野府君以忤上官獲罪仕復不顯府君幼慧七歲能文隨文學君館益陽益陽人赫然稱之十二歲應童子試郡守覺羅德興額公詫爲神童言之學使者面試十三經皆背誦通曉大意詩文奇肆操筆立就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又十年以大挑官山東知縣初試高唐州補鉅野縣縣多盜而好訟府君至懲積猾決滯獄鋤奸慝暴縣大治府君剛果任氣外嚴內明人不敢干以私大府亦憚其方直而銜之者眾矣姚大耋縣細民也以事繫縣待質歷城丞楊甲奉檄緝盜至縣欲文致其罪以爲己功府君訊無左證釋之楊快快去後姚以江南勾容縣劫庫案連累發大府以縱盜罪府君楊從吏之因以洩前忿府君曰他邑盜吾邑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落職先是山東大饑餓殍盈道府君賑濟不遺餘力鉅野歲尚濟運河八十里重臣往來相視皆駐縣境民不堪其擾府君一切蠲罷出入私錢顧夫役坐是大困又前令積虧攤款三萬有奇大府責令償補將中以危法府君陰籍出入數爲二冊將上之計無如積何則授意代者毛索細故久乃撫姚氏官錢坐以賊姚氏官錢者姚丙兄弟以爭產訟府君索之斷五十緡充官濟河而主吏漏報竟以是坐遣戍伊犁八年釋歸謀徒自給又二十年以嘉慶二十有一年十一月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其年月日葬太平原祖塋之

麓曾祖諱林祖諱元臣父諱勝連祖父皆贈如府君官祖妣李氏妣劉氏皆贈孺
 人配彭孺人後府君四年卒子二人鴻國子監生羈孫五人琦郡學生璣縣學生文一人
 府君諱長信字玉符一字璧國初試高唐時巡撫國秦倉暴陵其屬不敢加無禮於府君
 何桂文戚公以視河工過鉅野亟稱府君才可任卒獲重讜不覓其用不顯於時嗚呼府
 君於顯爾叔父也銘其叔父所能言者止此可痛也夫銘曰

學足以用世而不庇其身政足以易俗而不諒於人其寵而譴也既無以理其枉其窮老而死也復無以救其貧豈賦命之果厄胡所遇之皆屯嗚呼廉吏而可為哉特表其墓

孺人姓陳氏龍陽人父統廣東平

母患風痺不良於行醫藥飲食皆藉人鍼齒所易陳氏既哀母又憤鬱年三十嫁甯鄉黃孝廉本驥於是三娶婦矣本驥好蓄金石文字孺人肆力於古篆益工求者益眾黃孝廉本驥有才名卒無子母劉太孺人痛甚孺人婉婉承順以解母憂本驥居長沙或過其家見孺人據案作書太孺人時生聽女孫彈琴童稚僕婢皆怡然有自得之色居無何本驥以貧故如南陽孺人舉一子甫二月病以道光七年閏五月辛酉交春秋三十三葬長沙東關外郝坡原征夫在途孺姑篤老呱呱甫婉期功無親寡嫂弱息經理其喪斯人生之極哀也已孺人歿三月本驥歸以諸城王金鑑所爲狀屬其友新化鄧顯鶴銘諸幽本驥前室子二人邁迤迤後兄病厄將以孺人所生子達於免喪後踵繼是皆不可以不志銘曰

并而升通經史嫁雖遲能備禮壻雖貧得才士不永年而有子有一於此可以死何殤何彭越一軌郭坡之原近湘水往卽汝宅利後嗣無悔識字憂患始我言不誣石不毀

周星叔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余至吉水之明年有以故試用從九品吳君之殯告君君諱長春大興人嘉慶十七年冬以縣民盧炳京控事會勘來此十月己酉會食縣署之西廡遇疾不能語索筆以進已不知人遂以其日卒君子身來江西無知君家世者僕張貴從君需次會城久言君有母就養廣西之左州知州田文煦君姊夫也又言君有兩弟在京師不能舉其名其他皆不能知於是前令無錫華翊殯君於城東之龍華寺爲告於大府咨君之籍以達君家而使以喪歸又使費計於左州皆不報又二年吳興章樞曾來權縣事悼君喪之淹也於是田君亦去左州乃爲書以告知州高作霖使訪田君以達君家訖不得報嗚呼君以奉檄客死三千里外旅殯十有一年兩弟耶母耶姊耶今皆安在耶君之喪其不可以待余慨重哀君而恭茲邑鎮得爲君主遂以道光三年四月癸卯葬君龍華寺之原面浮屠之西若干

步余讀柳子厚墓陽承越於墓誌於客死柳州官為葬於城北之野後十餘年孤來墓始壯自邕州徒行求其家不得至日哭於野凡十有九日卒感神卜以得之嗚呼君家既不可知君儻有子若來章者耶余又懼夫秦謝之不可再遇也為之誌而哀以銘銘曰仕為貧死胡子兮嗣十載遠長恨兮人亦有言隨葬送兮抑返葬仁君儻兮龍華之原草蔓蔓兮我為之銘家不夷兮

毛生甫贈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姚君墓誌銘

君諱尉元字儀匡又字春樹桐城姚氏乾隆間編修君諱範與從子刑部郎中君諱緒皆以經術文章學問粹為世儒碩君第五子郎中君弟也嶽生官志郎中君墓自君大父以上官世名績詳焉君性孝友廉直強志其治身自起居衣服意慕肅門以內雖童稚皆謹聲息而事尊長更待交友又極和遜其治經務先經傳記誦名物制度而疑難雜博必折衷宋賢遠其理道為文章率導源於漢通軌唐宋論議雅贍不踰法則然行茂而弗章業紹而弗仕名屈於材年五十七卒於塋生吁可慨已始編修君問學淹沈穿井與曠凡有所考輒解駁都不纂述輒注於簡或為別紙附之蓄書十數萬卷條列幾編後頗遺佚君勸校綴又錄所作詩文都若干卷君孫榮乃克次序成書模準羣哲副君志焉君家世顯達然率食約至君尤困諸兄輒解貨以給君編要潘山徐氏有裝送君悉出以償貨仍不足乃遂客遊至歿嗚呼富貴豈可占不盡以異貴者人士恢其器識學藝誠不以時命通塞髮增損焉矧君子之為於道哉君重儒者其誌無恨恨決矣然天必報以賢子孫玉耀前烈而慰其遺靈不遇其孤細何如也前夫人張氏無子後夫人生二子一女子曰駿曰候候為兄後女曰某孫四朔鑒登四和甥甥監生鑒進士江蘇金壇縣知縣攝武進元和其追願君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乃其前除官焉曾孫四某某君歿於乾隆五十九年七月朔日葬於道光十三年二月日桐城某鄉某原夫人皆耐女某字張法前夫人從子也宋嫁法死隱夫死以守後聞他族來問名遂病遂死君憫其志曰後必葬張夫人兆明其志在張也今去墓若干步某某始也銘曰行植於義志繩於禮以介以沖坦坦素履維昔名德彰彰世彰美惠惠重員外內濟濟吁嗟閔達宜多受社胡蔚國器而與命荷既修既闢濟濟庶幾於室崇崇其德頌下其德逾世十祀既坎以恤用處孫子

管異之恩縣四女祠碑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祠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清女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僂飛去世咸詆其無賴然莫能知其所以故誤陽孫使君督糧山東起廢廢時百廢具作聞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立之曰此唐貝州清陽宋廷芳之五女所謂若

華君昭若儒若憲若荀者也事具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行言讀書則事合其去一人其以若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淹雅習知古事千載瞻瞻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論於眾曰是無庸吾聞之伙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昇亭之祀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典而敗人心故割除之今是女也撤其環珞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行者昔之人深重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之且官之職在乎便章百姓宜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風俗伊吾與二三子實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唐則誕矣吾辨之吾因之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衰無稽之言勿聽民既喻則相與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辨者能辨之況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況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遊公令為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有唐宣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青史俗語有誤爰變丹青班婕之流化爲縹緲縹縹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開時則志之其志誠誼其行孔嘉有舉莫廢莫祠則那使君之智燭及於幽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歷亭縣西歸然鎮宮神同時恐民罔時祠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續古文辭類纂十九

碑誌類四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梅伯言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誌
嘉慶二十五年大庚戴公以吏部尚書直軍機拜文淵閣大學士 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兼是官而位尚書以下皆不為真相惟公與兄子文端公相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休寧遷甘泉再遷大庚考諱冊爲大庚貢生娶溫氏生第元策元銓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曾祖諱洪度祖諱時德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曾祖妣湯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歷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敏手成事王以連成仁宗以爲賢遷戶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壅塞河入江西風敗高家堰敕百丈命馳往赴工即授南河道總督凡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開渠修廢所宜次第舉實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場侍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吏部尚書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兼 上書房總師傅拜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 今上即位以錄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 命相度 萬年吉地工道光四年公陳情乞休得 命旨製壽龍行在籍食全俸先是 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 今上復賜八十壽

衣服珍器聯屬就如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 上親賜書三朝舊籍蓋 朝廷恩禮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適 賀華略地水滲 嚴信遠入都 上以公引舊陳詞得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詩享嘉德皆 賞還官及舉人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公情敏志約聰明外周其形神清和舒不動若有餘計詞流音聞潤暢遠識者皆知為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當任湖北及江南正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公兄子端公若士編修使重往還結縈於道又親學順天壬辛已順天鄉試典主戊子丑己卯會試總裁及閱卷教習門生幾數千人而 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方有大疑獄災患及 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務非親臣不轉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 仁宗在位久以天地覆載之運主持綱維念安泰生而公以耆年長德不怠功近名合道於仁厚清相孚之德固如是也配出夫人先公卒于詩享誠享享享享女適陳適黃適溫四女未嫁卒孫幾人四世孫幾人詩享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偕夫人合附告亮曰必以銘告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遂巡辭謝後語庭主嗣侍郎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且無令遽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為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其詞曰

庚山建標四載鍾祥兩為真相公兼壽昌三十登朝八十致仕庸功事樞歷試有煒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於先割榮不虧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動表我銘公意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詩此碩德以奠龜螭

梅伯言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巖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城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蘇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嗚呼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會亮乃謹撰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會祖諱培祖諱慶會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段遷對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還少詹事充 口講起居注還京稍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詹事內閣學士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

兼詹事府丞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偽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三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詩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原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為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耀耀八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輻車風馳入我包廬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闕頻舉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計黔撫見功請丈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賑吏束手甚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而分俸嬰執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不慢以童習教惟式公有年友宦遷而終恤嫻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告匱拯窮嘗過所望嗚呼我公歟為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混懷不以勢差扶其蹇頽完其病痼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暮士拜後羔雁委積垂樓佩珂擁戶交階粹粹聲聲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靡泯

梅伯言禮部侍郎陳公巖誌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贈光祿大夫光祿公生守治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公生公兄第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興濟貧於州里有恩公七歲喪母鍾夫人遵慈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為四書文有明人程度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戶部侍郎終禮部侍郎贈資政大夫公自少好為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士輔以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為義法宗儒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拘行藝精道流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艮甫有意乎其為人也其為御史甚嚴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資其勸其出遊公曰吾近臣也又為人客奈何當有貨於友人至則賦詩齊其盡日諱忘所事而返平居著作鈔錄闕史凡案上無空隙處斷章片紙粘貼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啻有無費前後為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寫是宜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

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汝官公類首謝當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文類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乙卯會試同考官乙卯順天鄉試副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開學侍郎爲福建學政王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觀撰忠助邪奏罷其專祠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備先警戒之道科舉契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則稱心衰實薦寵廢坐不顧人有厚誹然否使事畢上以諷微事留道光十五年三月獄成復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上賜平定回疆圖公鵬客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藝汝疾其速通會亮聞而傷曰病求木之枯矣疾篤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公以文學結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末故始終優禮如此傳祿所入皆散贍昆弟親族及師友姚學士爾尊進士仕驛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納被錄大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屬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澍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堂縣丞孫三人會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三十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帝遂其達人巧人趨安妥而通古律衡觀五風貪賢利善惻惻斷年不極位孤土幽歎山盤水矣神足偷安石鏡詞以奠陰墟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內廷方略兩館謄錄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懲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親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善可輒行而平居不至言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養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真偽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行篆隸無疵厥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已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即優游疆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

鄉子灤湖南候補縣丞徵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聘高節曰未哺忽解壽津嬉娛耽歡奉水舒舒古官人爲民親味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寶奠幽墟中民第

梅伯言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豈妣某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聚之未幾成詩集三十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陷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承室尙書叱辱滿司官非國體言過當且在已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高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美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辨疏闊大略者也君既貴才氣人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穆人耳目拘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既不得施事則將著之言吾書出而人以爲古當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一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情開張形勢尋蹊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篇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英夷受誣訴事曰出獄君大喜鵬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九列譽君者不也無其人願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憂不知其不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如是道既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春寺記與君掛張亭南極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黯然而傷之君娶於某子偕昭信昭佑昭什昭昭昭孫愔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二十年某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之原其友王少鶴謂余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資之氣神豪氣快士所恃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禦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版字魂雖埋幽靈不窮

梅伯言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君姓龍氏諱光旬字見田廣西臨桂縣人會祖贈文林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郎考贈奉政大夫濟陽官柳州府教授娶朱宜人生光輔而君為繼配王宜人出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澧浦縣事君初試吏從滑甯調可以面謁誘便為姦然一不為動聽訟不留不私改湘陰澧浦民張樂送緣道奔走大吏知其賢撤留省斷疑滿獄卻求直者金補貽陽縣澧浦縣邑也聞君至皆喜楊姓民謁明封列祖像於堂皆異君聚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戲溺人既與置利害與學官子弟講習文藝修古蹟唐詩人王昌齡樓時鵬詠其上大吏以為能治劇武遂道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任浦同知夷亂後民貧多姦穴於墓狀姦鬼劫人君巡至穴役懼前即執炬燈入穴皆就縛巫幻術斂錢子罪並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營其利者不便大吏入其言以為讓而君詞直然心嘆其節弗善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從眾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朔望講示 聖訓為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曰今日宣講某條始入坐巨盜名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畢械以歸眾以為神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辛黔防乍隨錄詩文集若干卷少工繪畫能劇飲及為吏一皆屏絕吏所入衣食其族姻者十餘家惟不能以言詞假人或面責人過退無後言至斷獄則與人反覆導論為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書曰台人情安吾心即中律令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繫於人子啟瑞以修撰官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屆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為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盡少休君曰父子各受 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三維梁維棟女孫三三十年十月某日葬桂林南關外之北村啟瑞以書告且乞銘銘曰

吏也而勞逸位者逾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適得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為奇於今則奇在古為讓古義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疲弱蔭蔭荒為民去疵我銘其德以告吏師

梅伯言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君諱傳鑒字棟雲漢陽人祖方行父正柏余初識君時君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為精博又好為古文詞然常多疾每發輒廢食且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且欲追古為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並遺令讀之始若可怪繼為之悲卒乃起人敬嗚呼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為

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淡外舉而自足要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拙此豪傑之士所以必志於是而不以自作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君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邵有高行父兄膝以財數千金夫不樂受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君墓誌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遂皆如其言

梅伯言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誼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李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俯仰之矣卒不遂晚乃頹廢委靡務為無當者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為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念伎詩今之奴字古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敝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會亮於先生為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呼先生此其望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碑誌類五

梅伯言王惠川墓誌銘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為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于葬於某所友人梅會亮為之銘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論得失要最為文章成一家之書當曰古人與身誰親分章讀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為文辨博廉悍以有關於道術為主其詩悽慘幽遠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 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開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採以上及查復不可知之下至軌轍戲假託名字開脫分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剽取收攬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為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問里師戶知守守之文形樸聲變游談無根為機學善關其捷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尚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倡之者之不幸也君為人落落自喜每自說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為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

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即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慨然
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
呼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屢見而以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又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會
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為可惜情為何如也銘曰
備義義弱文抗既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墨鬼越巡貌不
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梅伯言朝議大夫臺澎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河河南林君崑陝西則蓋君方泌也君
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新恭人無子以
弟子為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生母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
乾隆五十六年以己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泉縣署商州州同時嘉
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河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商賈輪焉之
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君始至民吏埽地赤立而賊酋張漢潮
擁眾至乃置藥中誘賊貪多死遂西走大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曰必報若
君集眾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卧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為
君兵當相為全活爾命眾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
三千人無丁者以財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日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
將東走河南遂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鋪遂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斃賊時賊踞
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窮伏奪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首遁卒不得
東後賊由維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開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數
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練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
九十里至北灣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陽山陽各萬餘
人集眾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聞楊忠武公以
兵自商州至即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殘幾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道盡誣以事解
職大吏直其說得留任賊遂相戒無過商州八年賊平始授整屋知縣公在商州六年賊
出入陝西久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其狼奔鼠偷情狀捷出而眇然以一文吏不遇一城
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殍之餘抗堅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
突不能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谷卒就擒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一失守統賊出臨奔騰
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畢後此禍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
之禍混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當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赫赫

之名而功功乃存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辭者也蓋歷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
勤襄公奏 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留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富陝廳撫民同知 魯皇
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陝西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鄠有賊入川以鄉勇屯
川陝通路賊知為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即還歸陝就減母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
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里十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君始在陝後在川
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整屋賊甫定即捐俸賑飢死節婦及河難馬廠盛
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眾客主相疑疑說
言橫生非叛也請毋用兵捕十二人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和乃總督
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亦在臺灣所獻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調羣其誠
邪如法彰義飢捕劫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為太守兩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如
此配萬恭人先卒里居時聞君日戰戰憂甚侍新恭人前言笑若無事者嘗誡子曰爾守
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事有七子八女長子鉅陝西佛坪廳同知萬恭人出次錯銀鉤鍵
鉅鑄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君於蓋村北原上會亮在江南時
書記劉公清林君鳳及君遺事君長子後為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曰子於先君嘗有
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其功養之病國汰之為賊勿沒勿汰惟龍駒寨書越
爾耕朝揚其塵飽德餽餉如虎蟻遂通寇成誅於師勝兵萬人計臣不知嗚呼此則
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為規

梅伯言項府君墓誌銘

君諱紅字作豐溫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
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為厚親道祖墓田廢充以己田不以
族遠近為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疏緩急時賜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
凡橋梁道路有不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為粟米錢帛衣袴藥物
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
樂從之遊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
外所交際事盡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與客至始盥沐則課舉
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為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
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倭次壽次傳梅次傳壽四人
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傳壽試禮部京師與會登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
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

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健古服士之法與士自修其德之遺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與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壽性於善爲壽名於已爲肥功於人爲通惟乎其幽富固安其宗
梅伯言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入踐屢不得前更前仰之俾出不再應試事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婦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隨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辭開論情事使兩息而後已嘉慶十八年歲飢出穀萬石賑之大驚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衰莫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佃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母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者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僞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梅伯言贈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考嶺實皆以君兄惠官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人君以舉人蔭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始至權鄆平歲且盡君閱村四百七十零無入土者即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格入奏因鄆平得緩徵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訟於長山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吳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鄆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後權知章鄆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恩遇之章鄆俗好訟又多天府書吏境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蹤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歲餘即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請雨既應雖會穀平價振口糧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劫盜盜民土有訟者聞其詞不直即曰謀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交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廣不宜穀又衛水數敗田精求占溝防及區田法試行之未遠而病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

十子珏孫賜賜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劼次適王嘯皆士族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附葬誌賜孫乃乞爲之表君少以文學名興兄皋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遠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梅伯言男八十墓碣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會亮伯言第三子也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殯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君而後死今汝又死而一父偏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哺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調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值其地嗚呼兒慈慈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殯吾家人待之盡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若兒若也
梅伯言鄉人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鄆鄉人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鄆氏考諱真安東縣教諭母周氏諱瑞之女歸先君生子四人年三十七而適先君喪以女工典賣支往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先祖母及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教同讀書至十七歲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六道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甯安德門外之傅家山子一人名嗣復孤管同泣血謹述嗟夫此異之書示其友乞爲表者也異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至去幼今士葬矣而嗣復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卒吾先友之志夫異之所述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殊者歟以家之貧而事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常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異之書有以知幼勞之人無有過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其父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記指帖圖字西京者也
梅伯言生孺人墓誌銘

吾友續山以南村詩詞及幕漢魏表隸書會亮曰此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母事孝事父及後母遺腹弟調燮澤德傳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後其親事其親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姻眾賓客酒漿束脩之供僅能內外文挂不見罅漏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習詩詞

繪畫精嫺女嫻好學者多從之遊其性情好尚閑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聚處酬高
應更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語自標異其密於用心者如是故舉而病且產遂卒其賢其賢
且勞致天其生而壽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其所喜以自見者又僅
有是數質之以徵於墓詞嗚呼其賢也如是其可無銘爾人謹題字寶瑛海鹽人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諱方增之女曲阜孔氏之繼室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三十五
所著詩詞各一卷子慶第慶為女慶婉以廿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於舊墓公墓左
銘曰
古傳列女多雅才以才為諱孰致斯惟德不淑才乃疵能宜尊意敬持持壽媛細大安提
提六親攜姻歡如歸談管仲事漢筆擲寸若此者乃可詩有然疑者徵余詞
梅伯言堪基人墓誌銘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甯官署將葬于炳堃泣告會亮曰吾
母事舅姑愛稱其敬事家人德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姻族禮稱其情大人少好書史外
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曹直 擢廷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母病衣帶食區畫綜理未嘗使
大人憂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虛於神先朝夕必致微課兒官至夜分畢謀出鍼綫補綴
以為常吾數省試不售而歸母必強言笑以慰大人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已殆吾欲如
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強為歡不可得也吾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
蓋非人所能知也家人實知子辱與病旋交敢諸銘會亮不得辭則謹序曰恭人姓
崔氏江西德化國學生羅宋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 欽加道銜江甯府知
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恩早卒炳堃道光五年乙酉科舉人恩恩廣東鹽大使寶
鏡附生候選知縣孫安所安炳堃基人生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五日年五十八道光八
年某日葬於德化縣某里銘曰

莊莊神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摩以拊遺榮今即幽馨無絕於終古
梅伯言倪孺人墓誌銘

孺人倪氏望江人桐城劉孟塗妻也孟塗以文名於時家貧客遊供養事一委之孺人能
敬禮不怠道光四年七月十四日孟塗客亳州暴卒時孺人生子數不育又新喪女而妻
所舉子病且殆大慟曰吾夫殆無後矣即自剄不殊至人定後縊死時孟塗死百日二
十三年其子繼來京師與歸孟塗集告會亮曰吾母以今年某月日葬縣之某鄉某原敢
請銘且言孺人殉夫時事俯首淚下噫夫亡矣孺人不獨忍以待其子者以是子之必不
可保也今孺人葬而是子來乞銘焉如之何其不悲也銘曰
不忍離遺孀死塞悲子壯既成不見母生悲夫以有此列與名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碑誌類六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曾澤堃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振嶺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
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警勵英時以縣學府生選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
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范郭嵩燾周卓懷數輩交誼甚從容
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善道會匪竟如何
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氛團結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
之速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既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
總督上其功 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
肯痛誅餘黨猶未已論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論年而廣西羣盜起洪秀全楊
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為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觀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
師廣西馳疏請公赴粵既至則大為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贊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
行人繼疏賊酋必察公意而薄厚之敘公之勞請權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
竭誠贊畫募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
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諭烏公禮下之已甚竟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遂隔於永
安復代為一書與向公力諒向公悅之說請合圖而盡歡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
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
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資衣
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衛承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關築壘禦賊害長沙
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
益壞憂有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憂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曰
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微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賊叛民劉立簡於通
城陳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盡寇數萬 天子哀歎由是有督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朱關佑為亂移師討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
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匪
效運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率師由九
江踰四百里森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
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
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白幼 詔旨雖許鎮四級然旋有安徽
巡撫之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為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 聖主倚公辦

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嗚呼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拜疏自鄂之皖贛兩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弩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潛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一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 子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開闢歸安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即忠潛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子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委楊氏公既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書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潛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免忠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指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歸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嗟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質匡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霽霽秀水賑饑民以長蘇其枯骨衣以文德儒吏之風並時無兩邇此兩美風雷入懷碎然變化陰陽開宜戰大難重奠九垓牛驚而私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候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猶死若半之白骨當部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始元惡盡復名城天河激橫海宇再清公邦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曾藩奎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猷號鍾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功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懷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善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善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隊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善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一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

之變旁及州城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割記一卷周易本義行言若干卷皇興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 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履典衣市米節縮於家事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謀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炭餓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嗜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士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鎮章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寶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遂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迫及於興國大勝於田家鎮公提率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挂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燬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輝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官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眾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聞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抗口而暗進驚僞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 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賊於漢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鏡除略盡殲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子諡忠節

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著積善厚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諱封夫人姜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助又相從於金華中以婚姻通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軍之淵積源縱橫崇朝即迴春聲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真區不於厥美撫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澈天人潛晰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并伐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塵氛暮歸講道洛閭之街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遺前賢公慎其趨既辨其說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曾滌生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觀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沒公代領其眾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公微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眾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屢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賊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於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 賞給掌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策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勦湖口枞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燒賊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蕩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跳羊樓司擄

蒲圻振威甯次第戰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公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衛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以當其堅獲仗則子以善者而已取其寇者上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取志愈厲創平城

外悍賊之壘卻劇寇右邊開來援之眾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圍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 天子偉其功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江賊酋林啟榮者堅忍得眾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賊首尾相掣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既掘長塹以圍澤又分軍援勦江北舟戰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逼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

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圍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罵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文宗憲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而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子也 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 子諱忠武 貴顯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柱祖詩曰皆以公貴 附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歿後

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進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八子三其二湯亡光久 欽賜舉人引 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係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姑冲皇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山某穴其墓道之碑余既嚴敘職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公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珠匪迫勒合大道羅公誦學遠紹洛公分其緒握衣恂恂山出而經寇戎馬驟辛入而閉道克已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躬躬服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數險趨人先利居眾後並無顧計不卑我私不忍已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軾嗟嗟返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 朝觀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如涕闔閭傷悼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子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已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順身行類大愚乃勤鬼神公功久著燭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曾滌生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甚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違為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賞戴花翎而名顯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為兄續實所掩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貴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黃公乃自瑞率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已河斬水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並頡頏矣公奉所部既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開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蹙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駭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詆咽出則拊循清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嚴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率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刑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眾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奎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橋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圖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為眾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 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勤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眾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發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為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慰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績漸彰矣 詔授為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既以苦思遺病微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 詔晉起復墨經視師

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與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贈彭氏子光英特 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其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蓄獲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奮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闔靜如山寒終日聞寂動若電飛百靈齊擊奮勢宜久氣貫宜亭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勦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齋志九泉我銘昭之永昭萬年
曾孫生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善戰低首塔公亦豈稱雲南軍塔公每臨敵負鎗挑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電馬繩卒以從其為糧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挑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為鋒也亦四塔公踏馬馳驅人追從從輒還鞭之畢君怒罵直穿賊陣飛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江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江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聚斂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為塔公所薦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澤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為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破賊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嶺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為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眾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婦孺孺見問者與不見問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 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江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聲大振而忌者日以次骨飛謀離誘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已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功以自旌異會敵池之賊大至賊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一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舉十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自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聞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

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子弟國破賊最德鎮中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既死矣功名之際有人有己者獨足恃哉於是後石以表遺跡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治眾雖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驅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長媚疾外偏迴寇進退靡依忍尤義節鬱鬱思仲矯首砥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債則無己萬代下齡哀此壯士

曾滌生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從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嘆志不得少伸名不耀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為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為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發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為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場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帶帶憤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為眾所嗾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州軍糧繼而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為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望高知戰事君既痛其賊又口重帶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豈死疆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刺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寧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輪瀾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學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若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眾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為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疆吞弱伏侯者刀槊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忍

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迹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明豈可鑒金澆俗所傳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曾滌生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福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為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哀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區區之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清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礮檄商城固始團練塔其北全家寨圍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啟舊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犒雞糧糧金錢之屬盤盤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通席卷千里其後容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蕪湖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噴指誓眾五年正月進攻蕪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剿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眾無以為食居無帳幕雨無新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為歸始什人賦斂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捉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愆甚疲瘁發體氣亦少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勳不忍違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甚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為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賊議為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驟買贖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俯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緩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勦叛賊毋後人發為兆受所得遂陽為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機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督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

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其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忠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老焉銘曰

飢寒過身難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揚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瞬忽過朝人暮家封豕負塗橫張張銀牙鉤爪噬我閭閻赤舌燒城死有餘辜孽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違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

竟

曾澤生劉君李孟嘉誌銘

君諱審字季靈吾友劉蒼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靈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歸則勉其兄歸則博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甯鄉季靈聞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客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靈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甯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靈與兄會於羊樓司時我師還來新有漳頭壘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踞蒲圻縣則以其暇益築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舖以蒲圻南門地險而偏不利仰攻乃繞道山公安賊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城扼險立柵穿窺數重槍礮環擊不可近聞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稍卻季靈從兄督戰進口事急矣賊將乘我逆乘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靈發槍斃二賊又擊卒之稍退者一賊伏下田發槍中傷季靈仆地孟容昇其弟歸營而自慶取禦之短兵確鬪賊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開舉火燭其木柵煙燄漲天五壘盡破是夕遂攻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膺旁氣急備屬撫之大慟季靈復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 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 賜卹季靈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靈不置厥否孟容稍立崖岸則白是非無所假借而季靈脫去畦封畧無一語款誠相接其真如蘭以是入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自司分都團練季靈部勒鄉人獨嚴整與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鄰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眾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某月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

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瑞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子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卻狐驚提戈殺賊年少書生厥少惟何星終兩紀溫玉刻莒鄆邦文史事親從兄辟咤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噴薄首之山故壘嵯峨一關奮勇承奠山河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曾澤生新甯劉君墓誌銘

君諱時華字廷村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貨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買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當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憚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遠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歿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後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兄皆成立兩慶皆 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壑層巒爲麻難輟輟輟而不得少紓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書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峰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榮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勅伐爲時名臣蓋稱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富君初買異縣願求饒益以娛親心既而經紀有方知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豈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嘗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賄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常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黎藁數百人新甯大饑餓殍里新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家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陞塋而植其什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而不願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足供蔬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獲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歿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即蔭榮也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次長佐其官次長仲良健某官孫某會孫永祚永祺 天子褒長佑功 贈君賢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既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焉君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訓婦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寶泉

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常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計求余文銘其墓屢轉兵閒久疏文字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懷自憂一偷孰云不顧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靚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貽賢榮先隴夫夷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歎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碑誌類七

曾滌笙仁和邵君墓誌銘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位西仁和邵氏諱盛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終歲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全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麾家入出避闕廷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聞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絳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至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酬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放曠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藉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間新故疏戚賁賤時否一切是類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尚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是齟齬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半濟衛防河無效吏議譴職位西既罷歸則大章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闕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諸壁鏤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不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撫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一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病連疾回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封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婿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附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葬銘曰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焉可以常理測彼吳天善不必耐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怒東南之大具仁聖與蟻蚱而捐著述遺其燼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懷

曾滌笙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諱通奉大夫配李氏諱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兩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為肥城人焉少而過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廣生入費為臨淄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考官官坐論准議引地一疏吏議擢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薦公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為平樂府知府一為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南布政使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搖之獄而解其仇屢劇盜境內肅然時布政君解卸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還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擒為亂公出防邊園內讒奸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盜獸擾而兒輩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盜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誣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首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聞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反時總督陶文毅公謝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嘆味爽而勤職而夜而不休忘寢廢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幼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難撫他端以相督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撫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 召為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尚格調諸賢所至以是救其窮亦以屬於人亦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書身日課經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禮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人為九卿又著易福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長峯侍郎吳廷棟竹知侍御寶珍蘭京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間葉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廬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寔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學咸豐三年乃自浙還鄉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為義例以發紫陽之繇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病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

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諱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為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權明戒且篤信程朱有識其臨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謀要道願致吾 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致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有金皆銘以善學善儒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曾滌笙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鑾字先麓甯甯甯氏自幼讀書即異常童不好為科舉文藝而精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潛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纂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即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韻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以傳聞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賦又得開元瓦於蘇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為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蘭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為學使沈侍郎維翰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學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寓漢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綴摩謨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韻若干卷說文聲韻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為許叔重遺書多有為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韻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隸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鐘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鎮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順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貌並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食未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入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義議亭決第日夜不倦開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土亦有學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者述者乎曰有之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鑾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鑾之為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

徐又曰：吾家有慈母，昨昔日晏，吾責子何，不具食，僅輒報以錢物，聲笑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億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舉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誦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君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親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我藏書囊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萬古之徵已銘曰：

曾滌筆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成，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為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為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為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為廣西學政，君雖闇然自歛，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就為諸學，而文正公舉君以對。天子既異之，在廷名卿者，德亦多稱，歎以為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漸米必絮，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連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饌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慍，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備，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敬，舉家兢兢，官游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圭，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并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則以勞致疾，妻蔡氏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尚何惜哉。賊退，則趨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眾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叙，加三品銜。論者謂諱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

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豐寧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父妣某氏，皆贈淑人。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駿，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煥燦，皆驊出，煥復出爲嗣。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陽正軌陶詩君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惡惡蒙生徒，翼翼無敢欺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曾滌筆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誌銘

君諱承恩，號雨岑，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岐嶇，自將忱，胸懷樂明，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核分縷，解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高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翺治，從補楚雄縣，楚雄縣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高明者治之，訟牒入立，何紙尾期以某日，實訊出，則聽民遞道，自言停輿，鞠前善，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道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知微知隱，則先以麥問，中次以稻問，乙次以梁問，丙離其事，其人而旁參之，然後直道以定，豆則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其情，情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薛綱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讞，則離參，問官數易，及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蟲非道途間物，因問單運之卒，單覺狀，左右石欲平，頗憶餉何日乎，某對某日，過某店，始覺石欲，君曰：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某石轍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蟲者類一轍，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訟數十年，君以黠察宿終，無已時，令舁神像至縣庭，取單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方節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然，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眾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役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秀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偕與賊戰，賊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八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數君才，堪濟遠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縣，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著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廣東司議，調通賦，釐定賦政，多所損益，道光二年丁家湖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

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為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馳贈奉直大夫考勝桂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 朝祖妣氏范氏黃氏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為舅姑所倚賞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終始終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如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堂裏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簪鏡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字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壙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勸勸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夢皆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恒大厥門科名賡續有子有孫更千萬萬長裕後昆
曾滌笙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儒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暨開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為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賞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極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御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為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負利其土也彼土政糧不足於食朝廷定開礦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鐵礦耗眾散為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君對承其敵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買大數事誠不便大吏懸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鏹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莫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人士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維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卸其物又應之禁比選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則佛為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笑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人則牽衣索漿聽於無聲出則生

徒雲從多文而栗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隨詔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欲就而受業學舍如蟻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且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俾易惠氏書蘭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田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瑞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為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為族子搆至廣西伏去友芝振輶編為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為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為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尚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宋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為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景文郝懿行蘭舉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為吏思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與於偏僻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為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為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曾滌笙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為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授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慨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鬱鬱刺刺怪遇之使平終歲頗顯嘗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訛訛毫釐書得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形形瘁已而室極得適則又互慰大歡以為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所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於嚴體勢稍偏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矜字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闊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為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摻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謫隨其後驅迫而為之者以為洞庭以南服領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

放佚瀟灑不宜君子懼焉於是接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舊集六十四卷東
起離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為沅湘舊集二
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為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續鄉鄰經緯圖以
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為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
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
五十餘種為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為覆審
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為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
釐定祀典崇崇節烈為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
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
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翼於不朽之名智尤
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環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
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微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
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撮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
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
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姜何氏子二琳廬貢
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
人孫四光補光緒光緒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
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都草堂詩鈔二
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一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一卷自訂年譜一卷
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為行狀甚
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梓里諸
暨人而誌

曾滌筆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歲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
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仕不得應舉今子之歸
禮也樹人曰豈以為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既理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
樹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為余縷述一二甚詳樹人事子甚敬又以禮請余其
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有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
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竄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漢潭舊巨鎮也
賊將大掠而害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

亘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賈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請
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有爭也
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疾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
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入其門乃去為鬻累致千金以資兄宦學
不問久之乃為兄納金縣官得除為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
為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遷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若某以
明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超與為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
自嵩明君之歿二十年君撫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
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眾人論之微施於鄉者博矣自
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其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曾滌筆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漢國傑謹
視餘敘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回計男國奎自吉安軍營回計男國典
來歸 天子庶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節
周翠街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墓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
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稱祿登朝去卿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
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雖行不可得而盡謹從季父職雲所近事而昆
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
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瘳瘳動止不長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順使以口
求即有苦聲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煩煩當
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漫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起器承之少間亦如之
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汚輒撤除易
中衣拂動甚微終皆惕息旦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
長幼咸化訓習爭取垢汚穢穢濯為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復與游戲庭中各有當
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曾府君
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
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歷官吏
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道達 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章希 誥贈光祿大
夫曾祖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 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 累贈一品
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 誥封中憲大夫曾府君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

弟講陳法書技學未幾國藩辭母喪回籍奉 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 命治丹師
援勦湖北府君辭在籍鄉志存軍國初令李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
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竊有成效而府君遠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世閱一年而國
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 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葆與國荃遠克
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誨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
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 聖恩封王考府君皆為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為恭人逮
咸豐間四遇 聖恩受封贈三代皆為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 聖
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為大學士
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氏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
太夫人為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贅曾門事姑四十餘年慈愛必躬在視必恪賢察之
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縵皆一手拮据或以人眾家貧為慮太夫人曰
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曾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覺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
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
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衝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麓而府君有弟二人仲
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後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立日晡日暮雲推甘讓善老而
彌恭無子以國華為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死卒其三 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
藩與國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
子才薄能鮮奈竊高位號就為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曾滌筆季弟事恒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適月掩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
禮遺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以幹字事恒少則落落自將脫去昨昨視人世毀
譽及書史褒貶纖惡不甚厝意不隨眾為疑信時或諧雜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
政試再冠其曾已而厭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
弟率八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為僚佐季弟為薦此二人為英
毅非常器已顧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父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
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接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黜歸去築室紫田
山中閉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投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
賊以報兄仇而雪前耻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
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圖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為今
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人援絕冠十倍我乃以計

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嘆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營港克繁昌下南
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和州當塗等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
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珍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
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叙儒學訓導加國
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 天子雖以國藩前
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
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
有待嗚呼 聖王之於臣家 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
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
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寬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
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漢外
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
之陽輒叙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 主知而與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
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季季缺憾孔多天乎人
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儲嗣久而不磨

曾滌筆彭母曾孺人墓誌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
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為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
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
郵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家婦又吾姑也兩
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末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
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
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謹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謀讀勸農未嘗不督慮小而則餽餽未嘗
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勸善早歲物產殷饒內奉非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
稍稍歉絀矣己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作憫其愈勤又儉其
為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
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
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坪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子姑夫也先駕人二年卒次慶
吉次慶也好像學能文孫六人毓承毓樞毓楮毓棟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繼我王姑既壯以嫗佩管母鵬德容棟助哉夫子鵬光脩鴻五十餘載先遂有終焉梓
厥躬言我鞠無血我繼實繁旨蓄離離令問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藉南山幸
宰樹青霜那那拜萬代千齡

何源笙陳氏妻易安人墓誌銘

道光十四年正月陳君若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
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徙長沙六世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哀可知也
吾父之歿至六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段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
五年既歿而欲求和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
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讀爲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舊大病
余朝夕存問備安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願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安人
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福於室神求促其
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惠及陳
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懷抱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
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奈何明日疾平則皆訝光惠視安人衣袖血跡痛得之不敢
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
舉世方尚中婦之說聞激烈之行則皆其過中或以附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夫快奸者之
口夫也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竟不反顧歿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
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
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
也即擇婿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挾吾目也是時陳君之
元配歿二年矣既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
凡修所職皆過於人體無細必懇請曰如有何無勉之茲可謂賢矣兄有至行足
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讓次遠濟生四十
日而安人卒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某既重其請乃先期銘
之以激勸者亦少矣陳君之志陳君名源笙字翰林院編修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適哉我生託其下道遠道遠也道遠大難履其其荷無定
其自今無以身代者有於此雙蓋寡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限非人戶所修淵短
誰敢將銘茲大節貞履事有他淑行以類也

何源笙劉母謝氏人墓誌銘

國藩不自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莫於里中劉君蓋客

諒亦莫隆焉以是禪於人人亦禪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
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履饒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
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咄咄感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
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聞訃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者大又離因疾而
是時輿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
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天子命
治園練於長沙披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慷慨不意也變遷已抵此患氣
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竟衡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謝致其太公
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於葬
者遂督銘銘曰

諱有淑妃德姜之姊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
胡瑣室事敦我未嘗先防有曾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喻以平劑如羽諸官廣費窮民
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饌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孀生五子長其
啓也徑晞淵淵吾兄亦寡二仲並弱化爲黃土次葵次藩學如辦三女婉婉皆嫁士人
兩孫龍苗五立振振長日培基幼者培屋女孫惟四不書誰某訖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
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
以詔茫茫

曾源笙錢卿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卿丁士元嗣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
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釋史曾以撮之列女傳者也舊以順
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瑩域有下空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匪
以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風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龍施焉族而厚吾先
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議次丁氏之系烈婦之崎行與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
賴有委以激勸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著曰際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買
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
婦則盡刺十指割血以進病已瑞南既買遷於杭家中有無意仰烈婦裁元而緝贖婦
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間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
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繼歸兄父吾不可爲
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三歲瑞南在杭固難奔焉三日矣屍
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日孰不

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刻婦所繫之三字長曰聘賢李曰茂卿至是聘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保可學上其事於朝乃蒙 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 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復爲大矣維明季之亂西夫匹婦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潮忍不哭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敵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恤之須也如烈婦之先嚴登公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邵位西易安人墓表

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編修茶陵陳君承 命出守吉安翼日入對 上語曰禮部章上汝妻與諸旌其有諸節節首伏謝臣源究故妻易氏蒙 恩旌表幸甚其可旌奈何對曰民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有司非臣望可及也 上爲動色稱歎久之而後勅以守官之道陳君出而流涕述諸人先是君遭危疾反復輒增劇凡三月餘瀕死者數矣妻易安人方娠晝夜奔走床下數泣禱於神明以身代最後割肉和飲飲君一進疾若失而安人山是積勞疾未幾益以他疾三十六日而死年三十一於是陳君大哀慟幾溢於禮經自斷不更取他氏其鄉人曾持請國藩爲詩以慰其悲爲墓誌以序其實且曰婦人於法旌節而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至死以償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焉期年而得旌 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吉妾之 會世俗言之意其夫以死不幸而不及其榮祿然其追而死死而無嫌於心有稱於人安人非不幸也獨陳氏方熾而失安人之賢君今出守人事日生回思居空約時夫婦寂寞相慰與安人舍身相爲之情歲月遙遙恐久漸遺忘益憶遺跡以悲而君之意亦如是爲不可及矣余交曾君久獲識君安人之淑雅也得卜居以待事而行來請爲豫表以俟他日揭於安人之墓上其世久居里卒葬曰日之詳則舊誌備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雜記類一

姚南青方頤椒山居記

士曰居塵世喧囂嘈雜之中車馬賓朋酬酢之地與之爲嚙齧披猖其體相寄思探究窮究未嘗不顧而樂之及使之久乎山溪岑寂之區實經不至於室軒牖不遺於門爲獸蹄音與龍悲嘯則林然誘慕於中而向之發舒志意適適耳目者或以尊養而增戚抑又何邪蓋食芻豢者或思螺蛤蚶醢醢者或沃茗蔗而非必其能含滋味而終養乎此也昔宋高士种放常秩之徒隱於布衣甘貧食素若將終身及後屢用大臣引薦則棄於世榮而不能自全其初志由是觀之豈非其初徒寄耳目於清曠而非能見聲利而卓然不移者耶吾友方君頤椒結室於龍眠山麓龍眠既爲桐山之秀而君所居蒼巖翠壑綠波澗淡凡四時雜卉之茂植雲霞之舒卷爲臥之嬉遊事獻於几席之下而君若歸石若歸木不輟暇則登高以遠望臨流而爲溪自謂嘯鶴和瀨漁乎與造物者遊而非世人之所知也夫君之居既兼山水之勝而君又能樂詩書聖人之道吾知其能處之而終身焉者雖然士非有求於世而世或求之君則量藏米將有拔而起之者吾恐欲終其樂而不得也朱梅里黃浦縣先農祠記

先農祠州縣長歲行耕藉以祀先當天下皆有之祠方位在治城東門外先高炎帝南方之神而祠於東者耕藉本典典東作之事故就其地祭之禮各有宜也古者每食必祭先農無常祀實藉藉田饒曰漢耕時以太平祭先農於田所亦藉地而祭也而後世立祠以棲神則所以教民生在勤之義益備祠凡三室一藏農器一爲農父於事便也清浦先農祠其建已久乾隆十六年壞於水棟宇無存以行耕藉則設主祠旁浮屠之宮祭焉燂於非所神用弗飲民益無敬愉每生百風淫潦暎暎間作蝻螻爲虐稼穡靡存成爲厲命工造作神祠某月日落成惟黃浦清浦兩縣四屬縣所走集因陋就簡非體所宜又負山臨海地勢陞陞民食稍豐穀蔬之外列市聚爲其本末嘉種爲貴漁獵之功不先粒食詩曰昭昭上帝迄用康年神與有力焉收或忘哉夫修廢舉墮有司之職也是役也遂以爲功特以教民勤則不墮之義嚴民事之本不忘祈報故於祠之廢興詳其始末用誌歲月云爾

朱梅里蘭陵愛日臨記

蘭陵愛日臨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受日之義兼採晉東晉補請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請曰蘭陵愛日臨存念庭

聞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遊盤馨爾父膳潔爾婦夫使父昔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妄棄之者多矣孝子曰奉殮瞻見親已者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遽然憫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計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實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懂懂往來繫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爲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也而獨魯其養親之情者惟能顧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養尊尊涼餘先謂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漸漸悽悽於體愉悽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歸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熟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家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緒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兔起坐乳連爲出若鄭君之健文章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涵形取象之稱藎藎書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朱梅屏重遊靈應峰記

靈應峰在吾邇水口峰上寺傳稱自隋開皇中後加脩按縣志建甯縣未置志亦無寺名疑非隋寺也然寺廡下古碑載隋年月甚具蓋不可考峰上古木萬株多產藥卉鄉人採取之亦饒竹石清泉雜其間鑿明可聽近邨十餘寺靈應峰獨稱勝絕來遊人余爲童子時常一陟峰而嬉焉積十年爲今上雍正甲寅復至寺遊日暮以炬反竟無所睹客問寺之勝於余茫然如未嘗至者蓋峰距余家二里而近余生處峰下二十年隨至至又如未嘗至焉其間豈有數叩因記之以見上焉之外而將失於耳目之前有如此也

朱梅崖詩集

族叔父含輝書屋在楊林東山余記所謂靈應峰者也峰高出地二十丈許曰諸山環周而大弋當其南大弋山者世傳越王無諸西巡弋獵於山遺金鐵因一名鏡山山周回數百里臨臨四邑雪氣朝暮上與天接書屋而之每當清秋雲開則眺者必著若飛若動顯躍於窗櫺間余取蘇子記語名曰學亭謂山形象牆外人行而見其響也亭後受之以軒左右翼以別院而亭左爲樓木石雕琢之工丹雘之文不施而氣象潑鮮光景晝四時明晦其狀萬變所以發舒心意憚悅精神者侈矣靈應峰向燭僧居地稱幽勝而眾山之未出今含輝益之以亭披豁伏鬱延變態然後登斯峰者入之奧如出而瞻如於柳子

所謂遊有二者無或缺焉洵乎含輝之有力於山川也亭在僧寺之左經始於乙丑之秋落成於丁卯之春實乾隆十二年族人朱仕琇記

彭尺木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余觀建炎之亂宋之不亡者幸耳方金兵破揚州於時高宗駐平江去敵尚遠平江固可守也敵嘗爲去之臨安而越而明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遁廣德趨臨安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遏其衝俾輾輪不反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并命於鋒刃而莫之救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拒敵於門外一死於陳一死於水而盤門破矣嗚呼彼守城者或則恃邸或則豈撫使非不顧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爲發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益著二士俱汴人從高宗南渡者平江其一劉姓籍名蓋死於陳者也其一張姓籍名蓋死於水者也祠有明永樂中俞顧碑以爲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司以爲順濟龍王職盤溪守禦司其封爵莫知何助要其來也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宇既成扁余記祠在盤門外靈巖鄉俗名雙土地祠余更之曰雙忠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姚姬傳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屬作寶扇之樓殿焉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示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曰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兼並若誦仲應接之難焉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遇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仍出入宣力鑄於二品今子頴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之耀光侍清宴之閒暇聖幹聖章璀璨懷袖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薦而飄揚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頴既外住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臨石居綢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攬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湛然不知涕之附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記聖祖親臨大府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翼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

各為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員閎治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有舊說不掩而長不習已短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焉於墓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善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為輟薄流至南北朝世祖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大世之說經者不鮮明聖學詔天下而願欲為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焉約博學工為詞章天下方誦以為善焉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為之記焉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新陳無害有善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為己而已以摘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習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備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稱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摘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摘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也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白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鄒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僦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鈴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麓屋限皆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巔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興子穎也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定下皆雲漫蒼巔中白若海濤數十立若山也極天雲一縷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水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綳駭色而皆若僂焉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滅不常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善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為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嶺蔽之重巒絡之自巖至鈴地有尺寸

平春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微微寒光動寺壁寺後靈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為而施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仰出器酌以飲余同觀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墜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碑者碑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蘇翊光偕余翊光君持屨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瑤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潯琨瑤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瑤山而時為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瑤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符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瑤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禪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眾然至琨瑤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遊嶺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通乎其將平也此山原合脈起嶺回嶺橫石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發澗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蔥草松檉楓樛棗柳時有鳴鶴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翼而飛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洛鳥飛若墜復西循里可二里連石若重樓閣平臨於谿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麟生大樹蔭數十人而出乎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劍筆之泉泉浸石上為池池乃小墜谿空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為室未就邀客九人依於是日得半陰山風乍起樹撼巖壁松檉泉鳴石交明遊者悚慄還還足日暮陽先生與往從從使筆為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窅手則台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達無度而有度天機闢闢而吾不知其故焉馬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焉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為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尚書快雨堂舊為喜甚乃慙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晝夜為書自娛於其間或笑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獸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為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姚姬傳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儼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甯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陀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固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甯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望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鎮使爲之記余謂村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踈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稱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謝應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
立戰功終得伐元遺孽深入失援身歿沙漠其忠烈之蹟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兒子壽鑑
達始以同族從淮上粘戰功爲豪傑諸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
士誠出戰最久從徐達輩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
進人指揮之子榮當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而戰於柳河米中矢裏血力戰竟殉
陳死忠帝追封廣成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從太祖取沂州諸州益都及克元都時有
功官至前軍都督兼事授驍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事
者二焉忠愍之子格亦繼爲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王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
發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愼行則豪傑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侯之弟後也公
究沂西觀察是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訓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事禍非所以
表忠義以光復嗣乃於江南城中買地建爲祠所以表忠愍而以豪傑指揮廣威侯都督
僉事三主祠其左右以於祠堂置書諸種器之藏其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條皆可
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
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遠
遺不以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適於頑中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已彼輕辱此之謂昌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固不與禍福相附楚南臣勾奴賢類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知忠義之氣自合于天地土固不必以名勝也而結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過責隨乎颶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尤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曆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五 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南巡道臬憲方公昂其先念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葺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葺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記燕山江上雨

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矣兩婦人日欺陵困辱兩婦人不為勸卒姑保孤子教之成立登舟為聞人是時有司號疏兩婦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所處危苦編走士大夫求為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勃矣夫兩婦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竭或長而不才則兩婦人泯無聞矣方其吮乳困難伏育相對閨闔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蠡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認有吾志是皆此兩婦人所以賢也賢者各圖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知者亦有之且女子尚能堅志操持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卒死服義其六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人貌柔名卒何加於其身家未哉

吳殿麟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自古天下治亂興亡之幾。家之廢缺。身之禍福。皆繫於心之存亡。禮也者。敬以存吾心。而由之。順乎道者也。夫道莫大於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化之原也。然欲盡倫。必先盡禮。禮盡則仁義亦盡。而倫修焉。倫修而道得焉。三王教養天下之具。甚簡而甚嚴。而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夏禮。殷禮。周禮者此而已。孔子之白爲教也。亦曰博文。曰約禮。學校之設。此言以蔽之。曰夏禮。殷禮。周禮者。此而已。孔子之白爲教也。亦曰博文。曰約禮。學校之設。此物此志也。書院之設。亦此物此志也。樂者和樂其心。而忘禮之繁苦者。也。禮樂交暢而不

自知是以禮行雖倫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周亡樂之遺既不可得聞而禮亦多墜失宋
朱文公集周程張子之成以父身覺世曰主敬曰窮理曰反躬敬者禮之本也當是時夫
聖已遠禮樂節文之詳雖文公亦不得聞矣然日就疏從事於敬盡其禮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間本諸躬宣諸冊人倫之有繫而復明蓋其力也文公少嘗讀書於郡之
紫陽山理宗淳祐間郡守韓公奏請建紫陽書院於城南以祀之已而其地更遷然大率
在城以內其建於紫陽山者自前明正德已卯郡守張序始也今其山書院尚在建於歙
學之後者自正德庚午郡守韓桂始也今頗廢久矣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予告終著
戶部尚書太子太保西公文貞具以書告歙紳士之在揚州者願其捐金興復之復約紳
士請於所司於鹽英之例應動支者咸損白金三千七百二十兩為多士久長開修之費
是院興而後兩書院之舊復矣先是書院皆旋旋毀惟此兩院最久而舊而歙學後之
院視在山者又先焉故曰古紫陽書院也雖在山者重之於官在學後者重之於紳士其
陶冶以成人才則一而已夫新安自文公以來代多賢俊今兩書院屹立相望於郡城內
外之交俾士之秀良而有志者無一人不遂其慕學傳發之願雖近代書院之設所著
賦詩綴文非復三代學校之舊亦非宋四大書院之舊然禮之大略可考也科舉之學代
變而莫知所窮而心性之不可不沒灌維培人倫之禮不可一日廢墜則固為古不可變
者也多士苟即所業以求文公之學孜孜修理粹倫以培心性雖三代經紀國家之才皆
由是出矣豈非新安士子之大幸哉 予適聞之而感焉因記之

吳殿麟紫石山房記

子家舊居歙西盤鎮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盤鎮上游徙居之門澗溪水植竹數十
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桃李梅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
之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瀾瀾流其上豫章尚書曹公秀
先東遊嘗棲息於此愛之甚其軒為紫石山房者尚書也嚴鎮有萬家之市而予家
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為宜子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時不自揆慨然思
繼宋賢之蹟而踐其處以與游楊黃蔡諸賢也而時塾師方訓迪以科舉俗儒之學而
予又私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誦讀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專心力於四
子之書四聖之易及凡六藝之文口吟心釋奉以為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
敢稍越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遺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者又無幾矣回
應入塾之初冀與古人領頤千載之上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
愛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適者棟宇初興勸羣羣羣泉甘竹綠童冠
咸集讀書之音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彫殘池亦竭矣

此雖志得意揚之子追尋舊蹟有不禁涕零者況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能不淒
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樹一本枯朽久矣嘉慶二年根旁忽生蘗多是年榮華與方
正於鄉子邦佐亦遊鄉學里人以爲此雙芝之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焉足稱瑞哉意小子
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小子之幼志而爲此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 其志正故其言大而
秦小峴除莊長

承嘉縣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長督通稅沒久法益弊民重困計
一縣中折莊至數千以上僉擇富民爲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諮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賄賂
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皆吏實爲利較除之於彼不便輒
多方懲惡不克除民又訴之郡守監司以至大府大府下於監司郡守監司下於
有司稍整固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承嘉無富民乾隆甲寅余分巡溫處檢其弊亟議除
郡守某曰公欲除之如病官何余曰君以莊長爲便於催科即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
長耶夫官所以養民也民病即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民利而官不利者也
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既免民皆曰我公實免吾民
恒毋通官賦貽我公憂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雜記類二

彈子居遊翠微峯記一

自甯都西郭外北望翠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
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崖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
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即翠微峯俯岡行有石門木閣背局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
合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合山而圖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崖相去以尺
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崖爲隱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棚
少息爲第一集復登爲梯級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隱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集級十有七
爲第三集級八十有三爲第四集皆可息至此始出崖曰吳然然射諸峯峯如相湧矣復
得隱八十有三有坪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
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盤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
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皆都魏魏瑞瑞瑞瑞瑞及
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何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破雞焉

彈子居遊翠微峯記二

伏軍皆起賊將相謀我軍壁之入隘見子急下馬萬騎齊足抵城上而軍伏軍已過隘見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破賊屯奔五十里而後止

王梅生遊蘇西徐氏別記

歙西徐氏石園曰就園方廣可數十畝其西北開墾地為方池引溪水入為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橫石為橋以通往來由池而西為亭再西為山而出者為橋連之南端臨以虛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橫欄可俯覽清溪水所從入池者也橋東折而東行皆長廊中累層石為臺臺上尋其上正平可羅坐十餘人旁植梅竹柏石相映翠微下凌迤邐以荷壁北復構堂三楹堂之石向與池連通山室左折階而入門中殿以廣庭前親以曲榭繁葉生而牡丹數十本環石而植花時尤絕盛由庭東入其間重門西房周回復舊宮然而深洞然而明牆陰古柱交柯連陰風動影移浮映食林廊之外日影相錯烟爐遠樹感如畫而環翠百里中天卻門盡金黃羅諸翠浮青散葉皆在几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予館於歙數年首一至焉戊申六月復集同人來遊於此時天雨新霽水汨汨而流千頃二三子解衣擊壺而醉藉藉石乘風乎高臺被除乎清流瀟瀟淋漓談諧及日已入猶不欲歸者皆曰相顧嗟惜慨既歸三子各適其適顧吾獨悲園之朽腐頹圯已置於始末則觀此而逝木之石石之泐其又可問耶且吾數人暫合於此一日別去將欲從數百里外齊軌連轡復為此窮日之遊其又可得邪無以寓吾之思因為之記俾後之人知有所園之勝并知有所園今日之游同遊者三人嚴州胡熙陳馬範常州趙彬汾如張一鳴舉國師弟子張大補能張章文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來於館有稻有杭豚蹄鴨雞雞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為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為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籍雞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益又取之今視吾園棚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為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費以酒食皆羅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為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縣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為四又為三各以月入米若薪眾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毫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舊舊資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資盜以福毫願左耶棄芝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異生在京師為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劍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風頗聞往往詢其民人繇

俗有刑罰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索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為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為人守規矩實重不可從非有超越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惻隱之心惟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為治輒曰儒者迂調愚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知琴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為知縣初為南陵調補郎寧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為請 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讀書君子人也姚石甫游機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宛泗下金陵觀錢塘復許大江逾嶺以南幾百里其間郊原破隘孤城鬼窟尤喜獨遊之每語士屬接人土未嘗不歎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讎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 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機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屋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向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所隔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壯蠟為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垣徑丈其一望深樓密窗則支龍眼也時荔支已三熟餘買蠟蠟蠟可受露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即機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其病後行軒遊人之所憩也軒而山而背欄多梅美者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燭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盛潦不盈欄之戶以萬成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之比柳如蟬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通望水際則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機山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得志於內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陷吾鄉地無管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為賊進至山下一里矣吾卒集鄉人洲者數百人為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蔽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谷賊氣奪日水圍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眾吾鄉亡七人傷十六人其以民索賊者眾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眾登此山望勢甚峻向嶺首之眾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既死鄉人義之墓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家信然嘆乎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思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與粵中強盜已舊顧大為驚此何歟賊賊始皆縱橫海外內可無慮也虎門其門衛石諸險猶巡邏不收人然特內地外民私運米物以濟眾尚書百公設其禁以壁之賊始懼而將卒膽懦自總兵官許公散賊賊轉自虎門以入登岸掠食內河方議備其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制不然胡賊敢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乎門庭之內欲其無嚇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於機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

制而猶有僅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鄉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恩矣彼不如野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知未嘗被兵者及問何生言觀其戰地雖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臺記

姚石甫桐城縣姚氏登科記

桐城縣姚氏其先漢末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味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間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味溪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即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後履曆曆而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興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末之間舊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祿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朝有賢良之表外無貪鄙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仲德起家微賤衆矣方其崛起驟與富分茅胙土貴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成及身即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太行之山脈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嶺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脈而及其委者甚衆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剪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肅或際時危思發憤自振起雖敵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顯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識識固已既優荷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語曰勸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其敗之勢也不思盛業所由來使以祖功宗德爲可惜不惟無培沃之勤且日加戕削雖有盛德之文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成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

存勸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其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蓋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著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特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遠誠簡之士賢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姚石甫瑯琊關誌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瑯琊關風颶也或曰颶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瑯琊關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颶患之歲三關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關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臺時攝瑯琊關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制爲藥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書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爲荒昧惟狂獠之番毗毗野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糧勸以入荒裔窮鄉極險惡虎狼之生番數類於死矣乃築圍墾置田園聚族成郭既以無所統而相爲爭奪大吏以聞天子憫焉然後爲設官而治之黔首綴和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嚶嚶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天追也今以億萬年億萬之區一旦變其色蒙而破其源同源澤與山脈俱興陰陽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疾疫之事豈爲災乎昔者羲軒之世淳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爲災者逮乎中大運隆五岳靈主之前時啓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下鬼神之怒哉若天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熙臻於郅治苟有失德肆爲淫虐收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和之爲愆也今斯地初開雖風水順濟而不爲異五患水三患颶而民不飢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淫惡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淫佚而樂於兒嬉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災禍何爲者老曰善乃記之

續古文辭類纂 卷二十五

雜記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管異之餓鄉記 晉書卷之江表上元人通光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豚魚鰾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強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慮慮不待奔走千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擲之態無至吾前者憐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斷勿至不幸而饑至輒自悔為人勳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強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餓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為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為所用而齊有缺民卻黔敖嗟來之食嗣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為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回為大賢原憲為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為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指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為畏途不敢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帝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齊濟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未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吏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子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為之記 宋龔勝傳大儒

管異之餘慶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益山益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庵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數輩極茂翳翳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幸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為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為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為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眺即中為命名曰餘慶之閣益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慶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誠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

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遂陶君之志也哉

梅伯言遊小盤谷記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廬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主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岐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大盤乃急赴之熟五斗米而行抵寺曰歸雲堂上地舒寬居民以佳為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緣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孟空響內貯響效不得他遠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廬龍山中其院谷窪隆若井窺巖巖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曰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顏色下積月布其上俯視萬影摩訶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始近之矣同遊者侯侯廷男氏皆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梅伯言鉢山餘慶閣記

江南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節第弟請其所也山之高下為屋而閣於其頂曰餘慶閣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其升降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紫之江自西而東黃分明界其大地又若大鏡平陷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行已縣縣縹緲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子靜節同人於其上眾景畢見高自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為者有所待曰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烟景萬一俯仰之間而過乎萬里之外故為者有所待曰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問亦存焉遂書為之記

梅伯言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節曰堂皆肆也觀者其為樂間囑避煩暑惟江亭為宜地當南城西北故為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馬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醵之天氣清佳地曠入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酒令者取諸組物物較經典者隱一字為醵而出其上下字為媒因媒以中醵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詞解無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體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為快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醵飲者十數入酒既既饜饉軒周流下多設草蓐龍坡乾風草樹曠柯葉絳綠其下有波浪而汨汨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為憂於斯事又慨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國之圖中人皆而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伯言識 伯言先生文中原令

梅伯言金山寺藏鼎記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賈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啓謀伐獵狝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璽丹徒之金山寺屬賢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哉賢亮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盛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禦也雖其所其寶貴之物遂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吾東坡以與道子畫四菩薩像僧惟範而曰吾自度不能常有是也故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應之則亦不捨矣惟佛之能守與否即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拾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許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梅伯言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歐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鏡湖而東北皆翠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樾籬簷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其室十餘間軒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離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遊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富朝夕讀書於是乃歸之而以記告於余夫歐記歌詠出於實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幸然合其斯會不常妍媚豈垂執萬化而不轉於是微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藝也若夫居家林玩畫史此豈待於外而擇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富侍養於浙岳庵離家居亦幾廢鱗鱗不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知三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空前勸德後荒意在斯平昔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伯氏讀書夜分者兵內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瀾塵埃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負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焉惜哉余則曰吾自以自重首姑綴之足殆不足與於斯園也三子其知之矣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互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潮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

修喉吻續書浦激差互樊葦怒生高阜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 命濬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徒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清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開白蛇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規挾填淤鑄昨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盪清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藏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柳獻新水光納天積對雲卷龜魚舒波望壖示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語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雅雅雅乎元臣之計謨吉甫之濟風也乃屬賢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梅伯言光澤縣育嬰堂記

光澤縣當南未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其收糴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閭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助而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即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并於道光十年做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已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收邑他用之羨以充入之於是建解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積乳婦之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時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即所稟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省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諸賢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

梅伯言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編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在當時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尚書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師經術文章高出一世受業而通讀者如錢兩園侍御孔振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若夫抱遺經守師說而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

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道光五年秋持節主試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世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達雖好古之士浮慕焉而未入况祿利之士其不能深知篤好也決矣然先生之門人爲衆矣而今集其成者惟公則學於公者雖不必盡知公事先生之心亦必有一二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示曾亮曰爲我誌之吾未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慨於先生哉

梅伯言從吾軒從征記事

唐人記高仙之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絕絕域人有怪微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而人聚之充塞亦以擊激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易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微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嗚呼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與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雜記類四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鄭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擅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即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原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輻輳爲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閩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嶺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擊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聞林風乞其兵守廬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林風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嘗敗官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泣方泌曰吾往來梁楚聞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氣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盡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棚民事

余爲重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棚民開出事其方大有奇矣棚民相言計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上東與禮葬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早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陽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大雨從樹至葉旋墜至土石壓石罅滴漉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漚今以斤斧重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潤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閘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道公之

所疑則益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意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約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綬子也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日本賣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其財事關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奪二憤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奔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嚴罰之夷法立於國而民從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爲抑麟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買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祖曰天皇常隨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前某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人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買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憂憂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個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相規山口蝦蟇田當南宋嘉泰時請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相規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連九配汪氏合葬相規山大井頭常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相規山之麓離南末歲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相規山飛橋離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一字寶齋配陳氏合葬相規大山之右歷元天恩及明洪武時子二人次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相規山之飛橋北離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相規大山之右附清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安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根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楊氏先葬塘衙山配劉氏側室余氏附改葬甯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相規山之梢水崗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

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門一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龍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曆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熙一字幼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年卒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西苑監葬事配陳夫人台葬獨山子一人正諱公諱以燕一字筆候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附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昌榮之曾祖始葬宣城移籍江甯賜葬句容縣基陸山麓配錢氏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附姑葬許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營而至於不可議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鎮所居曰寄圃志寄居也今六十餘年僑居者主皆稱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諸牒煩重難時閱故錄本支之譜字卒葬者於爲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樹木及知矣而猶待子孫之知有其祖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梅伯言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相規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登分時蝦蟇將子於此偏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蟇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離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規大山謁寶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園謁南公墓目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暨溝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姓六有曰過槽水園而東山愈高愈險僕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生石而移之乃上水露巖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王至至梅龍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即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有萬丈壑過焉東下室在石余晚左壁在左余晚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龍墓皆安遂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頗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順監造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水崗謁君重公

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調高祖妣郭夫人留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蜀山至許村過所無山當大路側山半皆松杉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衛兩日畢獨山栗木園雁塔橋牛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盤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與名氏及立碑之子孫族必刊石版文以便閱也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饒守家者又謁墓之子孫必必廣置墓左右山或延賓數十里以柏樹木饒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藩界劃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標抱樹茂得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墳里墳墓檢更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家之紀書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廢之網之緣出水可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躍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不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入者不自告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朱伯韓北堂待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待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鬱然庭宇素衣綰袖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而白鶴微蹙而待側者即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而微俯凝然而秀山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過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幼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瑯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瑯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思顧頓頓須臾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夫人在耳余又以爲遊京師太夫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傍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遙難再得即讀書家居月聚處之樂亦愉然如夢不可追憶嘗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巨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屬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憫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瞻睇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雜記類五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曾源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哲賢魁輔長者之緒焉幾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無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誦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遺雜幾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侍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甚遠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吾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懷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國其遺像雜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吾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漢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益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至於一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言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固識孤憤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繁然大備豈與夫斗符者爭得失於一先之而昧昧者哉諸葛公當撥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取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駭鷲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遺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始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習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遠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積有朱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書道漸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臨乎斯二者亦俱謬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邁勁之氣得於陽剛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

邊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幾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者辭焉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爲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語莊子不解不靈之說則取足於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綱維舊聞貫串三古而不遺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平日禮而已矣蔡汝書緒漢代諸儒之所櫟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踰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範鏡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謂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高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慈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

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登無微言哉桐城姚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和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幾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

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爲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總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雖其一人讀其一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估事呬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竊著作之林則責報於追邇之譽後世之名譽述未及

終編輒覺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沾酒市脯賄賂以貴之貨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律於沒世不可不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而疽豆之報降於堯舜魯者以耕耨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錄或百錢通負怨及孫子若通關貿易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則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龍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後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憐愛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作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所何所爲報已則自幽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排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相旦譬香臨之在上賢之在旁曾源生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者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總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珍豐膳之夫駟馬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極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爲貴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後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遂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益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嚮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驅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惡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耻之矣而後者譁然爾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

之者皆使留其誠而主誠而樂主誠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新予者嘗至而歸之所取已會矣况以無實者擢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定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寧吾聞者焉

留滌筆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為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恩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為領學不夙仕饒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嘗調於瀕河賴歸於天津蕩潁田賦積弊於兩浙庶政倥傯無暇晷間適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備精於案牘形神於車馬馬足食之不足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子為我記之志吾疾焉國藩嘗覽古書多周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官還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極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造機之中視聽旁午甚微而已矣尚何精詣之有哉我知公儒林豐饒為道古然如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宋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自事刑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登友同僚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為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益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泰輿高位乃適踵先生之所欣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焉焉

留滌筆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趨貧而覓富惡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者常終身幽默悶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章絮論短長矣余嘗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斯役賤卒汚行賈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斯役賤卒汚行賈營營者將同歸於漸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然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

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為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為書成人以閤繫自藏如所稱遺稿宜偉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學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煩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為獲所謂高明者哉余為備陳所以益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焉焉

留滌筆湘鄉縣寶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恒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周如唐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為帝者皆諡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所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南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瀕瀕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寶始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烈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猶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繼賢兄弟諸君皆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為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德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荆山西出將考之安定三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論唐侯孫展黃侯孫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畧互相稱美而合無間同相照同氣相求何其弱應者與成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承為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哀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嗚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諸公事之欲北者不足於賢歟於是捐金若干員七都田六十三畝為賢與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千丁卯酉年租入為會試旅費費中已支租入為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為成科試卷費置費與堂擇廉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既備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賢主陳列豆備資整行鄉飲酒禮禮禮鳴之詩以饒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自屋簷所資藉則廉捐義餉為一切苟以集事無賈之杜君尺以求一目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捐介自守之士唐侯體賢思眾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囊敝可憐之色博心豈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

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絳巾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繁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徒焉者余雖貧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讀以右券責之

何遜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治城山正殿門廡規制嚴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履綰成之繫津池建崇聖祠享經閣及學官之廟字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雲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敕既周初終無懈治城山巔楊吳宋元皆爲道觀名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並秦時諸時而謂陽上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兒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常於天子之廟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養素採藥飛升符籙禁呪徵召鬼神而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鼙昨庶成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竄據金陵竊秦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方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追尋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懲邪慝而反經果陳何道哉夫亦曰降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流埽汰肅有常儀羹食肴饌有定位綏綏紳佩有恒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婚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主無或敢近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斷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入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聚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苛異誕

妄之說滑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屈隨以徇物其於清
澤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
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屢屢乎
企簡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國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 韓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財策 先朝者年宿望淵
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隨行燭衆
以無阻而詰劄潤之亦以編修陞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官
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嘗實受而讀之自漣垣應對以暨
天地經緯百家學微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涉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
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
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爲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讀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
善習於惡而惡其始固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衆好漸長漸貴而成白然山二
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者無有鱗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
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之力而莫之能禦先主鑒於此欲民生蚤樹所習於是
設爲學校以教之藝瑟鼓鐘以習其耳組豆登降以習其口讀書誦誦以習其口射御投
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則道是濟天下而智周萬葉
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
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
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操而襄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
有過差方國益禮禮亦及之曰此猶小害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奇其舊表其稱不遺
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惟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
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潮之隔
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邦其謂我何筮籍故書院蔣莘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
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
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
仍世育才朏朏之意與余小子愼其所謂之說可以興矣

曾藩望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庄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其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官蕭節愷公提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芳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閑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口梅塢迤西少沙山口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邀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嗚呼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併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事之際賊震肉流血濕石壁士飢將困若若拘囚羣羣俯視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制賊之後祿賜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旖旎江色湖光呼吸萬里嗚呼若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手安樂雖賢者不能作推事之贊當時乎困苦難達者不能作遼東之騷然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聞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士不得則鬱鬱以死吾聞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大軍一主於已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錄其凡焉

曾藩望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賊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賊爲僞都城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時局 天子已命向榮爲 欽差大臣自湖北還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

粵人爲亂以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復微憂載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愛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還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樞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樞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幼龍江北不復還師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樞克九洲洲一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蕪湖羣卒金陵攻陷大營義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役爲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與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目咸豐癸丑以迄庚申中耳日累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撫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鳳凰縣等處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暫解朝開南餉又渡而城外賊壘橫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士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勦賊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後賊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廣州當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聞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蓋數百里遠者三千里孤軍轉戰累月不歸饋彈非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閣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洪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還反而自浙回窺之賊晚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犖穴擒渠策敵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折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可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復遺遺矣當諸將屯駐休向公愛張公國樞最負重望其餘智勇謀勇者亦不少切齒圖功思得清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海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將次第殲斃而廣封駭暨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乏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上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室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南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

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隔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其將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於 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曾滌笙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橋旁上卒見吾弟國藩而頗驚幸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木息余既驚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楠劉君連捷蕭君宇淵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聞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以爲小營壘以長塙爲石如鐵掘壘如川半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寶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宇淵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橋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陸部湖墅而東南刻削殆盡三年正月彭毓楠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同首有餘備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王鍾良門三十三穴轟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黨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燬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數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楠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木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傷十幕而五不常獲一大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運糧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望賢亭而傷王季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聞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奮迭進進轉環攻累陷寶土以作犄角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冬至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顛顛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藩之稱靖毅者吾弟自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帥解圍去後率軍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連捷與彭毓楠輩救援江北既解石圍埧之圍破連捷獨城開之賊遠遁情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剿賊益衰然我死事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

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蕪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遺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叩而戰西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藩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剿伐沿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策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尙 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窮鄉難鳴山下有賦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志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重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南歷三載檣櫓棟宇咸修同治六年官中僚友集諸廊而新之基高固護邊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關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

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歟魂歟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淫祀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祇非奇忠義是實下營同絕上盟有吳吳天貌貌成務實難非我百順庇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曾參厲乘之積骸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恤心堅屈鐵誓彼巧偷守慈貞批緇血所殘后土長慈卒收名城復醜擒王寵賈真漢千嶺馨香新廟孔林粹粹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笙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旋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糧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餉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咸元敬氏成法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需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七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董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 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土中燬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納實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斬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南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肅壯果公放江暨巡撫蔣公益濃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

遂以六七年間先後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通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奎遂以湘土克復安慶金陵兩省將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伐同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提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偏於十八行自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非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寄者母寡婦望祭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厄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尋變計相角自關其安而子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請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遺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擇由是眾人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倫歷九州而戰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騷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實區也乎

曾澤奎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調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皆沿江邊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為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安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投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俱伏

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環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連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運者如九洲洲之役攻剿三四日渴耗三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履險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覆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沉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邇遁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遠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賊之意必公之昔戰後少以赴江西之意又孰能追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皆大抵然與存之存心也不敢遺忘忘則善之境尤不暇班於所畏自謂無虞禮俗敦厚存存典前雖時時變遷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越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益因勢賦之變立一時之法卒底於敗耳其日時勢殊寇亂或興若必坦於前事謂可平賊賊即可機乎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義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焉占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者皆非戰後實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也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夫取夫離已守前嫌殊為自悅其故迹終占而不化哉今朝諸方略之簡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竊述前難者之慘使來者休然起敬又因推前兵家之變化無常用做香堂自足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吳子序得一齋記

書者與博者何遜贏乎博者贏乎哉市當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與市而博諸節居而競諸今天五都之肆百貨盈焉寶有星珠爛貝之珍用有翠藻丹漆之飾產實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竊然自為得也然而列限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本始得也彼固雖然自為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量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本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得者章章得得釣球弄弄兀得轉履涉海得策術適燕得帆楫難奇巧麗帥值以千億得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未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操之操之莫如藏之藏之莫如用之利之得之矣吾宗繼之以履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為達其志如此

龍翰臣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為

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興寧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竄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謂屬曰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雖嫻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鬪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公道以繩民唯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莽襲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輸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孽綏於他邑可以指理稍知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成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設團練公局之設何乎一縣唯大岡阜之在邑南著以唐丈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眾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倍志督勸親執袍鍬家之子弟咸編入伍人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行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甚喜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實曰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即因而復講讓修廢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蚬蚌之慨也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夏月同邑龍啓瑞記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逆之疾者。餓而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似然而息。目微。三醵食之。謂餓。餓者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苦。苦腹疾。而事國焉。苦。苦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轉苦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餓子喟然歎曰。吁。嗟。嗟。子之病也。大子之所調。腹疾者。特飲食熟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筆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益也。族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橘而形變。而心終日怫鬱。若有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戚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玉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曉糟之夫。卧之顛崖之側。而不墜者。其神全也。嗟。婉之子。遇猛虎。而折三尺之筵。以殿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曰。以病爲憂。夫得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創作。而于子夜。瞑而遙遙。無懷。無懼。以可乎。子笑。其寐有虎乎。客曰。善。將餓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爲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山夾路中爲蒼谷國初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鬱蹊蹄交錯其間其祖君奇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逐逐未得翁

獨往虎出撲雞作張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爲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雲川書郭義官事以爲物之賢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聚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驕兩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吾性不好魏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曰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雜記類七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占所稱滄湖者水反入爲滄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實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滄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視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肆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廢歲歲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

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誕無稽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得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皆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當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鑑月升樹端飛入金碧僧者二僧一客及費驪坡孫也。南崖下漢火斂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關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千數圍抱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應語坡孫汝游月不在半半乎因舉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鑑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蘋蓴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鏡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滄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晚白沙嘴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即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著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每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簑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適本量超上人守輩戒鼓少飲破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粵嶺平曩。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瞻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茲前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郴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

卷
二
十

步而卽路一人攜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平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發矣三人者以勇勸數歇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巔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白四山下踰嶺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豈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等頃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家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輒四十不肖烏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生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日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日息龜之調遂緣絙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坡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憇焉遂陟乎大雲之峰下晚寓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爭於旌鼓戈魚鼈鴈鵲升墮而相磨牙已陵臨卽進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濤蒼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行雲帶處其峰之勝者卓卓如筆青笠如笠攬劒如劒闊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喁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若有若是著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追上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上云八月之聖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生惡欲墜亦頗驚苦足肚痛至鵬灣漸有小潭白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贅小即臨潭上可亭前往往晴雨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已陵地天牙入也明日至高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平小雨因過宿友人李舉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牘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首一首凡所稱峰巒泉石云云向來各名之曰余以大雲之居境益遠矣近縣僻好事者呼四方之人莫毛遊吾自余一人始

度地不廣大而挹納宏遠者惟高山顯者爲然而山村陽東非有平曠曠壤通川之流而
其爲山岡阜堆積無若巖泉石之奇峰峭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稠密兒童雞犬之聲雜
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
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爲爲時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慨之或展圖畫靜間坐
卧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橋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
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里間隱隱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處之耳衆之
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敵一日余弟雲

松指其西隱草屋數間所居者曰此可即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臨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開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斯竹木樹土數尺廣數丈長寬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時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通明潔緩南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且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欄檻上度書而讀之而名其樓曰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款息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改志諸謂此樓何

吳南屏覽樂廬記

人之各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縱橫天下而不足大一身之所存坐則客膝臥則客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適其目而前俄頃之變版故而卽新製被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應遊觀之樂乃其後心未嘗不想更有所寄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樂心守之士常慨然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所欲雖殊其中之弗適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林自其少壯時卽有澹然之志不爲祿利累家計相足卽不啻閑亦不遠出獨好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其妻父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適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侵獨攜孀室寄寓萬方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昔遊處惘然相爲歎息問過其居暇輒特甚而調劑自潔雖老矣說不加唐言天風味如舊時也今年存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居輿三十里復造余山館觀余故居室於其大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壤於水者何異且吾舍人謂不堪甚宜之室小而南面陽便以晨前有柳甚大有蔭夏月足以涼也至於勝遊時有湖大湖氣象瀟瀟雲生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讀讀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謂之以吾日覽之以助吾樂亦不可謂不子之居其地而接於其日者則其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樂在湖濱人之寬言其人之心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幽言水矢弗諤言樂甚也詩云子房寬樂更而適子居其地而樂之虛更而適之吾舍居幾未能卽復適以與更相視焉而余意似有不足者君覽哉其有以示我矣吾仙亭亦燬於長近有道人修復一二而家第退卷爲九江樓於石

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覽樂更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滿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坤用事權傾張有寵奴常乘車以出入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答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坤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筵屢迎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坤誅復官卽卽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坤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其喜未幾 命撰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興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鄉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鄉泉賢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健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矣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有相顧耶且其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欲而願其有是孰知當鄉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謂計慮之不詳哉吾耶

吳南屏書義敘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故爲子候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踴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速死將羅人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猴復自解相物而猴數事理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哭其異聞來候猴爲女聞而取衣履出出錢女乃集族人歎埋其父棺將蓋猴隨入棺中伏屍是旁記其不夫與之即謂猴曰汝豈欲從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張位前作禮拜婦如言起三拜號復歸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

賢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有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能必導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况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吳南屏雜說三首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爲以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探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者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歸自都下顧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羸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羸羸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販麻遇伏地取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福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某下福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販非峻阻雨驟未滿而福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垂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簍而往至平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鮒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聞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簍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噫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者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勢神傳傳之門忍苦風塵之

路終身無游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德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所執僧給賊曰是吾廟中供奉除舊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爰瑣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盡變計從我乎君大厲曰我所以困蹙者爲不肯變計諸俗也况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慕榮利里間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爲尤難此記所謂以義爲利者也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歲銘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王梅生座右歲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說口豈惟我口惟心之秀如戈如矛如江河流豈不快意向不可以休或瞰諸幽或胎之羞嗚呼誰尤

姚春木枏庵銘

子厚說車次山惡國古之君子周旋折旋父子一堂詩書子而床曲几吾志弗改大方無圭大廉無隅與爲詭隨爾守我枏

曾澤望五簾并序

少不自立程再述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感矣總是以凡人事日紛擾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病疾所以益智過愚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簾以自勉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貌爲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乘天而伏是及四履積愆累于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身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諶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作配賢曰三才儼格靈昭以示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地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長吾驕人則下女天壽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邇人日對三軍我應則一彼紛不紛馳騁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復授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聞言遠日神解人不請誇者不謂道聽途說智美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暫疑尤悔既道路以自攻銘而後復語女既覺

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廢及茲二十有八我則無一知義者所祈閱時而歸故者既拋新者旋從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想泰之惜久乃值斗天君司命收告馬走

哭南屏唐子方伯夢硯齋銘并序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爲俗吏所爲其所交誼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偏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閣唐公雅

善余詩是以見客其隱願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動爲古文將欲藉文於子乎今方在憂他

日當許爲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錢者唐公隨侍其導

府公官廣東時也又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堂硯也蓋明忠臣順撫陳忠愍公邦

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時導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

廣州唐公梓枏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豐然曰異哉吾昨來也登一丈夫古冠佩者登

吾枏而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

吾極憶其形貌廼然而驚惜甚悼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

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

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尙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間陳公顯起鄉閭捐家室

誓從旅陷鋒飲血其軍最爲雄健矣而華廈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承明名分允順

天兵即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

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欲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礪天下學

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旅樹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述其

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遊入此齋曰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獨眠而光惟硯石之茫呼嗟陳公氣大剛耿

耿不死大南鄉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銘此齋意孔長

吳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平圃讀書嶽麓以錢三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

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上蓋謬爲文待詔家物以炫俗者然

硯故良石也平圃豪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費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

錫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藍下噴湧有聲怪而奇

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既無能遇遇勿揚於世而文字

日頗有名恣遂抱硯爲閩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航行可贈若班生吾不以毫之穎而隨彼之程

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悉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頌賢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制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歲次十二年其母孫孝曾持錢可慮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為之傳銘諸可風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稱當是為傳已無以易之乃為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遽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其性方兒齡歲孝子割膚奉瀉誠動鬼神危者安矣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姚姬傳潘孝子贊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紹或偽或真周三子子賢志海濱口誦宋訓志臨以身賤

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官銘其完賢子卒嗣載舟與輪三賢同軌口侍師親式穀之

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還其道日新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世奚治南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馳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

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都江淮皎如水鏡斥眼絕千有當無倖升舉於

朝四海稱慶年不及為厥施不竟百年介惟沐梓病安得有公似斯茲展公遺像以

恩增敬發歎焉思贊

姚春木朱古愚翁贊

古文自篇出九十翁詩微轅生禮保寶公翁家先世獨以儒教中更多故編簡失考孤孫

覺覺手其編殘孔壁毋憂憂極復完陽儒陰釋天德王道年八十抱此終老入心至明

勿蒙勿欺去其害焉觀此靈龜千聖一心同條其貫八寶區區何足算

我述斯言敬告來裔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并絡南山是穴是郭天兵西臨北台南通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

漢略斬虜搜孤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歷險如維遂專閫鉞以訖天誅潰賊逃死

以城自恃張其聲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岳嶺聚其氣復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

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恩榮巍巍不亢以

俯元臣來朝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髦驍稽首歸里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識

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願下終凡百有位祇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

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為之贊

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常

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

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

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為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降於

今者今為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

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于惡

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

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閭縣孤生林太孺人孀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得舊

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滿足不起愛子惟一折筵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

為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婉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辛子今事子

管不子能管像亦問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能明之北海鄭氏經傳集說大論曰施天鑒大清篤生臣
儒乾隆之初葵源江公刊梓兌途流就東厥其繼者林氏之戴先生起戴而戴卿佩戴
君宏通厥流而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理稽埤庠序履寬獨閱既啟其
室遂周其藩梓案格極既而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球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遇
於臆辟先生不言千載其兩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惜華比義古人著書感發不
遇先生不然願志養素早年獻賦入簪機衡對策鑾殿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
第再命持衡恒簡復又翩然高蹈有遊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楓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
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仰止大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稟春風所
嘘不遺薪莛三年在門莫莫美富既困馳驅乃始白名獨持緒論以當眾端策蹙恐瞻
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凡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機則淪其清快之括之以崇以
閎聞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
酣執手曰學賢難齊不知道緒其慨然而賢後生氣未聲應弗克弗傳孰美敦盛挹可知
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嚆背之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
新得使我暮年快觀奇特惶恐再拜甚慙此言匪敢意荒乃為俗案逆將歸來返我矩
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貨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嗚呼微言遂絕於茲
哭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易敢以二齒踞塵鞅同遂駿奔
綈不親奠尊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易不鑒未知
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管異之祭壇默齋明府文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蓋數乃奇寥寥之質備終藉丹青
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爲僞爲露芻狗詞章鹿_盧考據吳首帖耳孰游是務有美
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薄爲程既仕而躡天脫羈_羈綬綬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

其種數十始取道經昌明綴緝次及見聞以袁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
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憾始縮印經滇南瘴窟
得單長官終填半獄痛甚遭繫悲來舊僕遇放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
相逢於大江東剡然長嘯風回蒼鶻挾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轡重仰山崇天不慙道
降君胸內吐噀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君身黃泉名在北斗君者誰能
狗語嗚呼長哉尙矣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國器豈輕言俾其朽我初見公基局之側喟爲遠慕且自臨公
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曳庚申同舉別而反久懷然年丈造門致慕自此
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俾我情慍人嘆貌應公言愈深漸欲起凡口不可禁於時辛巳
壬午之間我初入都窮路顛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蹟往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
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中禍商文字過萬千上試江南輟轍過舍拊竹摩松問屋
所僧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踴勇素扇乘暇懷其功勳書講宴借微留五日朝露慘
厄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盜逾輪詰曲成陣留書滿堂汗走章矣戊子之秋園中提壘
書告期會十月朔期緩舟詠述金山之焦僧軒對者聞榜松寮居鄰插江開簾捲萬壽
馬過枕海神上湖園樓大櫓葉黃於飄波水四伏山聲一調惠山拾得泉石粗粗香山
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道怪花神葩穿透陰雲我喻危坐笑不從薔某
局命擇幽微幽客累公我得恣覽得門別歸園書隨至外孫遠來繼吾受培於我廬旅
久不自它說我致然公說不能時遭匪徒劫掠莫使屈屈孤獨且意所望再見京師壬
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恩厚使浙三載遂得親豐文酒從禮樂無終第公疾始作言笑
坦坦自意無他慮我勿忘執手於情爲計遂留越月再言詞苦危曰我爲父子知茂
卿孰宜去憤筆專手持荷念生不當廢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廿年事常見界
我言則然我其羅制公手持持論問孫弟子忍置德不我救悲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
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夫陳陳之上骨肉以外恩曰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附執寫專
嗚予見公人極衝通達哀離其靈佑而登

鎮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哀祭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韓公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瞻顧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夫矣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一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為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安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思惟社之義而為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安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占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體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美顏氏得聖人以為依歸若深自歆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客之旁先生而果降降在茲其必覺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蕭奉祀先生國藩亦且俯首焉之常以致書欽鞠之私惟於孔子之位猶置失宜則不敢須臾爾故懼于大辰謹奉木主焚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為之詩歌使工歌以入聲竟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為歡鑒詩曰皇靈寢處厥秩歷山經歷於星日辰周道渺渺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烟有楊馬沿槐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胡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快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備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則誦遺集尊嚴式憑肅肅秩宗誠肅肅字師保如臨進退維偏位之不當官宰在旁大祀踴躍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曾滌笙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侯焉已陳一呷之藥杯我天民豈不有命奈何身歿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驚春官名揭如蘇斯標奇文驟布句聲字鼻鼻兒苦誦自與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嘯口吹女羽毛抵筆樞府有銘如刀磨筆力遂一虎眠孫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臺在秋門昨晨之市窮鬼噴沫奴欺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腸肺與命為仇被

晏四聯春姓在喉匪屈匪阮鳴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啾啾是時淮海鼓鼓殷酣挑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懷實歲還朝左抱嬌娥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酒余哦忽醒兩眸曰余乃頗添膽相要斧門指銀燭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覆治治惟余諸子有隙隙遺驛車酒肆粗肩載號煮魚大嘖宇內兩餐授我浮邱九千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塵義圖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冀我時譏許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許見家貧塗或張之孤羣疑之積戾瘡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嗟剛如鐵鋒梭所值人誰女谷直者棄好巧者與戎昔余痛誅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匯如席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爾子一滴庶懣我悲

曾滌笙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為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帥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為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賴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府日貴州繼陷遂圖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為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為府八為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詎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殘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有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開闢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時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慶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情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深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子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壘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遺先君子大故兄弟弟匍匐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

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榮榮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云君最高挾藝
千人百不一售彼穢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難以嘲談萬花齊笑世不吾
與吾不出許自謂吾虎世乘如鼠相相背逆將去女一朝舊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
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燭燒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
民街良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禮歲告闕靡念苞杞出陪戎帷臣辛
伊李旣克薄陽雄師北邁割潛剗柯羣舒足嘔豈謂一颺震霄兩戒奔旣山頽弟乃梁
瓊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我我奉簡書馳驅驅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
那慟抵昏昏悲遂晚莽莽舒靈臺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呼
糜糜雪雪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替我弟茹恨終古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樵始識劉君芾雲於京師後二年少樵游粵東浙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芾雲余因是與芾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芾雲有知亦無不告余也芾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瀟汗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芾雲別京師今歲二月芾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遽歸而芾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芾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得見逮歸而芾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芾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得見逮歸而芾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芾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得見

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

夫何期八之折足兮信嘉世而享儒學桃頰以日進兮紫墀臨以巨修迹尤彰而心瀟灑兮用將化乎俗儒偶繁輓之徒繼兮惟賁事之是求盤開門其備禮兮處處戚戚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踈蹢如不及兮常恐乎日月之我遺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塗之是趨莫望塵而遂後兮何異夫驚馬與驂驢方策塞於十駕兮君忽反乎故邱吾離羣而獨處兮寧有疑而誰諒朝聞道而夕死兮君何憾乎蟬蛻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君雖歿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墓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善化之凌氏無仕者而豐叔特以才著望自其爲諸生督學使者無不賞異之南海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校經堂以十三經諸史古文駢體賦試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豐叔應之不窮豐叔少年美風儀書爲各乞與偕試望之若仙未幾以拔貢生入試京師高等用爲工部七品小京官遂舉鄉試入調豐叔自是決起行翺翔館閣間而豐叔亦自負以爲當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亦衡特作之司曰竊所集用事者多費游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澁短時赴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烜赫坐而仰首而語以願使吏賁晷談笑旁若無人豐叔本闊雅不繫吏職及見其窺如此不能堪當稱疾不入署強一往歸輒還怒罵習僚僕如是久之無所發憤請告去歷歷齊趙備之郊度淮涉大江徧游吳越逾嶺觀韶石留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漢所至妓館並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愉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幾四十類然如老翁獨遇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譙集必醉醉益自豪巨觥一引輒盡時或大笑吐嗽悲歌泣下座客起避之余傷其志之哀而憂其年之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哉士之不可以才異於眾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不得志至侘傺以天其生豐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嗚呼亦其命矣夫辭曰

爲礎不可以垂棟兮亭甫不可以爲裳有李梅而冬實兮或中夏而實霜維四時之大信兮庸垂蓋而失常非夫人之爲咎兮余當能以不傷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費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頹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為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為縣令湖北以才能發國游陟藩翰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即引疾以去益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為公意獨以為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一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椅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官軍遂被旨落職仍奉勅賜卹是時朝廷所倚辦賊實為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壽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遣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侯軍果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文獨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皆為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麐實交劾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之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為一時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既適歸公喪以書請為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學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遊久乃為其辭曰

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矣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文之大範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已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徒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奇尤高以進士不欲為縣令更求為貴邸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為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為兮大馳獨為文章之人兮世安賢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曠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沒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為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踰垣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為高為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無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為不得已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豪世之譽詭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既為詩以哭之又欲為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為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幸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相歛無食兮眾台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嗚呼君之才名我時任於瀏陽兮援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載之游處兮自微蕙之始盟謂君之必逆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溢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觀犀角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為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傾已焉故君已死其幾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為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為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敦論姚郎中各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三三一 三四九
三五八 三七五
三七六 四〇五
四二四 四二五

十二劃

彭 績 (秋士) 三五五
三六八
彭昱堯 (子穆) 三一九
彭紹升 (尺木) 二九六
三五六 三六八
四〇〇
惲 敬 (子居) 二八一
二八二 二八三
二八四 二八五
三〇〇 三〇一
三三〇 三七三
三七四 三七五
四〇三 四〇四
曾國藩 (滌笙) 二九一
三一二 三一三
三一四 三一五
三一六 三一七
三三四 三三五
三三六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五一
三五二 三五三
三六二 三六三
三八五 三八六
三八七 三八八
三八九 三九〇
三九一 三九二
三九三 三九四
三九五 三九六
三九七 三九八
四一一 四一二
四一三 四一四
四一五 四一六

四一七 四二二
四二六

十四劃

管 同 (吳之) 二八七
二八八 三〇五
三〇六 三〇七
三三三 三五九
四〇七 四二五
管嗣復 (小異) 四二一
鄧顯鶴 (湘皋) 三〇二
三〇三 三七七
三七八

十五劃

魯一同 (通甫) 二九四
三六四
魯仕驥 (絮非) 三〇〇
三二七
劉 開 (孟塗) 二八七
龍啟瑞 (翰臣) 二九一
二九二 二九三
三一七 三一八
三一九 三四〇
三四一 三四二
三五三 三六三
四一七 四一八
四二七

十七劃

戴鈞衡 (存莊) 二九五

十九劃

羅有高 (臺山) 三六八

一〇七 一〇八
一三六 二一八
二六七

二十劃

嚴 安 六四

《續古文辭類纂》作者索引

四 劃

王 灼（悔生） 四〇五
四二二 四二四
王 拯（定甫） 三一九
毛 嶽（生甫） 三〇五
三七九
方東樹（植之） 三一二

六 劃

呂 橫（月滄） 三三二
朱 琦（伯韓） 二九〇
三一二 三三四
四一一
朱仕琇（梅崖） 二九五
二九六 三二三
三二四 三二五
三四七 三五五
三六八 三九九
四〇〇

七 劃

吳 定（殿麟） 二八一
三〇〇 三二八
三二九 三五七
三五八 四〇二
四〇三 四二四
吳敏樹（南屏） 三二〇
三二一 三二二
三四四 三四五
三四六 三四七
三五四 三六四

三六五 三六六
三六七 四一八
四一九 四二〇
四二一 四二七
四二八

吳嘉賓（子序） 三一七
吳德旋（仲倫） 三〇五
邵懿辰（位西） 三五四
三九九

八 劃

周樹槐（星叔） 二八六
二八七 三〇四
三三二 三七八

九 劃

姚 椿（春木） 三〇五
四二二 四二三
姚 瑩（石甫） 三〇二
三三二 三五九
四〇五 四〇六
姚 範（南青） 三二三
三九九
姚 鼐（姬傳） 二八〇
二九六 二九七
二九八 二九九
三〇〇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二七
三四七 三四八
三五六 三五七
三六九 三七〇
三七一 三七二

四〇〇 四〇一
四〇二 四二二
四二三 四二四

十 劃

秦 瀛（小峴） 三二九
三四九 四〇三
陸繼輅（祁孫） 三〇二
三三一 三七六
陳用光（碩士） 三三一
孫鼎臣（子餘） 三二〇
三四三 四二七

十一劃

梅曾亮（伯言） 二八八
二八九 三〇七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一〇 三一一
三三三 三三四
三四九 三五〇
三五九 三六〇
三六一 三七九
三八〇 三八一
三八二 三八三
三八四 三八五
四〇七 四〇八
四〇九 四一〇
四一一 四二三
四二五
馮志沂（魯川） 三五〇
張 穆（石州） 三四〇
張惠言（皋文） 三〇一

賈 讓 七三
 賈 誼 (賈生) 一二 五七
 六〇 六一
 二三六 二三七
 二六四
 賈捐之 (君房) 六八
 路溫舒 (長君) 六六

十四劃

趙充國 (翁孫) 六七
 漢元帝 (劉奭) 一五三
 漢文帝 (劉恒) 一五〇
 一五一
 漢武帝 (劉徹) 一五二
 二三八 二六四
 漢昭帝 (劉弗陵) 一五二
 漢宣帝 (劉詢) 一五二
 漢高帝 (劉邦) 一五〇
 漢景帝 (劉啟) 一五一
 漢光武帝 (劉秀) 一五三

十五劃

劉 向 (子政) 三七 六九
 七〇 七一
 劉 伶 (伯倫) 二五九
 劉 歆 (子駿) 七五
 一二四
 劉大櫟 (才甫) 三六 五一
 一四九 一六〇
 二〇一 二二二
 二二三 二六九
 二七〇
 潘 岳 (安仁) 二五八
 諸葛亮 (孔明) 七五
 歐陽脩 (永叔) 一九 二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七八
 一三三 一四三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八 一七九
 一八〇 一八一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四 一八五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二〇八 二〇九
 二一〇 二一一
 二六六 二六七

十六劃

蕭望之 (長倩) 六八
 鮑 照 (明遠) 二五九
 《戰國策》 五二 五四
 一〇九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九 一二〇
 二二八 二三五
 二三六

十七劃

魏 相 (弱翁) 六六

十八劃

韓 愈 (退之)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三九
 四〇 七六 七七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八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一 一四二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四 一七五
 二〇一 二〇二
 二〇三 二二五
 二二七 二六〇
 二六四 二六五
 二六六

歸有光 (熙甫) 五〇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八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五九
 一九八 一九九
 二〇〇 二二〇
 二二一

十九劃

蘇 洵 (明允)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六 四七
 一三四 一三五
 一四四 一四五
 二一六
 蘇 軾 (子瞻) 二八 三〇
 三一 三二 八〇
 八四 八五 八六
 九七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三六 一四五
 一五六 一六五
 二一六 二一七
 二二六 二二七
 二六一 二六七
 蘇 轍 (子由) 三三 三四
 四八 一〇六

《古文辭類纂》作者索引

四 劃

王 粲（仲宣） 二五七
 王延壽（子山） 二五七
 王安石（介甫） 三五 四九
 五〇 八八 九二
 九三 一三六
 一三七 一四六
 一五六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八 二一八
 二一九 二六八
 二六九
 元 結（次山） 一六二
 方 苞（靈皋） 五〇
 一四八 一五九
 二〇〇 二六九

五 劃

主父偃 六五
 司馬遷（子長） 三六 三七
 五五 一二二
 司馬談（太史公談） 一三
 司馬相如（長卿） 六三
 一五三 二四〇
 二四二 二四三

六 劃

匡 衡（稚圭） 七一 七二

七 劃

李 斯 五五

李 翱（習之） 一九
 二〇七 二二五
 二六六

吾丘子贛 六五

谷 永（子雲） 七三
 宋 玉 二三三 二三四
 二三五 二六三

八 劃

枚 乘（叔） 一二二
 二三七
 東方朔（曼倩） 六五
 二三八 二三九
 屈 原（平） 二二八
 二二九 二三二
 二三三 二六二

九 劃

侯 應 七三
 柳宗元（子厚） 一八 四〇
 四一 七七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三 一五六
 一七五 二〇三
 二〇四 二〇五
 二〇六 二〇七
 二二七

十 劃

班 固（孟堅） 三八
 一六二 二四八
 耿 育 七三
 秦始皇（嬴政） 一五〇
 一六一 一六二
 晁 錯 六一 六二

晁補之（无咎） 二二〇
 陳 餘 一二〇
 陶 潛（淵明） 二五九

十一劃

崔 瑗（子玉） 二二五
 庶子王生 一二四
 張 華（茂先） 二五七
 張 敞（子高） 六六
 張 載（夢陽） 二二五
 張 載（張子） 二二六
 張 衡（平子） 二五一
 二五五
 淮南小山 二三八
 淮南王安（劉安） 六三

十二劃

揚 雄（子雲） 七四
 二二四 二二五
 二二七 二四四
 二四五 二四六
 二四七
 董仲舒（董子） 九三 九五
 景 差 二六三
 傅 毅（武仲） 二五一
 鄒 陽 一二一
 曾 鞏（子固） 二一 四四
 四五 四六 七八
 一三四 一四三
 一四四 二一一
 二一二 二一三
 二一四

十三劃

賈 山 五六

責任編輯 舒 馳
裝幀設計 凌 煒
總 策 劃 陳慶惠 潘新國

正續古文辭類纂

(全一冊)

〔清〕姚 鼐 選編
王先謙

(據 1917 年上海會文堂書局刊本縮印)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杭州體育場路 347 號)

富陽美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華書店經銷

* * *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8.75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150

ISBN 7—80518—431—3/I·283

定 價:40.00 圓







ISBN 7-80518-431-3/I · 283

定價：40.00 圓